

LA GAVIOTA

海鸥

〔西班牙〕费尔南·卡瓦耶罗 著
许鑫华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海鸥》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者以医术高超又善良正直的德国失业青年施泰因与有着绝妙歌喉却十分任性的西班牙渔家少女玛丽撒拉妲（绰号“海鸥”）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其间穿插着女主人公和斗牛士及公爵之间的感情纠葛，描绘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宁静的滨海小镇到繁华的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宏阔画卷，成功地塑造了两位主人公以及憨厚纯朴的渔夫村民、骄奢淫佚的达官贵族、强悍而野性十足的斗牛士、醉心外国文化的时髦青年、千奇百怪的外国游客等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形象，反映出西班牙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该书情节曲折，笔调幽默辛辣，语言生动，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ISBN 7-106-01238-6



9 787106 012380 >

ISBN 7-106-01238-6/1 · 0135

定价：18.00元

LA GAVIOTA

海鸥

〔西班牙〕费尔南·卡瓦耶罗 著
许鑫华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北京

欲采蘋花
知春水香
PDG

FERNAN CABALLERO

LA GAVIOTA

EDITORIAL PORRUA, S. A
AV. REPUBLICA ARGENTINA, 15. MEXICO, 197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鸥 / (西) 卡瓦耶罗著; 许鑫华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ISBN 7-106-01238-6

I. 海… I. ①卡… ②许…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681 号

海 鸥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海淀久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3

字数: 220000 印数: 20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238-6/I-0135 定价: 18.00 元

作者介绍

《海鸥》作者的原名是塞希利娅·波尔·德·法维尔。费尔南·卡瓦耶罗是她的笔名。

费尔南·卡瓦耶罗 1796 年 12 月 24 日生于瑞士，1877 年 4 月 7 日卒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城。其父尼科拉斯·波尔·德·法维尔是一位德国籍西班牙学者，是浪漫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的著名倡导者。作者的母亲是西班牙人。至于费尔南·卡瓦耶罗的国籍，虽然她生于瑞士，但她母亲有孕在西班牙，所以她仍然是西班牙人。

费尔南·卡瓦耶罗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国外，曾随祖母在德国受教育，加之父母的影响，她精通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语言。

1816 年，即二十岁那年，费尔南·卡瓦耶罗随父母返回西班牙，定居加的斯。她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和第二个丈夫都是军官。前者婚后数月不幸去世，后者也只和她共同生活十三年便病故了。第三位丈夫是西班牙驻澳大利亚的总领事，但不久也在返国途中“神秘”地自杀了。自此，费尔南·卡瓦耶罗便一直孀居。在她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费尔南·卡瓦耶罗曾随第一位丈夫到过美洲的波多黎各，丈夫死后，她只身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回西班牙后，她和第二位丈夫定居塞维利亚。从 1821 年起，她对民间文艺发生了兴趣，开始收集民间故事、歌曲和谚语等，1849 年开始致力于创作并出版了她的代表作《海鸥》。

费尔南·卡瓦耶罗的长篇小说还有《格莱门西娅》(1852)，

《眼泪》(1853),《阿尔瓦莱一家》(1856),《伪善的女人》(1856)。此外,她还著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民歌、传说、散文等。截止1858年,其著作已达十三卷之多。至今,其作品集已多达十九卷。

费尔南·卡瓦耶罗的作品曾受到西班牙语国家、德语国家和法语国家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其代表作《海鸥》更是受到高度的好评。评论界一致认为,《海鸥》这部小说标志着西班牙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当时西班牙最权威的文艺评论家埃乌赫尼奥·德·欧乔亚曾指出,上述特点是《海鸥》的最大成就,并说:“仅此一点,费尔南·卡瓦耶罗就完全可以与艺术大师们相媲美。”西班牙文学史家罗梅拉·纳瓦罗也曾写道:“如果我们把《海鸥》的作者费尔南·卡瓦耶罗同她的先行者及同代作家相比,她无愧于我们最高的评价和赞扬。”

西班牙文学史和小说史还都着重指出:费尔南·卡瓦耶罗这位伟大的女作家,开创了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在其影响下,西班牙后来产生了一大批极有作为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中有读者非常熟悉的加尔多斯(1843—1920)和伊瓦涅思(1867—1928),以及同样并不陌生的阿拉尔贡(1833—1891)、巴莱拉(1827—1905)、帕尔多·巴桑(1851—1921)、格拉林(1852—1901)和巴尔德斯(1853—1938)等。足见费尔南·卡瓦耶罗的先驱作用。

费尔南·卡瓦耶罗在她为《海鸥》所作的序言里表示,她创作这部小说只为“力求让人了解西班牙自然真实的情况。”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普通乡民,个个栩栩如生,生动活泼,真实可信。不仅如此,作者的文笔流畅,语言朴实而诙谐,所以读来饶有兴趣。

作者自序*

这部小作品几乎不能冠以小说的美名。它情节简单，细节真实，构思未曾花费许多气力。写作仅仅是做了一番汇集和笔录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并未打算写小说，只是想准确真实地反映一下西班牙，首先是反映它的社会现状、它的民性，反映居民看问题的方法、人们的爱好和习俗。我们写的是一篇关于西班牙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语言、信仰、故事和传统的随笔。这一广阔画面的框架部分也许能被称之为小说。但我们也仅仅勾勒了一个轮廓。

在勾勒这个轮廓时，我们只是力求让人了解西班牙自然真实的情况。按照我们的看法，这种自然和真实是写一部风俗小说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因此，要在这本书里寻找那些情节剧中常见的完美形象和一流坏蛋是徒劳的。因为写风俗小说旨在通过描绘真实事物发表见解，不能一味夸大而将小说写作引入歧途。

按照我们的看法，当代的西班牙人可以分成几类。

有些人属于古老家族。他们为普遍的不幸所激怒，处处多疑善感，这是挫折在其高傲心灵中产生的反应。他们不能容忍攻击和指责任何本民族的事物，唯有政治例外。这些人总是保持着警惕，甚至对于赞扬也抱怀疑态度，而且他们讨厌和憎恨一切稍有

* 此处标题系译者所加。 ——译注

外国色彩的东西。

在本小说中，这一类人有桑塔·玛利亚将军。

另一些人，与之相反。他们讨厌一切西班牙事物，而喜欢所有外来的东西。幸好，此类时尚之奴为数不多。他们一般居住在马德里，那儿是他们的中心。在外省，他们更是屈指可数，而且常常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在这部小说里，埃洛伊萨便是他们的代表。

第三类人，按我们之见，最为荒谬。因为他们鄙视一切古老正宗的东西，又同时鄙夷所有外来事物。他们的理由是，我们西班牙人在物质文明和进步方面与外国处在同等发展高度。他们这样想，与其说令人气愤，毋宁说叫人可怜。因为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周围一切现代的东西全是些低三下四地模仿外国模式的产物，而我们保留下来的好东西大部分还都是古老的。

第四类，即我们所属的，也是我们认为人数最多的一类。它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既公正地估价其他国家的积极进步，又不愿甘心或者被迫地让别人将我们美丽的国家拖入那种文明的轨道。因为那种轨道对于我们并不自然，也不合适。其原因在于，我们的人民不是一个不安分的、贪求新花样的人民，也不是一个爱好折腾的人民。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我们多灾多难的被弄得萎靡不振的祖国，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不断前进，不断改进。对，不过要逐步地、谨慎地使精神与物质得到改善，使之适合自己的特点、需要和习性。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精神获得新生，既不要某些人自我吹嘘的狂言，也不要另一些人所持的狭隘偏见。

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以真实的观点来观察、估价、爱护并让人了解我们的民族精神。有朝一日，在我们的民族摆脱了目前所处的被遗忘、受鄙视的困境之后，我们的民族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研究。我们不妨说，到那时候，她就可以进行循环，如同血液一样，一点一点地进入血管，再由血管进入心

脏。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民族的肖像几乎总是由外国人来绘制。他们虽不乏才干，却缺少赖以认识生活原形和逼真地再现原形的必要条件。我们希望欧洲的公众对于什么是西班牙，什么是西班牙人民，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消除那些如同埃及木乃伊一般久存民间并代代相传的可恶偏见。为此，必须让其他国家的人民通过由我们自己亲手描绘的肖像来看我们，以取代通过外国人绘制的图像来看我们西班牙人的情况。

我们怀疑，那些尚不了解我国人民特性的读者，在阅读这些素描作品的时候，对于那种在我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爱开玩笑的风格最终会产生厌倦情绪。我们不是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不过，尽管如此，风格是由习俗决定的，而且这种风格增加才智，活跃交际，缓和自尊。相互之间开开玩笑，就像羽毛球在球拍上飞来飞去一般：说笑者把笑话送给对方，不怀恶意，听话者也无敏感的抵触。这种风格大大增添了交谈的愉快，同时还成了精神上超俗的一个明显标志。在当今欧洲高雅体面风格所要求的庄重和讲究面前，这种经久不衰的爱开玩笑的风格或许是有点儿不文雅了。我们且不去考虑文雅和不文雅，其实这都是约定俗成的，是个习惯问题。至于我们，我们倒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那种苦涩、辛辣的嘲讽笔调。这种笔调在外国社会甚为普通，广泛运用，因为很多人认为可以用它显示巨大的超俗精神，而实际上，它所表现出来的一般都是相当的无知和毫不逊色的傲慢。

外国人嘲笑我们，那么，请他们原谅，我们也和善地试验了一下以牙还牙的法则。在这部小说里，我们描绘他们那一类人时使用了这个法则。可是，我们所叙述的内容是完全属实的。

最后，人们说我们西班牙人所写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真人真事的描写。我们并不否认有一些人物确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生活原形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民间习俗画卷中的主要角色也几乎全是真人真事，然而，谁也不认识这些卑微的主人公。至于其他人，就

不是真人真事了，至少他们没有活着的生活原形。组成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向风俗画家提供着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像一幅镶嵌图案一般汇集在一起，形成作者介绍给读者的各种人物典型。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向上述断言表示抗议。因为，它不仅不恰当地将我们说成是一种胆大妄为、轻率冒失的作家，而且甚至把我们自己的朋友变成了我们交往中不可信赖的人。如果说这第一点与我们的心意相去甚远的话，那么对于这第二点，我们的内心也是永远不会认同的。

我们还是先就此搁笔吧。

费尔南·卡瓦耶罗

主要人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弗里茨·施泰因 (堂费德里科)

阿尔孟萨公爵 (堂卡洛斯·德·拉·塞尔达)

多洛雷斯

玛丽娅大婶

加夫列尔修士

曼努埃尔·阿莱萨

莫莫 (赫罗尼莫)

堂莫德斯托·格雷罗

罗西塔 (罗莎·米斯蒂卡)

佩德罗·桑塔洛

玛丽萨拉姐 (玛丽娅)

拉蒙·佩雷斯

阿尔加尔伯爵夫人 (葛拉西娅)

桑塔·玛利亚将军

瓜达尔加拿尔侯爵夫人

拉法埃尔·阿里亚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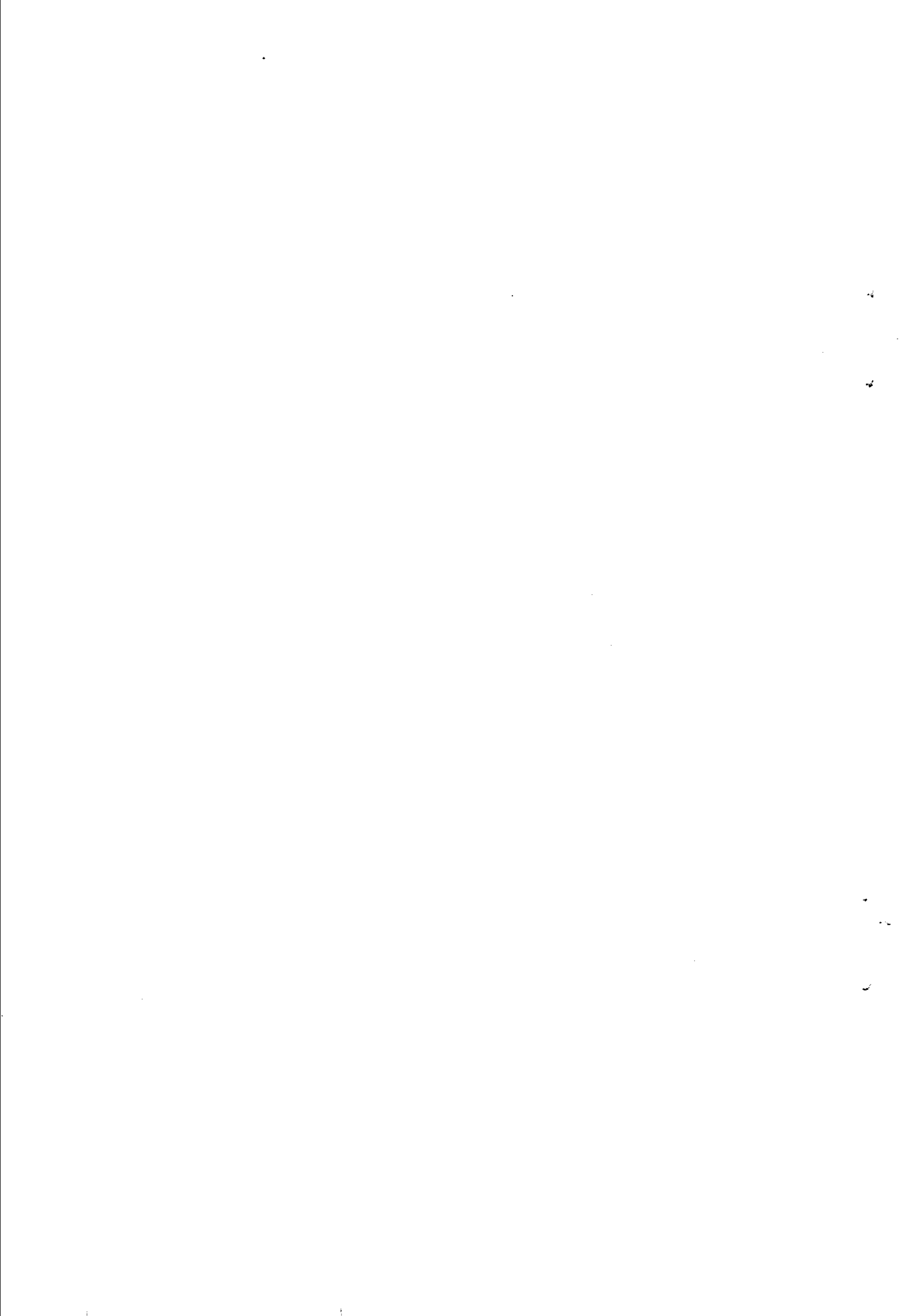
丽塔

埃洛伊萨

佩佩·贝拉

波洛

公爵夫人 (莱翁诺尔)



第一章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英国君主号客轮驶离云雾弥漫的英国南部海港法耳默思。螺旋桨拍打着浪花，湿漉漉的褐色风帆在迷雾中徐徐展开，浓重的烟霭比风帆更加阴沉、潮湿。

客轮内呈现出一片海上航行伊始的凄楚景象。乘客挤满船舱，强忍着晕船之苦。处处可见昏厥的妇女，她们蓬头散发，衣领被揉皱，宽檐帽被压扁。男人们脸色苍白，情绪烦躁。哭哭啼啼的孩子们无人照料。侍者在船舱里横一步竖一步地从人群中穿过，将茶水、咖啡及晕船药物送到病人手里。与此同时，轮船，俨然泽国之王、水乡之主，不管海浪造成的种种痛苦，依旧与其奋力搏击。海浪冲上来，它用力抵挡；海浪退下去，它便紧追不舍。

有些男人，或者因为身体特别强壮，或者因为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旅行，对于这在劫难逃的颠簸之苦若无其事，而在甲板上缓缓踱步。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是英国一处殖民地的总督。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副高贵的面孔，身边跟着两位副官。还有几个人裹着风雨衣，双手插在衣袋里。他们的脸色或红，或青，或苍白，一个个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总之，这艘漂亮的客轮此刻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座冷漠无情、令人痛苦烦恼的城堡。

在这些乘客中，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格外引人注目。他风度高雅，衣着朴素，面容英俊而恬静，没有显出丝毫惊慌的神色。他身材修长，举止潇洒，表情诙谐而庄重。一头黑色鬃发点缀着宽阔的前额；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闪烁着既温和宁静又锐利

敏捷的目光。他那黑色短髭下的双唇，时常挂着一丝微笑，这是他自信和机警的标志。他的步履，他的表情，他的全身无不表露出他出身高贵心地善良。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儿蔑视他人的傲慢态度。而有些人则认为贵族阶层的人往往都很高傲，这是不公正的。

他出来旅行完全是由于爱好。他禀性善良，因此他不会让自己跟随别人去冒险与社会弊端恶习作斗争，也就是说，他不会让自己去学堂·吉诃德，去和大风车比高低。寻觅美好更合他的心意。每当遇到善人善举，他都会像纯真的村姑采集到香堇一般欣喜若狂。他仪表堂堂，举止大方，就连用斗篷捂嘴时的动作也颇为有趣。他不怕严寒，不怕颠簸，体格强壮，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个西班牙人。

他一边在甲板上散步，一边以迅速、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这群人像镶嵌的马赛克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因此甲板上的任何一个人晕船呕吐，都会引起连锁反应。这艘由一块块木板组合起来的船，要是体积小些便可称作棺材了。不过，甲板上的那些醉鬼似的男人和僵尸般的女人身上值得观察的东西甚少。

然而，一个英国官员的家庭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位官员的妻子登船前就感到身体十分不适，她是被扶着进舱的，奶妈也是一样。做父亲的则怀抱婴儿跟随其后。这在之前，这位父亲先让另外三个年龄分别为二岁、三岁、四岁的孩子坐在甲板上，嘱咐他们要听话，不要离开。三个可怜的孩子也许都受过十分严格的管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犹如画家画在圣母脚下的小天使。

孩子们面颊上漂亮的红晕渐渐消失了，那三双使劲睁着的大眼睛失去了光彩，呆滞了。他们既不挪动身子，也不说话，好像没有痛苦。然而，痛苦却显露在他们那惊恐和憔悴的脸庞上。

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默默地忍受，谁也没有觉察他们无可

奈何的表情。

西班牙人正要去呼喊客轮总管，突然听到总管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位年轻人的问话。年轻人操着德语，做着手势，好像是在请求总管救救那三个无人照料的孩子。

这位青年貌不惊人，衣不出众，又只会说德语，总管听不懂他的话，便转过身去，不再理他。

于是，青年回到船舱，回到他那位于船头的寝舱里，很快拿来了枕头，床单和一件长毛呢大衣。他用这些东西铺成个床，让孩子们躺在上面，并极其细心地替他们盖好。但是，那几个孩子刚一挪动身子，便哇哇地呕吐起来。刹时间，枕头、床单和大衣被吐得一塌糊涂，污秽不堪。

这时，西班牙人瞧了瞧那位讲德语的青年，只见他脸上显现出一丝仁慈、满意的微笑，似乎在说：“感谢上帝！他们总算轻松一点儿了！”

西班牙人试图和他攀谈，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兼而用之，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个并不文雅的致意动作和重复的一句话：“伊希弗尔施特厄 尼希特”（Ich verstehe nicht，德语，意为“我不懂”）。

饭后，当西班牙人重新回到甲板上时，天气变得更冷了。他裹紧斗篷，开始踱步。这时，他看到德国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瞧着大海。大海似乎要炫耀自己，将一堆堆的泡沫珠花和层层鳞波捧到轮船两侧。

观赏大海的德国青年没有穿大衣，因为那件大衣已经不能再穿了，看来他得挨冻了。

西班牙人向他走近几步，但又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和他交谈。突然，他笑了，犹如遇到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径直地朝德国青年走去，用拉丁语对他说道：

“您大概很冷。”

这个声音，这句话，使那位德国人喜出望外。他也向对话者微笑着，用同样的语言回答说：

“今晚确实有点儿冷，可我没把它放在心上。”

“那么您在想什么呢？”西班牙人问道。

“我在想我的父亲，想我的母亲，想我的兄弟姐妹。”

“您既然如此不愿离开他们，又为什么出来旅行呢？”

“啊！先生，是需要……这无情的暴君……”

“那么，您并不情愿出来？”

“这种闲情逸致只有富人才有，而我是个穷人。这不是我的心愿！……如果您知道我旅行的目的，您就会明白我根本谈不上情愿！”

“那么，您去哪儿？”

“去打仗，去打内战，去打一场最最可怕的战争：到纳瓦拉^①去。”

“去打仗！”西班牙人觉得德国人外表温和慈祥，几乎有点儿卑微而极少尚武精神，便喊了起来。“怎么，您是军人？”

“不是，先生。当兵不是我的志向。我的爱好、我为人的准则都不允许我拿起武器杀人，除非为了保卫德国独立的神圣事业，防御再次发生的外来侵略。我去纳瓦拉军队，想在那里当一名外科医生。”

“但是您不会说那里的话呀！”

“是不会，先生，但是我会学会的。”

“那地区您也不熟悉吧？”

“也不熟悉。除了上大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

“大概有人介绍吧？”

“一个也没有。”

“您大概有保护人吧？”

“在西班牙，我谁都不认识。”

①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于一八三四年去世，之后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内战。纳瓦拉是当时内战的主要战场。——译注

“那么，您有什么呢？”

“我有医术，我有良好的意愿。我年轻，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的。”

西班牙人听了这番话沉思起来。他端详着那张纯朴温顺的脸，端详着那双蓝蓝的孩童般纯净的眼睛、那凄楚的自信的微笑，他被强烈地吸引和深深地感动了。

“您愿不愿意，”西班牙人稍稍停顿之后对他说道，“和我一起进舱喝杯甜酒驱驱寒？同时，我们可以再聊聊。”

德国人欠欠身子，表示感谢，并跟随西班牙人走下甲板，进入餐厅。后者为他要了一杯甜酒。

餐桌上首坐着前面提到的那位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和他的两个随从；一侧是两位法国人。于是，西班牙人和德人便坐在餐桌的下首。

“可是，”西班牙人问道，“您怎么会想到到这个不幸的国家来呢？”

于是，德国人便如实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父亲在萨约尼阿地区一个小城市当教师，他是家中第六个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教育，父亲用尽了所有积蓄，变卖了全部家产。而当他念完大学之后，却像德国许多穷苦青年一样找不到工作。尽管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并为此献出了全部青春年华，尽管他在最优秀的医师们指导下实践过他的医术，还是失业在家，靠家里养活，成了家庭的负担。因此，他以日耳曼人特有的沉着、冷静的品格，鼓足勇气，毅然决定到西班牙来。那时，西班牙北方正不幸地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争。他希望能在哪里找到“用武之地”，施展自己的医术。

“在我家门前葱郁成荫的椴树下，”他讲完自己的身世后说道，“我拥抱了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妈妈、我姐姐洛特^①，拥抱了我

① 德文卡尔洛塔的指小词。——原注

的兄弟们。兄弟们个个慷慨陈词，要求陪我远行。我感动极了，大哭了一场。就这样，我踏上了生活之路。对有些人来说，这条路是铺满鲜花的。然而要有勇气，人生下来就是要奋斗的。老天爷会奖赏我的努力的。我热爱我所从事的专业，因为它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职业。它的目标是减轻人类的痛苦。尽管工作艰辛，结果将是美好的。”

“怎么称呼您？……”

“弗里茨·施泰因。”德国人回答道，他从座位上稍稍欠身，微微鞠了一躬。

过了一会儿，两位新朋友走出了餐厅。

有一位在座的法国人，他面对餐厅大门，看见他们在上楼梯时西班牙人把他那件漂亮的毛皮大衣披到德国人肩上，德国人推却，西班牙人则往旁一闪，躲进了他的寝舱。

“您听懂他们的话了吗？”另一位法国人问道。

“说实在的，”前面那位作代理商的法国人回答道，“拉丁语非我所长。但是，那满头金发、脸色苍白的小伙子给我的印象是个爱哭的维特^①。我听到他说，除其他孩子之外，他过去和卡尔洛塔有点来往，就像在德国小说里读到的那样。幸好他没用手枪来安慰自己，而是拿起了斗篷。这说明，他感情并不十分脆弱，而更富哲理，更像个德国人。至于那西班牙人，我认为他是个堂吉诃德，是贫穷无靠者的保护人，很有圣马丁^②当年和穷人分用斗篷的气派。加上高傲的神情，锐利、透彻、钢铁般坚定的目光和那月夜景物般苍白的脸庞，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呀。”

“您要知道，”另一个法国人说道，“我是个历史画家，我要去塔里法^③画一幅该城被围困的画。当时，塔里法守将古斯曼被掳为

① 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译注

② 圣马丁（316—397），法国一主教，以行善著称。——译注

③ 西班牙南部城市名。——译注

人质的儿子曾向其父表示，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能交出那座重要的守城。要是这位青年愿意给我当模特儿，我这幅画肯定会获得很大成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理想的形象呐！”

“你们艺术家都是这样：说话总是一副诗人的模样！”代理商回答道。“照我看来，他长着一双漂亮的女人般的小脚，风流倜傥，要是我没搞错的话，从现在起我要把他叫做斗牛士。也许他就是蒙特斯^①本人。他的长相和蒙特斯相仿，而且他也富有、慷慨。”

“斗牛士！”艺术家高喊起来，“一个村野之人！您是在开玩笑吧？”

“不，我是说真的，”另一个说道，“我根本没开玩笑。您和我不一样，我在西班牙生活过，而您却不了解西班牙人的贵族气质。您会明白的，会明白的。我认为，由于平等博爱观念的兴起，那些令人讨厌的贵族气正在消失。在不久的将来，除了在西班牙的民间，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将看不到那种贵族气了。”

“要我相信那个人是斗牛士？！”艺术家笑着说。他笑得那样轻蔑，以致另一位感到受伤害了，站起来喊道：

“我很快就会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您跟我来，我们去向他的仆人打听打听。”

他们俩走上甲板，立刻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代理商能讲一点西班牙语，他和仆人攀谈起来，闲扯几句之后便向他提问道：

“您的主人回去睡觉了？”

“是的，先生。”仆人回答说，同时向对方投去锐利、诡秘的一瞥。

“他很富有？”

“我不是他的管家，是他的贴身侍从。”

“他出来旅行是做生意吧？”

^① 蒙特斯（1805—1851）：西班牙著名斗牛士。——译注

“我看他没生意要做。”

“那他旅行是为了身体健康？”

“他的身体非常好。”

“他旅行时隐姓埋名？”

“不，先生。他有名有姓。”

“他叫……？”

“堂卡洛斯·德·拉·塞尔达。”

“一个尊贵的名字，果真不错！”画家喊道。

“我叫佩德罗·德·古斯曼，愿为你们二位效劳。”仆人补充说。说完便向他们殷勤地施了个礼，告辞离去。

“《吉尔·布拉斯》^①那部小说里说得有理，”法国人说道，“在西班牙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尊贵的姓氏更为普遍。真的，在巴黎，我的鞋匠叫马尔特尔，我的裁缝叫罗兰特，我的洗衣女工叫巴亚特夫人。在苏格兰，姓埃斯特阿尔多的皇族比石头还多。我们上当了！这仆人是个人滑头，他嘲弄了我们。但是，现在细想起来，我怀疑他是个暗探，是堂卡洛斯那边的人。”

“他会是个什么人！”艺术家高声喊道，“他是我的阿隆索·佩雷斯·德·古斯曼^②，是个好样的，是我梦寐以求的英雄。”

另一个法国人则耸了耸肩膀。

客轮抵达加的斯，西班牙人向施泰因告别。

“我必须在安达卢西亚停留一段时间。”他说道。“我的仆人佩德罗将送您到塞维利亚，他将协助您办理去马德里的手续。这是我为您写的介绍信，一封给国防大臣，另一封给军队总司令。如果您有时需要我帮忙，请按这信封上的地址给我往马德里写信。”

施泰因激动万分，一时语塞。他一手接过介绍信，一手推开西班牙人递过来的名片。

① 法国小说，作者是勒萨日（1668—1747）。——译注

② 即前面提及的“古斯曼之子”。——译注

“您的名字刻在这里。”德国人把手放在胸口上说道。“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它。这名字属于一颗最高尚的心，属于一个最崇高、最慷慨的灵魂，属于人世间最好的人。”

“按那地址，”堂卡洛斯笑着回答说，“您的信可能到不了我的手，必须用另外更简单明了的。”

他把名片交给了德国人，告辞而去。

施泰因看着名片念道：阿尔孟萨公爵。

仆人佩德罗·德·古斯曼因为站得近，听后补充说道：“古达尔孟特·巴尔·德·弗洛雷斯和罗加·菲埃尔侯爵，圣克拉拉、恩西纳索拉和拉腊伯爵，金羔皮^①和卡洛斯三世大十字勋章骑士，国王陛下近臣，西班牙大公一级勋章得主，……”

① 金羔皮骑士：波尔戈尼公爵菲利佩·埃尔·布埃诺于一四二九年创立的骑士团，用羔皮和金子做成徽记，表示一定骑士等级，西班牙国王是该团首领。——译注

第二章

一八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早晨，有一个人从涅布拉伯爵领地的某个村镇徒步下行，朝海边走去。他急于到达人们指点的某海港，匆匆赶路，原以为抄了近路，结果却误入歧途，走进了一个广袤千里的牧场。在西班牙南部常见这种牧场。它们有些荒漠之地，专供牧牛。那里的牛群从不离开它们的生息之地。

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看上去却像个老头儿。他身穿一件军用长礼服，扣子一直扣到脖颈上；头上戴着一顶劣质的鸭舌帽。他肩扛一根粗木棍：一头担着个桃花心木的小箱子，外面包着一层绿布；另一头挂着一捆书，用长布条扎着，还有一个包袱，用大头巾包着几件白大褂和一件卷好的大斗篷。

行李虽然简单，但它的重量似乎大大超过了他的气力。他不时停下脚步，将一只手或放到发闷的胸前，或抚摸一下发烧的前额，他还不时定睛瞧瞧一条可怜的狗。那条狗一直跟随着他，在他停下息歇之际便气喘嘘嘘地躺到他的脚边。

“可怜的特洛厄^①！”他对狗说道。“你是唯一能够向我证明世间尚有温情和感恩的生灵。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初次见你那一天！那时，你和一个可怜的牧人在一起。他因为不愿当叛徒而遭枪杀。他受刑时双腿脆在地上，曾竭力使你从他身边离开，但你不肯。他请求行刑者帮忙，可他们无人敢干。枪响了，你这不

^① 德语谐音，意为“忠实的”。——译注

幸者的忠实朋友，受了致命的重伤，躺倒在你主人的遗体旁。我把你收留了，治好了你的伤。从此，你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们军团的那些爱开玩笑的人嘲弄我，把我叫作‘狗大夫’，这时，你总要过来吻舔我那双救过你的手，似乎要对我说：‘狗是知恩思报的’。啊，我的上帝！我曾那样爱过我的同类！……两年了，两年前我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抱着良好的意愿来到这个国家，为他们操劳，担惊受怕，向他们献出了我的知识、技能和我的心。我治愈过无数创伤，然而我的心却被深深地刺伤了！伟大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上帝啊！我的心已经碎了。在服役两年之后的今天，我却被可耻地赶出了军队。我遭到指控和迫害，仅仅是因为我医治了一个属于对立党派的人。那可是一个倒在我怀里的濒临死亡的不幸者呀！当时他被追捕，象只困兽。难道战争的法则竟能将道德与宗教推崇的美德和义务变成罪恶不成？我现在还有什么可干呢？干脆去我父亲门前的椴树荫下歇歇我这秃脑袋以及受伤的心灵吧。在那儿，人们总不会把怜悯垂死者看作犯罪！”

稍事停歇之后，不幸的人又振作起精神来。

“我们走吧，特洛厄，阜卫尔茨，阜卫尔茨！”（德语谐音，意为“前进”。）

旅人及其忠实的狗继续他们艰难的行程。

但是，不一会儿，他们脚下的、由牧人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突然消失了。

地上的草木渐渐增多，高大茂密的荆棘丛生，使他们无法继续照直前进，若不忽左忽右、低头猫腰，便寸步难行了。

太阳已经走完一天的行程，然而在地平线上的任何一方都看不见丝毫有人居住的痕迹。只有无边无际的牧场和大海般单调的绿色荒原。

无疑，我们的读者早已认出，这位赶路的人就是弗里茨·施泰因。而他明白下面的事实却是太晚了：焦急使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今他双脚肿痛，难以支撑；脉搏剧烈跳动；太阳

穴疼痛欲裂。他口渴万分，几乎就要渴死了。更可怕的还不止于此。几声沉闷、悠长的哞哞声提醒了他：在不远的地方有几头尚未驯服的野牛。这种西班牙公牛非常可怕。

“上帝曾多次从险境中把我拯救出来，”这个倒霉的人说道，“如今也一定会保护我的。如果他不再保佑我，那就听天由命吧！”

因此，他尽可能地加快了步伐。可是，当他绕过一片浓密的黄连木林时，竟与一头野牛面面对，相距仅几步之遥，吓得他魂不附体！

施泰因停住脚步，一动不动，像块化石。野牛面对这一遭遇和此人的如此大胆而有几分迟疑，也停住脚步，用一双凶狠的大眼睛直瞪着施泰因。那双红红的大眼睛犹如两堆燃烧的篝火。旅人晓得，只要他稍微一动，他的性命就完了。公牛出于天性，凭着它的力量和勇气，总愿意等对方先挑衅再开始攻击。它不耐烦地两次低下头去，又将脑袋抬了起来，用蹄子刨地，扬起团团尘土，以示挑战。施泰因仍然不动。于是，那野牛后退一步，低下头，准备攻击了。就在那一瞬间，它感到后腿上被什么咬了一口。与此同时，义犬的狂吠使施泰因明白：狗救了他。公牛被激怒了，它转身去击退来自身后的意外进攻。施泰因趁机脱身逃遁。刚刚摆脱的可怕险情给了他新的力量。他在矮圣栎树和黄连木树丛中夺路而走。郁郁葱葱的树木将他遮掩，不让那巨大的可怕对手瞧见。

越过一座不宽的峡谷，又爬上一道山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住脚步，回眸眺望遇险的地方。于是，他远远地瞧见，在一片灌木丛中，他的忠实伙伴被那凶残的野牛用犄角一次次高高地挑起。施泰因向它张开双臂，哭泣着，反复地说道：

“可怜的，可怜的特洛厄！我唯一的朋友！你和你的名字多么般配！为了爱你的两个主人，你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施泰因加快步伐，远离了那恐怖的场面。他哭了一路。他爬上了另一道山梁。这时，一幅美妙的画卷映入他的眼帘。陆地向

大海倾斜。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海边。大海静谧安详地映照着落日余辉，通红似火，犹如一片种满了红宝石和蓝宝石的田野。光芒四射的画卷里，有一叶白帆如同被镶嵌在浪尖上，像珍珠一般引人注目。弯弯曲曲变幻莫测的海岸线，忽而呈现一片金黄色的沙滩，密集的海浪把银色泡沫洒满其间，忽而又露出任性、高傲的岩石，岩石奋力地抵御着大海的冲击，似乎为能够与这可怕的大海对峙而感到喜悦。在远处，在左侧的一座石山上，隐约可见一个堡垒的遗址。这座人工建筑现在已经不能抵御任何进攻了。可是，它昔日的座基——岩石，这上帝的造物，却仍然抵挡着一切。几个松树群在草丛间高昂着它们强壮而葱郁的树冠，分外显眼。在右侧，在一个小山顶上，有一群面积不小的建筑物。无法确认那是一个城镇，是一座宫殿，还是一座修道院。

由于刚才那阵奔跑和惊骇，他几乎精疲力竭了。然而，他还是朝那个地方迈开了脚步。

他走到那里时，夜幕已经降临。那是一座修道院，与前几个世纪建造的其他修道院一模一样。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思想狭隘，处事小气，而是到处充满了信仰和热情：多么伟大的美德，多么美好，多么高尚！因为那时人们并不将黄金堆积储存起来，也不用它谋取暴利，而只是用黄金资助正当、高尚的事业。那时人们首先想的是伟大和美好的事业而不是生活舒适和对自己有利。过去，这儿是一座豪华、富裕、好善乐施的修道院。它给穷人分发食物，接济贫困，医治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而现在，它却被人们遗弃了，里边空空荡荡，而且被拆得破破烂烂。它正在被出售，尽管售价甚低，用不了多少钱便可买下，却仍无人问津。

是啊，尽管生意到处可做，可以做得规模赫然，无所不包，可以无孔不入，所向无敌，然而，它在上帝的神殿面前却总要停住脚步，犹如荒漠中被风刮起的沙粒常常停歇在金字塔下一般。

钟楼神圣的装饰全都剥落了。它高高耸立，像僵死的巨人，那空空的“眼窝”早已失去了生命之光。修道院大门对面，一个白

色大理石砌成的十字架依然立在那里，但底座一半被毁，因此歪斜着，像个颓丧痛苦的老人。大门过去是向大家敞开的，而今却关得严严实实。

施泰因筋疲力竭，僵尸般倒在一条石凳上。那石凳紧贴墙壁，靠近大门。高烧引起的昏迷使他思绪混乱，幻觉丛生。他仿佛看到：海浪像一条条巨蛇朝他涌来，又立即退去，吐出白色毒液将他吞没。月亮瞧着他，面色苍白，神情惊愕；星星在他周围旋转，向他投来嘲笑的目光。这儿，在他身旁，一群公牛哞哞叫，其中一头从十字架后面冲出来，将那条可怜的、已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狗扔到这位发高烧者的脚下。那座十字架也摇晃着向他走来，像是要压到他的身上。这不幸者周围的一切都在动，都在转动！但是，在这混乱中，在这使他思绪越来越乱的混乱之中，他却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不再是低沉可怕的响声，不像是在击鼓，也不像他急促的脉搏。他听到的是一种清亮的声音，不可能和其它响声混淆的声音：那是公鸡的啼鸣。

这一村野家常之声似乎立即使他恢复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施泰因站了起来，十分艰难地向大门走去，并且拾起了块石头敲门。回答的是几声狗叫。他再次鼓起劲来敲门，却立即昏倒在地上。

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两个人。

有一个是年轻妇女。她手里提着一盏油灯，向脚边朦胧可见的东西照了一下，便惊叫起来：

“我的天哪！不是曼努埃尔，是一个陌生人……他已经死了！上帝保佑我们吧！”

“我们要救他。”另一个喊道，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穿戴十分整洁。“加夫列尔修士，加夫列尔修士！”她喊着走进院子，“您快来！这里有一个不幸的人，快要死了。”

立即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尽管步履沉重。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头儿的脚步声。他那张温和纯朴的脸说明他有一颗纯洁朴

实的心。他衣着粗俗可笑：下身着长裤；上身穿一件宽大褐色粗呢紧袖连裙服，做得像件法衣；脚上穿着凉鞋；光秃的脑袋上戴着一顶黑色羊毛无沿帽。

“加夫列尔修士，”老妇人说道，“我们必须救救这个人呀！”

“得救救这个人。”加夫列尔修士回答说。

“看在上帝份上，夫人！”提灯的妇女高声说，“您要把这个快要死了的人放哪儿去呀？”

“孩子，”老人回答说，“要是没有别的地方，就放到我自己床上。”

“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年轻妇女又说，“您还要把他塞到家里来？”

“那有什么关系？”老妇人说道。“你不知道有句谚语说‘做你的好事不要管是为什么人’吗？好了，多洛蕾丝，你帮我一把，快！”

多洛蕾丝服从了。她虽然很热心，但总有些害怕。

“曼努埃尔回来时，”她说道，“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他必须明白，”这位好心的老妇人回答说，“在这个家里，糟糕的就是做儿子的对他母亲要做的事总要说三道四！”

他们三人把施泰因抬到了加夫列尔的房间，立即用新鲜谷草和一张毛茸茸的大羊皮铺好一张舒适的床。老妇人玛丽娅大婶从箱子里取出两条虽不精致却非常洁白的床单，还有一条羊毛毯子。

加夫列尔修士想让出他的枕头，玛丽娅大婶表示反对。她说她有两个枕头，而只用一个她就能睡得很香。人们七手八脚地脱下施泰因的衣服，把他塞进被窝。

这时，响起了啪啪的敲门声。

“曼努埃尔回来了，”他妻子说道，“妈妈，您跟我来，我不想一个人告诉他，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家里收留了一个男人。”

婆婆跟着儿媳妇走了出来。

“啊，赞美上帝吧！晚安，妈妈。晚安，妻子。”一个男人一边进门一边说道。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看上去有三十八、九岁，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

“喂，莫莫^①，”他补充说道，“你把驴驮子卸下来，把驴牵到厩棚里去。可怜的‘燕子’累坏了。”

莫莫把一堆又大又白的面包、几块干粮以及父亲的斗蓬拿到全家聚会的地方——厨房。接着，他牵着“燕子”走开了。

多洛雷斯转身将门关上，然后也到厨房与丈夫及婆母相聚。

“你给我买回肥皂和淀粉了吗？”她问丈夫。

“在这儿。”

“我的亚麻布呢？”母亲问道。

“我没想买。”曼努埃尔笑着回答说，并把几梳线递给母亲。

“这是为什么，孩子？”

“因为我记起了那个赶集人的故事。那故事说，邻居都托赶集人捎东西——给我捎顶礼帽；给我买双绑腿布；一位表妹要把梳子；一位大婶要巧克力。而谁也没给他一个子儿。可当他骑上驴背之后，有一个孩子赶到了，对他说：‘我这里有两个小钱，想买一只哨子，您肯帮我捎吗？’而且说给就给，将硬币放到那人手里。赶集的人弯腰接过硬币，回答说：‘你等着吹哨吧！’结果，他从集上回来时只捎带了一只哨子，其它东西一件也没捎。”

“那好啊！”母亲反驳道，“我日夜纺纱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和你的孩子们？你是想让我当坎皮洛那样的裁缝，做衣服不收钱，还赔上棉线吗？”

这时，莫莫在厨房门口出现了。他身材低矮，粗壮墩实，双肩高耸，而且有个总爱把它们耸得更高的毛病，一副轻蔑的表情，似乎故意叮问“拿我怎么样？”。他可以把双肩一直耸到两只扇风大耳的耳垂边。他大脑袋，短头发，厚嘴唇，还长着个扁鼻子和

① 安达卢西亚地区赫罗尼莫的昵称。 ——原注

一双可怕的斜眼。

“爸爸，”他神态诡秘地说道，“在加夫列尔修士房里躺着一个男人。”

“有一个男人在我家里！多洛蕾丝，怎么回事？”

“曼努埃尔，是个可怜的病人。是你母亲收留他的。我反对，但她老人家愿意，我又能怎么办呢？”

“好啊！可是，尽管是我母亲，那也不能将什么人都塞到家里来呀！”

“不是什么人，是个病人，不让他进来，他就会像条狗一样死在门口。”老妇人说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妈妈，”曼努埃尔反驳道，“咱家难道是个医院？”

“不是。但是，是个基督徒的家。要是你在，你也会像我这样做的。”

“不会！”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会把他放上驴背，送他到该去的地方，既然修道院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儿，我们当时找不到另一个活人帮忙把这个不幸的人送走。”

“他要是个贼呢？”

“快死的人是不会偷盗的。”

“他得的要是重病，谁供他治病？”

“他们已经宰了一只鸡做鸡汤了，”莫莫说道，“我在畜栏里看到了鸡毛。”

“妈妈，您疯了？”曼努埃尔气愤地喊道。

“够了！够了！”母亲严肃而郑重地说，“仅仅因为你妈妈按照上帝的法则做了点好事，你就和她过不去。你不害臊！要是你父亲还在，他不会相信他的儿子竟会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快要死的病人关在门外。”

曼努埃尔低下了头，屋里一片寂静。

“得了，妈妈，”最后他说道，“您就当我是什么都没说。您就随

您的意干吧。大家都晓得，女人总是占上风。”

“他多好呀！”多洛雷斯满意地对婆婆说道。

“你当时还怀疑他哩！”老人微笑着对儿媳说道。她很疼爱她。老妇人站起身来，准备去病人床头照顾病人。“他是我生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祖母走过莫莫身边时，对他说道：

“我早知道你心肠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坏。你走开！我怜悯你。你心肠不好，坏心肠的人总是要受惩罚的。”

“老太婆就会……教训人。”莫莫嘟哝着，并瞟了祖母一眼。

可是，还没等他讲完最后一个字，母亲听到了，扑了过去，给了他一记耳光。

“你都学会跟你奶奶无礼了，”她对儿子喝道。“她是你爹的妈，比你长两辈！”

莫莫哭着躲到畜栏犄角里。他将一肚子的气都发泄到狗身上，给了它一顿棍棒。

第三章

玛丽娅大婶和加夫列尔修士在照料病人方面同样精心，至于该用什么方式来治病，他俩却有分歧。玛丽娅大婶虽然没有读过布劳恩^①的著作，却与他不谋而合地主张用富有营养的汤汁和滋补药品，因为她认为病人很疲惫、很虚弱。

加夫列尔修士虽然连布鲁塞^②的名字也不曾见过，却也想使用冷饮和节制饮食的办法，因为照他看，病人头部有高烧，血液中有炎症，皮肤发烫。

他俩都有道理。这两种方法，即玛丽娅大婶的鸡汤和加夫列尔修士的柠檬汁，双管齐下，救了施泰因，使他恢复了健康。那一天，正好是这位好大婶宰杀了她家的最后一只母鸡，修士从柠檬树上摘下了最后一个柠檬果。

“加夫列尔修士，”玛丽娅大婶说道，“您看我们的病人是只什么鸟？是当兵的吗？”

“很可能是当兵的。”加夫列尔修士回答说。除去治病用药和种草养花之外，他习惯于把玛丽娅大婶视作权威，习惯于言听计从，就像过去对待他的修道院院长一样。因此，他几乎总是机械地重复那位好心的老妇人说的话。

① 布劳恩（1735—1788）苏格兰著名医生，主张以滋补治病。
——译注

② 布鲁塞（1772—1838）法国著名医生，生理学派创始人。
——译注

“不可能是当兵的。”玛丽娅大婶摇着头继续说道。“如果他是当兵的，身上一定有武器，可是他没有。真的，替他脱衣服撩起他的长袍时，我在他衣袋里看见一件像手枪一样的东西。以防万一，我细心地看了看，原来不是手枪，是笛子，所以他不是当兵的。”

“他不会当兵的。”加夫列尔修士重复说道。

“他会不会是个走私的？”

“可能他就是个走私的！”好心的职事僧说道。

“不过，也不像，”老妇人又说，“因为走私得携带商品或钱，而这两样东西他全没有。”

“这是真的，他不可能是走私犯！”加夫列尔修士肯定地说。

“加夫列尔修士，您去看看那些书的书名是什么？也许我们能从那里弄清他的职业。”

修士站起身来，拿出他那副牛角框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伸手从书堆里拿起几本书，走近开向内院的窗户，仔细看了半天。

“加夫列尔修士，”玛丽娅大婶等了一会儿说道，“您把字都忘啦？不会看书啦？”

“不是的，但是我不认识这些字，好像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玛丽娅大婶喊道，“圣母啊！他难道是个犹太人？”

这时，施泰因在长时间昏睡之后，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德语：

“高特，沃 宾 依希？（我的上帝，我在什么地方？）”

玛丽娅大婶一惊退到了房间中央。加夫列尔修士手里的书落到地上，他像石头一样呆立不动，眼睛睁得似镜片一般大。

“他说什么？”玛丽娅大婶问道。

“像他的书一样，好像是希伯来语。”加夫列尔修士回答道。

“也许正如您所说，他是个犹太人，玛丽娅大婶。”

“上帝保佑！”老妇人喊道，“可是，不像。他要是犹太人，我们给他脱衣服的时候不是要见到他的尾巴了吗？”

“玛丽娅大婶，”职事僧辩驳道，“院长神父曾经说过，犹太人长尾巴的说法是胡诌的，是蠢话，他说，犹太人没那东西。”

“加夫列尔修士，”玛丽娅大婶反驳说，“自从有了那倒霉的宪法，一切都变了，走样了。如今站在国王位置上统治国家的人们不愿意让过去的任何东西存在，因此，不愿意说犹太人有尾巴，而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尾巴的，像魔鬼一样。院长神父说没有，那是因为他们逼他这么说的，就像逼他在做弥撒时说‘立宪君主’一样。”

“很可能是这样！”修士说道。

“他不会是个犹太人。”老妇人继续说道，“但是，可能是个摩尔人，或者是土耳其人，也许他是在这一带海岸遇难的。”

“他可能是个摩洛哥海盗！”好心的职事僧不同意老妇人的说法。

“可要是那样的话，他就要缠头巾、穿黄色软底拖鞋的呀。三十年前，我去加的斯时见到的一个摩尔人就是这样的打扮，那摩尔人叫塞朗。他长得真帅！可是，他不是天主教徒，对我来说，他的美貌，也就无关紧要了。不过，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摩尔人，都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救他。”

“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摩尔人，我们都要救他。”修士重复了一遍。

接着，他俩走近病床。

施泰因坐了起来，惊奇地瞅着他四周的一切。

“他一定不懂我们的话。”玛丽大婶说道，“不过，我们还是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加夫列尔修士重复说道。

西班牙的乡下人一般认为，使人明白自己说话的最好办法是高声喊叫。玛丽娅大婶和加夫列尔修士也十分相信这一点。于是，他俩同时喊了起来。大婶问：“您想喝鸡汤吗？”修士则问：“您想喝柠檬汁吗？”

施泰因的头脑已渐渐清醒，他用西班牙语问道：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你们是谁呀？”

“这位先生，”老妇人回答说，“是加夫列尔修士，我是玛丽娅大婶，我们听您的吩咐。”

“啊！”施泰因喊道，“你们和神圣的大天使及圣母有着同样的名字^①。圣母是病人的救星，她为基督徒消弥灾难，解除病痛。你们待我这样好，她会报答你们的。”

“您讲西班牙语！”玛丽娅大婶兴高彩烈地喊道，“而且您是基督徒！还会做连祷！”

她高兴至极，扑向施泰因，拥抱他，并使劲地吻了一下他的前额。

“那么，我要问您，您是谁？”玛丽娅大婶给他递过一碗鸡汤之后问道，“您怎么来到这儿的？怎么病倒了又差点儿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呢？”

“我叫施泰因，是外科医生。我在纳瓦拉打过仗，我从厄斯特列马杜拉出发，寻找港口乘船去加的斯，然后回德国故乡。我迷了路，绕了很长时间的弯路，最后到了这儿，病倒了，精疲力尽，奄奄一息。”

“您看到了吧，”玛丽娅大婶对加夫列尔修士说道，“他的书不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而是用外科医生的语言写的。”

“是的，是用外科医生的语言写的。”加夫列尔修士重复道。

“您是哪一派的？”老妇人问道，“是堂卡洛斯一边的还是另一边的？”

“我在女王的军队里服役。”施泰因回答说。

玛丽娅大婶向职事僧转过身去，挤了挤眼，低声说道：

“这个人不是在好人一边的。”

① 大天使之一名叫加夫列尔，即加百列，圣母叫玛利亚，他们与修士和大婶同名。此处译名用了不同的字以示区别。——译注

“不是好人一边的。” 职事僧加夫列尔重复说道，同时低下了脑袋。

“可是，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呀？” 施泰因又问道。

“您现在，” 老妇人回答说，“在一个已经不是修道院的修道院里。它只有个躯壳，灵魂已经没有了。它只剩下几堵墙壁、一个白色十字架和职事僧加夫列尔。其他一切都被别人拿走了。当再没有什么可拿的时候，几位叫做‘公共信贷’的先生要找一个好人看管这个修道院，也就是这个空壳儿。他们听大家说到我的儿子，于是我们就住到这儿来了。我和我这个儿子生活在一起，他是我仅有的一个儿子了。我们进修道院时，神父们正一个个离开。有的要去美洲，有的要去中国传教，有的回了家，还有一些去干活糊口，或者乞讨谋生。那时，我们见到一位老职事僧坐在白色十字架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有时为离去的修士们落泪，有时为那空空如也的修道院伤心。一个唱诗班的修士问他：‘您不跟我们走吗？’ 他回答说：‘我到哪儿去呢？’ 我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围墙。我从小没有父母，就被收养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我举目无亲，而且除了看菜园子我什么也不会。我该去哪儿呢？我能干些什么呢？这个修道院没有了，我可活不了啊？’ 那时我对他说：‘那您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吧。’ 我儿子接上话茬：‘说得对，妈妈，我们现在全家七口人吃饭，今后就是八口。我们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有多多吃，有少少吃吧。’”

“由于他们的仁慈，” 职事僧加夫列尔补充说道，“如您所见，我就在这里照料菜园子了。但是，自从卖掉了水车，我连一寸土地也无法浇灌啦。因此，桔子树和柠檬树都干枯了。”

“加夫列尔修士，” 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像爬在墙上的常青藤一样留了下来，留在这些墙壁之间。我一直在说，修道院只剩下墙壁了。这也许是恶作剧！不，他们说的是：‘要毁巢驱鸟。’”

“不过，” 施泰因说道，“我曾听说西班牙过去修道院太多了。”

玛丽娅大婶那双虎虎有生气的黑眼睛，带着几分惊讶的神情，

紧紧盯着那个德国人。然后，她向职事僧转过身去，低声对他说：

“我们最初对他的怀疑也许是对的吧？”

“我们最初对他的怀疑可能是对的。” 修士回答说。

第四章

施泰因迅速康复，不久便能在加夫列尔修士的帮助下走出房门仔细观赏那座高贵庄重的建筑了。昔日的修道院十分豪华，十分宏伟，处处精雕细刻，艺术宝藏琳琅满目。它现在远离尘世，无人光顾，置身苍穹与荒漠之间；过去却是许多富贵男子的体面住处。那些凭借上帝赐福的富裕显贵之人，住在这所修道院里，使它显得更加豪华、壮观。对此，唯有上帝可以作证，其目的无非是使修道院更加荣耀。所以要说到这一点，是因为今天有人十分错误地认为，谦恭与卑微永远寓于破旧的衣衫之下。其实不然，因为褴褛的衣衫和简陋的棚舍有时比宫殿还拥有更多的骄傲。

巨大的拱形门厅，面对一座宽大的四方形庭院，施泰因曾由这里被抬进修道院。一条两旁长着粗大的意大利柏树的通道，从大门一直伸向庭院深处。那里有一道宽宽的铁栅栏，把这个大庭院和另一个狭长的院子隔开。在那个庭院里，柏树通道继续向里延伸，像是在迈着威严的步伐向第二个庭院走去。柏树又像是一支仪仗队，整齐地排列在座落于第二庭院的教堂漂亮大门的两侧。

今天，在修道院的教堂里，再没有唱诗班了；因此，每当修道院大门和铁栅栏洞开之时，由于没有唱诗班修士的遮挡，从外面白色大理石十字架的台阶上便可清楚地看到宏伟的大祭坛。祭坛从地面直至屋顶，全部镀金，占去了整个神殿的正面墙壁。当千万束光线投向那光辉的线脚和装饰祭坛的无数小天使的额头并反射回来时，当管风琴的声响伴着神殿的宏伟和天主教文化的庄

严在那过于狭小的教堂拱形屋顶下震荡并最后消失在天庭拱顶之下时，当如此壮观的场面已没有观众而只有荒漠、大海和苍穹时，人们不由得感到，这群建筑似乎仅仅是为荒漠、大海和苍穹而造的，教堂的圣事活动也仅仅是为它们而举行的。

铁栅栏两头，柏树通道之外，还有两扇大门。左边大门，即临海一边的大门，通向规模很大的内院。宽阔的回廊环绕院落四周，两侧各有二十根白色大理石柱支撑，地面上铺着蓝色和白色大理石砖。院子中央耸立着一眼喷泉，一架水车不停地转动着为喷泉供水。在那儿可以看到一部表现慈悲的作品：一个妇人用贝壳端出泉水，给一位拜倒在其脚下的朝圣者送水解渴。墙壁底部至十英尺高处贴满了小小的瓷砖。它们的颜色光彩夺目，在人工镶嵌的各种图案中交相辉映。院门正前方，一座极宽大的大理石梯向人们展开双臂。这是一座空中建筑，由巨大的石块巧妙地堆砌而成，没有任何支撑和依托。此类令人惊叹的杰出建筑在我们的修道院里司空见惯。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如此众多奇迹的创造者们，为圣洁的宗教热情所鼓舞，虔诚地工作，希望并相信他们的作品将与世长存。众所周知，其中一位最早也是最知名的画家，从不在领受圣餐之前动笔作任何宗教题材的画^①。

高层回廊由比底层小的二十根石柱支撑，周围有白色大理石扶手。扶手上透雕，雕工高雅优美。面对这上下两层回廊的是一扇扇修士室的房门。它们由桃花心木做成，小巧玲珑，缀满木刻花纹。每个修士室都有一个小小的前厅，里面有一个同样很小的客厅及一间与之相当的卧室。客厅里有几把松木椅、一张桌子和一个书架。卧室里有一张床，它由四块木板铺成，没有软垫，此外，还有两把椅子。

在这座院子后面，还有另一个同样形状的院落，新教徒居室、

① 指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穆里略(1617—1682)，西班牙画家，其作品《圣母升天》被视为油画杰作之一。——原注

卫生室、厨房和饭厅均设于此。饭厅里摆着几张大理石长桌，以及一个布道台，供用餐时布道使用。

柏树通道右边，有一个与左边相同的院子。那里有客房，用于接待外乡来的俗人或神职人员；还有书店、圣器室、家具储藏室和其他办公室。要进入第二个庭院，必须走外面的门，因为里面不通。在那里，房屋的底层是油料仓库，楼上是粮仓。上述四个庭院加在一起，便组成了那个雄伟的建筑群。在中央，先是柏树通道，随后是钟楼高耸的教堂，它宛如一棵巨大的石制柏树。修道院的屋顶上铺着近百万片瓦，每片用一根大铁钉固定，以防止被近海高地的飓风刮跑。按每根铁钉一个里亚尔^①计算，仅这一部分材料便得耗资五万杜罗^②。

修道院的正面被我们已经谈及的大院环绕。院内，大门左右两侧，是些单层建筑的小房屋。过去，为修士们耕种土地的短工在那里留宿。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那里住着看守修道院的曼努埃尔·阿莱萨一家人。修道院的左侧，有一片大园田伸向海边。修道院的修士室窗下，绿地连绵；林木高耸，鲜花盛开，渠水潺潺，鸟儿歌唱，还有那拉着水车车水的公牛，脖子上的挂铃叮当作响。这一切构成了一片小小的绿洲。它处于荒漠之中，荒漠干旱无水，广阔无垠；它位于大海之滨，大海破坏成性，时常带来灾难，但最后还是在一滩沙滩前止步了。然而，在这僻静的地方，长着许多意大利柏树和棕榈树，它们都是修道院里常种的两种树，一种长出笔直而苦涩的嫩枝，势欲参天；另一种也并不低矮，然而枝叉都向下伸，似乎要去吸引和拥抱那些长在地上的弱小植物。

水车和为提高水位而搭在人造山丘上的水车支架，被浓密的、金字塔形的常青藤覆盖得严严实实，只要进口处的门一关，里面

① 西班牙银币单位，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译注

② 西班牙银币，等于五个比塞塔。——译注

不点油灯便伸手不见五指。水车转轮的中轴架在两棵油橄榄的树桩上。树桩年久，业已生根长枝，戴上了深绿色树冠。浓密的常青藤为无数小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它们为能在那儿隐蔽窝巢感到愉快和满足。公牛在慢慢地转着圈，挂在项上的铃铛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铃声一停，园农便知道那牲口已经在享受甜蜜的“清闲”了。

在底层的修士室门前的一块平地上摆着石凳。隐士们可以坐在那里观赏那块狭长而秀丽的天地：那儿鸟语花香，一派宁静充实的生活景象。或者，他们可以纵目远眺那茫无边际的大海：它有时光辉灿烂，有时险恶莫测，有时像羊羔一样温驯、平静，有时却又似复仇女神般咆哮发狂，就像那些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名噪一时的大人物一样。

那些研究深奥科学、做着严肃学问、过着苦行隐居生活的人们，常常在他们的屋顶平台上耘盆莳花，摆笼养鸟，像慈父一般精心细致。这是因为异教视英雄气概为崇高，基督教则视简朴为高尚。

与园田相对的另一边，在修道院围墙之内，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盘。那里有榨油作坊，其主梁长达五十英尺，宽四英尺，是桃花心木的；此外，还有磨坊、面包房、马厩和畜圈。

在好心的加夫列尔修士引导下，施泰因仔细观赏着那座昔日宏伟的建筑，那座被遗忘了的废墟。他看到众多奇迹般建筑因年久失修和人为破坏已空空荡荡，如同被癌细胞吞噬的肌体；偌大一群建筑虽还坚固却已斑驳陆离，面目全非，犹如一具强壮的青年人的尸体上爬满了无数蛆虫。看到这一切，他感慨万分。

加夫列尔修士没有打断那位德国外科医生的思绪。他是那种思想贫乏、寡言少语的人。他把自己“平庸”的悲伤、一成不变的回忆和单调的想法都埋在心底。因此，玛丽娅大婶常常对他说：

“加夫列尔修士，您是个憨厚人。不过，您血管里的血液好像不是在流动，而是在踱步。要是有一天您能活跃起来，这只能是

在神父们返回修道院、钟归还钟楼和水车又开始灌田的时候，您的血液会把您淹死。”

在被劫掠一空的教堂里，依然留有许多昔日宏伟豪华的痕迹，人们可以从中估量已经失去的一切。那座金黄色的大祭坛，在昔日众多信徒祈祷时，在烛光照耀下何等辉煌，而今，却蒙上了尘埃，被人遗忘，失去了光彩。祭坛上那些漂亮的小天使已经污迹斑斑；玻璃破碎的窗子，成了鸱鸢和其它飞鸟自由出入的门户；鸟窝将雕刻精美的飞檐弄得丑陋不堪；原先华丽美观的大理石路面也被鸟儿糟蹋得像条肮脏的阴沟；祭坛只剩下了一些空架子，所有饰物都不翼而飞。那些高大美丽的大天使，过去看起来就像要飞出壁柱，用双手去捧住高悬的长明银灯；可是现在，她们虽仍伸展着臂膀，却只能痛苦地凝视那些空空的油灯！拱形屋顶上还留下了一些美丽的壁画，可是狂风和阴雨在壁画上洒满了泪痕；那被洗劫一空的神殿，过去曾装有银制殿门，上面还缀有贝鲁格特^①的浅浮雕，现在也不见了踪影；洗礼池已经干涸，蒙上了厚厚的尘土……我的上帝啊！见到此情此景，哪个艺术家能不叹惋？哪个基督徒能不伤心？又有哪个天主教徒能不长跪哭泣呢？

圣器室的四周摆满了橱柜，一个挨着一个形成了一条长桌。橱柜的抽屉全部敞开，里边已经空无一物。当年，这里存放着用荷兰麻木做的饰有花边的白色祭袍和用金银线缝的天鹅绒法衣。那些法衣可是银线绣丝绒、黄金嵌白银、珍珠镶黄金啊！在紧邻的一间内室里，依然悬挂着三根钟绳：最细的一根，能摇动一口小钟，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召唤信徒们去望弥撒；第二根能让一口大钟发出悦耳雄壮的响声，宛如一支军乐队，钟声热烈而庄重，它和其它铜钟齐鸣，向人们宣告基督教的隆重庆典。

最后一根钟绳引出的声音十分深沉庄严，如同大炮轰鸣，它

^① 阿隆索·贝鲁格特（1488—1561），西班牙著名画家和雕塑家。

——译注

为死去的人们请求祈祷，求上帝宽恕他们的罪孽。

施泰因在布道台的第一级台阶上坐下来。布道台底座是一只黑色大理石的雄鹰。加夫列尔修士双膝跪在大祭坛的碧玉台阶上。

“我的上帝！”施泰因用双手托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有这么多裂缝，雨水渗进屋顶并滴滴下落，虽然缓慢，可天长日久会毁掉这座建筑的呀！还有这些木结构，不是塌陷，便是倾斜。这些装饰，有的污损，有的剥落……这是多么凄凉、多么可怕景象！那不复存在的一切固然使人悲哀，而现在由于人为原因而即将迅速消失的一切则更加可怕。这座由虔诚的人们为上帝建造起来的修道院，是注定要被建造者的后代毁灭了！”

“我的天哪！”加夫列尔修士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蜘蛛网呢。每个小天使头上都戴着一顶蛛网便帽。圣米格尔^①的剑头上也有一个蜘蛛网，完全像是在挑给我看哩。要是让院长神父见到这个样子，可不得了啊！”

施泰因陷入极度的忧伤。他想：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在这个嘈杂尘世和白昼阳光都曾望而却步的地方，帝王前来驻足低头，表示崇敬；穷人昂首仰面，祈求恩赐。这个曾向傲慢者发出严肃告诫、给卑微者以温馨和愉快的地方，如今却没落了，而且还在听其自然地没落下去，就像一艘无人驾驶的航船。

此刻，一道强烈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在大祭坛的顶部，照亮了三尊相互拥抱的圣像，好像是在对施泰因的抱怨作出回答。他们是信仰之神、希望之神和慈善之神^②。

① 即米迦勒：《圣经》中的大天使，天廷军事统帅。——译注

② 我们曾经想缩短这个关于修道院的描写，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预感，即它或许会引起那些不了解我们美丽宏伟的宗教建筑的外国人的兴趣。——原注

第五章

十月底，阴雨连绵；到了十一月，大地已经披上了厚厚的绿色冬装。

一天，施泰因在修道院门前散步。从那里望去，只见一片广袤、单调的景色。右侧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左侧是望不到尽头的牧场。中间，在光亮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的阴暗轮廓。它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好似广阔空间里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形象。海上，没有一丝风，水面轻轻地摇动着，时而无力地举起些微波，阳光像王后抖动金黄色的披风一般，给粼粼碧波抹上了一层金黄色。修道院以其宏伟、肃穆、鲜明的轮廓与四周严肃、单调的景象相衬托，倒也和谐；其庞大的身躯遮住了那单调的景色中地平线上唯一可见的亮点。

那个亮点儿便是维利阿马镇。一条小河从镇边流过。它冬季水量充沛，河水浑浊，而夏季水少得可怜，不再流淌。小镇四周是精耕细作的农田，从远处望去，像是一副棋盘。一块块的田圃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绿色：这儿是枝叶依然茂密的略带黄色的葡萄藤；那儿是灰绿色的油橄榄，或者是秋雨催生的碧绿的麦苗儿，或者是墨绿色的无花果树。所有这些绿色又都被一行行浅绿色的龙舌兰间隔开来。河口处，鱼船往返。靠近修道院一边，在一块高地上，有个小教堂。门前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它座落在由白色石块砌成的金字塔形底座上。大十字架后面的空地上布满了黑色的小十字架，那是公墓。

大十字架的正面，悬挂着一盏日夜点燃的长明灯；因此，作为救助象征的大十字架便成了出海者的灯塔，仿佛上帝早就想使自己的预言在纯朴的农民面前变成实在的事物。实际上，上帝也无时无刻不在使那些信仰坚定、对这种恩典受之无愧的虔诚的人们感到自己的存在。

这荒凉单调的景色无法与瑞士的山谷、莱因河岸或怀特岛^①的海岸风光相比。然而，大自然的造物都具有一股巨大的神秘力量，哪一个都不乏其魅力，没有一件不具有其独特的吸引力、不让人产生浓厚兴趣。如果说有时语言不能表达魅力之所在，但我们的智慧是明白的，我们的心是会感觉出来的。

施泰因在进行这番思考的时候看见莫莫走出庄园朝小镇走去。莫莫也看到了施泰因，便邀他一同前往。施泰因欣然同意。于是，两人一起到镇上去。

天气极好，晴空犹如万顷碧波，像钻石般清澈，没有半点儿瑕疵。置身于这大自然的静谧之中，施泰因顿时感到耳聪目明，心旷神怡。蔚蓝蔚蓝的天空中，远处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懒洋洋地一动不动，宛若一个苏丹女奴，身缠白纱，柔软而富有弹性地斜躺在蓝蓝的土耳其式长沙发上。

他们很快来到了那个靠近村镇的小山岗，上面提到的大十字架和小教堂就在那个山岗上。

小山岗虽然不高也不陡，但是尚未痊愈的施泰因早已走得精疲力尽了。他想略微休息一会儿，便停下脚步开始观察那个地方。

他走近公墓。那里一片葱绿，鲜花遍地，仿佛是要驱散那里死亡引起的恐怖。一个个十字架上都爬满了鲜艳的藤蔓，小鸟在枝叶上飞舞歌唱。它们似乎唱道：“安息吧！”假如门口没有“我相信可以赎罪，相信肉体可以复活，相信生命是永恒的，阿门”的祷文，谁也不会相信那儿竟是亡人的宅第。小教堂是一座结构紧

① 英国岛屿。——译注

湊、外观简朴的正方形建筑，正面用铁栅拦着，简陋的圆形屋顶上竖立着一个十字架。教堂只有一个入口，那是个紧挨着祭坛的窄小的门。

祭坛上有一巨幅油画，画着耶稣背着十字架倒下的情景。他的身后是圣母、圣约翰^①和三位玛利亚^②；站在他身边的是几个凶残的罗马士兵。油画十分陈旧，色彩极其暗淡，已难以看清画面上的景物。然而，人们一看到它，便愈加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深深的信仰。这也许是因为沉思和唯灵论不能与光彩夺目的颜色共处，或者是由于年深日久时光在艺术品上留下了崇拜的痕迹。这种痕迹在宗教塑像和油画上尤为明显，一代又一代人的迷信把它们加倍地神化了。在那些表示虔诚的古迹四周，一切都在消逝、变迁，唯独它们依然如故；那些慷慨地给人们以安慰的法宝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信徒们出于崇拜，给油画点缀了各式各样的银箔装饰，点缀得十分自然，如同油画本身就有的那样。它们是些什么呢？有上帝头上的荆冠，有圣母头上的光环，还有十字架各端的包饰。此等宗教习俗，在艺术家看来，似乎有点儿奇特，甚至有点可笑，确实如此。但是，好在“救难基督”教堂不是博物馆，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跨进它的门槛。去那儿的人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信徒，他们前去只是为了作祷告。

教堂两旁墙上从上到下挂满了信徒们的感恩贡品。

这些贡品是人们得到神灵好处的绝好证明。人们站在祭坛脚下献上这许多贡品，表示感恩，有时是因为得到了所祈求的恩典，有时则是在巨大不幸和逆境临头时的许愿。那长长的发辫是孝女在母亲从死亡的魔爪中获救那天贡献出来的至宝；那用玫瑰色带

① 圣约翰是耶稣的十二弟子之一。——译注

② 《圣经·约翰篇》称，在十字架旁守护耶稣的人中有三位名叫玛利亚的女性。——译注

子悬挂着的银制小人，是忧心如焚的慈母在子女遭受致命创伤时贡献给“救难基督”的祭品，以祈求减轻孩子们的病痛；贡品中还有银制或蜡制的胳膊、眼睛和大腿等，根据还愿者的能力而定；还有描绘海上遇难或其他巨大危险的图画。凡是遇到这类危险，信徒们都有那种被无神论者称之为头脑简单的信念，相信他们的祈求能被慈悲的神灵听见从而得到救助。然而，那些自命“有高度理智和文化”的“最能干、最优秀”的人们，却不懂得祈祷是一条联系上帝和凡人的纽带。

这些画并非艺术杰作；不过，如果真的是杰作，也许就不是这个模样了，尤其会失去它那纯朴的神韵。现在仍然有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们在别人对纯朴产生好感的行为面前，即在纯洁、平静的灵魂面前，竟然紧锁心扉，无动于衷！难道他们不知道随着宗教热情的熄灭人们的纯朴也在不断消失吗？西班牙人啊，请你们把如此圣洁、如此宝贵的东西保护好，珍藏好，它们已经所剩无几了！你们千万不要学那“死海”的样子，用呼出的毒气杀死在海面飞翔的鸟儿，也不要像它那样吸干树木根系的水分使之枯死。要知道已有许多国家、许多代人在其树荫下幸福地生活！

有一件贡品很特别，引起了施泰因的好奇心。祭坛的供桌上下大小不一，越往下越窄，呈弧形，桌座和砖墙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在那儿，施泰因隐约看到阴暗处有一件东西靠在墙上。他全神贯注，才渐渐看清那是支火枪。火枪很大，份量也该很重，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使得动它。我们观看中世纪的武器时常常会产生类似的感觉。枪口很大，可以宽松地放进一个大柑桔。火枪已经炸裂了，几块碎片用绳子胡乱地绑在一起。

“莫莫，”施泰因说，“那是怎么回事？真是一支火枪吗？”

“我看，”莫莫说，“那很清楚。”

“可是，为什么在这神圣、和平的殿堂放上一件杀人武器呢？这倒像是在神圣的基督身上挂了两支手枪。”

“不过您看到了，”莫莫回答说，“那枪不在我主手里，而是摆

在他的脚边，是贡品。从把这枪弄来的那天起，在许许多多以前，人们就把这位基督叫做‘救苦救难的上帝’了。”

“那是因为什么？”施泰因问道。

“堂费德里科！”莫莫说道，他把两眼睁得滴溜圆，“这谁都知道，您却不晓得？”

“你忘了我是外乡人了？”施泰因反问说。

“噢，我忘了，”莫莫回答道。“那么，我就讲给阁下听。从前，这个地方有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他抢东西还不满足，还喜欢杀人，像打苍蝇一样地杀人，或者为了不让人家告发，或者因为他已经杀人成性。

“一天，村里有两兄弟必须出远门。全村人都去为他俩送行，祝愿他们别碰上那个谁都害怕的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但是，两兄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求助于上帝，相信会得到上帝的保佑，满怀信心地出门上路了。当他们走近一片油橄榄林时，碰上了那个拦路强盗。强盗手拿火枪，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他把枪托抵在胸膛上，向他们瞄准。在这危急关头，兄弟俩跪在地上高声呼喊基督：‘救命，上帝！’那没良心的强盗扣动了扳机。但是，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却是他自己，因为上帝让那火枪在他手里炸裂了。由于上帝显灵，那扁枪稀松得很呐！这您都看到了。为了纪念这神奇的拯救事件，人们把枪捆好，放在这里，并给上帝起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尊号^①。这么说，您原先不知道，堂费德里科？”

“是的，我原先不知道，莫莫，”他回答说。接着又像是回答自己似的，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你能懂得，那些自称无所不晓的人实际上是多么无知就好了！”

“噢，堂费德里科，您还去吗？”莫莫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您

^① 这个关于“救难基督”的神话，或者说得更明白些，这个由小教堂祭坛脚下那支火枪佐证的、由图画叙述的可信的故事，发生在圣玛利亚港的加纳多街。——原注

看，我不能再耽搁了。”

“我累了，”这位回答道，“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那么……愿上帝保佑您。”莫莫说着便继续赶路了，同时唱道：

上帝保佑，你留我走，
格言一句人人晓：
穷人可以变富，
富人有钱学问却买不到。

施泰因观赏着那个十分宁静的村镇。村镇居民一手扶犁，一手握桨，兼营农渔。它不像德国村镇那样，房屋散落无序，屋顶用茅草铺盖，还有花园，一派田园风情；不像英国的村镇，房舍歇息在美丽如画的树阴下；也不像佛兰德^①的村舍，漂漂亮亮，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镇子上有几条街道，虽不美观却还宽阔。房屋都是一层建筑，高矮不一，屋顶瓦片破旧；窗户甚少，也很少镶有玻璃，更无其它装饰。然而，村镇上却有一个大广场，当时绿油油的，像是一块草地，其间耸立着一座极为漂亮的教堂。整个村镇看起来整洁、清新、欢快。

离施泰因不远的地方竖立着一个十字架。和它一模一样的十字架共有十四个，它们相互间隔一定距离，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最后一个立在广场中央，对着教堂。这就是“十字架之路”^②。

莫莫回来了。但是，不只他一人，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和他在一起。那位先生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身板儿像蜡烛一样挺拔。他身穿棕褐色粗呢外套和长裤，铅灰色凸花坎肩上面

① 指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三国接壤的广大地区。——译注

② 据记载，耶稣赴难时经过十四站，因此，凡为纪念耶稣赴难之处均有此类布置。——译注

补着几个补钉，补得极妙，堪称杰作；腰间系着一条乡下人惯用的肉色羊毛带子。头戴一顶宽檐卡拉涅帽^①，帽子原是肉色，可由于风吹、雨淋和日晒，已经变成胡萝卜色了。外套双肩上，有两条窄窄的像是金质的丝带，那是用来固定两个肩章的。还有一柄陈旧的宝剑挂在那位先生的腰带上。这副打扮委实是个半军半民的模样。岁月还在这位先生狭长的前额上留下了灾难性的印记。为弥补自然点缀的欠缺，他将仅存的几根头发梳在一起，拉到前面，并用一根黑丝绳固定在头顶，活像一条小小的绵羊尾巴。

“莫莫，这位先生是谁呀？”施泰因低声问道。

“是司令。”莫莫回答说，声音依然很大。

“司令？什么司令？”施泰因又问道。

“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司令。”

“是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司令啊！”施泰因高兴地喊道。

“愿为您效劳！”刚到的这位先生一边礼貌地打招呼，一边说道。“我叫莫德斯托·格雷罗。在下无能，敬听吩咐。”

这位先生将这些客套话用得如此恰当，以至施泰因在向这位军人还礼时不由得笑了。

“我知道您是谁，”堂莫德斯托^②继续说道，“我同情您的不幸。祝贺您康复，并为您遇上了阿莱萨一家而高兴，因为按敝人之见，他们都是好人。在下本人和鄙人全家都听您的吩咐，请阁下任意差遣。在下住在教堂广场，我是说，住在‘宪法’广场，如今是这么称呼的。假若有时您愿意屈尊光临，路标将为您指明广场所在。”

“那儿就这么一个广场，路标有什么用呀？”莫莫说道。

“就是说那儿写着路牌了？”施泰因问道。他在动荡的军营生活中不曾有机会学习如何寒暄问候，因此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回答

① 西班牙某些省份乡村人常戴的一种帽子，帽檐向上翻。——译注

② “堂”在西班牙语里是对男人的尊称。——译注

这位彬彬有礼的西班牙人的客套话。

“是的，先生，”这位回答说，“镇长不得不服从上峰的命令。您看得清楚，在一个小镇上要弄块大理石板写上金字，像加的斯和塞维里亚的石碑那样，是不容易做到的。在这里，只能命令学校的老师来写路牌，那位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他得登梯爬高往墙上写字。他用烟灰和酸醋调成黑色颜料，顺着手梯爬上高处，便干了起来。他写出的字有一英尺高。不幸的是，因为他想做个滑稽动作，使劲晃动梯子，结果梯子倒了，他和盛颜料的沙锅一起摔到地上，连人带锅一直滚到小河岸边。那时，我的女房东罗西塔从窗口看到了这场灾难。她见摔倒者站起来时浑身漆黑，像根木炭，吓得三天三夜惊恐不安。我好不担心。然而，鉴于路牌只写了一半，‘宪法’二字只写成了一个‘宪’字，镇长命令那位摔伤的老师将它写完。可怜的老师无奈，只得接受任务。不过，这次他不要手梯了，而是让人推来一辆木轮大车，上面放一张桌子，用绳子绑好。这个可怜的人高高地站在上面，心里想着往事，十分惊慌，只求快点儿干完。结果，最后几个字母没像其它字母一样写成一英尺，而只有一英寸。事情还不止于此，最糟糕的是，由于着急，他竟将一个字母落在墨水瓶里，结果就留下了一个不完整的路牌。镇长发了火。但是，老师一口回绝，他宣称，就是上帝和他的圣徒也不能让他再去登梯爬高，并说他宁愿骑到一头八岁公牛身上，也不愿再上那翻筋斗的舞台。因此，路牌就一直是那个样子。不过，幸好这儿无人看它。虽然那位老师没有把字改正过来是件遗憾的事，可是路牌的字还是写得很漂亮的，为维利阿马镇增添了光彩。”

莫莫肩上扛着塞得鼓鼓的褡裢，急着赶路，于是问司令去不去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

“去！”他回答说，“顺路再去看看佩德罗·桑塔洛大叔的女儿，听说她病了。”

“谁？是‘海鸥’吗？”莫莫问道。“您可别信。我昨天还见她

爬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像真海鸥一样尖声尖气地叫喊来着。”

“海鸥！”施泰因高声说道。

“这名儿不好听，”司令说道，“是莫莫给那位可怜的姑娘起的绰号。”

“因为她的两条腿很长，”莫莫回答说，“因为她成天呆在海边，有一半时间在水里，一半时间在岸上，因为她唱呀，叫呀，在岩石上跳来跳去，和海鸥一样。”

“可是你祖母，”堂莫德斯托提醒说，“很喜欢她，总叫她玛丽萨拉姐^①。因为她淘气、逗人，因为她能歌善舞，也因为她有模仿鸟鸣的本领。”

“不是因为这些，”莫莫反驳道，“是因为她爸爸是捕鱼的，她常给我们送鱼和盐。”

“她就住在城堡附近吗？”施泰因问道。那些细节已经使他产生了好奇心。

“住得很近，”司令回答说，“佩德罗·桑塔洛过去有条加泰罗尼亚船，刚刚起航去加的斯时就遇上了风暴，在海边失事了。船和人全都没了，只有佩德罗幸免于难。他当时奋力拼搏，还救出了一个小女儿。他们父女俩终于游上了岸，但是破产了。他十分沮丧，不愿再回故乡。后来，他用破船剩下的木板在岩石间搭了间茅屋，干起了捕鱼的营生。过去，就是他给修道院送鱼，而神父们则给他面包、食油和米醋。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了，与大家相处得很和睦。”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叉路口，要分手了。

“我们马上就会再见面的。”那位老兵说道。“一会儿，我就去听候您的差遣，并去问候您的女房东。”

^① 玛丽萨拉姐是西语 mar (玛尔) 和 salada (萨拉姐) 中间加连接词 y (依) 组成。前者意思是“海”，后者意为“含盐的”，但同时又有转意，为“风趣的”。——译注

“请您替我告诉‘海鸥’，”莫莫高声喊道，“我不担心她生病，因为野草是怎么也死不了的。”

“司令在维利阿马镇已经住得很久了吧？”施泰因问莫莫。

“可不！……有一百零一年了，我爹出世前他就住在那儿了。”

“那罗西塔，他的女房东是谁呀？”

“是谁？还不是那位罗莎·米斯蒂卡^①夫人！”莫莫回答说，一副轻蔑嘲弄的表情。“她是我们镇上‘女友’学校的老师，丑得比饿死鬼还丑，两只眼睛看起人来，一只向西，一只向东；天花在脸上留下的麻坑，大得可以传出回声呢。噢，堂费德里科，老天皱眉了，乌云像被猎狗撵着一样跑。我们快走吧！”

① 此名意为“神秘的玫瑰”。——译注

第六章

在继续往下讲我们的故事之前，不妨先加深一下对这位新人物的了解。

堂莫德斯托·格雷罗是一位正直农夫的儿子。这位农夫原来一直保存着完备的贵族证书，可是到了独立战争时，法国人说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布里干特”分子，也就是说他们因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把他们的证书连同住房全部烧掉了。事后，这位好人得以重建家园；但是，那些贵族证书却没有获得不死鸟的命运^①。

莫德斯托被抽了壮丁，因为他父亲没钱为他买替身。他被分到一个步兵团里，是个出类拔萃的士兵。

因为性格憨厚，而且长着一张狭长、干瘦的脸，他很快便成了同伴们嘲弄和取笑的对象。这些人见他老实可欺，更是变本加厉，常常将玩笑开过了头，直至有一天，莫德斯托用以下方式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那天，部队接受检阅，进行大规模操练。莫德斯托站在一列士兵的排尾。附近恰好有辆大车。他的同伴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用绳子打了个活扣套在他的一条腿上，然后将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大车的轮子上。

^① 相传此鸟遭焚之后竟在火灰中再生，即中国传说的火凤凰。

——译注

上校发出“齐步走”的口令，鼓声大作，部队齐步前进，唯有莫德斯托原地不动，一条腿悬在空中，犹如雕塑家们塑造的一尊塞菲罗^①像。

检阅一结束，莫德斯托便回到营房。他像出去时一样平静，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他要求同伴们向他赔礼道歉。可是，谁都不愿意承担那场恶作剧的责任。于是，他便神态自若地宣布，要和每个人比武，一个对一个，一个也不落。这时，那场恶作剧的主谋和指挥者站了出来。两人格斗一场，结果莫德斯托的对手失去了一只眼睛。莫德斯托平静如常地说，如果对手想再丢掉另一只眼睛，什么时候他都愿意奉陪。

当时的莫德斯托，一来在宫廷中无亲无故，无人提携，二来他自己既没有野心勃勃的目标，也没有搞阴谋诡计的意图和才能，因此事业进展甚慢，如乌龟爬行一般。直至一八〇五年加埃塔^②被围困的年月，他所属的军团奉命增援拿破仑部队时，他才有机会以其勇敢和沉着脱颖而出。他非常出众，从而获得了一枚十字勋章和长官们的高度赞扬。

他的名字在“官方公报”上闪现过一次，但随即又沉入永恒黑暗之中。上述荣誉是他在军人生涯中创造的既是最初也是最终的业绩，因为他的胳膊受了重伤，再也不能继续服役了。作为对他的一种补偿，人家给了他一个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司令的差使，那是个被遗弃的小得可怜的城堡。四十年来，他便管辖着这座只剩下空壳儿的城堡和一支由蜥蜴一类爬虫组成的卫戍部队。

开始，我们这位战将不能忍受那种破败不堪的情景，每年都向政府递呈一份请愿书，要求必要的修缮，要求装备城堡所需要的大炮，并提出派驻军队。所有这些请愿书都石沉大海，无一获得答复，尽管根据当时情况来看，英国人、美洲起义者、法国人、

① 西方神话中的西风神，曙光神之子。——译注

② 意大利港口，位于地中海沿岸。——译注

革命者以及卡尔洛斯分子仍然有可能从那儿登陆。他连续不断地要求发给他一定的薪俸，但都遭到了同样的待遇。政府丝毫也不理睬这两座“废墟”：城堡和它的司令官。堂莫德斯托是个能忍受的人，因此，他终于听天由命了，既不抱怨也不绝望。

自从他来到维利阿马镇，便住进了教堂司事的遗孀家中。那寡妇整天做祷告，同当时还很年轻的女儿相依为命。母女俩都是极好的女人：虽然外表有点儿装模作样，冷冷冰冰，显出一副不容异说的神气；但是她们心地善良，行为检点，衣着整洁。

镇上居民对司令（或者像他们所称呼的那样——“西令”）很有好感，同时知道他生活拮据，总是尽可能地帮助他，减少他的困难。无论谁家杀猪宰羊，无不给他送上一块肥肉和一串血肠。收获时节，这个农夫送小麦，那个送鹰嘴豆，还有的送蜂蜜和食油。妇女们则把畜栏里的果实——各种家禽蛋——送给他。因此，由于堂莫德斯托得到众人的关照，他那有福气的房东的储藏室总是满满登登的。莫德斯托有着与他的名字相称的品质^①，得到这么多人的善待，他不仅没有飘飘然，而是逢人便说：上帝无处不在。然而，他的大本营不在城堡里，而是在维利阿马镇上。说实在的，他也懂得报答人们给予他的这许许多多的好处。他对谁都一样，极其殷勤，极其讨人喜欢。他黎明即起，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神父做弥撒。

一位邻居大婶请他帮助办件事儿，另一位大娘要他代笔给当兵的儿子写封信，又有一位在外出办事时请他照看孩子。他还在病人床边守夜，和房东母女一起做祈祷。总之，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对大家都有用的人。只要不伤害其正直和自尊，他什么都干。这种情况，在西班牙毫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人的仁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时，他们的品格高尚，绝不爱财如命，甚至不惜倾其所有奉献给急需的人们。还俗的僧人、修女、工匠、军人的遗孀和

^① 这个名字西语意为谦虚。——译注

失业的职员们，你们都来证实这一点吧！

教堂职事的遗孀去世了，撇下了她的女儿罗莎。当时，罗莎已整整四十五岁，长得丑陋不堪，而且十分显眼，没法遮盖。其不幸主要是由那万恶的天花造成的。丑陋集中在一只眼睛上，尤其是那双眼皮，只能抬起一半，结果眸子微露，没有光彩，使整个面目显得愚蠢呆滞。另一只眼睛与这只半闭的眼睛形成明显的对照，稍有不快，射出的目光就像烧一堆葡萄藤时燃起的烈火。而且她还经常发脾气，随时随地，说发就发。

安葬了母亲并过完九天吊丧期之后，有一天，罗莎女士对堂莫德斯托说道：

“堂莫德斯托，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告诉您，我们必须分手了。”

“我们分手！”这位心地善良的先生喊了起来。他把眼睛睁得圆圆的，将盛巧克力的小瓷杯不是放到盘子里，而是放在了桌布上。“那是为什么，罗西塔？”

三十年来，堂莫德斯托在和老房东的女儿交谈时，已经习惯使用这个昵称了^①。

“我觉得，”她扬起两道浓眉回答说，“您不该问为什么。您要知道，我们俩都是正派人，单独住在一起不合适。这也许会给诽谤者提供口实的。”

“诽谤者能说您什么呢？”堂莫德斯托回答说，“您，您可是全镇最稳重的女人呀！”

“这难道还想象不出来吗？可是，您知道，您这把年纪，穿这身军装，而且佩戴着那枚十字勋章；而我，一个可怜的女人，整天只想着为上帝效劳，我们倒成了那帮烂舌头的取乐对象。听到这些您有何感想？”

“您在说什么，罗西塔？”堂莫德斯托惊讶地喊道。

^① 西班牙人在称呼中使用缩小词，主要表示亲昵。——译注

“您没听错。那帮只配当小伙计的家伙们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恶名声，现在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罗西塔，这太叫人吃惊了！我真不能相信……”

“您不相信，对您还好些。”虔诚的女人说道。“可是，我向您保证，那帮邪恶的家伙（愿上帝饶恕他们），每天早晨见我们去望弥撒时，都交头接耳地说：‘去望弥撒啦，罗莎·米斯蒂卡和‘高塔·大卫迪卡^①来了，他们就像是在做应答连祷的一对恋人呐。’都是因为您个子长得高，腰板挺得直，他们才给您起了这个绰号。”

堂莫德斯托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两眼直视地面。

“是的，先生”，罗莎·米斯蒂卡继续说道，“这是邻居大姐跟我说的。她气愤极了，劝我去向神父先生申诉。我对她说，我愿意忍受和沉默，这样更好。我们的上帝受的苦比我们受的苦多，也没有抱怨。”

“可是，”堂莫德斯托说道，“我不能容忍谁来取笑我，更不能允许任何人嘲弄您。”

“最好的办法是，”罗莎继续说道，“用我们的耐心来证明我们是好基督徒，用我们的无动于衷来证明我们不屑理睬别人的闲言碎语。另一方面，如果去惩罚那些出言不逊者，事情将会更糟。您就相信我吧，堂莫德斯托。”

“罗西塔，您说得有理，和往常一样，您总是在理的。”堂莫德斯托说道。“我知道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是些怎样的人。要是把他们的舌头割了，他们还会用鼻子说话。不过，要是在过去，如果我的同事中有哪个敢叫我‘高塔·大卫迪卡’，我会毫不含糊地加上一句：‘请为我们祈祷’。可是，像您这样朴实、虔诚的人，难道还怕人家说坏话吗？”

“想必您早知道，堂莫德斯托，那些把一切都往坏处想的人，

① 意为“大卫一般的高塔”。“大卫”即《圣经》中所说的犹太和以色列国王，这里泛指其军人身分。

他们有一句俗话：男女圣徒之间也得有堵坚固的墙壁呀。”

“不过，在您我之间，”司令说道，“什么墙都不需要……我，已经这么一把年纪；我，一生中只爱过一次……说得更明白些，我曾爱上一个好姑娘。要不是撞见她跟鼓手长混在一起……我早就和她结婚了……”

“堂莫德斯托，堂莫德斯托，”罗莎挺身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请您尊重您的声誉，也尊重我，别再提您那些谈情说爱的事儿。”

“我不是有意要惹您生气，”堂莫德斯托后悔地说道，“只要您明白就行，我向您发誓，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坏念头的。”

“堂莫德斯托，”罗莎·米斯蒂卡不耐烦地说道，她用那只火红的眼睛瞧着他，另一只眼睛虽也想睁开，但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您认为我的头脑会那样简单，会以为您和我这样两个有理智、时刻不忘上帝的人能举止轻浮，不怕罪孽，不知羞耻吗？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光自己认为做得好还不够，还必须处处小心，事事谨慎，在各方面做出个样子来，好不让人家说三道四。”

“这是另一回事！”司令分辩说，“我们之间能有个什么样子！您不知道自我辩解没有用，愈辩愈乱的道理吗？”

“我是在告诉您，”虔诚的女人回答道，“不会没人说闲话的。”

“离开您，我怎么办呢？”堂莫德斯托忧伤地问道。“您没有我，一个人孤苦零仃地在这个世界上，又会怎样呢？”

“吉人自有天相，”罗莎庄严地说道，“相信上帝自有上帝照应。”

堂莫德斯托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便去拜访他的朋友神父（他也是罗西塔的朋友），把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后来，神父开导罗西塔，说她疑心过重，没有理由那样担心，他还解释说，如果像她所想的那样两人分开，倒会招来一些可笑的议论。

于是，他们俩继续和往常一样生活在一起，承上帝恩典，相

安无事。司令总是那么慈祥和殷勤；罗莎对他则一贯悉心照顾，以礼相待，慷慨无私。堂莫德斯托的处境使他不能用金钱来酬报罗莎的辛劳，因为他一无所有，要是他那把贵重的宝剑手柄不是银的，很可能他早已忘记银子是什么颜色的了。

第七章

施泰因回到修道院时，玛丽娅大婶一家人都聚在院子里晒太阳。

多洛雷斯坐在一把矮椅子上，给丈夫缝补衬衣。她的两个女儿在她身边玩耍。大的叫佩帕，八岁；小的叫帕卡，六岁。姐妹俩都长得很漂亮。那个尚未断奶的男孩儿，坐在学步车里，五岁的哥哥在逗着他玩儿。哥哥以教弟弟学本事为乐，这些本事很适合开发孩子们的智力。在这个国家，孩子们的智力是早熟的。哥哥长得很漂亮，但是个儿太小。因此，莫莫叫他弗朗西斯科·德·阿尼斯^①，却不叫他的真名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这常常使他恼火。他穿一条短小的粗呢长裤和一件同样布料的短上衣。上衣太短，露出的衬衣在腰间鼓起一个大肚子，像是裤子的两根吊带只吊了一根似的。

“做个老太婆的样子，马诺里约^②。”阿尼斯说道。

小家伙便滑稽地噘起小嘴，紧撮双唇，眯着双眼，低下脑袋。

“马诺里托^③，杀个摩尔鬼。”

于是，小家伙又睁大眼睛，紧锁双眉，握起拳头，而且由于不自量力地装出一副好战姿态，把脸涨得通红，像只胭脂虫。尔后，阿尼

① “阿尼斯”，西语意为八角茴香。——译注

② 马诺洛的昵称。——译注

③ 马诺洛的又一昵称。——译注

斯抓住他的双手，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同时唱道：

我有一双多美的小手啊！

多么小！多么白！

小手多灵巧！

玛丽娅大婶在纺纱，加夫列尔修士在用棕榈叶编制带耳筐。

一条名叫帕洛莫的毛茸茸的大白狗，漂亮的厄斯特列马杜拉纯种牧狗，躺在那里睡觉，它直挺着身子，伸开四条健壮的腿和一条长满茸毛的尾巴，占去好大一片地方。这时，那只名叫莫隆戈的大黄猫，也躺在玛丽娅大婶的裙子角上，睡得正香，它自幼便失去了耳朵和尾巴。

施泰因、莫莫和曼努埃尔同时到家，可谓殊途同归。曼努埃尔是执行看守任务，巡逻归来。他一手握着猎枪，另一只手提着三只石鸡和两只野兔。

孩子们都朝莫莫跑去。莫莫把褡裢里的东西一下子全都倒出来，一堆堆的冬季瓜果，犹如从丰饶角^①里突然钻了出来：核桃、栗子、石榴、甘薯等等。在西班牙，人们常在万圣节的前夕用这些瓜果庆贺节日。

“要是玛丽萨拉姐明天能给我们捎一两条鱼来，”大女孩儿说道，“我们就热闹了。”

“明天，”奶奶说道，“是万圣节，佩德罗大叔肯定不会出海捕鱼的。”

“那么，”小女孩说道，“就等后天吧。”

“后天是亡人节，人家也不捕鱼。”

“那为什么？”女孩儿问道。

“因为这样便亵渎了教会给那些受过祝福的灵魂规定的节日。”

① 希腊神话中的宝物，犹如中国的宝葫芦。——译注

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证明：几个渔民在亡人节出海捕鱼。他们起网时，觉得很沉，非常高兴。但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全是些骷髅。我说的是实情吧，加夫列尔修士？”

“当然是实情！我没见过，但确实是真的。”修士说道。

“就是因为这个，您才让我们在亡人节使劲念玫瑰经，对不？”女孩儿问道。

“就是的，”祖母回答说。“那是个神圣的习俗，上帝也不允许我们轻视它。我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它可以证明这个道理。有一次，一位主教不大热心这个仁慈的活动，没有劝信徒们参加。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眼前有一个可怕的深渊。一个天使站在深渊边上，用一条由白、红两色玫瑰编成的绳索，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深渊中拉出来。那女人很漂亮，哭得泪人儿一般。她被拉出深渊之后，全身立即现出光环，飞上了天。第二天，主教想解这个梦，于是求上帝指点。他走到教堂，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个小男孩跪在他母亲的坟头上念玫瑰经。”

“小丫头，原来你连这都不知道？”佩帕对妹妹说道。“那么你听我讲。过去有一个少年，人很厚道，也特别爱做祷告。炼狱里有一个灵魂比谁都更想去见上帝。他见少年这样虔诚地祈祷，便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你能把你祈祷的东西送给我吗？’‘你拿去吧！’小孩儿回答说。于是，那灵魂便把少年的祈祷献给上帝，并且立即进了天堂。你瞧，向上帝祷告究竟灵不灵！？”

“的确，”曼努埃尔说道，“世上再没有比替亡灵向上帝祈祷更有意义的事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亡人教友会的一个会员站在一座小教堂的门前替亡人祈祷，他喊着：‘谁往这托盘里扔一个比塞塔，谁就能从炼狱里救出一个灵魂。’这时，一个调皮鬼走了过来，他扔下一个比塞塔，然后问道：‘修士，您说，您是否认为我拯救的灵魂已经出来了呢？’‘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修士回答说。‘那么，’那人说道，‘我拿回我的比塞塔，我想他不会傻得再回到炼狱去的吧。’”

“堂费德里科，您完全可以相信，”玛丽娅大婶说道，“没有哪件事儿我的儿子编不出个故事来，不管编得恰当不恰当，总是滑稽得令人发笑。”

这时，堂莫德斯托走进院子。他身体笔直，神态严肃，像在村口和施泰因见面时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在他的拐杖上挂着一条用卷心菜叶包着的大鳕鱼。

“西令！西令^①！”在场的人齐声喊道。

“您是从您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来吧？”曼努埃尔先和他寒暄了几句，并请他坐在门前施泰因坐的那条石凳上，然后问道。“您完全可以坚持要求我这位虔诚基督徒的母亲，向神圣的圣徒祈求修复城堡，而不像约书亚^②那样摧毁城堡。”

“我有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求助圣徒哩。”祖母回答说。

“很对，”加夫列尔修士说道，“玛丽娅大婶确有比修缮城堡更有价值的事祈求圣徒，最好求求圣徒重振一下修道院。”

听到这话，堂莫德斯托严肃地向修士转过身去。修士见此动作，急忙躲到玛丽娅大婶背后，缩作一团，几乎从在场者的视线中消失了。

“依我所见，”老兵说道，“加夫列尔修士不是战斗教派的。您不记得犹太人在修建庙宇之前曾经手执宝剑攻占过我们的乐土了吗？假如没有十字军手握长矛收复圣地^③，现在那里还会有教堂和神父吗？”

“可是，好心的玛丽娅大婶为什么一定要去祈求那些无法实现的事情呢？”施泰因有意将司令的注意力从那件事情上引开，于是这样问道。

“这倒没有关系，”曼努埃尔回答说，“老太太们都是不考虑后

① 乡下人读音不准，把“司令”念成了“西令”。——译注

② 《圣经》中说他是以法莲部族人，继摩西之后成为犹太人的首领。相传他曾借助神力将杰里克城城墙推倒，攻占了该城。——译注

③ 指巴勒斯坦。——译注

果的。不过，有一个例外：她求上帝保佑她中彩。有人问她买了彩票没有，她回答说：‘那么，如果我买了的话，还祈求上帝显灵干什么？’”

“如果圣徒有意鼓励政府重振城堡的话，”堂莫德斯托发表意见说，“我确实是不胜感激的。”

“您是想说重建城堡吧，”曼努埃尔纠正道。“不过，您小心别像圣徒的一位虔诚信女那样吃后悔药呀。那妇人有一个又丑又蠢的女儿，什么都不会干，一直找不到个倒霉鬼来背她这个包袱。可怜的老妇人非常着急，成天跪在神圣的圣徒像前，祈求让她女儿找到一位新郎。后来，终于来了一位，老人高兴得没法说。可是，好景不长，因为那新郎变得很坏，不仅虐待他老婆，还虐待他的丈母娘。丈母娘气极了，跑进教堂，站在圣徒像前说道：

‘大个子克里斯托瓦尔，
你手大、脚大，
脸皮粗得像羊犄角，
你和我女婿一样是个犹太佬。’”

他们正交谈时，莫隆戈醒了。它先弓起脊背，弓得像驼峰似的，打了个大呵欠，又来回舔着胡须，仿佛嗅出了一种令其愉快的气味。于是，它蹭着走近堂莫德斯托，一直走到那个挂在手杖上、散发着香气的包裹后面。

这时，莫莫向莫隆戈天鹅绒般的爪子上投去一块小石子。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会玩这种投掷武器，投得很准，百发百中。大黄猫立刻缩了回去。不过，它马上又回来趴在一边窥伺，佯装并不不要那东西。堂莫德斯托明白了，心神不安起来。

在发生这件事的同时，阿尼斯向他弟弟提问道：

“马诺里托，有几个上帝呀？”

小男孩竖起三个指头。

“不是，”阿尼斯竖起一个指头说道，“只有一个，一个，一个！”

可是，弟弟还是竖着三个指头，坚持不改。

“奶……奶奶，”阿尼斯不解地喊道，“这孩子说有三个上帝。”

“蠢货，”奶奶回答说，“难道你还怕把他抓到宗教裁判所去？你看不出他还太小、听不明白别人对他说的话、还学不会人家教他的东西吗？”

“有一些人年纪虽大，”曼努埃尔说道，“脑子却并不因此更聪明。比如，有一个蠢家伙去忏悔，神父问他：‘有几位上帝？’他听了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七位！’‘七位！?’神父惊讶得喊了起来，‘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算的？这样算：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就是三位，分开来还有三位不同的个体，又是三位，加起来便是六位，再加上一位真正的上帝，总共七位，一点儿不差。’‘无知！’神父回答说，‘你不知道这三位就是指上帝一个人吗？’‘只有一位！’忏悔者说道，‘啊，耶稣！您这一家子人口真少啊！’”

“得了！”玛丽娅大婶按捺不住，插话说道，“您瞧我这个儿子，在为国王效力时学会了多少俏皮话！可是，我们来说另一件事吧。司令先生，您还没告诉我们玛丽萨拉迪利亚^①现在身体怎样呢。”

“不好，玛丽娅大婶，她的身体很不好，一天不如一天。我见到那个可怜的父亲心里就难受。他痛苦极了，人都打蔫了。今天上午姑娘发高烧，不吃不喝，还不停地咳嗽。”

“先生，您在说些什么？”玛丽娅大婶喊道。“堂费德里科！您那么会治病，给加夫列尔修士割了粉瘤，给莫莫矫正了斜视，您难道不能为这个可怜的姑娘做点什么吗？”

“我很愿意为她做点什么，”施泰因回答说，“我要尽我所能来减轻她的痛苦。”

“上帝会报答您的。明天上午我们去看她，今天您散步已经累了。”

“我估计您治不好她。”莫莫嘟囔着说道，“那丫头最傲慢……”

① 玛丽萨拉坦的昵称。——译注

“她一点儿也不傲慢，”祖母反驳说，“只是有点儿不合群，有点儿孤僻……可想而知！她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岬角里长大，和她一起生活的父亲又比鸽子还温柔，当然他外表还算坚强，像个好加泰罗尼亚人，像个海员。不过，自从玛丽萨拉姐想出把莫莫叫做‘塌鼻子’以来，莫莫就不能容忍她，尽管他就是个塌鼻子。”

此刻，只听“啪”的一声。原来是司令在大步追赶狡猾的莫隆戈。猫松懈了主人的警觉，趁其不备，叼走了鳕鱼。

“我的司令，”曼努埃尔笑着大声说道，“俗话说：‘猫叼走的沙丁鱼，再也回不到盘子里。’不过，这儿有一只石鸡，就算交换吧。”

堂费德里科拿了石鸡，道谢之后便告辞而去，边走边大骂那只猫。

在这段时间里，多洛雷斯已经让孩子吃完了奶，现在正把孩子抱在怀里，摇晃着，嘴里哼着歌，让他入睡。她唱道：

在耶稣遇难的山岗上，
橄榄林香气四溢的地方，
四只朱顶雀和一只夜莺，
在为基督之死悲声歌唱。

一个人像男孩扑蝶似的将这些诗意浓郁的民歌飞快地收入耳鼓，却难以回答寻根究底者提出的下列问题：为什么夜莺和朱顶雀要为救世主的死而哭泣？为什么燕子会去叼上帝头顶光轮上的尖齿？为什么朝圣者不无敬意地看待迷迭香，认定圣母曾在那种植物上为圣婴耶稣晒过尿布？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怎么知道）自从犹大^①吊死在接骨木上以来它就成了不祥之树？为什么

①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用三十枚银币的价格出卖了耶稣。

——译注

圣诞节之夜屋里用迷迭香一熏便可免灾消难？为什么在被称为“受难花”的花朵上能看到耶稣受刑时的那些刑具？实际上，此类问题无法解答。人们不会回答，也不要求回答。他们接受这些概念，就像聆听远方乐曲里的模糊音符，既不究其本源，也不问其真伪。“有学问”和“讲实际”的人一定会向留下这几行文字的人投去轻蔑和怜悯的微笑。然而，我们则认为，对于那些仁慈和禁欲主义的灵魂来说，以前存在过现在还存在着神秘的启示。如今人们把这些称之为过度兴奋的想象所造成的荒诞现象。可是，对宗教怀有热忱信仰的人却把它们视为上帝特赐的恩典。我们希望，我们的看法能在一位身居陋室、知之甚少而感觉甚多的母亲的心中，或者在修道院一位神秘的教士那里引起一些共鸣，这就足够了。

亨利·布莱泽曾感慨地说过：“有很多观念在流传甚广的传说中原本还处于萌芽状态、尚未成形，而诗人却在一瞬间便赋予了它们生命！”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谈的观点。对于这些观点，没有人强迫你相信它们；然而，别人也无权谴责它们。一个神秘的观念开始只是某些想法的胚胎，还没有生命，然而虔诚的信徒们却给了它们生命。尽管唯理主义者正在砍伐信仰之树，可是，如果它植根于沃土之中，也就是说，植根于健康热烈的心田之上的话，那么这信仰之树必将永远枝茂叶繁，春华秋实，直插云天。

当施泰因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上述问题时，玛丽娅大婶说道：“堂费德里科，直到现在您还没告诉我们您觉得我们这个小镇怎么样哩。”

“我说不上来，”施泰因回答说，“因为我还没有见到，我呆在外边等莫莫来着。”

“怎么可能？您没见到教堂？连含泪圣母和圣克里斯托瓦尔都没看到？他长得多么漂亮，多么高大，肩上扛着棵大棕榈树和圣婴耶稣，脚下有一个城市，如果他跨出一步，就会把城市踩塌，像

踏碎一个蘑菇那样。您连那幅画着圣安娜教圣母识字的画也没看见？这一切您都没有见着？”

“没有见到，”施泰因回答说，“只看到了‘救难上帝’的那个小教堂。”

“我一般不出修道院，”加夫列尔修士说道，“每个礼拜五我都去那个小教堂，祈求上帝赐我一个好死，除此之外，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堂费德里科，”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您注意到那些奇迹了吗？啊，堂费德里科！在整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我们这里的上帝更能创造奇迹的了！‘十字架之路’从那个‘耶稣遇难的小山岗’开始。从那儿到最后一个十字架，要走从彼拉多^①家到耶稣遇难处一样多的路。在那些十字架中有一座早就要倒，后来终于倒下了，它正对着我家，在皇家大街上。您没有注意它吗？那正是当年耶稣赴刑场的第八个停留处。在那儿，救世主曾对耶路撒冷的妇女们说：‘你们别为我哭泣，你们去为你们自己、为你们的孩子们哭泣吧！’”接着玛丽娅大婶又转身对加夫列尔修士说道，“而这些孩子，就是那群犹太狗！”

“是那群犹太佬！”加夫列尔修士重复说。

“在那个停留处，”老妇人继续说道，“信徒们这样唱道：

假如基督教你哭泣，
而这教诲你没睬理，
也许你没有心，
或者它是铜铸石雕的。”

“紧挨我母亲家，”多洛雷斯说道，“是第九个十字架，在那里

① 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就是经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译注

人们这样唱道：

想想你有多残忍，
精疲力竭的耶稣
倒下过三次，
你却一次也没向他伸过手去！

或者这样唱道：

耶稣再次虚弱地躺倒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
我的罪孽多么深重啊，
竟没有去救助上帝！
哭泣吧！哀嚎吧！
因为将要死去的是我们的上帝！”

“啊，堂费德里科！”好心的老太继续说道，“再没有像耶稣遇难那样使我心如刀绞的事了！他遇难了，却拯救了我们大家。上帝曾向圣徒们表露，最使他痛苦的事有三件：第一，用他鲜血浇灌的土地将结不出多少果实；第二，像大卫^①预言的那样，他被手脚分开捆绑并钉在十字架上，骨裂节分；第三，……”这位好妇人补充说道，同时用动人的目光注视着她的儿子，“第三，就是目睹他母亲倍受痛苦。”在停顿片刻之后她继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住在这儿不如在镇上那么高兴的唯一原因。因为，在这里我不能继续做我的礼拜了。我丈夫，是的，曼努埃尔，我说的是你

① 以色列国王。《圣经》中说他在受封为犹太王之后多次攻略邻族，扩张领土，统一犹太部落，成为犹太和以色列王，并定都耶路撒冷。
——译注

的父亲，他虽然没当过兵，可他是个比你强的基督徒，他总能和我想到一起。愿我那可怜的人早入天堂。他是唱晨曲玫瑰经的修士，每天后半夜要出去为亡灵做祈祷。他干一天活累极了，一躺下就睡着。而一到午夜十二点，就有一位修士到门口摇着小铃铛唱道：

在你门口有个铃铛响，
叫你的不是我，也不是小铃铛，
是你的爹和你的娘，
叫你去祈求上帝让他们进天堂。

“你爹一听到这段经文，立即没了疲劳和困意。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起身出门跟着修士走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他在边走边唱，渐渐远去哩：

圣母玛利亚摘下王冠，
拿到儿子圣婴面前，
对他这样说道：
‘如果你不停止严厉的惩罚，
我就不再做那王后，
尽管你很公正。’
耶稣回答说：
‘要不是看在你请求的份上，母亲，
我早就要叫那造孽者灭亡。’”

孩子们非常喜欢模仿大人所做的事情，他们也跟着用极其优美的晨曲曲调唱了起来：

但愿你晓得

上帝是怎样进入耶路撒冷的！……
他既没乘轿车也没坐马车，
只骑了一头小毛驴儿，
还是借来的！

“堂费德里科，”玛丽娅大婶停了片刻之后说道，“在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难道真有人不信神吗？”

施泰因沉默不语。

“真遗憾，您不能像矫正莫莫脸上那双眼睛一样把那些不明事理的眼睛也矫正一番啊！”好心的老太太悲楚地自己回答说。

第八章

第二天，玛丽娅大婶由施泰因和徒步侍从莫莫陪着，骑上那头一本正经的“燕子”，朝病人的住处走去。这头牲口总是那么殷勤、温驯、服贴。它照直走着，低着脑袋，耷拉着耳朵，没有一点儿犟脾气；只有当它的长嘴巴碰上了一株也叫“燕子”的刺兰时才稍稍晃动一下身子。

他们到了目的地。在这景色单调的沿海高地，在如此荒芜、干燥、令人烦恼的地方，突然看见了一块植物茂密、景色秀丽的田园，宛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施泰因感到十分惊讶。

大海冲开了两块高大的岩石，形成一个小小的圆形海湾，像块马蹄铁，周围有细细的黄沙环绕，犹如一个玻璃盘子放在金黄色的桌面上。几块不大的岩石，怯生生地从黄沙中探出头来，好像是在邀请人们坐到这里休息休息。渔夫捕鱼的船就系在其中一块岩石上，随着海浪的起落不停地摇摆着，活像一匹栓在那儿的烈马。

海湾对面的岩石上耸立着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它被几棵高大的野生无花果树树冠遮掩着，酷似一位头戴橡树叶帽的老年特洛伊教僧侣。

几步开外，施泰因发现有一样十分奇怪的事物，像是个地下花园，安达卢西亚人把它叫做“纳瓦索”（山间低洼地）。这些“纳瓦索”是这样形成的：把土地挖到一定深度，然后在其底部精耕细作。枝叶繁茂的芦苇环绕那些菜园子，用它们纤维质的根系加固着四周垂直的土壁，并用其密集而挺拔的苇秆阻挡着风沙的

侵入。在那深陷而又近海的土地上长出了丰盛而鲜美的蔬菜瓜果。那里无需灌溉，因为海水经过密密层层沙土过滤，盐份大大减少，渗到植物根部时已经适于它们吸收了。那些洼地里长出的西瓜尤其香甜可口，有些长得特大，两个便能装成一驮，需要一头大牲口驮载。

“佩德罗大叔的‘纳瓦索’果真漂亮！”玛丽娅大婶说道，“简直像是用圣水浇灌出来的。这可怜的人总是埋头干活，可是他真没白干。我敢打赌，今年他收的西红柿会像甜橙一般大，西瓜要像磨盘一个样。”

“我们家在那片河滩地上种的东西一定长得更大。”莫莫说道。他说的河滩地就是那些种甜瓜、玉米和蔬菜的低洼潮湿的土地。庄园主常常把它们无偿地让给乡间贫困人家耕种，使土质得以改良。

“我对那些河滩地可没好感。”祖母摇着头回答说。

“可是，您难道不晓得，夫人^①，”莫莫反驳道，“有句俗话说：‘一片河滩地出息两千里亚尔^②，一件斗篷，一头小肥猪，主人还可多养一个小家伙’吗？”

“你把结尾忘了，”玛丽娅大婶申辩说，“它说‘年成好像打摆子，一年有，一年无’，那没收成的年头会把往年的收成吞个精光，只有那儿子生下来就回不去了。”

渔夫的茅屋是用他那只被大海冲上岸的破船的碎片搭成的。屋顶搭在岩石上，下面是一个天然阶梯似的岩石结构，把房屋分成了三层。底层高大，辟成了客厅、厨房、鸡舍以及冬季用的驴棚。

第二层有两个小房间，可以沿着用镐头开凿出来的石梯爬上

① 西方亲人之间在谈话中常常这样改变称呼，表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两人间生分了。——译注

② 旧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通用的银币单位，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译注

去。左边那间紧靠岩壁，比较阴暗，是佩德罗大叔的卧室；右边那间是他女儿的，得天独厚，享有一扇过去船上用过的窗户，从那儿可以看到海湾。第三层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的阁楼，顺着父女俩卧室之间的通道可以上到那儿。屋顶搭在岩石上，这我们已经说过，它是平的，由水烛草铺盖而成，表面一层因雨水浇淋已经腐烂，长出了许多小花小草，俨然是一片小小的热带雨林。每当秋季，雨水充足时，大自然从盛夏酷暑的干旱中苏醒过来，茅屋顶上便成了一座幽雅、秀丽的空中花园。

刚刚到达的来访者走进茅舍，见那渔夫坐在窗边痛苦地、无精打彩地看着他的女儿。那女孩儿的散乱的长发垂在苍白脸庞的两侧。她蜷曲的身子颤抖着，瘦骨嶙峋的身躯裹在一件褐色粗呢斗篷里。看上去她只有十二、三岁。这个病人用她那双黑黑的、冷漠的的大眼睛注视着进来的人们，一副毫无善意的表情，旋即转过身去，蜷缩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佩德罗大叔，”玛丽娅大婶说道，“您把您的朋友忘了，可是他们没有忘了您。您说说看，上帝让您长着一张嘴是干什么的？您女儿病了，您难道不能去告诉我一声吗？要是您早说，我和这位先生早就来了。他可是一位少有的好大夫，一眨眼工夫就会治好您的女儿。”

佩德罗·桑塔洛一下子站了起来，朝施泰因走去，想对他说些什么。但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上了年纪，身材高大，一看就是个粗人。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花白的头发又密又粗，通红的胸膛上长满了胸毛，就像俄亥俄州的印第安人一样。

看到这位可怜的父亲如此忧伤，玛丽娅大婶也很难过，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面颊流下来。她继续说道：“啊呀！佩德罗大叔，像您这么个大男子汉，长得像座铁塔，一口能吞下个孩子，难道就这样毫无理由地被这点困难吓倒了吗？喔呀！我算看透了，您真是徒有其表啊！”

“玛丽娅大婶！”渔夫声音低沉地回答说，“要是她再不行，我就有五个儿女被断送了呀！”

“我的上帝！您为什么要这样沮丧呢？您想想那位和您同名的圣徒吧！他在海上遇难时，只是因为后来失去了支持自己的信念，才被大海淹没的呀。我跟您说，由于上帝恩典，堂费德里科只需要说一声‘耶稣’的工夫，就会把您的女儿治好的。”

佩德罗大叔悲楚地摇了摇头。

“你们这些加泰罗尼亚人呀，长的是什么脑袋！”玛丽娅大婶激动地说道。

她从渔夫面前走过，凑近病人说道：

“来，玛丽萨拉姐，来，你起来，孩子。”

玛丽萨拉姐丝毫不动弹。

“来，孩子，”好妇人重复说道，“你会看到他给你治病就像施巫术一样，手到病除。”

她说着拉起女孩儿的一只胳膊，想让她坐起来。

“我不想起来！”病人说道，她一使劲把拉着她的那只手甩开了。

“女儿像父亲一样温柔，有其父必有其女嘛！”莫莫从门口探进身来，嘟哝着说道。

“因为她病了，脾气不好。”父亲替她辩解说。

玛丽萨拉姐一阵咳嗽，渔夫痛苦得将双手拧在一起。

“是受凉了，”玛丽娅大婶说道，“唉，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不过，我亲爱的佩德罗大叔，这么大冷天是谁让孩子赤着脚，光着腿，在满是积雪的岩石上跑来跑去的呀？”

“是她愿意！……”佩德罗大叔回答说。

“为什么不给她吃点汤汁、牛奶、鸡蛋什么的补补身子呢？不该老让她吃海螺，除了海螺还是海螺。”

“是她不要！”父亲无奈地回答说。

“不好好照料自己，完全是找死。”莫莫发表意见说。他双臂

交叉，身子倚在门框上。

“别多嘴多舌，把你的舌头塞到腰包里去！”祖母不耐烦地对孙子说道。接着她转过身去，对施泰因说：“堂费德里科，请您设法给她检查一下，别让她挪动，因为就是打死她，她也不愿意起来。”

施泰因先向女孩的父亲询问了得病的详细情况，然后走到昏睡着的病人身边。他检查后发现，病人的肺叶在狭长的胸膛里受着压迫，引起了炎症，情况很严重。病人进食不多，十分虚弱，而且干咳很凶，高烧不退。总之，她的体力快消耗尽了。

“她还老唱歌吗？”老妇人一边看医生检查一边问道。

“就是到了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她也还是会像蝙蝠一样吱吱乱叫的。”莫莫说着，将脑袋探出门外，让风把他的话带走，免得让祖母听见。

“现在该做的第一件事，”施泰因说道，“就是别让这孩子再着风。”

“你在听吗？”父亲痛苦地对女儿说道。

“还有，”施泰因继续说道，“必须穿上鞋子，穿上御寒的衣服。”

“是她不愿意穿！”渔夫大声说道。说完，他急促地站起身来，打开一个雪松木箱子，拿出一堆衣服来。“她什么都不缺。我有多少，挣多少，全都用在她身上了。玛丽娅，孩子，你穿这些衣服吗？你穿上吧，看在上帝份上，玛丽基利娅^①，你看这是医生的吩咐啊！”

姑娘被她父亲的声音吵醒了。她朝施泰因瞪了一眼，粗声粗气地说：

“谁想管我？”

“别再烦人了，给她一顿棍子得了！”莫莫嘟哝着说。

“还应该让她吃好，”施泰因继续说道，“喝些有营养的流质。”

① 玛丽娅的昵称。——译注

玛丽娅大婶富有表情地点点头，表示赞同。

“她应该用牛奶、子鸡、鲜蛋和其它类似的东西补养补养。”

“我不是早跟您说过，”可爱的老奶奶突然面对佩德罗大叔说道，“这位先生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夫！”

“注意，现在不要唱歌！”施泰因提醒说。

“怕是我再也听不到她唱歌了！”可怜的佩德罗大叔痛苦地大声说道。

“瞧您说得多不吉利！”玛丽娅大婶回答说，“您先让她把病治好，到那时她会日夜不停地唱，像嘀嗒嘀嗒的时钟一样。不过，我在想，最好还是让我把她带到我家去，因为在这儿既没人照顾她，又没人能像我一样给她做那种好吃的烩菜。”

“我吃过这菜，”施泰因微笑着说道，“而且我敢肯定，我这位好护士做的肉汤是可以拿去献给国王喝的。”

玛丽娅大婶听了非常满意，格外精神起来。

“那么，佩德罗大叔，不用再说了，我把她带走。”

“让我一个人孤单单的！不，这不成！”

“佩德罗大叔，佩德罗大叔，爱儿女不是这么个爱法，”玛丽娅大婶说道，“爱儿女得首先考虑怎样做对他们有利。”

“那么好吧，”渔夫一下子站起来说道，“您就把她带走吧。我把她托付给您了，把她交给这位先生了，并且托上帝保佑。”

说完这些，便急匆匆地走出房屋，像是害怕反悔似的。他去为毛驴准备鞍具了。

那时，屋里只剩下大婶、医生和那昏睡的女孩。玛丽娅大婶问道：“堂费德里科，有上帝的帮助，您会把她治好的，对不？”

“但愿如此。”施泰因回答说：“我无法向您表达，这位可怜的父亲使我多么感动！”

玛丽娅大婶将渔夫拿出的衣服捆在一起。这时，渔夫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动手将病人扶到驴背上。女孩儿发着高烧，昏睡着，没有反抗。在玛丽娅大婶骑上“燕子”之前——看来它对能

和“虎鲸”（这是佩德罗大叔那头母驴的芳名）结伴同行相当满意——渔夫把大婶叫到一边，塞给她几个金币，说道：

“这是那次海难中侥幸留下的，您拿着，把它交给医生吧。谁能救我女儿的命，我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

“您留下您的钱，”玛丽娅大婶回答道，“您要知道，医生来这里，第一是看在上帝的份上，第二是看……我的面子。”玛丽娅大婶说出最后几个字时脸上露出一丝自负的神情。

说完，他们便上路了。

“我的奶奶，”莫莫走在“燕子”后面说道，“您不把偌大的修道院塞满人是不会罢休的。怎么，难道这间茅屋让海鸥公主住还不够好？”

“莫莫，”他祖母回答说，“你别管闲事，明白吗？”

“可是，这只野性十足的海鸥跟您非亲非故，您凭什么这样照顾她，夫人？”

“莫莫，俗话说‘近邻似亲。’又说‘邻居儿子拖鼻涕，带回家里去擦洗。’还有一句格言说‘待人如待己’嘛。”

“可是，也有一句俗话说‘不是自家人撵到街上去。’”莫莫反驳道，“不过，什么也别说了！您一心想的是超过上帝的使徒约翰^①，做个大圣徒。”

“反正你不会变成帮助我的天使，”玛丽娅大婶悲伤地说道。

多洛蕾丝张开双臂迎接病人，称赞婆婆做得很对。

佩德罗·桑塔洛把女儿送到了玛丽娅大婶家里。在回去之前，他将这位仁慈的“护士”叫到一旁，又把金币塞到她手里：

“这点钱供治病和买东西用吧。对您的仁慈，玛丽娅大婶，上帝会奖赏您的。”

好老太太犹豫片刻，接过钱，对他说道：

“好吧，她什么也不会缺的，您放心走吧，佩德罗大叔，您女

① 耶稣十二门徒中的四大门徒之一。——译注

儿会得到精心照料的。”

可怜的父亲迅速地走了出去，一口气走到海滩上。在那儿，他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朝着修道院痛苦地哭泣起来。

这时，玛丽娅大婶对莫莫说道：

“快，你去塞拉诺的商店走一趟，拿块火腿回来，你就说是给病人吃的，要好的。再买一磅食糖和四分之一磅杏仁回来。”

“您掂量掂量，别乱吩咐！”莫莫大声说道，“买这么多东西，您是想让他们赊给我，还是让他们看在我这张脸的份上白送呢？”

“这儿有钱给你拿去付帐！”祖母回答说，同时将一枚四杜罗^①的金币放到他手里。

“啊，金币！”莫莫惊叫起来，他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金属铸成的钱币，惊奇得目瞪口呆，“这金币您是从什么鬼地方弄来的？”

“这关你什么事？”玛丽娅大婶回答道。“你别管闲事。快去，明白了吗？”

“可是，到头来还是让我给那个海滩上的无赖，给那该死的海鸥当奴仆，休想！为加泰罗尼亚人，我也是不去的。”

“孩子，快上路，快去！”

“就是把我剁成肉酱我也不去！”莫莫重复道。

这时，牧人何塞正要出门，玛丽娅大婶便问他，“你去镇上吗？”

“是的，夫人，您有什么吩咐？”

于是，好心肠的老妇人就请他代买上述物品，尔后补充说道：

“这个莫莫，这个坏良心的，他不愿意去。而我也不想把这事告诉他爹，因为他爹会叫他明白该怎么做的，一顿狠揍，他身上的骨头也就一根都不得完整了。”

“好了，好了，您就去精心照顾那只乌鸦吧，等着它把您的眼睛啄了去！”莫莫说道。“您会看到她的报答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到时候您等着瞧！”

^① 西班牙银币，合五个比塞塔。 ——译注

第九章

一个月后。玛丽萨拉姐的病情明显地好转了，然而，她却一点儿也不想回到父亲身边去。

施泰因已完全康复。他心地仁慈，生性朴实，和蔼可亲。这种禀性使他日益眷恋他所处的和睦环境，因为他生活在善良、纯朴、慷慨的人们中间。曾使他痛苦的沮丧心情已逐渐消失。他的心灵复苏了，对人生和周围的人又有了感情，与他们热诚地言归于好了。

一天下午，他倚靠在修道院临海的一个墙角上，观赏着冬季常有的一次暴风雨的壮观场面。厚厚的云层，被狂风卷动，从他头顶迅速掠过。最低的一层云，黑压压，乌沉沉，好像一座破败不堪的教堂年久发黑的拱顶，瞬间即倾。当它变成水滴降落大地之际，第二层云便清晰可见。它不那么阴沉，也更单薄些。它疾速奔跑，向撕扯着它的大风挑战。结果，在它的裂缝中露出了另一些更高、更白的云团。它们跑得更快，似乎害怕别的云层蹭脏了它们洁白的衣裳。一道道突如其来的明亮的闪光透过云层的缝隙，时而落在海涛浪尖，时而落在茫茫田野，然而转瞬即逝，被乌云吞没。闪光和阴影交替出现，使大自然的景色变得更加奇异，更加富有生气。一切生灵都藏进了掩蔽处所，以躲避这狂风暴雨。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只有海涛咆哮飓风呼号组成的一曲悲凉的二重奏。牧场上，暴风肆虐，将草木刮倒摧折，之后，带着无言的威胁，呼啸着奔向远方。大海颠狂了，巨浪滔天。正如歌德在

《托尔库阿托·塔索》^①一书中比拟人们心中的愤怒时所描写的那样：它们渐渐地“膨胀，摇晃，并咆哮着爆裂开来，泡沫四溅”。巨浪猛烈地撞击着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的岩石，团团白色泡沫飞溅到崖边无花果树枯黄的树叶上。这种夏季树，在烈日阳光下才长得欢快。它的树叶外表粗糙，却抵御不了寒冷的侵袭，天气一冷便枯黄了。

“堂费德里科，您难道是个水池子，想在这儿把天上掉下来的雨水全给装起来不成？”牧人何塞对施泰因说道。“我们进去吧，屋顶就是为这样的夜晚盖的。就连我那些可怜的绵羊也会找个地方避雨的。”

他们走了进去。果然，看到阿莱萨一家全都围坐在火炉四周。烟囱左侧，多洛蕾丝坐在矮椅上，手里抱着还未断奶的小儿子。那孩子背向母亲，身子倚在环抱着他的手臂上，像靠在阳台扶手上似的。他不停地蹬踢着小腿，舞动着裸露的小胳膊，朝他哥哥阿尼斯欢乐地笑着，尖叫着。阿尼斯则非常严肃地坐在一个空花盆的盆沿上，面对炉火，身子笔挺，纹丝不动，害怕下身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像他母亲警告的那样倒霉地跌到花盆里。

玛丽娅大婶在烟囱右侧纺纱。她的两个小孙女坐在一段干枯的龙舌兰树干上。这是极好的座位，它既轻便、结实，又稳当、安全。几乎在烟囱罩子的正下方，睡着那魁梧的帕洛莫和严肃的莫隆戈。它俩出于取暖需要，互相容忍，但还是保持着一段距离以示相互尊重。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矮小的桌子，桌上亮着一盏四芯油灯。靠近桌子坐的有用棕榈叶编筐的加夫列尔修士，为好“燕子”修理鞍具的莫莫，还有揉碎烟叶的曼努埃尔。炉火上正煮着满满一锅马拉加白薯，里面还加了白酒、蜂蜜、桂皮和干丁香花。孩子们都焦急地等着这一锅香气扑鼻的甜白薯快点儿煮熟。

① 意大利十六世纪著名诗人。——译注

“请进，请进！”玛丽娅大婶看见她的贵客和牧人来到高声喊道。“暴风雨这样大，简直要把世界吞没了，你们还在外面干什么呢？堂费德里科，到这儿来，来这儿，靠近炉火，它正在邀请您呐。我告诉您，病人晚饭吃得很香，像个公主，现在睡着了，像个王后。她好得很快，不是吗，堂费德里科？”

“她的病好得比我希望的还快。”

“我的汤叶！”玛丽娅大婶骄傲地说道。

“还有驴奶！”加夫列尔修士小声地补充说。

“毫无疑问，”施泰因说道，“她还应该继续喝驴奶。”

“我倒不反对，”玛丽娅大婶说道，“因为喝这种驴奶，像撒鱼网一样，即使捞不到什么好处，也没坏处。”

“啊！在这里多好，”施泰因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道，“如果我们生活可以只想着今日无须去想明天，那该多好啊！……”

“对，对，堂费德里科，”曼努埃尔愉快地喊道，“‘人生一半是灯，另一半是面包和酒’嘛。”

“您有什么必要去想那个明天呢？”玛丽娅大婶提出异议说，“难道想明天总是要使我们今日受苦不成？我们必须留神的是今日，免得苦了我们的明天。”

“人是生活中的过路客，”施泰因说道，“他不得不看脚下所走的路。”

“对！”玛丽娅大婶说道，“人是个过路客。但是，如果他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很好，就应该像埃利亚斯^①或者像圣彼得^②那样，我记不准他们两个人是谁这样说的了：‘我们在这儿很好，把帐篷搭起来吧。’”

“如果您用谈论旅行来扫我们今天晚上的兴”，多洛蕾丝说道，

① 犹太先知，曾奉耶和華的命令斥責以色列王亞哈崇奉異教、虐待百姓。他創造了不少奇蹟。——譯注

② 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曾隨耶穌外出布道，他自己也到過許多地方布道，給人醫治傷病。——譯注

“我们可要以为是我们得罪了您，或者是您不乐意在这儿了。”

“十二月中旬还谈什么旅行！”曼努埃尔说道。“我亲爱的先生，您没看见海里烟雾弥漫吗？您听，大风在歌唱哩。这种天气登船，就像您参加纳瓦拉战争一样，您会弄得一身晦气，双手抱头逃回来的。”

“还有，”玛丽娅大婶补充说道，“我们的病人还没有完全好啊。”

“妈妈，”被孩子们围着的多洛雷斯说道，“您要不把这些孩子叫到一边去，锅里的白薯就是到上帝最后审判的那天也煮不好。”

祖母把纺车移到墙角里，叫孙儿孙女们到她身边去。

“我们不过去，”他们齐声回答说，“要么您给我们讲个故事。”

“好吧，我讲。”好老太太说道。

于是，孩子们都靠拢奶奶，阿尼斯重新坐到了花盆上。祖母讲了一个“半拉身子的小公鸡”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漂亮的母鸡，它在一个庄园里生活得很富裕，很清闲。它身边有一大群孩子，其中有一只小公鸡很特别，身子畸形，四肢不会。可就是它最受母亲疼爱。世上做母亲的总是这样的呀！这个怪物，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鸡蛋里生出来的，只有半拉身子，好像所罗门^①的宝剑曾在它身上执行过那聪明的判决一样。它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一只爪子。然而，尽管如此，它却比它爹还神气。它爹可是方圆二十里之内所有畜栏里最洒脱最英勇的美男子。而那只小公鸡自以为是同类中无与伦比的。要是其它小公鸡取笑它，它就认为那是它们在妒忌；如果小母鸡取笑它，它就说，那是因为它很少理睬它们，所以它们怨恨它。

① 以色列王，以智慧著称。一次两个妇人到所罗门那里告状，争夺一个婴儿，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所罗门听后命令把婴儿劈成两半，一人分一半。一个女人表示同意，另一个坚决反对。于是，所罗门判定后者是婴儿的母亲。——译注

一天，它对它母亲说：

“妈妈，您听着，我在农村呆够了。我打算到王宫里去，我想见见国王和王后。”

听到这话，可怜的母亲浑身颤抖起来。

“孩子，”它大声说道，“是谁将这些胡乱想法塞进了你的脑袋？你爹从来没离开过家，而他却是我们鸡群的光荣。你在哪儿能找到一个像现在这样的畜栏呢？哪儿有成堆的、更好的粪肥？哪儿有更好、更丰富的饲料？哪儿有紧靠走廊这般暖和的鸡窝？哪儿能找到一个更加疼爱你的家呢？”

“我否认，”半拉子鸡用拉丁语说道（这个字它常说也常写），“我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们都是些蠢货，都是些没教养的家伙。”

“可是，我的孩子。”母亲回答说，“你没照过镜子吗？你没见你少个爪子缺只眼睛吗？”

“既然您这样说我，”半拉子鸡回驳道，“我要说，见我这等模样您早该羞死。过错在您，不在别人。我是从什么蛋里出世的？还不是从一只老公鸡的蛋里生出来的^①！”

“不，我的孩子，”母亲说道，“那样的蛋只会生出蛇怪来。你是从我生的最后一个蛋里出世的。你生下来就很弱，身子不完全，因为那是由最后一个卵子变成的。我并没有过错。”

半拉子鸡冠子胀得通红，像胭脂虫一样红。他急切地说：“我认为，我可能会遇上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他会给我按上我所缺少的胳膊和大腿。因此，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了。”

可怜的母亲见无法使它改变主意，便对它说道：

“我的孩子，你至少要听一听一位好母亲细心的劝告。你千万

① 民间普遍有这样一种迷信的说法，即老公鸡下了一个蛋，七年之后蛋里生出一个蛇怪。人们又说，这蛇怪能用视线将它看见的第一个人杀死。但是，如果它先被人看见，它也就要死去。——原注

不要从有圣彼得神像的教堂前走过，这位圣徒不喜欢公鸡，更不乐意听它的啼鸣。你也要避开那些叫做‘厨师’的人，他们是我们的死敌，能在‘瞬间’把我们的脖子拧断。现在，我的孩子，愿上帝给你引路，愿圣拉斐尔为你祝福，他是行路人的辩护人。你走吧，去叫你爹为你祝福。”

半拉子鸡走近父亲，低下头去吻它的爪子，并求它为自己祝福。这只德高望重的公鸡为儿子祝了福，但神态中严肃多于温情，因为这个儿子禀性不良，它不喜欢它。母亲怜悯它，见此情景，心疼起来，结果不得不用一张干树叶擦眼泪。

半拉子鸡启程了。它扇了扇翅膀连叫三声，以示告别。它走到一条小溪旁。当时正值夏季，溪水几乎已经干涸。它发现那很细很细的水流被几根树枝挡住了去路，流不动了。小溪看到这位过客，便对它说道：

“朋友，你看，我多么衰弱，几乎一步也挪不动了。几根讨厌的树枝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没有力气推开它们，我也不能绕个弯避开它们，因为那样太累了。你可以用你的嘴尖把它们挪开，轻而易举地就能帮我摆脱困境。而这样，你不仅可以喝我的水解解渴，而且，等天上的雨水恢复了 my 力气之后，我还可以为你效劳呢。”

小公鸡回答说：

“我能帮你，但我不愿意。难道我这张脸是给你这可怜、狼狈的小溪当仆人的脸吗？”

“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你会记起我来的！”小溪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不就剩那么一口水了嘛！”半拉子鸡嘲讽地说道，“你还这么说话，倒像是你一举抽中了三个奖，或者你有把握要下一场大雨了。”

它没走多远，遇见了风。风躺在地上，几乎精疲力尽了。

“亲爱的半拉子鸡，”风对它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谁都

需要别人帮助。你走近些，过来看看我，你看到夏天的炎热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吗？我，我本来可是强壮有力的，我能掀起巨浪，能夷平大地，没有遇到过阻挡。可是，这大热的鬼天气把我置于了死地。刚才，我与鲜花一起玩耍来着，它们的芳香熏得我昏昏欲睡。你看，现在我还感到软绵绵的。如果你愿意用鼻尖把我从地上举起两个指头高，并扇动你的翅膀，这样我就有足够的力气飞起来，飞回我的洞穴去。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妹，也就是暴风雨，正在那儿忙着修补几片被我撕碎的残云。回到洞里，喝上几碗汤，我就会重新精力充沛的。”

“先生，”那心地不善的小公鸡说道，“你捉弄过我好多次，从背后把我的尾巴吹得像把扇子，让见到的人都嘲笑我。我不帮你，朋友。是猪便得挨屠夫宰，活该你倒霉。再见，你这装腔作势的家伙。”

说完，它昂头高叫三声，又自命不凡地继续赶路了。

在一片已经收割完毕、农夫点火焚烧过的田野里，有一缕青烟袅绕。半拉子小公鸡走过去，看见灰烬中有一粒小小的火星，奄奄一息。

“亲爱的半拉子鸡，”火星见到它说道，“你来得正好，正可以救我一命。因为断了给养，我生命危在旦夕。我不知道我的表兄风儿躲到哪儿去了。以往，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他总是来搭救我。请你给我添上几根干麦秸，好让我再烧旺起来。”

“莫明其妙，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小公鸡回答说，“你要死就去死好了。想要我帮忙，去你的吧！”

“谁晓得将来会不会有一天你也需要我的帮助呐？”火星回敬道，“谁也不能说‘我不喝这个水’。”

“喂！”那恶毒的小畜牲说道，“这么说，你恫吓我？那好，你就吃我这一招。”

它一边说，一边往火星上盖灰。之后，它又按照它的习惯叫了三声，像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半拉子鸡来到首都。它故意走到一座人们告诉它说是供奉圣徒彼得的教堂前，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啼叫起来。它这样做是想故意气气圣徒，也是有意违背它母亲的劝告。

它又来到王宫前，想闯进去见见国王和王后。卫兵朝它喝道：“往后退！”于是，它转身潜入后门，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它看到有许多人在进进出出，便问他们是谁。他们说是国王的厨师。它非但没有像它母亲事先提醒的那样拔腿逃跑，反而挺着鸡冠，翘着尾巴，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这时，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人立即把它抓住，并且一眨眼的工夫就将它的脖子拧断了。

“来，来点水，”他说道，“把这只悔罪的鸡给推光了！”

“水呀！我亲爱的唐娜克利斯塔丽娜^①，”小公鸡哀求道，“请您不要烫我！您怜悯我吧！……您可怜可怜我吧！”

“我向你求救时你怜悯过我吗？你这坏心眼的怪胎！”水怒冲冲地沸腾着回答说，把小公鸡从头到尾地淹没了。这时，熟练的厨师们把它推了个精光，连一根毛也没剩，这叫它好不伤心。

跪在祖母身边的帕卡，听得脸色绯红，非常悲伤。

“这时，”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厨师抓住半拉子鸡，把它放到烤炉里。”

“‘火，辉煌的火啊！’那倒霉蛋喊道，‘你，你这样强大，这样灿烂，你就可怜可怜我的处境吧，请你别烧得那样旺，把火焰熄灭了吧，不要把我烤焦了！’

“‘你这个无赖！’火回答说，‘想当初你曾扬言永远不要我的帮助，把我闷死了，现在你怎么还有脸来求我帮助呢？你就过来吧，好戏还在后头哩！’

“果真，火将它烤黄了还不满足，一直到把它烧焦，烧得像块黑炭才罢休。”

听到这儿，帕卡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

① 西文意为“玻璃似的贵妇人”。——译注

“厨师见它烤成了这个样子，”祖母继续讲道，“便抓起它的爪子从窗户扔了出去。于是，它落到了风的手里。”

“‘风呀!’半拉子鸡喊道，‘亲爱的风，我可敬的风呀!你主宰一切，对谁都不俯首贴耳，你是强中之强，请你可怜可怜我，请你让我安静地呆在那个粪堆上吧!’”

“‘让你呆着?!’风呼啸着，一下子将它卷了起来，让它像陀螺一般在空中不停地翻滚，‘只要我活着，你休想!’”

帕卡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那风，”祖继续讲道，“把半拉子鸡刮到一座钟楼顶上。圣彼得伸出一只手，把它牢牢钉在那儿。从那时起，它就一直呆在那儿，黑黑的，瘦瘦的，一根毛也没有，任凭风吹雨打。它的尾巴总躲着风，怕被吹着，它不再叫半拉子鸡了，而是变成了风向标。不过，你们大家要知道，它是在那儿受惩罚，在赎它的过错和罪孽，在为它的任性、骄傲和邪恶赎罪。”

“奶奶，”佩帕说道，“您看帕卡在为半拉子鸡哭哩。您给我们讲的不就是个故事吗?”

“当然啰，”莫莫跳起来说道，“这个故事里讲的全都不是真的。不过，就算是真的，为一个该受惩罚的无赖哭泣不还是犯傻吗?”

“三十年前我在加的斯的时候，”玛丽娅大婶说道，“我曾见过一样东西，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它讲给你听，莫莫，但愿上帝让你永远别把它忘了，像我一直没忘一样。那是一块挂在监狱门上的金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憎恨罪行，怜悯罪犯’。堂费德里科，它像不像福音书上的一句格言?”

“字句不完全一样，”施泰因回答说，“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可是，帕卡眼睛里总是泪汪汪的!”莫莫说道。

“难道哭是不好的吗?”那孩子问她祖母。

“不，孩子，正相反。天使女王的王冠就是用怜悯和忏悔的眼泪做成的。”

“莫莫，”牧人说道，“你要再说一句让我的教女不高兴的话，

我就拧断你的脖子，像厨师对付那只半拉子鸡一样。”

“瞧，有个教父可真不错呀！”莫莫对帕卡说道。

“有个教女也不坏呀！”帕卡得意地回答说。

“是吗？”牧人问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于是，帕卡走近她教父。后者亲热地将她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而她，便歪斜着小脑袋，瞧着他，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穷人，仙鹤要给他送来第八个孩子。可是他非常穷，穷得都没法给这第八个儿子买衣服，而且还没有东西给另外七个儿女吃。一天，他离开了家，因为在家里听着孩子们哭、要吃的，他的心都要碎了。他一个劲地走，不知道要到哪儿去，而他这样走呀走呀走了一整天之后，到了晚上……您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吧，教父？……他走到了一个贼窝的门口。贼头儿出来了，他可凶了！‘你是谁？你想干什么？’那贼头儿问他，声音像打雷一样。‘先生，’那可怜的穷人跪到地上回答说，‘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我离开我的家，是为了不再听到我的孩子们向我要吃的，我没东西给他们吃。’那贼头儿同情这个可怜的人，先留他吃饭，送给他一口袋钱和一匹马，然后对他说道：‘你回去吧！仙鹤把第八个孩子送到你家时，你来告诉我，我要做他的教父。’”

“现在好事来了！”牧人说道。

“您等着，您等着，”女孩继续说道，“您会看到后来发生的事的。那么，先生，那个人回家了，十分高兴，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他说：‘我的孩子们这下可要高兴了！’他到了家里，看到仙鹤已经把孩子给他送来了。那孩子已经和妈妈一起躺在床上。于是，他又返回那个山洞，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那个盗贼。强盗头子答应当天晚上就去教堂，他要实践他的诺言。他真的去了，给孩子做了洗礼，还送给他满满一袋金子。

“不过，没过多久，那孩子便死了，升天了。在天堂门口，圣

彼得对他说：“进去吧”。但是，他却回答说：“要是我教父不跟我一块儿进去，我就不进去”。

“‘那么，谁是你的教父？’圣徒问道。”

“‘一个强盗头子，’小孩回答说。”

“‘孩子，’圣彼得补充说道，‘你可以进天堂，可是，你的教父不能进去。’”

“那孩子在天堂门口坐了下来，非常悲伤，用小手托着腮帮子。这时，有一个人打那儿走过。他猜想是圣母。他猜中了。圣母对他说道：

“‘你为什么不进天堂呢，我的孩子？’”

“小孩儿回答说，要是他教父不能进，他就不想进去了。圣彼得说这个要求是办不到的。可是，小孩儿跪着，双手合十，哭呀哭，哭得那慈悲的圣母同情起他来。圣母走了，一会儿又双手捧着个小金杯回来，并对他说道：

“‘你找你的教父去，对他说，把这杯子盛满悔恨的眼泪，他就能和你一起进天堂了。你安上这副银翅，快飞去吧！’”

“那贼正在一块岩石上睡觉，一手拿着火枪，一手握着匕首。醒来时，他看见在他正前方的一块熏衣草铺垫上，坐着个光着身子的漂亮的小男孩儿。小孩身上长着两只翅膀，在太阳照耀下银光闪闪，手上还托着个金杯。”

“那贼用手揉了揉双眼，以为是在做梦。但是小孩儿对他说话了：‘不，你别以为是在做梦。我是你的教子。’他还把发生的事儿全告诉了他。这时，那个盗贼心窍顿开，像石榴裂开一样，眼泪像喷泉一般从眼睛里涌出来。他痛苦极了，悔恨极了，像有两把尖刀插进了他的胸膛。他立刻倒下死了。那时，小孩儿拿着装满眼泪的金杯和他教父的灵魂一起升天，进入天堂。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都进入天堂。”

“教父，”女孩儿歪斜着小脑袋看着牧人的脸继续说道，“您现在看到了吧，有个教子、教女还是有好处的。”

女孩儿刚刚讲完故事，突然传来咕咚一声巨响。狗站了起来，竖起耳朵，准备防卫；猫惊得全身的毛都直立起来，睁大双眼，急忙逃遁。不过，惊慌很快就变成了哄堂大笑。原来是阿尼斯在他姐姐讲故事时睡着了，没坐稳，如他母亲所料，掉进了空花盆里。他小小的身子倒栽了进去，只有小脚和小腿露在盆外，翘着，像是盆里长着一株新奇的植物。他母亲不耐烦地用一只手抓着他的衣领，把他从花盆拎了出来，让他悬空片刻，不管他如何挣扎。结果，他像一个用线牵着的纸板做的洋娃娃，腿和胳膊乱踢乱动。

由于母亲的斥责和大家的哄笑，阿尼斯顿时放声大哭，委屈极了。他是个聪明的孩子，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个儿小的脑子灵。当然，并不排除个儿大的也会有个好脑子。

“别哭，阿尼斯，”帕卡对他说道，“别哭，我衣袋里还有栗子，不哭就给你吃。”

“真的吗？”阿尼斯问道。

帕卡拿出栗子递给了他。于是，阿尼斯立即破涕为笑，脸上眼泪不见了，只见两排雪白的小牙齿在火光映照下闪闪发亮。

“加夫列尔修士，”玛丽娅大婶对他说道，“您不是告诉过我，您的眼睛疼吗？您为什么还干夜活呢？”

“以前疼过，”加夫列尔修士回答说，“不过，堂费德里科给了我药，替我治好了。”

“堂费德里科一定知道许多治眼病的药，但是有一种治眼病的万能良药，阁下您可不知道。”牧人发表意见说。

“假如您知道，请您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施泰因说道。

“我无法告诉您，”牧人说，“因为尽管我知道有这种药，但我并不认识。”

“那么，谁认识呢？”施泰因问道。

“燕子。”牧人回答说^①。

“燕子？”

“是的，先生。”牧人继续说道。“是一种草，叫做‘绿嘴啄木鸟’，但谁都没见过，也不认识，只有燕子知道。要是小燕子的眼睛被挖出来了，老燕子就用‘绿嘴啄木鸟’草擦一擦雏燕的眼睛，雏燕就会复明。这种草还有使钢铁断裂的功能，钢铁只要一碰到它就会断裂。因此，农夫和园丁的工具如果突然在手中损坏而找不到原因，那就是碰到了‘绿嘴啄木鸟’草。不过，无论如何寻找，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药草。这是上帝的意志，因为既然一碰到它什么锁呀、插销呀、链条和门闩呀都没用了，要是让人找到了，世界就要大乱了。”

“何塞肚子里装了多少西啊！他的喉咙像鲨鱼一样大，可会生吞活剥了！”曼努埃尔笑着说道，“堂费德里科，您知道他说过的另一件事吗？他可像对待宗教信条一样笃信不疑哩，他说蛇是永生不死的。”

“蛇就是永远不会死的嘛！”牧人辩驳道，“它们看到死亡即将来临时便脱掉一层皮，立刻跑掉。年代长了，它们就成了巨蛇，那时身上又慢慢地长出鳞片和翅膀，最后变成龙并飞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了。不过，你，曼努埃尔，你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你是否也想否认蜥蜴是女人的对头而是男人的朋友呢？要是你不想相信，

① 人们信以为真并广为流传的事情虽然都已经过人们丰富的、饶有诗意的想象力加工修饰，却总是有其来由的。埃斯特班·德·维利亚修士所著《简单的医学之谜》（该书1654年印于布尔戈斯）的第二部分有如下一段记述，与牧人所说相吻合：

“白鸛（也许是白鶴）会使灌肠器，它嘴里装满水，用长长的尖嘴作插管。狗会用呕吐剂，即吞食狗牙根草，使自己呕吐。海马会放血：当它感到充血时，就用某种植物茎秆尖端作为手术刀，把自己的血管割破，放血后，在泥巴中翻滚，用泥巴当绷带，堵住切口。燕子会用一种植物作眼药水，用它给雏鸟以光明，因此，这种植物被称之为‘燕子草’……等等。”——原注

你就去问问米格尔大叔吧。”

“他知道这事？”

“啊呀！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

“是怎么回事儿？”施泰因问道。

“一次，他正在地里睡觉，”何塞回答说，“有一条蛇游了过来，离他越来越近。不过，一条原来在围墙上的蜥蜴，一见到蛇过来便下来保护米格尔大叔了。蜥蜴和蛇打了起来。那蜥蜴还真有个头儿，长得很大。可是，米格尔大叔还没有醒来，蜥蜴便将尾巴尖塞进他的鼻孔里，使米格尔大叔猛然醒来。他见此情景拔腿便跑，像是脚下踩着一团火。蜥蜴是一种有益的小动物，性情温和。每天，太阳下山后，它总是先从墙上爬下来亲吻大地，然后才回窝。”

当大家开始谈论燕子的时候，阿尼斯盘着双腿坐在他两个姐姐中间的地上，像一个小小的“大个儿土耳其人。”

帕卡对阿尼斯说道：“阿尼斯，你知道燕子说的话吗？”

“我不知道，谁也没对我说过。”

“那么，你听着。它们是这样说的。”于是，女孩儿模仿燕子叽叽喳喳的声音，用很快的速度说了起来：

吃呀，喝呀，
都要賒的呀，
要是人家想抓你，
因为你没付钱，
你就逃，逃，逃逃逃，
亲家贝亚特里里里斯。

“它们就这样都走了？”阿尼斯问道。

“是的，”姐姐肯定说。

“我最喜欢燕子了！……”帕卡说。

“为什么？”阿尼斯问道。

“因为，”小女孩回答说，“你要知道，

在那耶稣遇难的山岗上
燕子
从耶稣身上叼走了
那五根荆棘。

在那耶稣遇难的山岗上
小金翅雀
从耶稣身上叼走了
那三根铁钉。”

“那么，麻雀呢，它们做了些什么？”阿尼斯问道。

“麻雀嘛，”姐姐回答说，“从来只知道吃，只知道打架。”

这时，多洛雷斯一手抱着熟睡的孩子，用另一只手摆好了饭桌，把煮熟的白薯放在中间，给每人的盘子里分了一份。孩子们各自吃着自己盘子里的白薯。施泰因发现，多洛雷斯尝都没尝一口由她精心制作的食品。

“多洛雷斯，您还没吃呀！”他对她说道。

“有句谚语说，”她笑着回答道，“‘身边有孩子，吃饭撑不死’，您知道吗？堂费德里科，他们吃了也能让我长肉。”

坐在这群小孩身边的莫莫把他的盘子拿开了，为了不让弟弟妹妹们要他盘子里的白薯。

他父亲看在眼里，对他说道：

“你别贪心，贪婪是乡下人的坏毛病。你大概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次，一个贪心的人掉到了河里。一个同乡见他被河水冲走，便伸长胳膊向他喊道：‘把您的手伸给我！’‘给你？给什么？’他犹豫着问道。结果，还没等他伸出手去，就被水流冲走了。后来，他还算有运气，水流把他卷到一个渔夫跟前。渔夫对他说：

‘喂，您抓住我这只手！’一听是叫他抓东西，这个家伙高兴了，立即把手伸了出去，于是得救了。这个贪婪鬼差点儿丢了性命！”

“曼努埃尔，你应该给你儿子讲的不是这种笑话。”玛丽娅大婶说道，“还是给他讲讲那个吝啬鬼财主的故事吧。故事说，那个家伙竟然不愿意搭救一个晕倒的穷人，不愿意给他一片面包，也不愿意给他一口水。那位穷人说道，‘愿上帝保佑您，碰到什么，什么都变成您爱不释手的黄金和白银。’结果，真的是那样！这吝啬鬼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金银，像他的心肠一样，坚硬坚硬的。他又饿又渴，难受极了，便走出家门来到田野。他看见一潭清冽的泉水，便扑过去喝。但是，当他的嘴唇刚刚沾着水时，水就凝固了，变成了白银。他又去摘树上的桔子，刚一摸着，桔子又变成了一块黄金。就这样，他死了。死的时候，他心里憎恨并诅咒原来渴望得到的那两样东西。”

曼努埃尔——这家人的主心骨——听了却摇了摇头。

“玛丽娅大婶，您看到了吧！”何塞说道，“曼努埃尔还不愿相信哩！他也不信在圣母升天节那天树叶子都双双拼成十字的事。我们知道，那天，做大弥撒举起圣饼和圣杯时，所有树木的叶子都双双交叉，组成一个个十字，高的俯就，低的高攀，没有一片叶子例外。他也不信圣洛伦索遇难被烧死在炉算子上的八月十日那天无论在哪儿都能挖到煤的事。”

“到那一天，”曼努埃尔说道，“我一定在你面前挖一个深坑，看看我能不能让你相信并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如果找不到煤，你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母亲对他说道，“既然你不相信，难道还能找到煤吗？不过，曼努埃尔！你以为凡不是圣经上写的东西就不应该相信，以为轻信这些传说是傻子干的事。恰恰相反，我的孩子，这是健康人应该有的信念。”

“不过，妈妈，”曼努埃尔分辩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不跑步不见得就是呆着不动吧？”

“信仰是人生第一美德，”好心的老太太说道，“你为什么这样

吝惜信仰呢？要是我对你说，我生你，养你，领你走上生活之路，是为了尽我的义务，要是我把母爱只看作义务，你会觉得怎样呢，我心爱的儿子？”

“我会认为您不是一位好母亲，夫人。”

“那么，孩子，你把这个理儿用到另一件事上去吧。一个仅仅为了尽义务而信仰的人，一个只信不能不信的事情的人，即使不是叛徒，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就像我仅仅出于尽义务而爱你，我就不是一个好母亲。”

“加夫列尔修士，”多洛雷斯说道，“怎么，您不想尝尝我煮的白薯？”

“今天是我们的斋戒日。”加夫列尔修士回答道。

“唉！没有修道院了，也就没有戒律和斋戒了。”曼努埃尔不拘泥于教规，想鼓动那可怜的老人分享这最普通的福分。他说道：“另外，您六十年来一直恪守教规，现在不必再有顾忌，来吃白薯吧，您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的。”

“您得原谅我，”加夫列尔修士回答说，“只要院长神父不让我免除斋戒，我还要像以往那样恪守戒律的。”

“加夫列尔修士，您做得对。”玛丽娅大婶说道，“曼努埃尔，别用你那叛逆的灵魂和贪食的煽惑来充当诱人的魔鬼。”

说完这番话，好心的老太太站起身来，将多洛雷斯为职事僧准备的那盘白薯放进碗橱，并对他说道：

“加夫列尔修士，我给您留着，放在这里，您明天吃吧。”

吃完晚饭，客人摘下了一直戴在头上的帽子，表示感谢。

在诵完天主经之后，玛丽娅大婶说道：

神圣的上帝呀，
您赐给了我们食物，
我们受之有愧，
阿门。

上帝呀，
如同您赐给我们幸福一样，
请也赐给我们光荣，
阿门。

上帝呀，
请把这些也赐给一无所有的可怜的人们，
阿门。

奶奶刚一说完，阿尼斯并拢双腿，突然向前一跳，恰似鱼儿跃入水中。

第十章

玛丽萨拉姐已经痊愈，似乎大自然有意奖赏施泰因的高超医术和玛丽娅大婶的仁慈悉心的护理。

她穿戴整洁，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盘成一个发髻。这都证明，多洛蕾丝对玛丽萨拉姐照料得热心周到。

一天，施泰因坐在房间里看书。房间的窗户向着大院，孩子们正在那儿和玛丽萨拉姐一起玩耍。施泰因听见玛丽萨拉姐在学几种鸟叫。她学得那样逼真，令施泰因惊叹不已。他立即停止阅读，专门欣赏起她那非凡的本领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玩起一种在西班牙极为普遍的游戏，边玩边唱。玛丽萨拉姐演母亲，佩帕演骑士，来向她女儿求婚。母亲不允婚事，而骑士想以武力占有新娘。这情节的全部对话都由歌谣组成。歌谣曲调优美，悦耳动听。

书从施泰因手中掉到地上。他，一个地道的德国人，非常喜爱音乐，有生以来还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的歌喉。那歌声如金属之铿锵，似玻璃般清脆，又宛若丝绸柔软缠绵。他屏气凝神，生怕漏掉一个音符。

“看您都听傻了！”玛丽娅大婶说道。施泰因没有觉察她进来。“我不是对您说过，她是一只没关进笼子的金丝鸟吗？您看到了吧！”

说着，她走到院子里，要玛丽萨拉姐唱一支歌。

而她却以习以为常的生硬态度拒绝了。

这时，莫莫赶着满载木炭而归的“燕子”进来了，样子很难看。

他的手和脸乌黑乌黑的，像涂了一层墨汁。

“梅尔乔尔国王^①来了！”玛丽萨拉姐见了喊道。

“梅尔乔尔国王来了！梅尔乔尔国王来了！”其他孩子附和着喊道。

“要是我像你这个大懒虫一样，”莫莫气愤地回敬说，“成天只是唱呀，跳呀，什么也不干，我也就不会从头到脚都弄得黑乎乎的了。还好，堂费德里科不让你唱歌，这就免得我的耳朵受罪了。”

玛丽萨拉姐的回答是立即放声歌唱。

安达卢西亚民间流传着无数民歌，有时而忧伤、时而欢快的博莱罗舞曲、奥莱舞曲、方丹戈舞曲、卡尼亚舞曲等。卡尼亚十分优美，但也很难唱。还有一些名目各异的歌曲，其中民间歌谣最为突出。这些歌谣的调子是单一的，如果把它们谱成曲，我们不敢保证，这些乐曲能够让那些在行的和不在行的音乐爱好者们感到满意。然而，其动听（姑且不说迷人）之处在于，唱这些歌谣时，音调变化莫测，某些音符似乎在空中滞留，并轻轻地颤抖，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忽如暴雨倾盆，忽如游丝冥灭。因此，这种音符极少的歌谣很难唱好、唱地道。它是非常独特的民间艺术，只有当地人，而且只有他们之中的少数人，才能唱得完美无缺，从而使我们觉得好像他们是凭直觉歌唱的。每当暮色降临田野，人们从远处听到一个优美的歌喉唱起那忧伤的歌谣时，总不免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德国驿站马车夫吹出的忧郁的号声，它的回声在美妙无比的森林里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湖面上轻轻荡漾。一般地说，歌谣的词句都是讲摩尔人的事情，或者富有同情心的传奇故事，以及犯人的悲惨经历。

^① 据传说，耶稣出生后，有三个国王从东方到耶稣出生地贝伦朝拜，梅尔乔尔系其中之一，他们均系黑人祖先卡姆的后代。——译注

这种举世闻名的、古老的歌谣，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我们这一辈，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曲调。它音符虽少，却凭借听觉流传至今而不衰，比靠大炮和秘鲁矿产支持的西班牙的强大权势还要稳固。

此外，安达卢西亚人还有许多旋律优美、表现力丰富的歌曲，它们的曲调配有特定的歌词。而上面提到的歌谣则不同。有无数的歌词可以和它的曲调相配，而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存有一大串那类民谣。

玛丽娅^①唱的便是那样的一支歌。我们将它记录于下，完全保持其朴实无华生气勃勃的特色。

一位年轻的骑士，
逗留在雷翁岛；
他爱上了一位贵妇人，
贵妇人也乐意投入他的怀抱。
耳环和手镯来把心意表。

“先生，今晚您就留下，
住上一夜或者两宿；
我的丈夫外出未归，
正奔走在上帝创造的群山腰。”
耳环和手镯来把心意表。

正当骑士与贵夫人作爱的时候，
她的丈夫突然来到；
“我的天使快来开门，

① 玛丽娅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前面用的玛丽萨拉坦是她的昵称。

——译注

我的太阳，大门为何关得这样牢？”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夫人走下楼梯，
满脸通红到耳梢；
“你在发烧，
还是你有了新相好？”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我没有发烧，
也没有什么新相好；
只因为你送我的那个华丽的梳妆台，
丢了钥匙，怎么也找不到。”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你丢的钥匙是铁造，
我这里还有一把金的，你请瞧；
马厩里有马在嘶叫，
那是谁的？我想知道。”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你的，你的，我的主人，
那是我爹昨天派人才送到；
让你骑着它，
去参加我大姐的婚礼，尝佳肴。”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祝你爹万寿无疆，
可是，马儿我不知有多少；

那钉子上挂着的长铳枪，
又是谁的？我可不知晓。”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你的，你的，我的主人，
那也是我爹昨天派人才送到；
让你带着它，
去参加我大姐的婚礼，尝佳肴。”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祝你爹万寿无疆，
可是，长铳枪我有好几条；
躺在我床上的那个人，
是哪儿来的大胆野猫？”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那是我的一个妹妹，
是我爹派她来把我叫；
好领我参加大姐的婚礼，
去观看盛典，尝佳肴。”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丈夫抓住妻子的手，
带她来到岳父跟前把理讨；
“丈人老爹，请把你女儿收下，
她已背叛我找了个新相好。”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教会已将她终身许给了你，

我的女婿，你还是把她带走的好。”
丈夫又一把抓住妻子的手，
把她拖到旷野荒郊。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

丈夫用匕首捅了她三刀，
把妻子捅死在荒郊；
情妇在一点钟死去，
情郎两点钟也去了地府阴曹。
耳环和手镯，瞧他们爱得有多妙^①。

-
- ① 这里我们要提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勤奋的编纂家、聪慧的收藏家圣胡安·尼科拉斯·伯尔·法勃。他著有《洛佩·德·维加之前的戏剧》和《西班牙抒情诗集锦》。西班牙文学从其著作中得益非浅。他在后者第一集第二百五十页上收集了下面这么一首古老的歌谣，系无名氏所作。我们出于好奇将它抄录于此，因为它的题材与上述歌曲相同。尽管民歌的语言较诗歌更为现代化，我们还是无法判断究竟是民歌为高雅的诗人加工得到升华，还是诗歌从诗人之手下传民间，经简化改编而成为民歌，或者那情节确是一件真事，同时为诗人和民众所歌唱。

“我的夫人，您的皮肤很白，
比阳光还要白净，
假若我今夜与您共寝，
卸去我的戎装而无须担心，
已经七年，整整七年，
我从未解甲就寝。
不能啊：
我全身肌肤乌黑，
比肮脏的煤炭还黑。”
“今夜您就睡在这儿吧，先生，
您就睡这儿与我共枕，

卸去您的武装，不用担心，
因为伯爵已经外出狩猎，
去了那遥远的雷翁山岭。”
狂犬病夺去了伯爵的猎狗，
雄鹰杀死了他的游隼，
伯爵从山巅直奔家门，
一路丘岗绵延坎坷艰辛。
正当他俩卿卿我我，
夫人的丈夫回到了家门。
“白皮肤姑娘，你这个贼生的女人，
你在干什么？”
“老爷，我在梳理我的云鬓，
我越梳越是痛苦和伤心，
因为您撇下我一人，
自己却去了那遥远的山岭。”
“姑娘，这言语
只不过是开脱背叛的辞令。
楼下有一匹马在嘶叫，
哪一位是它的主人？”
“老爷，它的主人是我爹，
他把那马送来赠给您。”
“走廊上放着几件武器，
它们的主人又是谁人？”
“老爷，它们的主人是我兄弟，
今天他刚把它们带来送给您。”
“从这儿我看到一根长矛，
它的主人又是谁人？”
“您拿起它吧，伯爵，拿起它吧，
您就用它把我杀死，
好伯爵，因为这样的死，
正是我应得的惩罚。”

我们还可以举出从安达卢西亚其他乡村收集到的同一题材的另一首民歌，但我们放弃了这种打算。因为，我们认为，民歌对于大家，不像对我们那样令人感兴趣，那样具有魅力。——原注

她刚一唱完，有着一双极好耳朵的施泰因立即拿起笛子，一个音符都不差地吹出了玛丽萨拉姐唱的歌曲。此时此刻，可轮到她震惊了！她出神地听着，同时转动着脑袋，好像是在四处寻找那个将她的声音如此准确地反射回来的地方。

“不是回声，”女孩儿们同声喊道，“是堂费德里科在一个有孔的管子上吹出来的。”

玛丽娅匆匆走进施泰因的房间，极其专心地听了起来。她身子前倾，嘴边挂着微笑，双眼闪烁出心灵的火光。

自从那一刻起，玛丽娅对施泰因的态度变了，由原来的粗鲁、生硬变成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和顺从。这一点使全家上下都很惊讶。满心喜悦的玛丽娅大婶劝施泰因利用他对姑娘逐渐产生的影响，引导她把时间好好用到学习天律上去，用到学会劳动上去，以便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做个懂事晓理的女人，将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好老太太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驾驭玛丽娅的高傲才智和粗野习性，最好是求私塾老师罗西塔负责教育她，因为这位老师通情达理，恪守上帝教诲，而且精于女红。

施泰因十分赞成这一建议，并且成功地说服了玛丽萨拉姐同意这样做。作为交换条件，他向玛丽娅保证，每天去看她并给她吹笛子听。

这个女孩的音乐才能在她身上唤醒了一种愿意受教育的极其特殊的热情，而施泰因的才干则是对她的最大激励。

莫莫获悉玛丽萨拉姐即将受罗莎·米斯蒂卡的监护，跟她学习缝纫、打扫卫生和烹饪技术，特别是，如他所说，要学习有头脑；他还得知使玛丽萨拉姐决定走这一步的是施泰因大夫。这时，他相信施泰因向他说过的那件事情是真的了。施泰因曾说，在他的家乡，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一吹哨子全村的耗子便都会跟在他们后面奔跑。

自从母亲死后，罗莎女士便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女子学校。在农村，人们称之为私塾；而在城里，更时髦的名字叫做专科学校。

在乡间的这类学校里，女孩子们早晨至中午上学，只学习基督教义和缝纫。而在城市里，要学读书、写字、刺绣和绘画。显然，这种学校不可能成为科学知识的源泉，也不会变成艺术家的温床，更不可能成为适合当今“解放了的妇女”接受教育的典范，然而，却常常培养出善于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这似乎更有价值。

姑娘刚一痊愈，施泰因便去找她父亲，要他将女儿托付给一位好妇人监护一段时间，好让那妇人代替她早死的母亲，给这倔强的女孩以母爱并教她懂得女性的特殊义务。

当人们请罗莎女士接收渔夫的这个野性十足的女儿时，她最初的态度是断然拒绝。像她那样性格的人，这样做是合乎常理的。然而，在人们使她明白了下述道理之后，她让步了。因为所有在教的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说，尽义务不是情愿不情愿的事，而是像坚定的手划出的线必定是直的一般天经地义，更何况这是一桩会取得良好效果的善举。

然而，这位不幸的女人，在玛丽萨拉姐受其监护期间，却遭受了万般痛苦。姑娘对她不停地嘲弄和取笑，不断地反抗和违拗，而老师的说教和规劝则一无所获，毫无成效。

发生的两件事使罗莎女士失去了耐心。她的耐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艰难地忍耐着才得以保持的。

在罗莎女士统率的团队里，玛丽萨拉姐已经组成了一个搞阴谋的“团伙”。一天，这个“团伙”的阴谋活动终于破门而出了。开头她们还是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犹豫不定，到后来，她们胆子愈来愈大，变得肆无忌惮，毫不掩饰了。其方式如下：

“我不喜欢上磅称称的玫瑰^①！”玛丽萨拉姐突然说道。

“肃静！”女教师命令道。她纪律严明，不允许在上课时说话。于是，教室里又安静了。

然而，五分钟之后，一个尖尖的声音毫无礼貌地说道：

① 女教师的名字罗莎，意即玫瑰。——译注

“我不喜欢有斑点的玫瑰。”

“没人问你喜不喜欢！”罗莎女士说道。她认为这个不适宜的声明是由玛丽萨拉姐那句话挑起来的。

五分钟之后，另一名同谋者一边拣起掉在地下的顶针，一边说道：

“而我，不喜欢白色玫瑰。”

“这是什么意思？”罗莎·米斯蒂卡大声喊道。她那只黑黑的小眼睛像盏灯一样闪闪发亮。“你们是在嘲笑我？”

“我不喜欢瘪丝玫瑰！”一个最小的女孩儿说道，说完立即将身子藏到桌子底下。

“我还不喜欢受难玫瑰！”

“我也不喜欢赫里科^①玫瑰！”

“我还不喜欢黄色玫瑰！”

玛丽萨拉姐响亮有力的声音压倒了其它声音，她喊道：

“干瘪的玫瑰花我看不入眼！”

“干瘪的玫瑰花，”所有的女孩儿齐声喊道，“我看不入眼！”

见她们这般无礼，罗莎·米斯蒂卡先是惊呆了，后来起身跑到厨房，抓了一把笞帚充当武器。

看到她这副架势，所有的女孩儿像一群小鸟四散逃去，屋里只留下罗莎·米斯蒂卡一人，笞帚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双臂交叉站在那儿。

“耐心！上帝啊，”她先使自己尽可能地镇静下来，然后喊道，“我顺从地背上了这么个绰号，倒像你背着十字架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有戴上那顶荆冠！你就按你的意志行使你的神圣权力吧！”

没过多久，又发生一件事情，迫使她最终决定开除玛丽萨拉姐。假如没有这回事儿，她也许会原谅她。事情是这样的。理发

① 巴勒斯坦古城，距耶路撒冷二十三公里，希伯莱人侵入乐土时遇到的第一座城市。——译注

师的儿子拉蒙·佩雷斯，这位杰出的吉他手，每天夜里都来到我们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肃然关闭的窗户下弹唱情歌。

“堂莫德斯托，”一天，她对其尊贵的房客说道，“如果您夜里听到拉蒙胡弹乱唱，请您出去叫他跟他的音乐滚到别处去，我的耳朵受不了。”

“可是，罗西塔，”堂莫德斯托回答说，“您是要我去和这个小伙子翻脸吗？他父亲（愿上帝报答他）从我来到维利阿马镇那天起，就一直免费给我刮脸。您要看到这一点！……而且我喜欢听他弹唱，不能否认，他唱得好，吉他弹得很漂亮。”

“那就让他给您弹唱，让您好好享受吧！”罗莎女士说道，“可能是您的耳朵受过炸弹的考验。您喜欢，而我并不喜欢。在一位正经女人窗台下弹唱，既对她无益，也毫无来由。”

堂莫德斯托没有出声，以其面部表情作了个无声的回答。他的表情有三层意思：首先，表示惊讶，似乎在说“什么！拉蒙追求我的女房东！”其次，表示怀疑，仿佛在说“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最后，表示相信，具体像是在说“真是这么回事！拉蒙这家伙可真胆大妄为呀！”

“可是，细想一下，”罗莎女士继续说道，“您还是不起来为好！因为从热被窝里出来站到室外去，您会着凉的。您还是安心躺着吧！您就看我来告诉那个讨厌鬼，他如果想消遣，就去买一只母猴玩好了。”

夜间十二点的钟声一响，吉他声起，随即有人唱道：

我黑白混血的姑娘，
你皮肤黝黑闪光，
比洁白的百合花，
还要漂亮！

“多么愚蠢！”罗莎·米斯蒂卡一边从床上起来，一边大声喊

道，“怎么能在上帝面前说这么多废话！”

那个人继续唱道：

姑娘，你若去望弥撒，
教堂就会添彩增光，
你踩踏的干枯小草呀，
见到你便会重新披上绿装。

“愿上帝保佑！”罗莎·米斯蒂卡系着她的三层衬裙，又大声说道，“在他亵渎神灵的歌谣中竟然还提及弥撒！人们都知道，我的一生已全部交给了上帝的事业，听他这么一唱，人家也许会说，那是在给我脸上增光哩。要是这个还没长胡子的家伙想嘲弄我，那就等着瞧吧！”

罗莎来到客厅，只见玛丽萨拉姐探身窗外，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弹唱，她不知有多么惊讶和气愤！于是，一边划着十字，一边大声喊道：

“她还没满十三岁！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女孩了吗？”

她抓着玛丽萨拉姐的胳膊，把她拉下窗台，自己坐了上去。这时，拉蒙使劲地弹着吉他，扯着嗓子唱出这么一首民谣：

你快从那窗口探出身来，
睁开你那双美丽的大眼，
请用眼睛为我们照亮，
因为街上还是漆黑一团。

吉他继续弹奏着，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这样没有分寸。

“还是我来用一支地狱里的大蜡烛给你照亮吧！”罗莎·米斯卡声色俱厉地喊道，“你这浪荡鬼，亵渎神灵的家伙，你唱得没完没了，真叫人受不了！”

拉蒙·佩雷斯先是一惊，旋即醒悟过来，拔腿便跑，跑得比一头雄鹿还快，连头都不敢回。

这是决定性的打击。尽管堂莫德斯托曾小心翼翼地再三为她说情，玛丽萨拉姐还是一下子被开除了。

“堂莫德斯托，”罗西塔回答说，“俗话说得好：‘责有攸归。’假如这厚颜无耻的丫头还由我照管，我就既得注意她对上帝的行为，还得注意他对男人的行为。然而，各人自有一本难念的经，何必再去为他人的罪过担当责任呢。此外，您已经看到了，根本无法让这孩子走上正道。你越是让她向右，她却偏偏要向左。”

第十一章

施泰因在那个宁静的角落里已经呆了三年。他接受所在国家的民性，入乡随俗，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像法国人所说的，过一天算一天，也如其好房东玛丽娅大婶用另外的说法所劝告的那样，按照“为了来日不亏今日，注意今日不损明日”的原则生活着。

在这三年中，年轻医生一直和家里通着信。当他还在纳瓦拉军队里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亡故了。他姐姐卡尔洛塔和一个家境非常宽裕的佃农结了婚。她丈夫把她的两个小弟弟变成了农夫，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干活灵巧而且不怕吃苦。因此，施泰因没有了家庭的牵挂，可以完全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他曾致力于教育那个由他救治的生病的女孩儿。尽管他耕耘的是块歉收的贫瘠土地，但是他的耐性还是使播下的种子发了芽，让她获得了初等教育的基本知识。然而，有一点大大超出了他的希望，那就是大自然赐予那渔夫之女的非凡的音乐天赋在他的帮助下有了惊人的发展。她的嗓音无与伦比，而对于精通音乐的施泰因来说，不难对她加以正确引导，就像一根葡萄藤蔓，正当柔软灵活、生机勃勃、易于摆弄和茁壮成长之时，是不难修剪的。

可是，这位老师的心肠太软，太善良，在他的天性中有一种对他人近乎盲目的信任感。他竟爱上了他的学生。对此起促进作用的有渔夫对女儿的宠爱，有好大婶玛丽娅对姑娘的赞赏。而这两位都有着某种令人产生好感和感到易于交往的力量，所以必然要在像施泰因那样坦率、仁慈和易受感染的心灵中产生影响。因

此，他从佩德罗·桑塔洛那里确信他女儿是位天使，又从玛丽娅大婶那儿相信她是一位非凡才女。施泰因是这么一种人：他参加化装舞会，只能看到每个人头上戴的面具，而想不到在那些怪诞的外貌之后，在那些用纸面具伪装的五官后面，有着大自然赐予每个人的另一种外貌和五官。

如果让桑塔洛盲目的是过分的宠爱，使玛丽娅大婶盲目的是过分的仁慈，那么令施泰因不能明察事物的则是两者之和。

然而，除此之外，最有诱惑力的还是玛丽娅的歌喉，是她那纯净、甜美、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歌声。

“一个人能用如此动听的歌声表达人类最高尚的感情”，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她必定会有一颗崇高的灵魂。”

但是，如同麦粒在肥沃的土壤里先是膨胀、生根、尔后长出麦芽、露出地面和见到阳光一样，那平静、诚挚的爱情在施泰因的心田里扎根、萌芽了，起初他只是感觉到它，尔后才明确起来。

同样，玛丽娅也喜欢上了施泰因，那不是由于感激他的精心治疗，不是由于敬仰他杰出的美德，也不是由于理解他心灵高尚和才华出众，甚至也不是由于对异性的爱慕之情，而是因为这位老师、这位音乐家把她引上了艺术之路，她感激他，钦佩他，从而被他吸引的缘故。此外，她的生活环境与世隔绝，把一切本可与之竞争的其他对象和她隔开了：堂莫德斯托已过了进入爱情角逐场的年龄，莫莫，除去非常丑陋之外，还总对玛丽萨拉姐怀着十分的敌意，不停地叫她“海鸥”，而她也非常蔑视他。当然，那里确实也有其他青年，小理发师就是最出众的一个，他一直热恋着玛丽娅。不过，他们都远不能和施泰因竞争。

三个春秋在平静的气氛中逝去，宛如过了三个宁静的夜晚和白昼。这时，发生了我们下面将要叙述的事情。

在平静的维利阿马镇（谁说它平静？），一个戏剧情节正在策划，其推动者和首脑是玛丽娅大婶（谁会想到？），而堂莫德斯托则是她的密友（对此谁不惊讶？）。

尽管这样做似乎有失检点，或者不如说，是一次偷窥他人的卑劣行径，我们还是来听听他们躲在菜园里的一棵桔子树后面密谈的情况吧。那棵桔子树树杆挺拔，然而已经花谢叶落，像是失去了青春的欢乐和希望破灭之后，在大自然面前只有默默忍受一般。我们再说一遍，让我们来听听那两位挚友秘密会面时的谈话吧。当时，加夫列尔修士正在用细绳捆扎莴笋，好让它们长得又白又嫩，尽管离他们很远，却也在注意听着他们的谈话。

“堂莫德斯托，这并不是我凭空想象，”唆使者说道，“而是事实。只有脸上没长眼睛的人才看不出来。堂费德里科喜欢玛丽萨拉姐，而她也认为医生并不是个草包。”

“玛丽娅大婶，谁在想谈情说爱呢？”堂莫德斯托回答说。他一生淡泊、平静，从未实践过战神玛斯和爱神丘比特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盟这样一个古老然而永恒不变的公理。“谁在想谈情说爱？”堂莫德斯托重复着，其口气犹如在说：谁在想玩杂杂^①或者想敲手鼓？

“年轻人，堂莫德斯托，是年轻人。要不是这样的话，世界就完了。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必须用马刺踹他们一下，催促他们前进。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行动太慢了，像两头慢性子的牲口。您瞧，我们这位男子汉爱他的夜莺（他是这么叫她的）已经两年了，这从脸上看得出来。而我肯定，他还没向她说过一声‘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您是有权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而且堂费德里科很敬重您，您似乎应该在这件事情上给他一点一点，劝说他一下，这是为他们好，也为我们大家好。”

“请原谅，玛丽娅大婶，”堂莫德斯托回答说，“可是有拉蒙·佩雷斯拦在中间呐。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做有碍于他的事。他替我刮脸，而我却去帮助别人，那可是一着坏棋。他看到玛丽萨拉姐不爱他，非常痛苦。他脸黄了，人瘦了，真叫人心疼。有一天，他说，如果他不能和玛丽萨拉姐结婚，他将把他的吉他砸碎，

① 一种小孩玩具，两头尖中间大，用小棍打着玩。——译注

还说，既然不能出家当修士，就去参加暴乱集团。您看，玛丽娅大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插足这件事的。”

“先生，”玛丽娅大婶说道，“您把谈恋爱的人的话都当真吗？如果拉蒙·佩雷斯，这可怜的孩子，连一只麻雀都不敢打死，您怎能相信他会去杀基督徒呢？可是您想想，如果堂费德里科结了婚，他就会永远呆在这儿，这对大家有多好！我向您发誓，他一说要走，我就心惊肉跳。幸好，我们每次都把这个念头从他脑子里赶跑了。那姑娘的运气该有多好啊！您得明白，堂费德里科钱挣得很多。他给镇长堂佩费克托的儿子看病，把病治好了，镇长给了他一百里亚尔，像一百颗闪闪发光的星星。他们是多好的一对啊，我的司令！”

“我没说不是那样，玛丽娅大婶，”堂莫德斯托分辩说，“我不干预这件事，您就让我保持严格的中立吧。我没有两张脸，只有拉蒙替我刮的一张脸，没有另外一张脸。”

正在这时，玛丽萨拉妲走进了菜园。她确实已经不是我们先前所认识的那个头发蓬乱、穿戴马虎的小姑娘了。现在，她头发梳理精巧，衣着打扮细心，每天上午都来修道院。她到这儿来，不是出于对住在这里的人们的亲切感激之情，而是想前来欣赏和学习施泰因的音乐，同时，也为了顺便摆脱一下独自和父亲呆在那间茅屋里无以消遣、令人厌倦的环境。

“堂费德里科呢？”她一进来便问道。

“他去看他的病人了，还没回来。”玛丽娅大婶回答说。“今天将有十二、三个孩子接种疫苗。啊哟，有这样的事情，堂莫德斯托！他从牛的乳头上抽出如阁下您所说的脓浆。牛身上竟有预防天花的抗毒素！这该是真的呀，因为堂费德里科是这么说的。”

“千真万确，”堂莫德斯托回答说，“他还说是一个瑞士人发明的呢。我在意大利的加埃塔见过瑞士人，都是些教皇的卫士，他们没一个人对我说他便是那个发明者。”

“假如我是教皇，”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我就会用赦免他的

全部罪过来奖赏他。你坐下，我的萨拉迪利娅^①，我多想见到你呀！”

“不了，”玛丽娅回答道，“我走了。”

“你要去哪儿？哪儿能比这里更喜欢你？”

“喜欢我，对我又有有什么用？”玛丽萨拉姐回答说。“堂费德里科不在，我呆在这里干什么呢？”

“啊！那么，你来这儿只是为了看堂费德里科了，你这没良心的小家伙！”

“要不是看他，我为什么一定得来这儿呢？”玛丽娅回答说，“难道来和那个‘扁鼻子’呆在一起，让他用那双斜眼那张鬼脸存心不良地看我？”

“这么说，你很爱堂费德里科了？”好大婶又问道。

“我喜欢他，”玛丽娅回答说，“要不是为了他，我的这两双脚是不会站到这儿来的，免得碰上那个扁鼻子魔鬼，他舌头上长着刺，像胡蜂屁股上的刺一样毒。”

“那拉蒙·佩雷斯呢？”玛丽娅大婶俏皮地问道，像是要使堂莫德斯托相信，他所庇护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希望束之高阁了。

玛丽萨拉姐哈哈大笑。

“要是这个拉东^②·佩雷斯（莫莫给小理发师起了这么个绰号）掉进油锅里，”她回答说，“我可不会为他歌唱或者为他哭泣的。尤其我不会有心思去听他唱歌，因为他唱的歌刺激我的‘神经’，就像堂费德里科所说的那样，听他唱歌，我的神经绷得比吉他的弦还紧。这样，您就清楚那位拉东·佩雷斯的歌唱得怎样了，玛丽娅大婶。”

玛丽萨拉姐迅速拣起一片放在地上的龙舌兰叶。这些叶子是加夫列尔修士在西红柿开花时当作屏障放在它们前面遮挡北风

① 玛丽萨拉姐的又一昵称。——译注

② 拉东：西文意思为公鼠。——译注

的。玛丽萨拉姐把叶子靠在手臂上，摆出一副拿着吉他的姿势，开始模仿起拉蒙·佩雷斯来，样子怪诞可笑。她以其罕见的模仿才能和歌唱方式，声音颤抖着唱道：

你怎么了，上帝的人儿，
为什么你越来越……瘦？
那是因为我眼睛盯上了
一座很高很高的阁……楼。

“说得对。”堂莫德斯托说道，他想起了在罗西塔门口唱那些令人讨厌的小夜曲的事儿，“这位可怜的拉蒙总是把眼睛盯着高高的地方。”

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直未能使堂莫德斯托领悟，前面提及的那些小夜曲并非唱给罗西塔听的。因为某种想法一旦进入堂莫德斯托的脑子，就像掉进积钱罐里，连他自己也休想再取出来。他脑袋里的方格格都很狭窄，很齐整，很有条理，以致某种想法一旦进入他认为合适的位置，就被挤在那里塞得紧紧的，如镶似嵌，“千年万载，永不挪动。”

“我走啦！”玛丽娅一边说，一边将龙舌兰叶扔了出去。啪哒一声，叶子正好打在加夫列尔修士身上。那时，修士正背着身弯着腰，在扎着第一百二十五根细绳儿。

“天哪！”加夫列尔修士惊叫了一声，但是立刻又去捆他的小绳儿，没再说什么。

“多准呐！”玛丽娅笑着说道，“堂莫德斯托，您的城堡弄到大炮的时候，请您让我当个炮手吧！”

“这话说得没意思，玛丽娅，玩笑开得太过分了，你知道我可不喜欢这样。”好老太太生气地说道。“你想说什么跟我说好了，别去打扰加夫列尔修士，让他安静。除了安静，他可再没有别的幸福了。”

“好吧，您别生气，玛丽娅大婶，”“海鸥”分辩说。“您想想，他虽然有一副玻璃眼镜，可人又不是玻璃做的，打不碎的，想到这些您就会放心。我的司令，请您告诉罗莎·米斯蒂卡女士，当您有了二十四吋口径大炮的时候，让她把‘学堂’搬到您的城堡里去，好让女孩子们完全躲开魔鬼的圈套，那些圈套可都藏在令人心神不宁的吉他里哟。我走了，堂费德里科不会来了。我肯定他正在到处给人家种牛痘呢，甚至也包括米斯蒂卡女士、学校的老师和镇长哩。”

然而，这位好老太太已经习惯玛丽娅的生硬态度，并不觉得它伤人，因此仍然叫住姑娘，让她坐到自己身边。

堂莫德斯托推测这位好妇人将要发射排炮发起进攻了。为了信守他许下的中立诺言，便起身告辞，来了一个向右转，开始撤退；可还是在玛丽娅大婶送给他两根莴笋和一把水萝卜之后方才离去。

“我的孩子，”当只剩下她俩时，老妇人说道，“堂费德里科和你结婚有多好呀！这样一来，你就成了医生夫人，成了最幸福的女人。他可是一位圣人，懂这么多东西，笛子吹得这么好，钱又挣得这么多，你明白吗？你会穿得像只小鸽子一样漂亮，吃好的，喝好的，像一位富翁的女继承人。我的孩子，特别是你还可以供养你那可怜的父亲。他可是越来越老了，看着他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出海，真叫人心疼。他这都是为了让你什么也不缺啊！另外，这样一来，堂费德里科就会留在我们中间，像天使一样为大家除病消灾，他真是个天使啊！”

玛丽娅十分专心地听着老妇人的话，尽管表面上装着心不在焉。老人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无动于衷地说道：

“我不愿意结婚。”

“啊！”玛丽娅大婶大声喊道，“那么，难道你想当修女？”

“也不想。”“海鸥”回答说。

“那是怎么回事？”玛丽娅大婶惊讶地问道。“你这也不想，那

也不愿，究竟想干什么？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的女人像你这么说话！女人，我的孩子，要么属于上帝，要么属于男人。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尽到她的天职，无论对于上天还是对于人间。”

“那您要怎么样呢，夫人？我可既没有嫁人的天职，也没有当修女的天命呀。”

“那么，孩子，”玛丽娅大婶驳斥说，“你的天职就和母驴一样了。玛丽基塔^①，我不喜欢任何出格违俗的事，女人这样标新立异尤其不好。假如有个男人，他一定会躲开这样的女人，像躲开一头野性十足的公牛一样。总之，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你就瞧着办吧。不过，”他恢复了惯常的慈祥态度，又说道，“你还太小，还得在生活中打许多滚，像钥匙在锁里打滚一样，滚打多了，脑子就开窍了。”

玛丽萨拉姐起身走了。

“对！”她边走边想，同时用大围巾把脑袋包裹起来。

“他是爱我的，这我早知道了。不过……像加夫列尔修士对玛丽娅大婶一样，倒像是老头儿老太婆相爱。他为什么不到我的窗栏前？难道是怕淋雨感冒不成？现在，他如果和我结婚，他会让我生活得很好，这不假！他会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情，会按我的要求给我吹笛子，我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我买。我要做了他的女人，我将像胡安·洛佩斯大叔的女儿一样，会有一条泡泡沙大头巾，也会像镇长夫人那样，有一件丝织花边的披风。这会让人妒忌得发疯的！可是，我觉得堂费德里科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听我唱歌时，一心想的就是和我结婚，就像堂莫德斯托想和他心爱的罗莎那个丑八怪……魔鬼结婚一样。”

在这段美妙的内心独白中，她根本没有考虑她父亲，甚至一点儿都不曾想到他。然而，减轻她父亲的负担，让他享点福，却是玛丽娅大婶提议婚事的主要理由。

^① 玛丽娅的昵称。——译注

第十二章

玛丽娅大婶曾想和那位有影响的人合作促成这桩婚事，可事实使她明白，她不能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支持和帮助。因此，她下决心由她一人单枪匹马来完成。她确信能够像参孙战胜腓力斯人^①一样，力排玛丽娅的异议和施泰因可能提出的意见。无论是玛丽娅的冷淡还是施泰因的不动声色，她都不怕。因为，爱是坚韧的，如同一位坚持善行的修女，爱又是勇敢的，如同一位英雄。爱是这位心肠极好的妇人干一切事情的伟大动机。就这样，一天，她不加思考地对施泰因说道：

“堂费德里科，几天前玛丽萨拉姐曾到这儿来，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而且是用上帝赐予她的那种讨人喜欢的样子说，她来这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找您。这件事您知道吗？她的坦率，您觉得如何？”

“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就是忘恩负义。不过，我的夜莺不会这样，也许是开玩笑。”

“堂费德里科，这就叫做长须盖短髭，凤凰占高枝。人们喜欢您。难道您不高兴，我的先生？”

“不是的，真的不是。我同意您常说起的那个公理，即‘爱无

① 《圣经》中说，参孙是力大无比的勇士，他曾路杀壮狮，曾在被腓力斯人捆绑、戏侮之时用双手各抱一根柱子，倾覆神室，与敌人同归于尽。——译注

止境’。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玛丽娅大婶，在爱的方面，我从来都不是个索取者，而更是个奉献者。”

“这话您别跟我说。”这位好妇人活跃起来，高声说道。

“不，我要说，这话是真的，我亲爱的玛丽娅大婶。”施泰因回答说。他抓住老妇人的手，把它紧紧地握在自己的双手之间。“在感情上，我们是有来有往的，可是在用事实证明这一点上我却大大落后了。但愿我能向您多少证明一下我对您的热爱和感激！”

“那是容易的，堂费德里科，我要向您要一个证明。”

“我当然给，我亲爱的玛丽娅大婶。您要的是什么样的证明呢？请您马上告诉我。”

“您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为此，您得结婚，堂费德里科。这样，我们才能消除老是担心您要离开我们回国的不安心情，因为，正如俗语所说：‘哪儿是您的家乡？老婆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

施泰因微微地一笑。

“要我结婚？”他说道，“不过，和谁结婚呢，我的好玛丽娅大婶？”

“和谁？还能和谁呢？和您的‘夜莺’呗。这样，您的心中就会有有一个永恒的春天。她多美，多讨人喜欢，她和您的才干多么般配！她的生活不能没有您，而您也不能没有她啊！你们俩真是一对热恋的恋人，这从你们的脸上看得出来。”

“对于她来说，我已经老了，玛丽娅大婶。”施泰因叹了口气回答说。当他意识到这位好妇人说得有理时，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对于一位十六岁的姑娘来说，”他重复说道，“我老了，而且我的心是受过伤害的，我愿它恬淡、平静地生活，不愿意再让它受新的创伤。”

“老了？！”玛丽娅大婶喊道，“多蠢的蠢话！您才刚刚三十岁啊！堂费德里科，这不成其为理由，是句糊涂话。”

“我是求之不得的。”施泰因回答说。“和一位天真的年轻姑娘

一起享受那甜蜜、神圣的家庭幸福，这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享受的真正、完美、确实的幸福。上帝都会为此祝福，因为那是他为我们安排的，我还能祈求其他幸福吗？不过，玛丽娅大婶，她不可能喜欢我。”

“这就说得更离谱了！照我看，堂费德里科，哪位姑娘拒绝您，叫您难堪，那她就太挑剔了。不过，天哪！您别说反话，那倒像是在取笑了。因为；您所爱的女人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您真是这样认为的吗，我的好玛丽娅大婶？”

“千真万确，堂费德里科，就像我一定得升天一样。要是有人不这样看，那就该把她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天上午，玛丽萨拉姐来了。她走进院子时和莫莫迎面相遇。当时，莫莫正坐在一扇磨盘上进午餐，吃着面包和沙丁鱼。

“海鸥，你来了？”莫莫平淡地向她招呼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煮什锦菜的锅里见到你的！你在家没事儿干啦？”

“我把事情都扔下了，”玛丽娅回答说，“为了来看你这张脸，它把我迷住了，还有那连‘燕子’都忌妒的两只耳朵。你听着，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的耳朵这么长吗？因为亚当始祖在天堂的时候和许多畜牲在一起。他给每一个畜牲起了个名字，把你们这一类叫做驴。过了几天，他又把畜牲召集在一起，问它们各自的名字，所有畜牲都答出来了，唯独你们这一族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使亚当始祖非常恼火，他揪住那个忘性大的家伙的耳朵，在把它们大大拉长的同时高喊着：“你叫驴驴驴！”

算玛丽娅走运，莫莫刚一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叫喊，满满一嘴面包和沙丁鱼便吞了下去，呛得他一阵剧烈咳嗽。于是，玛丽娅像矫健的海鸥一样，逃脱了兀鹰的追捕。

“上午好，我的夜莺。”施泰因听到她的声音之后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向她打招呼。

“您的夜莺！嗝！嗝！嗝！嗝！”莫莫打着嗝儿，咳嗽着说道，

“什么夜莺？是只夏天生的最叫人讨厌的知了！嗝！嗝！嗝！嗝！”

“来，玛丽娅，”施泰因继续说道，“你来写字，来读我昨天译成的诗。你不喜欢吗？”

“我不记得了。”玛丽娅回答说，“是那首讲桔树开花的地方的诗吗？这里种不了这种树，因为加夫列尔修士的眼泪是不够浇灌的，树都要干死的。您先别教我什么诗歌，堂费德里科，先给我吹维勃的那首夜曲吧。它的词儿是：‘你听，你听吧，我心爱的姑娘！夜莺在歌唱，枝头鲜花怒放。趁它还没停止歌唱，趁花儿还未凋谢，你听，你听吧，我心爱的姑娘！’”

“看这海鸥乱用些什么词呀！”莫莫嘟哝道。“像是从蜜饯里闻到了大蒜味儿。”

“你读完了，我一定给你吹卡尔·德·维勃的小夜曲。”施泰因说道。他只有用许诺酬报的办法，才能迫使玛丽娅学一点他想教她的东西。

玛丽娅满脸不高兴地接过施泰因递给她的纸片，尽管不情愿，还是流畅地读道：

致 隐 退

(译自德国诗人萨里斯之作)

在隐退的宁静的树荫下，我找到了安宁，找到了既能使我们软弱又能使我们坚强的安宁。这安宁还能像圣徒看待墓穴一般平静地看待命运的打击。

你甜蜜地忘却时间的流逝，你悄悄地远离人间，但是你会热爱人类，尽管不愿与之交往。你轻轻地抚摸伤口，慢慢地拔出那无故刺进你心灵的投枪。

那总是“容忍、珍惜生活”的人，那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橄榄树要为他吐出最新的嫩叶。你就用这新叶为他做顶冠冕，用以犒赏他的克己和稳健。

至于我，你就用枣树^①来装点我的住所吧。这样，对前途的操心再不会靠近我的门槛，因为理智的人懂得将他的幸福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地天。

“玛丽娅，”她刚一读完，施泰因便说道，“你还不了解世界，你无法衡量这诗句里包含的真理有多么深奥，不知道它包含着多少哲理。你还记得我对你讲过的哲理是什么东西吗？”

“记得，先生，”玛丽娅回答说，“是关于做幸福人的学问。可是，先生，在这一方面既没有一定的规律也没有真正的科学，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什么是幸福。堂莫德斯托想的，是给他的堡垒按上大炮，尽管堡垒像他本人一样破败不堪，即将倒塌。加夫列尔修士希望恢复他的修道院，还他院长和教堂的钟声。玛丽娅大婶想的是您不要离开这儿。我父亲则希望逮到一条石首鱼。而莫莫的幸福，便是做尽他能做的一切坏事。”

施泰因忍不住笑了，并亲热地将手放到玛丽娅的肩上。

“你呢？”他对她说道，“你认为什么是幸福呢？”

玛丽娅对自己应该作出的回答犹豫了片刻，抬起她那双大眼睛，瞧了瞧施泰因，又重新垂下眼帘，偷偷地瞅了瞅莫莫，见他那双耳朵比熟透的西红柿还红，心中好笑。最后，她回答说：

“那您，堂费德里科，您怎样看幸福呢，是回您的故乡吗？”

“不。”施泰因回答道。

“那么是什么？”玛丽娅继续问道。

“我会告诉你的，我的夜莺。”施泰因回答说。“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把什么当作你的幸福呢？”

“永远听您吹笛子。”玛丽娅真挚地回答说。

这时，玛丽娅大婶从厨房走了出来，好心地想在火上烧点油，结果，像许多人那样，由于过分热心而事与愿违。

① 这种植物为遗忘的象征。——译注

“堂费德里科，”她对他说，“您没看到玛丽萨拉姐这姑娘出落得多漂亮，个子长得有多高了吗？”

莫莫听到他祖母的话，嘴里一边嚼着沙丁鱼，一边嘟哝着说道：

“活像她父亲的钓鱼杆！那双腿和两条胳膊长得像蚱蜢一样！她这么高这么干瘪，正好做我家的门臼，吓！”

“去你的，讨厌鬼，矮墩子，像棵滚圆的卷心菜！”‘海鸥’低声回敬说。

“对，对。”施泰因回答玛丽娅大婶的话说：“她漂亮，她的眼睛像大家常说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

“像两只刺猬，每道眼光像一根尖刺。”莫莫嘟哝道。

“还有她的嘴，那么漂亮，唱起歌来像天使一般，您没看见？”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同时用手托起她的被保护人的脸庞。

“您看啊！”莫莫说道，“这张嘴像只带耳筐，里面能吐出癞蛤蟆和毒蛇来。”

“你那张猪嘴呢？”玛丽娅再也不能遏制她的愤怒，她说道，“你那张吓人的大猪嘴，没能把两只耳朵连到一块儿，是因为你的脸太宽，它在半路上累了，这你没看到？”

作为回答，莫莫用三种不同的声调唱道：

“海鸥！海鸥！海鸥！”

“扁鼻子！扁鼻子！扁鼻子！塌鼻子，鸭屁股鼻子！”玛丽娅用她优美的歌声唱道。

施泰因对她说道：“玛丽基塔，可能你把莫莫说的都当作恼你的话了吧？其实他只是为了和你开玩笑，虽然他的玩笑愚蠢粗野，但并无恶意啊。”

“他有的是恶意。您最好也去领教一下，堂费德里科。”玛丽娅回答说。“您要明白，我可不愿意容忍这个笨货。他比石头笨，比马刺甲硬，比生皮子还粗。那么，我走了。”

“海鸥”说着走了出去，施泰因跟了上去。

“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东西。”玛丽娅大婶对她的孙子说道。“你一肚子坏水，比你血管里的血还多。要尊重穿裙子的人，笨鹅！哪儿都没见过像你这样不听话的，老是跟人做对！”

“因为您看惯了这个海滩女无赖的样子。”莫莫回答说。“所以，尽管您已经看到她把我的耳朵弄成这个样子，您还认为别人是粗鲁的！鬼才知道那股坏水^①用了什么妖术把您和堂费德里科的魂都勾了去了。您瞧，一只海鸥竟也‘读书写字’！……谁见过这样的事？就因为这样，这个大‘饭桶’才成天什么也不管，像炖在炉子上的水壶一样，一个劲地叽哩咕噜。她连饭都不给她父亲煮，还得她父亲自己动手；连衣服也不替他做，结果要由您来帮他缝。可是，她父亲、堂费德里科和您都把她当成掌上明珠，甚至希望教皇陛下把她奉为神明。她会报答的！会报答的！要不……就是时候还没到！您养乌鸦……”

施泰因赶上了玛丽萨拉姐，对她说道：

“玛丽基塔，我一直想方设法启发你的才智，希望你克制那些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无知言行，可你连这么一点起码的超俗精神都建立不起来，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

“您听着，堂费德里科，”玛丽娅回答说，“我认为，那种超俗精神，应当让人更加看重我，而不是轻视我。”

“啊，我的上帝！玛丽娅，你怎么能这样曲解克制呢？超俗精神正是要求我们，不自高自大趾高气扬，也不用造次对待非礼。不过，刚才这些事，”他笑着补充说道，“对于你这个几乎还是孩子年龄的人来说，对于血气方刚的南方人来说，不足为怪。当你像我一样有了白头发的時候，你就会明白，那些事是毫无价值的。你看到我的白头发了吗，玛丽娅？”

① 一种海生珊瑚虫（章鱼）的俗称。它生活在一种漂浮海面的黏性物质之中，碰到那黏性物质皮肤便产生灼痛感，就像碰着荨麻一样。
——译注

“看到了。”她回答说。

“那么，你瞧，我还很年轻，然而我吃的苦很快就使我的头发花白了。我的心还是年轻的，玛丽娅，假如你不担心冬天在我额头留下的忧伤痕迹会使你惊恐的话，我将把春天的鲜花献给你。”

“的确，”玛丽娅已无法克制她本能的冲动，回答说：“找一位白头发的未婚夫不适合。”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施泰因伤心地说道。“我的心是诚实的，而玛丽娅大婶搞错了。她断定我可能得到幸福，这使我产生了希望，可是，希望像空中的无根之花，经不起一阵风吹雨打。”

玛丽娅马上意识到，她粗暴地拒绝了一颗易受伤害的心，这颗心过于娇弱，不善坚持；她拒绝了一位过于谦逊的人，这个人竟相信，那仅有的一点异议足以把他的其他优点一笔勾销。于是，她急忙说道：

“如果白头发的男人做未婚夫不合适，可做丈夫并不使人吃惊啊。”

施泰因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结果万分惊讶，玛丽娅那坚决果断、不动声色的态度尤其令他吃惊。他马上微笑了，并且对她说道：

“那么，你要我和结婚了，大自然的漂亮女儿？”

“为什么不呢？”“海鸥”回答说。

“玛丽娅，”施泰因激动地说道，“一个女人接受一个男子作为丈夫，愿意和他共同生活一辈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愿意将两个生命合成一个生命，就像火炬的两支芯燃起一束火焰那样，这样的女人会比将男子当作情夫的女人得到更多的恩赐。”

“那些趴在窗栅前和女人谈情说爱的男人有什么用？”玛丽娅既天真又冷漠地说道。“还有那些弹吉他的男人，如果他们弹的唱的都很糟，除了能把猫吓跑之外，又能有什么用呢？”

他们来到海滩上。施泰因请玛丽娅坐到他身边的岩石上。他们沉默了很久。施泰因被深深地感动了；而玛丽娅则感到乏味，她拿起一根小树枝，在沙滩上乱画。

“大自然多么善解人意啊！”施泰因终于说话了。“上帝创造的一切又结合得何等可亲可爱！纯洁的生活就像是晴朗的白昼，情欲无度的生活犹似风雨大作的天空。你瞧那几朵移动缓慢、昏暗无光的乌云，它们要置身于太阳和大地之间，像是在尽它们的义务，在心灵和不正当的爱情之间，为前者泼洒冰凉而纯净的雨滴。要是这些雨滴都被吸进心灵的土壤而不白白流走该有多好啊！不过，我们的幸福会像五月的天空，万里无云永远不变，因为你将永远爱我，是不是，玛丽娅？”

玛丽娅心笨意拙，未曾感受到这番话的诗意，也没去体会施泰因极力克制的感情，她竟无意回答。不过，也不能不加理睬，她使用那根随意玩弄的小树枝，在沙地上写了个“永远！”

施泰因误将厌倦当作了羞怯，继续激动地说道：

“你看那大海，你听见海浪是怎样用充满魅力和恐惧的声音在低声说话吗？像是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述说重大机密哩。玛丽娅，海浪就是会勾引人的、可怕的美人鱼。希腊人的想象力真丰富，他们创造的神话把海浪人格化，说它们是一些美丽但没有良心的生灵，既诱人又可怕。它们会用甜美的声音引诱男人，然后把他吞掉。不过你，玛丽娅，你不会先用你那甜美的声音引诱男人，然后又忘恩负义，不会的。你可能是一条有诱惑力的美人鱼，但不会背信弃义，你永远不会。玛丽娅，是不是？”

“永远不会！”玛丽娅在沙滩上写道。海浪嬉戏着将玛丽娅写下的字迹抹掉了，像是在模仿日月的力量和时光的浪潮，要把她写在沙滩上保证永远铭记不忘的东西逐渐从她心头抹去一般。

“你为什么不用那甜美的声音回答我呢？”施泰因问玛丽娅。

“您想要我说什么呢，堂费德里科？”她回答说。“跟一个我心爱的男人说话，我的喉咙打结了。我这个人，正像玛丽娅大婶所说的那样，是个呆板冷漠的人，可她并不因此而不爱我。各人自有天生的性格。我和我父亲一样，生来话少。”

“如果你像你父亲，玛丽娅，我就再无他求了，因为好佩德罗

大叔——我该称他为我的父亲，他有一颗人类胸膛中最仁爱的心，像他那样的心只能在天使纯洁的胸膛里跳动，只能在优秀人士的胸膛里跳动。”

“我父亲优秀！”玛丽娅自言自语地说道，她差点儿没能克制住自己的一番讥笑。“上帝保佑！他这样认为更好。”

“喂，玛丽娅，”施泰因凑近她说道，“让我们把纯真圣洁的爱献给上帝吧。让我们向上帝保证，我们一定忠实履行他规定的各项义务，我们奉献到他祭坛上的爱是令人愉快的。玛丽娅，你让我把你当作我的妻子和伴侣来拥抱吧。”

“这不行！”玛丽娅说着迅速向后退一跳，蹙起双眉说道，“谁都不准碰我！”

“好吧，我薄情的美人。”施泰因温柔地回答说。“我尊重各种娇惯的脾气，我完全服从你的意志。你们古代一位绝妙的诗人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爱着服从’，难道不是这样吗？”

第十三章

渔夫对救了他女儿一命的医生感激不尽。当他发现这位青年倾心爱慕他的女儿时，这种感激之情就变成了一种狂热的友谊。这种友谊和他对施泰因身上伟大美德的敬佩之心一样，使他激动和兴奋。

自从那粗俗的渔夫和学识渊博的大学生相识之时起，他俩就情投意合，一见如故。那是因为怀有同样美好感情的人，只要稍一接触，便会克服彼此间的距离，相互吸引，很快就亲如手足。

因此，当施泰因前来请求做他的女婿时，这位好父亲满心欢喜，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抓着施泰因的手，求他看在上帝份上婚后留下来和他一起住在那所茅草房里。施泰因欣然同意。于是，渔夫像重新获得了青春活力和生气，立即动手修缮、打扫和精心布置他的住所。他把小阁楼腾出来，自己住了进去，把二层的两个房间让给女儿和女婿。他将墙壁抹光、刷白，把地面填平，然后铺上一张精致的棕榈席。席子是请玛丽娅大婶编织的，权作一份简单的嫁妆。

施泰因即将结婚的消息，使所有认识和爱戴他的人都感到极大的喜悦。玛丽娅大婶竟乐得三夜未能合眼。她预言说，既然堂费德里科将在那儿定居，那里的居民除了老死之外，将不会再有人病死。

加夫列尔修士对这一决定也显得十分高兴，尤其是看到玛丽娅大婶如此愉快，也和她一样感到无比喜悦。他竟放肆地说了一

句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俏皮话。他低声说，这位治病先生将要忘却那句“夫人，我从深渊向你呼唤”的祈祷词了^①。

这句笑话使玛丽娅大婶兴奋不已，以致整整十五天没有和一个人说话，除了问好之外，她没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为的是维护她的被保护者的名誉。这句笑话的惊人效果使得修士十分尴尬，因此他发誓今生今世永远不再说笑话。

堂莫德斯托认为，“海鸥”中了头彩，当地居民则中了二等奖，因为，当年他在加埃塔如果遇上了像施泰因这样能干的外科大夫的话，他就不会成为残臂人了。

多洛蕾丝的意见是，如果说渔夫给了他女儿两次生命，那么上帝的意志则给了她两份幸福，赐给了她一个这么好的父亲和一个这么好的丈夫。

曼努埃尔提醒说，天堂有一块圣饼，是留给那些当了丈夫而并不后悔的人吃的，可是至今尚无一人用牙齿碰过它。他妻子听了回答说，那是因为那些当丈夫的都进不了天堂的缘故，尽管圣彼得曾向圣女赫诺维娃保证要去天堂。

而莫莫则坚持说，一旦“海鸥”找到了丈夫，那流行病也就很有希望找到丈夫了。

罗莎·米斯蒂卡是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件事的。玛丽娅最近又有过一次无礼行为，从而增加了她在这方面的记录。圣母玛利亚纪念月来到了。在为她举行的宗教仪式中，几位女信徒要聚集在一起为圣母颂唱诗歌，由一位盲人老汉弹一架破旧的老式钢琴伴奏。罗西塔是这个宗教音乐社团的首领。颂唱起来，有几位的声音相当纯正优美，听来令人愉快。可是罗西塔的声音和它们合在一起则不免有些难听刺耳。罗莎不能否认玛丽萨拉姐在这方面令人钦佩的才华，为了向圣母玛利亚纪念月献礼，她按捺着往日的的不满，请堂莫德斯托出面调解，叫渔夫的女儿也来参加那个圣

^① 这是一句用拉丁文说的《圣经》中“赞美诗”里的话。——译注

母唱诗班。

堂莫德斯托拿起手杖，立刻上路。

玛丽萨拉姐并不以为自己是个虔诚的信徒，也不十分在乎在那位古钢琴大师伴奏下显示才能。于是，她对那位老战士的回答竟是一个干巴巴的“不”字，既无拐弯抹角的开场白，也无婉言推托的结束语。

这个单音节的“不”字比一声大炮的轰鸣更令堂莫德斯托胆战心惊。他不知所措了。

堂莫德斯托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一副好心肠，由衷地祝愿他的朋友们好，却没有必要的勇气助人获得好结果，也没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找到获得它的办法。

“佩德罗大叔，”他在遭到断然拒绝之后对渔夫说道，“您知道我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吗？罗西塔会说什么呢？神父又会说什么呢？您不能想个办法说服您的女儿吗？”

“她要是不愿意，我又拿她怎么办呢？！”渔夫回答说。

这样，可怜的堂莫德斯托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带回去。这消息不仅会触犯他那位神秘的女房东，而且会使她十分恼怒。

“我宁愿千百次，”他在返回维利阿马镇的路上说道，“面对加埃塔的全部排炮，也不愿站到罗西塔的面前从我嘴里说出这个‘不’字。天哪，她会怎么样噢！”

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堂莫德斯托的回话不管怎样兜圈子也无法掩饰，怎样解释说明也于事无补，怎样喋喋不休的开脱也徒劳无益，这些均未能减轻对罗西塔的刺激。她怒气冲天，以判决的口吻喊道：

“谁从上帝那里获得才能而不愿用来为他效劳，谁就应该失去这些才能。”

因此，当她知道那桩计划中的婚事时，她长叹一声，双眼仰视天空，说道：

“可怜的堂费德里科！您多善良，多仁慈，多么憨厚，多么朴实！愿上帝尽可能使你们幸福！上帝是万能的！在上帝面前无所不能！”

莫莫怀着惯常的不良用心，有意地把这个结婚的消息告诉了拉蒙·佩雷斯。

“听着，拉东·佩雷斯，这回你可以吃葱头^①了，一直到吃饱为止，因为堂费德里科被魔鬼迷住了，他要和海鸥结婚了。”

“是真的吗？”理发师沮丧地喊道。

“你奇怪吗？我比你还奇怪哩。论趣味，有些人真欠揍！你瞧，他竟迷上了这么个冷漠无情的女人。她简直是条长脚的毒蛇，眼睛喷火，嘴巴吐毒液！不过，堂费德里科也正应上了这句话：‘晚婚无好婚。’”

“我不奇怪。”拉蒙·佩雷斯分辩说。“堂费德里科爱她，这并不使我奇怪，奇怪的是玛丽萨拉姐竟爱上这个离群索居的家伙。他一头亚麻发，一张苹果脸，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可惜这个没良心的姑娘没有记住俗话说的‘远离家乡去结婚，不是受骗即骗人！’”

“可以肯定，他不会来骗人，因为他确实是个好人，这是不用说的。不过，这狡猾的女人用她的歌声把他笼络住了。她从太阳早上放光一直到晚上收光总是不停地唱，把他给迷住了。她就会唱歌，别的什么也不干。我对堂费德里科说过，俗话说，‘安家要有炉灶，娶个老婆要会把纺车摇’。可他没当回事儿。他可真是位胡安·拉纳斯^②。至于你，拉东·佩雷斯，太委屈你了，你受的挫折可比箭鱼身上的皱褶还多啊^③。”

① 许多西班牙人很爱吃生葱头，但是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为了避免口臭就不敢吃了。“可以吃葱头”是对求爱无望的人的一种说法。——译注

② 西文用此比拟胆小的好好先生，相当于中国的“东郭先生”。——译注

③ 箭鱼身上无鳞，皮极粗糙。这里“挫折”和“皱褶”同是一个词，一语双关。——译注

“人们经常看到，”理发师急促地旋转了一下吉他的高音弦轴，回答说，“外来者登堂入室并把我们将逐出家门。不过，扁鼻子，你得明白，这对我无足轻重。这样的日子长不了。旧的一去，新的便来嘛。”

说着，他狂怒地弹起吉他，高傲地唱道：

人家说你不爱我，
这一点儿也不叫我忧伤；
黑桑葚留下的污痕，
绿桑葚会将它抹光。

如果你不爱我，
那就给我三枚小钱；
我会用这点儿钱，
买到我的新欢。

第十四章

施泰因和“海鸥”的婚礼在维利阿马镇的教堂举行。渔夫换下了那件红色粗呢衬衣，穿上了一件浆洗得笔挺的白衬衫和一件崭新的蓝色粗呢上装。节日礼服绷在他身上，使他显得特别局促。

堂莫德斯托是证婚人之一。他的一身戎装已显破旧。又因为主人比以前瘦了许多，军服显得十分宽大。那条马翁布^①的裤子，已被罗莎·米斯蒂卡洗过上千次，每次都放在草木灰水（可惜那不是胡文西奥^②的仙水）里浸泡，已经缩得只能遮住半条腿了。肩章已完全变成古铜色。那顶三角帽虽然已经度过四十个年头，风采却依然不减当年，挺拔美观，毫无愧色地占据着主人身躯的至高点。而与此同时，在这位可怜的伤残军人的正直的胸膛上，还佩带着那枚从战场上凭勇敢得来的荣誉十字勋章。它闪闪发光，犹如一颗纯正的钻石镶在破损的嵌座上。

按照习惯，妇女们参加仪式要穿黑色服装。不过，今天参加婚礼，她们都换上了节日的衣裳。玛丽萨拉姐穿一身白衣裙。玛丽娅大婶和多洛蕾丝穿上了施泰因特意为这个场合送给她们的新装。那是用从直布罗陀海峡走私过来的纯棉布做的。图案是当时最时髦的，叫做“彩虹式”，由那些截然相反、极不协调的颜色组

① 一种本色棉布，原产我国南京，后由商船经马翁岛传入西班牙。
——译注

② 青春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柏。朱庇特（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将其变成水泉，用此泉水洗澡即可返老还童。 ——译注

合而成。这样的布似乎是厂家专为嘲弄安达卢西亚的消费者准备的。总之，大家都打扮修饰了一番。只有莫莫例外，他不愿意为这么一个场合麻烦自己。这使“海鸥”有理由骂他：

“你做得好呀，蠢家伙！看来，你真的相信‘丑八怪即使穿丝绸也还是丑’的了。你这样来参加我的婚礼，倒像是一条狗去望弥撒。”

“你真认为你当了‘医生夫人’就不再是只海鸥了？”莫莫反驳道，“因为这么一打扮你就变漂亮了？对，你穿这一身白真漂亮！要是在头上再戴一顶红帽子，简直就像根火柴！”

接着，他便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你洁白得像乌鸦，
漂亮得像饿鬼，
你的“红脸”呀像白蜡，
身子胖得呀与铁丝分毫不差。

玛丽萨拉姐立即回敬唱道：

你的一张嘴呀，
大得像箩筐，
可以用来漂衣裳；
你嘴里的牙齿呀，
一颗颗像薅锄，
上面有坡又有梁。

唱完，便转身而去。

莫莫是个蛮横无礼的人，辱骂从不让人。他怒冲冲地回击道：

“滚吧，滚吧，快去让人家给你祝福吧。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相信，它也将是最后一次！”

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之后，婚宴在镇上玛丽娅大婶的家中举行，因为渔夫的小茅屋容纳不下这么多的来宾。施泰因行医有些积攒（尽管他给人治病多半不收分文），他想把婚事办得大些，也希望大家能乐一乐。因此，他请来三位吉他手，准备了许多果子酒、葡萄酒、饼干和糕点。来宾们唱呀，跳呀，喝呀，喊呀，言谈中不乏种种当地特有的笑话和尖刻言辞。

玛丽娅大婶出出进进，忙着给大家斟酒，履行着女侯相的职责，并且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我太高兴了，好像是我自己在做新娘。”

听到她这么说，加夫列尔修士难免要补充一句：

“我太高兴了，好像是我自己在做新郎。”

“妈，”曼努埃尔见她从身边走过对她说道：“这颜色的衣服让寡妇穿上，倒是够开心的呀！”

“住嘴，别胡说！”他母亲回答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应该开心。再说，人家白送你的马，何必瞧它的牙口轻不轻呢。加夫列尔修士，您喝这杯甜酒，吃这烤饼，回修道院之前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干一杯吧。”

“回修道院之前，我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干一杯。”加夫列尔修士说道。

匆忙饮完一杯酒后，他悄悄地走了。除玛丽娅大婶之外，没有人发现他到场，也没有人注意他退场。

婚宴渐渐热闹起来。

“静一静！”身材矮小、背驼腿瘸的教堂司事喊道。

听到他要祝酒，大家都不再出声。

“我要为新人的健康，”他说道，“为所有在座的正直的人们的健康干杯！为神圣灵魂的安息干杯！”

“好啊！我们干杯！以酒代水的‘拉曼却’^①万岁！”

“轮到你了，拉蒙·佩雷斯，唱支歌，别留着嗓子再等下回用。”

拉蒙便唱了起来：

我为新娘
带来并献上我的祝福；
但对于新郎
我只有羡慕和忌妒。

“好，真风趣！”大家喊道，“现在奏方丹戈舞曲，大家跳吧！”

听到这优秀的民族舞曲的前奏，一男一女同时站了起来，两人相对而立。他俩滑稽而又潇洒地摇摆着身子，脚步几乎不挪动位置，同时用响板打着欢快的节拍。过了一会儿，这两位舞者将他们的位置让给另外两个人。后者往他们面前一站，他们便立即退下去。按照当地的习惯，这样的表演重复了许多次。

那时，吉他手唱道：

在教堂大门口，
姑娘同意嫁新郎，
他进去时自由，
出来时已像猎物一样。

“静一静！”一位说话滑稽的人突然喊道，“我要为‘包治百病’的医生干一杯。上帝派他到我们这块土地上来，让我们大家都活得比巴杜沙梭^②更长久。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到时候您别设

① 拉曼却是西班牙皇城省很大一个地区的俗称。那里干旱，缺水少树。塞万提斯在他的《堂吉珂德》中对该地区和那里的风车曾有过出色的描写。——译注

② 犹太人的祖先，传说他活了963岁。——译注

法延长我老婆的寿命，不然我就太痛苦了。”

这句俏皮话引得大家叫好，一个劲儿地鼓掌。

“曼努埃尔，对这番话，你想说点什么？”大家朝他喊道。

“我要说的是，‘我什么也不说’。”曼努埃尔回答说。

“这样不能算数。你要一定不开口，那你就到教堂去好了，别在这儿呆着。你喝杯酒，清醒清醒。”

曼努埃尔举起一杯甜酒，说道：

“我为新郎新娘，为在座的朋友们，为我们的司令，为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的复活干杯。”

“司令万岁！司令万岁！”在场的人齐声喊道。“曼努埃尔，你会唱，唱一支民歌吧！”

曼努埃尔便唱了这样一支歌：

伙计，你瞧你干的啥，
竟找了个美人儿成家，
这下你就是活到老，
也不免要担惊受怕。

在别人唱了几支民歌之后，那个说俏皮话的人又说道：

“曼努埃尔，这几位唱得没意思，没趣儿，白唱了。你能用好诗表达思想，特别是有点儿醉意的时候，更是出口成章。你给新郎新娘来一首十行诗吧。先喝了这杯酒，活动活动舌头。”

曼努埃尔端起酒杯，说道：

我的安慰你听端详，
你快来到我的身旁，
你在绿叶丛中生长，
在榨池里变成琼浆。
你能消除我的忧伤，

现在我要求你帮忙，
快过来清清我的嗓，
快过来润润我的嘴，
让我喝干这一小杯，
好为新人放声歌唱。

“现在轮到你了，拉蒙，你这魔鬼。难道你的嗓子被白酒堵住了吗？你今天比凉拌西红柿还乏味哩。”

拉蒙拿起吉他，唱道：

新娘去望弥撒，
我有幸遇见了她，
我全部的幸福啊，
就是吻她踩过的硬泥巴。

接着，他又唱了一支逗乐的歌。随后，玛丽娅大婶走近施泰因，对他说道：

“堂费德里科，大家酒劲儿开始上来了。现在是夜里十二点。孩子们都留在家，他们身边只有莫莫和加夫列尔修士。我还担心曼努埃尔喝酒过度，而且，佩德罗大叔已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我看，我们现在走不为失礼。毛驴已准备妥当。我们来个不辞而别吧，好吗？”

片刻之后，三位妇女骑着毛驴朝修道院走去，男人们则步行跟在后头。这时，拉蒙见新郎新娘要回家了，心头涌上一阵醋意和恼怒，抖擞精神弹起吉他，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嚎出下面这支歌：

你曾给了我几个南瓜^①，

① 这句话在西班牙语中意味着拒绝求爱。——译注

我已就着西红柿吃下；
我宁愿要南瓜，
却不愿进你的家。

“多美的夜色啊！”施泰因抬眼望着天空对妻子说道，“你瞧那布满星斗的天空，瞧那圆圆的月亮，就像我满心喜悦，充满了幸福……，它就像我的这颗心，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少！”

“我呀，今天晚上玩得真开心。”玛丽娅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早就退席了。”

“玛丽娅大婶，”佩德罗·桑塔洛对这位好心的老太太说道，“现在我们真是可以安心地死去了。”

“是的。”她回答说，“不过，我们也可以高高兴兴地活下去，这样更好。”

“你怎么一拿起酒杯就克制不住自己？”多洛雷斯对丈夫说道，“你一旦扬帆，就没有缆绳能栓住你。”

“他妈的！”曼努埃尔反驳说，“我既然回来了，你还要怎么样？你再噜苏一句，我就调头回去再喝几杯。”

他们还能听得见那些酒鬼们的歌声和喊声：

“以酒代水的拉曼却万岁！”

多洛雷斯不再说话，她害怕曼努尔真那样做。

“何塞，”曼努埃尔对和他同行的小舅子说道，“月亮满了吗？”

“当然满了！”牧人回答说。“你没看见从它的孔眼^①里冒出东西来了吗？你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吧？”

“也许是一颗泪珠^②。”曼努埃尔笑着说。

“不是，是一个人。”

① 这里的“孔眼”(ojo)有时也可作“眼睛”讲；另外，上述满月的“满”正好和“充满”的“满”相同。作者在对话里玩了个文字游戏。
——译注

② 同上。

“是一个人！”多洛雷斯喊了起来。她全然相信了她兄弟的话。“那人是谁？”

“我不知道。”牧人回答说，“不过，我晓得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什么名字？”多洛雷斯问道。

“她叫维纳斯^①。”何塞回答说。

曼努埃尔哈哈大笑。他喝多了，酒性发作，正如常言所说，他肚子上的酒高兴起来了。

“堂费德里科，”曼努埃尔说道，“我作为过来人，要给您一个劝告，您愿意听吗？”

“曼努埃尔，你住嘴，看在上帝份上！”多洛雷斯对他说道。

“你让我安静点好吗？要不，我就调转屁股了。堂费德里科，您听着，首要的是，对老婆要像对狗一样，一手拿面包，另一只手拿棍棒。”

“曼努埃尔！”多洛雷斯再次喊道。

“要么你别管我，要么我回去，怎么样？”曼努埃尔回答说。多洛雷斯不作声了。

“堂费德里科，”曼努埃尔继续说道：“结婚要当大丈夫，无论如何不能让老婆凶，不能让老婆狠。”

“请你给我住嘴，曼努埃尔！”他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真难办！”曼努埃尔嘟囔着说道。“我们倒像是在参加一个葬礼。”

“曼努埃尔，”牧人发表意见说，“你不知道堂费德里科不喜欢这些笑话吗？”

“堂费德里科，”曼努埃尔一边向继续朝茅屋走去的新郎新娘告别，一边说道，“当你对刚刚做的事儿感到后悔的时候，咱们就凑到一块儿，两人一起来唱同一支歌。”

他朝修道院走去。深夜，万籁俱寂，清楚地传来他那响亮的

① 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译注

优美的歌声：

我老婆和我的马儿
离开我死在同一时刻。
管它什么老婆还是恶魔！
只有马儿叫我心疼如割。

“曼努埃尔，睡你的觉去！这下可以随你的便了。”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对他说道。

“这事由我老婆管。”他回答说。“不对吗，我的黑家伙？”

“但愿你现在就睡着了。”多洛雷斯回答说。

“瞎诌！我在床上睡觉，你总是唠叨个没完，弄得我不得不半睡半醒地把耳朵给堵上。要你不唠叨那可不容易啊！”

“你就不会把她的嘴给堵上？”小舅子笑着对他说道。

“何塞，你听着，”曼努埃尔回答说，“你有没有在哪个洞穴或者荆棘丛中找到能堵住女人嘴巴的东西？注意，要是你找到了，一准有人上门用重金购买。我在许多地方找过，可是从没找到，也从来没有在上帝的生活中听说过。”

说着，他又唱了起来：

烈日当空
放射着灼人的光焰，
要把它熄灭
很难很难；
发怒的女人
废话连篇，
要堵住她的嘴巴，
更是难上加难。
任你好话说尽

温存百般，
任你拳脚相加
棍棒打断，
她软的不吃，
硬的也是枉然。

第十五章

三年过去了。世上,对生活索取不多的男人为数甚少,而施泰因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温情脉脉地爱着妻子,日益眷恋着他的岳父,眷恋着那救他于垂危之际并一直热情待他的可敬的一家。那单调的乡村生活,倒也符合他的简朴的情趣和温柔安分的性格。另一方面,单调也不乏魅力。一种永不变化的生活,就像一个人安祥入睡连梦都不做一个,又像一支音符极少的乐曲,在耳边轻轻回荡,使人昏昏欲睡。也许世间再无其它事物能像单调宁静的生活那样,给人留下如此愉快的回忆。单调宁静犹如一条连续不断的时日链,它所连接的每个时日全都相同,前后无异。

因此,一天上午,当那间茅屋的居民看到莫莫惊慌失措地跑来喊着要施泰因立即去修道院一刻也不要耽搁时,他们是何等惊愕!

“家里有什么人病倒了?”施泰因惊恐地问道。

“不是的,”莫莫回答说,“是一位大人,人家叫他‘各下’。他和朋友们在猎场里打野猪和野鹿来着,在跳越一个悬崖时,马滑倒了,他和马都摔到了峡谷里。马摔死了,而‘各下’全身的骨头都摔断了。人家用担架把他抬到了那儿,那派头,真像是一个巴比伦王国又回来了,又像是到了审判日^①。大家都乱成一团,像是羊群里闯进了一只狼。只有那个摔惨了的人面不改色,毫不惊

^① 《圣经》中说,世界末日来临时上帝要对每个世人进行审判,善则奖,恶则惩。——译注

慌。说真的，他可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那儿，大家都惶恐不安，束手无策。我奶奶对他们说，这里有一位少有的好外科大夫，可是他们不肯相信。不过，因为从加的斯请医生需要两天，从塞维利亚请也要那么多时间，因此‘各下’便说，他想让我奶奶推荐的医生到那儿去给他治伤。所以，我就被打发到这儿来了，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在上帝面前，除了我再没有人可以帮忙了。现在我跟您说实话，如果我是您，他们既然藐视我，就是有两个人来拉我，我也不去。”

“就算我敢违背我作为基督徒和医生的义务，”施泰因回答说，“眼看着我的一个同类遭受痛苦，能救而不去救，那是需要一副铁石心肠的呀。再说，那些先生们不认识我怎能相信我呢？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伤害我，即使他们认识我而不信任我，那也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呀。”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修道院。

玛丽娅大婶正焦急地等候施泰因到来。她立刻领他去见那位受伤的陌生人。伤员被安置在过去修道院的院长室里，人们匆匆忙忙但尽可能好地为他架了一张床。玛丽娅大婶和施泰因穿过围着的一群仆人和猎手来到床前。这是个高个儿青年，黑色卷发散落在他那漂亮、苍白然而平静的脸庞四周。刚看了一眼，施泰因便发出一声喊叫，向他扑过去，但怕碰着他，又立即止步，随后，交叉着颤抖的双手喊道：

“我的天！是公爵先生！”

“您认识我？”公爵问道，施泰因认出的人正是阿尔孟萨公爵。

“您认识我吗？”他又问道。公爵抬起头来，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注视着施泰因，他想不起来这个和他说话的人是谁。

“您不记得我了！”施泰因低声说道。这时，两颗硕大的泪珠从他面颊上滚落。“这并不奇怪，慷慨的人总是不去记他们做过的好事，就像感恩的人总是将他们得到的好处永远记在心间一样。”

“不祥之兆！”一位在场的人说道，“外科医生还掉眼泪！这下

我们可交运了！”

“多不幸的巧遇！”另一位接着说道。

“大夫先生，”公爵对施泰因说道，“我把自己交给您了。我相信上帝，相信您，相信我的好运。您就动手吧，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听到这一席话，施泰因抬起头来，神色非常镇定，做了一个谦逊然而是不容违拗的坚定手势，让四周的人们远离伤者。接着，他用那双精于此道的灵巧的手给伤者作了检查。一切都那么有把握，那么熟练，因此，大家都肃静下来，房间里只能听见伤者急促的呼吸声。

“公爵先生，”外科大夫作完检查之后说道，“您的踝骨错位了，腿骨骨折了，肯定是因为马的重量都压在您的腿上了。不过，我想，我一定能治愈它。”

“我会变成瘸子吗？”公爵问道。

“不会，我可以保证。”

“您就治吧！”公爵又说道，“我会称您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

施泰因镇定自若。他让人把曼努埃尔叫来，他十分了解这个人的力气和听从指挥的脾性，可以放心地请他帮忙。在曼努埃尔的帮助下，施泰因开始治疗。治疗的情景委实可怕。然而，施泰因似乎毫不理会病人遭受的剧烈的几乎使之失去知觉的疼痛。半小时之后，公爵睡着了，身体虽然疼痛，然而却睡得平静。公爵的朋友们一改原来对施泰因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敬重和钦佩。施泰因又恢复了他平时的谦逊和腼腆，礼貌地回答着大家的祝贺。不过，玛丽娅大婶的心里却乐滋滋地，露出得意的神态。

“我不是早说过吗！”她向在场的每一个人重复着，“我不是早说过吗！”

公爵的朋友们放心了，在公爵的一再要求下，他们先后打道

回府。公爵希望一个人留下来，由他称为老朋友的精明的医生照管。他还打发走了几乎所有的仆人。

这样，他和他的医生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重叙旧情了。公爵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很少物欲的人，习惯势力和追求物质享受没有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打下烙印。他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却能超凡脱俗，而且始终如一。这不是出于一时的偶然冲动，而是出于他的天性，出于他那坚不可摧的骑士精神，其象征便是遇事总抱“这有何妨，这有何惧？”的态度。他的心脏仍然在十五世纪的盔甲^①之下跳动，而这种盔甲如今在西班牙已所剩无几了。

施泰因向公爵谈了他参战的情况、他的不幸遭遇、他如何来到修道院以及他的恋爱和婚姻。公爵听得津津有味。施泰因的叙述使他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认识玛丽萨拉姐，认识渔夫，也想看一看那座在施泰因眼里比辉煌的宫殿还要珍贵的茅屋。因此，当他在施泰因陪同下第一次走出修道院时，他便向海边走去。

夏天已经来临，凉爽清新的微风无边无际地吹拂着，给两位朝圣者带来宜人的快意。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似乎刚刚戴上它那顶绿色冠冕，为迎接高贵客人的第一次光临梳妆打扮了一番。布满茅屋屋顶的小花，就像塞米拉米斯^②花园里茂密的花朵一样，它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曳着，宛如一群害羞的少女在交头接耳，低声细语，相互倾吐着爱情的秘密。大海轻轻地、有节奏地把它的浪花推向公爵脚边，似乎是在向他表示欢迎。空中传来云雀的歌声。这种鸟飞得极高，能达到肉眼无法看到的高度。公爵感到有些累了，便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他是诗人，喜欢默默品味这美丽的景色。

突然，响起一阵歌声，唱的是一支简单而忧伤的曲子。公爵

① 这里系指中世纪的骑士。——译注

② 西西利亚及巴比伦女王，相传她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和那里的空中花园。——译注

不觉一惊，瞧了瞧施泰因。施泰因笑了。那声音继续唱着。

“施泰因，”公爵说道，“是这些海浪里有美人鱼，还是这里的天空中有天使呢？”

施泰因拿出笛子，吹奏起同一支曲子，代替了回答。

公爵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姑娘连跑带跳地向他们走来。一见到他，姑娘便停住了脚步。

“这就是我的妻子，”施泰因说道，“我的玛丽娅。”

“您的嗓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公爵兴致勃勃地说道，“夫人，我看过欧洲所有剧院的演出，可是，我的耳朵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令我赞叹的歌声。”

从这样一位显要人物和权威裁判口中听到如此高度的赞扬，如果玛丽娅那总是黝黑发亮的皮肤能够变成另一种颜色的话，她的面颊上早该明显地泛起骄傲和满足的红晕了。

“你们俩拥有足够的能力在世间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难道你们愿意将自己埋没在这黑暗与遗忘之中吗？你们拥有如此难得的优势而不走到社会上去，这是不行的！我再说一遍，这是不行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在这里很幸福，公爵先生！”施泰因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任何搬迁，对我来说，都像是一种违背命运的忘恩负义行为！”

“施泰因，”公爵喊道，“我们俩一起在英国君主号上航海的时候，我钦佩您那坚定、沉着的勇气，可它现在到哪儿去了？您爱科学，愿意为受苦受难的人类献身，而您为这又干了什么呢？难道您已被眼前的幸福磨掉了锐气？难道幸福真要使人们变得自私不成？”

施泰因低下了头。

“夫人，”公爵继续说道，“您这么年轻，又很有才华，难道就甘心呆在这儿，像那座废墟一样永远贴在这块海边的岩石上吗？”

玛丽娅被那些诱人的希望打动了，她兴奋异常，心脏剧烈地

跳动着，然而她故作冷淡地回答说：

“到别的地方去我又能得到些什么呢？”

“那你父亲呢？”她丈夫用责备的口气问道。

“他正在打渔呐！”她装作没有听懂提问的真正含义。

公爵立刻长篇大论地解释起来，说她那令人惊叹的才能会给她带来种种好处，将使她登上艺术殿堂的宝座并赢得大量财富。

玛丽娅贪婪地听着。与此同时，公爵见她脸上的表情一会儿冷淡一会儿热情，忽而呆若木鸡忽而神彩飞扬，犹如在做游戏一般，甚为惊讶。

这时，公爵要回修道院了，玛丽娅凑到施泰因耳边急切地对他说：

“我们去，我们要去。怎么？命运在向我招手，要给我送来桂冠了，难道在这个时候我倒要装聋作哑，无动于衷吗？不！不！”

施泰因忧心忡忡地跟随公爵往回走。

当他们走进修道院时，玛丽娅大婶问公爵，她亲爱的玛丽娅给他的印象如何。这位公爵对他的看护士的态度一向十分和蔼。

“玛丽萨拉姐不是一位漂亮的人儿吗？”她问道。

“漂亮。”公爵回答说。“正如一位诗人所写，她有一双只有雄鹰才能正视的眼睛。”

“还有她的妩媚，”好老太太继续问道，“她的嗓子呢？”

“她的嗓子嘛，”公爵说道，“那是太好了。这样的嗓子埋没在这偏僻的地方太可惜了。你们有夜莺和金翅雀已经足够了，他们夫妇俩必须跟我走。”

即使是一道闪电落在玛丽娅大婶脚下也不会像这几句话那样让她感到可怕。

“那么，他们愿意吗？”她惊恐地高声问道。

“他们必须愿意。”公爵说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玛丽娅大婶神情沮丧，茫然不知所措地呆了好一会儿。后来，她去找加夫列尔修士。

“他们要走了！”她泪流满面地对他说。

“感谢上帝！”修士回答说，“他们把院长室的大理石地板已经磨损得够呛了。要是院长阁下回来，他会说些什么噢？”

“您没听懂我的话。”玛丽娅大婶打断他的话说道。“要走的是堂费德里科和他的妻子。”

“是他们要走？”加夫列尔修士说道，“这可不行！”

“难道真的要走吗？”玛丽娅大婶问前来找她的施泰因。

“她愿意！”施泰因回答说。他满脸愁云，神态沮丧。

“这话是他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要不是有我们，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她早就没命了。唉！堂费德里科，您在这儿这么好，难道还要去做一个好了还想更好的那种贪心的西班牙人吗？”

“我不希望，也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儿更好，我的好玛丽娅大婶。”施泰因说道。

“总有一天您会后悔的。”她又说道。“可怜的佩德罗大叔怎么办噢！我的上帝！为什么世上这乱七八糟的事儿竟然也来到我们这儿呢？”

这时，堂莫德斯托走了进来。他已经有些日子没到这儿来了。这不是因为公爵没有很好地接待他，也不是因为公爵对于这位老战士不像对所有接近他的人那样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是由于堂莫德斯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即没有严格的礼仪他决不晋见这位公爵、将军和前国防大臣。但是，罗莎·米斯蒂卡曾对他说，他的制服已经穿得不像样了，有伤大雅，这才是他很少前来的原因。在玛丽娅大婶告诉他公爵过两天即将起程的消息之后，堂莫斯托立即告辞。他已经有了一个打算，需要抓紧时间付诸实施。

当玛丽萨拉姐告诉父亲说她已打定主意按照公爵的劝告去做时，可怜的老人心痛欲裂。即使他有一颗铁石的心，也会痛碎的。然而，他的痛苦是无声的。他听着女儿的宏伟计划，既不评论和指责，也不表示认同和赞许。对于她还要回到这座茅屋来的许诺，

他只是听着，不加要求，也不予拒绝。他看待女儿就像鸟儿看待一只奋飞离巢的雏鸟一样，既然她要离去就不一定再回来了。如果说得恰当些，这位好父亲正在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哩。

不久，按照吩咐来接公爵起程的马匹、仆人和驮货用的骡子都来到了。修道院的各个角落都响起了叫喊声、祝福声和准备旅行搬运物件的响动声。加夫列尔修士不得不躲到常青藤下去编他的带耳筐。过去，常青藤下曾架设过水车。

莫隆戈爬到最高的房顶上，躺在阳光下，轻蔑地瞧着院子里的骚动。帕洛莫狂吠着，强烈抗议外人的侵犯。曼努埃尔不得不让莫莫将它关了起来。

“毫无疑问，”莫莫说道，“我奶奶是天底下最固执的巫医。她身上有磁铁，能把病人都吸引到这个家里来。这已经是第三位了。就是到了天上，她一定还得去给圣拉撒路^①看病呢。”

出发的日子到了。公爵已准备停当，坐在他的房间里等待启程。施泰因和玛丽娅赶来了，他俩身后跟着那位可怜的渔夫。他两眼望着地，弯着身子，承受着痛苦的重压。这痛苦使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流逝的漫长岁月和大海的狂风恶浪都没能使他变得这样衰老。来到修道院，他便一屁股坐在十字架大理石座的台阶上。

堂莫德斯托也赶来了，但一脸沮丧的神情。他的双眉变成了两张弯得出奇的弓。一缕稀疏的头发无力地耷拉在一边。胸脯起伏着，发出深深的叹息。

“您怎么了，我的司令？”玛丽娅大婶问他。

“玛丽娅大婶，”他回答说，“今天是六月十五日，是我命名日圣徒的节日，是我生活年表上令人悲伤的纪念日。啊，莫德斯托圣徒！在教会向你祈祷的日子里，难道你也这样对待我吗？”

① 《圣经》中说，他是满身是疮的乞丐，是耶稣的朋友和学生，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他复活了。——译注

“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玛丽娅大婶不安地问。

“您瞧。”这位老战士说着抬起胳膊，他制服上的一个大口子露了出来。从那道口子可以瞧见白色衬里，就像是张嘴嘲笑时露出一排白牙。堂莫德斯托的身份全靠他的制服作证，而穿上这套裂口子的制服，其职业的尊严也就丢得一干二净了。

“多不幸啊！”玛丽娅大婶忧伤地喊道。

“这下又要麻烦罗西塔了！”堂莫德斯托继续说道。

“公爵阁下请司令官先生到他的房间去一趟。”这时公爵的一个仆人对他说。

堂莫德斯托昂首挺胸，手里拿着一页细心折叠好并盖有印章的信函，胳膊尽可能紧贴身子，以便遮盖制服上那倒霉的裂缝。他如此这般地站到那位达官贵人的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严格保持着军队条例规定的姿势。

“我祝阁下旅途愉快幸福，”他说道，“并祝公爵夫人及阁下全家福体康泰。此外，我冒昧地请求阁下将这份关于我有幸掌管的城堡事宜的呈文转交国防大臣先生。阁下已亲身体察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所需之修缮是何等的急迫，在谈及对摩洛哥皇帝作战时尤其如此。”

“我亲爱的堂莫德斯托，”公爵回答道，“我不敢担保这项请求一定能获得成功。我宁愿劝您在城堡的雉堞上竖一枚十字架，如同在坟墓上竖立的那样。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要让他们给您支付一些早该支付的薪金。”

这个值得感谢的许诺却未能抹去公爵对城堡所作的类似死刑的判决在司令心头留下的悲惨阴影。

“同时，我请您当作一位朋友的纪念品，收下……”公爵指着旁边的一把椅子说。

堂莫德斯托看见椅子上摆放着一套崭新的光彩夺目的制服，还佩有肩章。那可是这位本世纪第一上尉的双肩才有资格佩戴的肩章啊！此时，他怎能不惊讶万分呢？面对如此华丽美观的馈赠，

堂莫德斯托自然是诚惶诚恐和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希望，”公爵说道，“司令先生，您能再活那么大岁数，好让这套制服一直陪伴您，或者像它的前辈一样先于主人而去。”

“啊！阁下先生，”堂莫德斯托回答说，他渐渐恢复了说话的能力，“这对我可是太华丽了。”

“哪里，哪里！”公爵回答道。“有多少人穿着比这更华贵的制服，可他们都不配！此外，我还知道您有一位朋友，她是一位极好的女房东。”他继续说道，“请您给她捎去一件纪念品，这大概不会让您感到负担吧？那就请您将这份小礼物转交给她。”

那是一串用金丝和珊瑚精心制成的念珠。

随后，还没等堂莫德斯托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公爵便转向玛丽娅大婶一家。他把他们召来是为了向他们表示感谢，并给他们留下纪念礼物。公爵分送赠礼时，不像有钱人通常做的那样：态度冷漠，出手大方，然而略含轻蔑，甚至带有某种侮辱之意。他不那样做，而是像那些并非豪富的人一样，先对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作一番研究。这样一来，住在修道院里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最需要或者最喜欢的东西。曼努埃尔得到的是一件斗篷和一只上好的表。莫莫得到了一套衣服、一条黄色丝绸带和一支猎枪。女人和孩子们得到的是衣料和玩具：阿尼斯得到一只“海蟹”，或者说是一只风筝。这只风筝很大，用它一遮，阿尼斯小小的身子便全部消失，犹如一只耗子躲到了阿喀琉斯^①的盾牌之后。玛丽娅大婶是这位尊贵客人的不知疲倦的看护士，对于这个曾为他精心调制营养丰富的汤汁的好妇人，公爵向她献上了一份终身养老金。

而那可怜的加夫列尔修士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很少在人前露面，很少说话，而且总是躲开公爵，以致公爵一直没有见到过他。

① 也译作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耳戈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孩子。他作战英勇无比，在和特洛伊作战中，曾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译注

玛丽娅大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公爵送给她的布匹中剪下几米麻布，并拿了两条棉布头巾，悄悄地去她的被保护人。

“加夫列尔修士，”她对他说，“我给您拿来了公爵先生送您的礼物。我负责给您做衬衣。”

这位可怜的人儿，他比司令更加惶恐。加夫列尔修士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谦恭，而且是卑微！

一切准备就绪。公爵来到院子里。

“再见了，扁鼻子。你是维利阿马镇的光荣。”玛丽萨拉姐对他说。“如果再碰见你，我就记不得你了。”

“再见，海鸥。”这位回答说。“如果大家都像我母亲的儿子那样对你的离去感到遗憾的话，他们早就会鸣钟致哀了。”

佩德罗大叔一直坐在大理石台阶上。玛丽娅大婶在他身旁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这真像是我要到遥远的中国去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大家似的。”玛丽萨拉姐说道。“我跟你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得了，这倒像是吉卜赛人在办丧事了！你们是想扫我进城的兴不成！？”

“妈，”曼努埃尔见这位好妇人哭得如此伤心，感动地说道，“您现在就哭成这样，像个泪人儿，要是我死了，您又会哭得怎样呢？”

“那时我就不哭了，孩子，我的心肝。”母亲在哭泣中露出一丝微笑回答说。“我来不及哭了，我会跟着死去的。”

一见马匹来到，施泰因便扑到玛丽娅大婶的怀里。

“堂费德里科，您别把我们忘了呀！”好老太太抽泣着说道。“您可要回来！”

“要是我不回来，”医生回答说，“那就是因为我已经死了。”

公爵吩咐玛丽萨拉姐迅速骑上那头为她准备的毛驴，让她摆脱令人如此痛苦的告别场面。那畜牲一溜小跑，率先而去，其它马匹则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很快便在修道院的拐角处消失了。

可怜的父亲向女儿消失的方向伸开双臂。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他悲痛欲绝地喊道，把脸贴到十字架的台阶上。

行旅们继续催马前进。在到达“耶稣遇难处”时，施泰因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苦，向“救难上帝”作了一番热诚的祷告。“救难上帝”的善行遍及整个地区，犹如星辰向四周散发的光芒。

当一行人穿过村镇广场的时候，罗莎·米斯蒂卡正守候在她的窗前。

“上帝宽恕我吧！”她看到玛丽萨拉姐骑着毛驴与公爵并辔而行便喊了起来。“她都不向我问好！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要是她心中骄傲的魔鬼在作祟，那就去她的吧！”她将脑袋探出窗栏，继续说道，“我敢打赌，她连站在教堂门廊下的神父也会不加理睬的。这并不奇怪，公爵也如此，给她做了榜样。啊！他停下来了，和神父说话呢……他往神父手里塞了个钱包，一定是给穷人的！……他是一位好心肠的先生，很慷慨。他做过许多好事。愿上帝酬报他！”

罗莎·米斯蒂卡还不知道有一件更使她惊奇的事在等着她。

施泰因走过时，他竟悲伤地向她招手致意。

“上帝和您同在！”罗莎挥动着一方手绢说道。“您是天下第一好人！昨天，您来向我辞行时，竟像孩子一样哭了。您不能留在这儿多么遗憾！莫莫说得对，要是没有这个发疯的‘海鸥’，您本来是可以留在这儿的呀！”

一行人马已爬上一道山岗，开始往下走。维利阿马镇的房舍很快从施泰因的视野中消失了。施泰因曾在那里生活得十分平静和幸福，他实在难以离开。

这时，公爵在给玛丽娅描绘美好前景，以此来安慰她。殊不知这番话实属多余。

施泰因目不转睛地遥望着逐渐远离的天地。

“耶稣遇难处”的十字架以及“救难上帝”的小教堂相继消失。

接着，修道院的一大片建筑也渐渐隐没在大地之中。最后，那平静的世间一隅仅剩城堡废墟隐约可见，它在蔚蓝的苍穹间抹上了一片黑色阴影。还有那钟楼尖塔，正如一位诗人所云，像一根手指指点上天，虽有满腹雄辩之词，却无法开口直言。

最终，整个景象都模糊不清了。施泰因用双手捂住了他那流满热泪的脸。

第十六章

西班牙的民族特性与矫揉造作格格不入。因此，在西班牙既不要求也不承认其他地方称之为“高雅”的东西。在这里高雅即自然。因为在西班牙一切均属自然，所以西班牙本身就是优雅高尚的。

——作者

在塞维利亚，七月的天气已相当炎热。人们常常在那些优雅的庭院里举行茶话会，纳凉，聊天。漂亮的大理石喷泉欢快地喷射着水柱。喷泉前面摆放着一大片花盆，鲜花盛开。庭院四周有回廊环绕。回廊顶棚上悬挂着大灯笼或有玻璃罩的提灯。明亮的灯光如水流般地向四周倾泻。空气中花香四溢，家具富丽堂皇，把庭院点缀得更加优美典雅。尤其是那些美貌的塞维利亚女郎，更为聚会增光添彩。她们活泼欢快的对话，堪与喷泉轻柔的潺潺水声相媲美。

七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年轻、美貌、文雅的阿尔加尔伯爵夫人家中，正举行着一个盛大的聚会。能够走进这一家大门当是莫大的荣幸；然而这又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女主人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谁都是同样面带微笑，热诚相待。她如此轻易地接待所有来访者，不甚符合她舅父桑塔·玛利亚将军的心意。这

位将军是拿破仑时代的军人，为了出人头地，他好战成性，正像当时军人惯常表现的那样，有点儿粗野，有些排他，有点专制和目空一切。总之，他是战神玛斯^①名副其实的儿子。他百分之百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在于统治和服从，社会的目的和主要作用便是将每一个成员分成等级。此外，他爱西班牙如佩拉约^②，骁勇善战如熙德^③。

将军，他的妹妹即伯爵夫人的母亲瓜达尔加拿尔侯爵夫人，与另外几位客人，正在玩一种纸牌。还有几位在长廊上一边散步一边谈论着政治。男女青年们则坐在花前月下，谈笑风生。对于他们，似乎大地只长鲜花，空气中只有欢声笑语。

伯爵夫人半躺在沙发上，抱怨头痛得厉害。不过，这头痛并未妨碍她依旧心情愉快，春风满面。她身材瘦小，皮肤白皙，白得如同雪花石膏。她那浓密的金黄色秀发烫了英国发式，卷曲成波浪形。她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她的鼻子、牙齿、嘴巴以及椭圆形的脸庞都尽善尽美，堪称典范。她的风采无与伦比。她深受母亲疼爱，也得丈夫欢心。尽管她的丈夫自己不喜欢社交，却给她以无限的自由，这是因为她是个贤良的女子，丈夫信任她，而且伯爵夫人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受宠的女孩。然而，她品行优良，并不滥用这些特权。她没有过人的智慧，却有着一颗灵巧的心，能很好地、敏锐地感觉外界事物。她的全部奢望仅限于适度地玩耍和取乐，就像在天空飞翔的鸟儿，飞而不知如何去飞，唱也不费其力一样。那天晚上，她散步回来，疲倦了，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她脱去了外衣，仅着一件薄薄的白纱上衣。她那白皙而圆润的胳膊从衣袖的花边中显露出来，她忘了摘去手镯和戒指。在她身旁坐着一位刚从马德里来的年轻的上校军官，他曾在纳瓦拉战争中

①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译注

② 西班牙第一位国王，公元718年开始领导西班牙的光复战争并在科瓦堂加赢得对摩尔人的著名的胜利。——译注

③ 西班牙古代传说中的民族英雄。——译注

表现出众。伯爵夫人全神贯注地看着他。

桑塔·玛利亚将军时不时地瞧瞧他们俩，不耐烦地咬着嘴唇。

“真是件新鲜事！”他说道。“要是她不喜欢这样的新鲜事儿，她就不再是夏娃的女儿了。另一位一定是个好事之徒！才二十四岁，军服上就戴三条杠了！什么时候见过把军阶这样乱送人的？五、六年前他还在上学，而今却当团长了！毫无疑问，人家会对我们说，他的军衔是凭他的辉煌的行动得来的。然而，我却要说，勇敢并不出经验，而没有经验谁也当不好指挥官。只有二十四岁就当陆军上校！而我四十岁上，在转战罗塞利翁、美洲和葡萄牙之后才获得这个头衔。我的将军绶带是从北方与罗马军队作战归来之后又参加了独立战争才得到的。先生们，事实上，当今在西班牙，我们大家都变成疯子了，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干的事像疯子，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允许人家干那样的事而像疯子。”

这时，传来了嘈杂的喊叫声。这位伯爵夫人倦意顿失，一跃而起。

“啊！我们的失踪者终于露面了！”她大声喊道。“十二万分的欢迎。您这倒霉的猎手，受伤的骑士，我们好不担惊受怕哟！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您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人家说从一座城堡的瓦砾堆里钻出来了一个神妙的德国医生，这事是真的吗？还有修道院的那些像是编造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人们，也是真的吗？公爵，您把所有这些稀罕的事情都给我们讲讲吧。”

公爵在接受全体在座者对他伤愈归来的祝福之后，在伯爵夫人对面就座，并开始叙述读者已经知晓的全部事情。最后，在谈了施泰因和玛丽娅的许多事之后，他告诉大家，他已经说服施泰因和他的妻子来塞维利亚定居，以便施展他的医术并且让他的妻子展示非凡的歌唱天赋。

“干得不妙！”将军用坚定的语气判断说。

伯爵夫人迅速转过身来，问她舅舅：

“为什么干得不妙呢，先生？”

“因为这些人原来生活得很愉快，没有任何奢望，”将军回答说，“而从今往后，他们就不能再那么说了。有一出西班牙戏剧的剧名是一句格言，叫做‘谁都不应该弃实求虚’。”

“舅舅，”伯爵夫人回答说，“您认为那个有特殊歌喉的女人会后悔失去了海边的岩石吗？过去，她曾像牡蛎一样贴在岩石上。这样的生活，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社会和对艺术来说，都没有一点儿好处，也不会带来任何荣耀。”

“好啦，外甥女，你是想让我们一本正经地相信只要一个女人登上舞台，唱上一曲‘尽快快跑’，人类社会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吗？”

“得了！”伯爵夫人说道。“谁都十分清楚您不爱好音乐。”

“我十分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爱上它。”将军回答说。“现在，欧洲出现了一股可悲的音乐狂热。音符如排山倒海的洪水，或者用人们蹩脚的说法，音乐似‘雪崩’一般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它面前已有许多人失去了理智。你要我也像他们那样失去理智吗？你要我也傻乎乎地给颤音王国的国王和王后们已经盛得出奇的傲气上再添几分神气不成？当许多伤痕累累的好军官即将饿死之际，当许多劳苦功高、善良虔诚的妇女哭泣度日连一片糊口的面包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你要让我的比塞塔^①也沦为他们的巨额收入吗？在这个说大话的伪君子们张嘴不离‘人类’的时代，这种现象真可谓仰天呼号，也正如现在人们所说，是一个真正的讽刺！那么，我也去向一位全部美德仅仅在于会唱‘多、来、咪、发、索’的女主角投掷花束吧！”

“我舅舅是现状的地道化身。”伯爵夫人说道。“一切新事物都使他不高兴。为了让他高兴，我得尽可能早一点儿变老。”

“你不用这样做，外甥女。”将军反驳说。“同样你也不要来要求我返老还童，以讨好现在这代人。”

“我的兄长们在争论什么呢？”侯爵夫人问道。她一直在打牌，没

① 西班牙货币名。——译注

有专心听，也没有参与谈话。

“我舅舅，”一位悄悄进来并坐在公爵身旁的年轻军官说道，“我舅舅正在向音乐发起一次十字军东征。他已经向‘行板’宣战，通缉‘中速’，而且也不宽大‘快板’。”

“亲爱的拉法埃尔！”公爵喊道，并过去拥抱了那位军官，因为他是他的亲戚，而且对他很有好感。

拉法埃尔身材矮小，但面目清秀，体形匀称，风度翩翩。他的脸，正如人们所说，是一张对于男人来讲过于漂亮的脸。

“要是我啊！”这位军官紧紧握着公爵的双手回答说，“为了避免您已经度过的那些倒霉日子，我早就让人家把我的双腿给锯了！不过，我们正在谈歌剧，我可不愿意用情节剧的腔调来歌唱。”

“你想得对。”公爵说道。“然而，你最好还是给我讲讲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吧。怎么样？”

“我说，我表姐阿尔加尔伯爵夫人是塞维利亚妇女中的一颗明珠。”拉法埃尔说道。

“我是问新闻，”公爵又说道，“我不知道的新闻。”

“公爵先生，”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所罗门^①曾经说过，许多学者，包括我在内，也曾重复强调，在蔚蓝色的苍穹之下没有什么新闻。”

“但愿如此！”将军叹息道，“不过，我外甥拉法埃尔·阿里亚斯却是他这个公理的一个活生生的对立面。他参加茶话会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面孔，真叫人受不了。”

“我舅舅已经在向外国人挥舞手中的宝剑了。”拉法埃尔说道。“在桑塔·玛利亚将军眼里，外国人是妖魔鬼怪。公爵先生，您当国防大臣时如果不委任我做您的助理，我就不会结识这么多驻马德里的外交官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推荐信来耗费我的心血。舅舅，自从我来塞维利亚之后，一直在给所有的过路人当‘向导’。

① 《圣经》中的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译注

难道您认为我干这个很开心吗？”

“那么，是谁在强迫我们向外国人敞开大门，听从他们吩咐呢？”将军回答说。“在巴黎，人家就不这样做，在伦敦更非如此。”

“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性，”伯爵夫人说道，“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习俗。外国人比我们内向，他们之间处事同样也是如此。我们说话要公道。”

“最近是否又来了几位？”公爵问道。“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正在等待G大人的到来。他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是否已经到了塞维利亚呢？”

“他还没到。”拉法埃尔回答说。“眼前，我们这儿首先来了一位弗莱少校。我们管他叫作‘苍蝇’，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他在女王卫队里服役，是W公爵的外甥，是英国的一个上层人物。”

“是啊，是W公爵的外甥，”将军嘲笑说，“就像我是大土耳其公爵的外甥一样！”

“他年轻，大方，是个好小伙子。”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不过，个头儿很大。因此，要想观其全貌就必须保持一定距离；离近了，他便显得过分高大，过分粗壮，棱棱角角、粗粗糙糙的，百分之百地失去了匀称和协调。除了吃饭，他总在我身边，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每当我的仆人告诉他说，我已经外出，他总表示要等我。而他从大门进来，我便从窗户出去。他习惯把手杖当剑舞。即使他的击剑动作是无意的，只是向空气出刺，但是因为他的胳膊很长，很有力量，而我的房间又是那么狭小，结果他还是把我的墙壁刺出许多坑，并且打碎了窗户上的几块玻璃。在椅子上坐着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四肢，摇晃扭动身子，已经把四把椅子弄散架了。我的女房东见此情景极为气愤，大发了一通脾气。有时他也拿起一本书来，那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那时他准保睡着。不过，他也有他的长处，即喜欢征服，这是他的特长，是他的执著的追求和全部希望，尽管他还年轻。关于女性，他所抱

的幻想和当年加利西亚人去墨西哥寻找金比索一样，认为俯拾皆是。我曾设法让他醒悟，却一无所获。每当我给他讲道理，他就捋着大胡子，狐疑地微笑着。他已勾搭上了一位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很奇怪，这位三十岁的埃阿斯^①虽然一口气能吃下四磅牛排，喝光三瓶赫雷斯酒，却竟能让他的未婚妻相信，他出来旅行是健康的需要。另一位被我舅舅称作‘入侵者’的，是法国人，即莫德男爵。”

“男爵！”将军嘲讽地说道，“是的，是男爵，就像我是大土耳其男爵一般！”

“不过，看在上帝份上，舅舅，”伯爵夫人说道，“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是男爵呢？”

“外甥女，至于理由嘛，”将军说道，“真正的男爵，不是拿破仑时代的，也不是立宪派的，而是过去的真正的男爵，从来不会为了钱去旅行和写作，也不会那样没有教养，那样好奇，那样令人讨厌地问个不休。”

“可是，舅舅，看在上帝份上，人完全可以既当男爵又好奇多问的呀。一个人也不会因好奇多问而失去贵族头衔呀。他回国后就要和一对法国夫妇的女儿结婚了。”

“他要和她结婚，”将军回敬说，“就像我将和大土耳其男爵结婚一样。”

“我舅舅真像圣徒多马，眼见才信^②。”阿里亚斯说道。“不过，话还是回到我们的男爵身上来。必须承认，他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汉，尽管像我一样过早地停止了生长。他和蔼可亲，但是，一副文人学者的派头，谈兴甚高，什么政治、艺术、历史、音乐，什么统计学、哲学、财经乃至时装，无所不谈。目前，他正在写一

① 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这里是比喻。——译注

②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圣经·新约全书》中说，他不信耶稣死后复活，直到亲眼见耶稣的钉痕，并用手探入耶稣肋旁才相信他确已复活。——译注

本他自称十分严肃的书，据说，这本书将成为他跻身众议院的阶梯。书名是《在西班牙（至）伊比利亚的科学、哲学、生物学、艺术和地质学的考察旅行以及对其政府、厨师、文学、道路，水渠、农业、博莱罗舞曲和税收制度的观察批评》。他故意不修边幅，装做神态严肃，举止庄重，生活过分节俭，行将成为那个培养政界人物温室里的一枚发育不良的果实。那温室里没有春天，没有暖和的微风，也没有新鲜空气，只能育出早熟的果子，没有滋味，没有香气。那些人都急于为前途奔忙，开足马力去猎取他们所谓的‘职位’。为此，他们牺牲了其他一切，生活里没有曙光。这样的生活多么悲惨，多么不幸！”

“拉法埃尔，这是推敲哲理，高谈阔论。”公爵微笑着说道。“你知道吗？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这我们这个时代，你会成为他的高足，比当我的助理强多了。”

“我可不愿意用助理换门徒，我的将军。”阿里要斯回答道。“不过，要是没有这么多愚蠢的弟子，也就没有这么多拙劣的导师了。这倒是真的。”

“说得对，外甥！”年老的将军高声说道。“这么多的新导师，每人都教一件事，发表一种学说，愈来愈新鲜，愈来愈离奇！这就是进步！就是那绝妙的永远称道不尽的进步！”

“将军，”公爵回答说，“为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维持平衡，必须既有气体又有阻碍气体跑掉的压载物。这两种力量似乎应该互相视为依存条件，而不应如此残酷地相互拼杀，非来个你死我活不成。”

“您所说的正是那可恶的中庸之道。”将军反驳说。“它最能让我们上当受骗。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中庸主义者的意见是羞答答的，措词是赶时髦的，他们说的话比那些温和主义‘有教养’的追随者、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伪善者和那些崇拜‘上帝’却又不信耶稣基督的家伙说的话更加动听。”

“我舅舅如此憎恨‘温和派’，以至攻击他们时完全失去了温

和与节制。”拉法埃尔说道。

“你别说了，拉法埃尔。”伯爵夫人反驳道。“你攻击并嘲弄各种意见，而你自己却不发表任何见解，目的是不用为维护自己的意见而费力。”

“表姐，”拉法埃尔喊道，“我是自由派，你就这样说好了，我的空皮囊！”

“你怎么就成了自由派了呢！”将军用刺耳的尖声说道。

“我为什么不该是自由派呢，先生？公爵也是的呀。”

“你怎么就是个自由派呵！”这位老战士又使劲加重语气说道，声如擂鼓。

“好吧，”拉法埃尔嘟哝道，“看来我舅舅不让别人当自由派而只允许艺术拥有这个名称。”这位外甥发现，惹他舅舅生气颇能使人开心，便冲着他舅舅补充说道，“为什么公爵不能当自由派？如果他突然想要当个自由派，谁能阻止他呢？当自由派就不光彩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自由派，先生，为什么？”

“因为军人不是也不能成为别的势力，”将军回答说，“只能是王位的支柱、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祖国安宁的保卫者，懂了吗，外甥？”

“可是，舅舅……”

“拉法埃尔，”伯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还是继续往下讲吧。”

“遵命。啊，表姐！在你统率的军队里，永远不会有人抗上的。我们塞维利亚还来了一位外国人，是一个叫做约翰·伯恩伍德的先生。他可是一个五十岁的青年，长得很帅，脸色红润，浓密的长发蓬散着，像一头真正的阿特拉斯^①雄狮。他戴着一副固定式夹鼻眼镜，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胡乱地和人握手，嘴里喋喋不休，生性好动，常为显示活跃而乱动一气，像那个为了同一目的曾从

① 位于北非洲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一带的山脉。——译注

窗户往外跳的德国人一样。他酷爱打赌，又是杰出的运动员。他拥有一大片煤矿，每年收入两万镑。”

“估计是两万磅煤炭。”将军说道。

“我舅舅像是个证券经纪人，”拉法埃尔说道，“收入能随心所欲地上升下降。约翰先生打赌说，他能骑马登上吉尔达^①尖塔，说这是吸引他来塞维利亚的伟大目标。我们的一位古代国王真的曾骑马上过尖塔。不过，骑上去的那匹可怜的马却没能下来。它留在那儿，像穆罕默德^②的陵墓那样悬在半空中，后来不得不在高处把它宰了。约翰失望了，因为人家不让他享受君主喜爱的那种消遣。现在，他又想模仿埃尔岑勋爵和泰勒男爵，买下阿尔加萨尔^③，把该建筑的石块一块块地运到他豪华的庄园里去，连那些据说被堂法德利盖的血迹玷污而永远洗刷不净的石块也要运走。堂法德利盖是在五百年前被他的兄弟堂佩德罗国王下令杀害的。”

“这些先生们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什么荒唐的主意都想得出来。”将军说道。

“还有呐！”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有一天，他又问我，是否能从大教堂教士会获准购买当年摩尔国王在圣费尔南多占领塞维利亚之后用银盘托着送给他的那几把金钥匙，以及这位伟大君主日常用来饮酒的那只玛瑙杯。”

将军气愤地用手杖狠击了一下桌子，桌上的一个烛台被震到地上。

“我的将军，”公爵说道，“您难道一点没有看出拉法埃尔正在添油加醋，他所说的都是些荒唐事吗？”

“英国人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

“那么，好戏还在后面哩！”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他两眼盯着

① 塞维利亚教堂的尖塔名。——译注

②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译注

③ 塞维利亚著名的古代阿拉伯式建筑。——译注

一位坐在侯爵夫人身旁看她玩牌的美貌姑娘。“约翰先生迷恋着我的表妹丽塔，而且已经向她求过婚了。丽塔全然不知怎么说那个单音节词‘是’，而是给了他一个干巴巴的像炮声一样轰响的‘不’。”

“丽塔，”公爵问道，“您拒绝了二万镑的年收入，那是可能的吗？”

“我没有拒绝年收入，”姑娘一边看着打牌一边爽快地回答说，“我拒绝的是拥有那笔收入的人。”

“做得对。”将军说道。“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国度里成家，犯不上去冒将猫当兔的风险。”

“做得对。”侯爵夫人也说道。“好一个新教徒！愿上帝保佑我们！”

“您怎么说，伯爵夫人？”公爵问道。

“我要说的和我母亲的想法一样。”伯爵夫人回答道。“一家之主不和一家人信同一个宗教，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和我舅舅一样认为，每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度里结婚成家，而且我认为丽塔说得对，我绝不会仅仅因为一个男人有二万镑年收入就嫁给他。”

“再说，”丽塔说道，“他还正热恋着舞女卢西亚·德尔·萨尔托。这样，即使这位先生合我的心意，我还是会给他同样的回答。我不想和人竞争，尤其不想和那些出没于舞台布景之间的人竞争。”

丽塔是侯爵夫人和将军的外甥女。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她的一个哥哥将她抚养成人，哥哥很爱她，带她的一个奶妈更是爱她，宠她。这些并未妨碍她成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姑娘。儿时所处的孤独和独立的环境，在她的性格特征上留下了既胆怯又果断的双重印记。她厌恶喧闹和显赫，有些人便说她深不可测。她既谦和又高傲，既任性又纯朴，好嘲弄人又沉默寡言。除了这种特殊性格之外，她还有着极为美丽迷人的外貌。她中等偏高的个儿，从

未穿过紧身胸衣的体形显得如此匀称和柔韧，完全可以与法国杜撰小说中描写的能钻进鲸鱼肚腹里的女主人公相媲美。她身段优美，举止潇洒，加之待人接物坦诚自然，已是十分迷人，再伴以妩媚和亲切，西班牙所有妇女都无法与她如此神奇的魅力抗衡。丽塔的肤色白嫩、洁净，与大理石雕像相仿。一头黑色秀发，一双深灰色的大眼睛，乌黑的长睫毛，双眉似由穆利略^①亲手描绘。她那鲜红的嘴唇，通常肃然紧闭，可也时常微微开启，突然从雪白雪白的牙齿间飞出愉快的笑声。而这笑声又会立即被她惯常的胆怯所抑制，因为她最讨厌引人注目，而一旦被人注意，她就会发脾气。

丽塔曾向苦难圣母^②许愿终身穿教服。因而，她衣着简朴，而且总是穿一身黑，腰间系一条漆包皮带，皮带中央金黄色圆形卡子上横插着一柄宝剑。

丽塔是其表兄拉法埃尔·阿利亚斯认真爱恋的唯一女性。他爱她，但没有那种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感情，因为这与其性格不相容。正是这种反对感情脆弱的坚强性格使得西班牙东部地区的居民显得干巴巴的缺少温情。他爱丽塔，爱得热烈真诚，而且始终如一。拉法埃尔是位杰出的青年。他忠诚，理智，心灵高尚，出身高贵，而且享有万贯家产。因此，他是丽塔的家人期望丽塔得到的夫婿。但是，尽管有兄长监护，丽塔还是偷偷地将她的心交给了别人。

她所看中的是一位出身名门的青年。小伙子长得英俊潇洒，然而是个赌徒。这一点足以使丽塔的兄长如此强烈地反对他们的爱情，以至严格禁止丽塔和他见面，和他说话。而丽塔则以其坚强

① 西班牙画家，生于塞维利亚，其油画《圣母升天》被认为杰作。

——译注

② 基督教和天主教供奉的耶稣像和圣母像，或因其各异的形态、服饰，或因其所作不同奇迹，或因所在地点不同，信徒们常常冠以不同名称。此处“苦难圣母”即因其形态而得名。——译注

的性格和西班牙人的韧性，平静地等待着她满二十一岁日子的来临，没有怨恨，没有叹息，也没有眼泪。到了那时，她就是成年了，尽管哥哥反对，她也可以平平安安地结婚了。在这等待期间，她的情人常常衣冠楚楚，骑着高头大马，在她家门前的大街上转悠，而且两人每天书信来往不断。

那天晚上，丽塔像往常一样，悄悄地进入茶话会场，习惯地坐在挨近姨母的一把椅子上，看她玩牌。姨母原先没有察觉外甥女就在身旁，只是在公爵问她拒绝婚事她不得不出声回答时，姨母才发现了她。

“天哪，丽塔！”侯爵夫人说道。“你吓了我一大跳！你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这儿了？”

“您是要我像一个军团那样，敲着鼓吹着号进来吗？”丽塔回答说。

“不过，”侯爵夫人反驳道，“至少你应该和大家打招呼呀。”

“打招呼会影响打牌的。”丽塔说道。“不然，您看您的牌吧，要出金币花^①了，您会因为训斥我而出错的。”

在她们说话时，拉法埃尔坐到表妹身后并凑近她耳边说道：

“丽塔，我什么时候去求你答应婚事呢？”

“当我通知你的时候。”她回答时脸都没有转过来。

“为配得上这一幸福日子的到来，我该做些什么呢？”

“把你托付给我的命名日圣徒^②，因为她是无望者的辩护人。”

“你真狠心！总有一天你会后悔拒绝我的求婚的。你失去了最好最知恩图报的丈夫。”

“而你也就失去了最坏最忘恩负义的妻子啰！”

“你听着，丽塔，”阿里亚斯继续说道，“我们的舅舅，他现在

① 西班牙纸牌的一种花式，相当于扑克牌的方块。——译注

② 欧美人常以圣徒名命名，该圣徒的节日即为此人的命名日。
——译注

正坐在我们对面，难道他头上站着一个什么警卫，阻止你把脸转向和你说话的人不成？”

“我的脖子给拧了。”

“那个拧你脖子的叫路易斯·德·阿罗。你现在还迷恋着那个玩牌的赌徒吗？”

“比什么时候都更着迷。”

“对这件事，你哥哥有什么意见？”

“你要感兴趣，就去问他好了。”

“你要让我去死吗？”

“我眼睛眨都不会眨一下。”

“我向米盖尔圣像脚下的魔鬼许愿：如果他能一下子把你的路易斯·德·阿罗带走，我就把他头上的犄角镀上黄金。”

“你诅咒他吧，可是嫉妒者的诅咒只会使他更加健康。”

“我觉得你讨厌我。”拉法埃尔沉默了一会儿，见他表妹打呵欠，又说道。

“你到现在才看出来呀？”丽塔回答说。

“这就是说，你想要我走开。可以看得出来，他和路易斯·巴拉哈斯一样，特别爱吃醋！”

“他跟你吃醋！”表妹回答说，同时突然放声大笑。“是的，他嫉妒你，就和嫉妒那位英国胖子一样。”

“谢谢你拿我作这样的比喻，可爱的表妹。那就永别了！”

“多骄傲！”丽塔回答道，依然没有转过脸来。

拉法埃尔被激怒了，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你怎么啦，拉法埃尔？”他从一位姑娘面前走过时，那姑娘用无精打采的声调问道。

这位新的对话者刚从马德里回来。她去那里是因为一桩重大的诉讼案要求她父亲到庭。从这次完全现代化的远征归来，她沾染上了所谓高雅的外国习气。她把自己浑身上下打扮得花里胡梢，十分滑稽可笑，简直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她成天读书，手

不释卷，然而读的几乎全是法国小说。她热衷甚至崇拜时装。她酷爱音乐，却又鄙薄一切西班牙歌曲。

拉法埃尔听到了问他的话，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然后回答说：

“埃洛伊西塔^①，我比昨天又多活了一日，而我的生命又缩短了一天。”

“我已经知道您的事了，阿里亚斯，而且我了解您的全部苦衷。”

“埃洛伊西塔，您可要让我对您产生反感了，就像您让堂巴西略反感一样。”他又开始唱道：“你的脸多难看！”

“您掩饰也没用，在您的笑声里有眼泪，阿里亚斯。”

“不过，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告诉我，埃洛伊西塔，我出什么事了？一个人出了事却不知道，您给他指出来，那可是行善呀！”

“阿里亚斯，您的事您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什么事？”

“失望。”埃洛伊萨喃喃地说道。

“什么？”拉法埃尔没听懂，又问道。

“您失望了。”埃洛伊萨重复说道。

“啊！明白了！我听成逃跑了^②，军人的荣誉和这格格不入，它使我吓了一跳。至于失望嘛，我可有上百次了，就像其他人也有过失望一样。朋友，这太叫您遗憾了，没有让您高兴。而我是多么希望能让您高兴呀。”

“不过，在您诸多的失望中，有一次不但使您的生活失去了光彩，而且把幸福变成了对您的辛辣讽刺。它将使您视坟墓为安息之地，视死亡为笑脸相迎的朋友。”

① 埃洛伊萨的昵称。——译注

② 西文“失望”decepción和“逃跑”deserción在语音上相差无几。
——译注

“啊，埃洛伊西塔！”拉法埃尔回答说。“在孟迪戈利亚行动中，我倒很愿意有这种想法。不过，当我肋部中弹被送进医院的时候，那该诅咒的死亡和坟墓都没来向我微笑！”

“您这个人多么乏味！”埃洛伊萨愤怒地喊道。

“这是诅咒吗，埃洛伊萨？”

“不是的，先生，”她讥讽地回答说，“是百分之百的恭维。”

“一个天大的事实是，您今天梳的这个发式美极了，这身衣服也很漂亮。”

“您喜欢吗？”这位打扮时髦的姑娘高声问道。她突然改变了伤感的腔调。“这布料是‘努沃戴’（法语：最新式样），是法国莱德鲁—罗林粗布。”

“所以那位英国人情愿为西班牙和西班牙妇女献出生命也就不奇怪了。”拉法埃尔说道。“就是在您对面的那一位，他的脑袋高出花盆架上所有的盆栽植物。”

“他的鉴赏力太差了！”埃洛伊萨轻蔑地回答说。

“他说，”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莫过于一个披上披肩的西班牙妇女，因为披肩对她们最为合适。”

“这话说得多么不公道！”姑娘喊道。“难道他们认为礼帽对于我们就不合适吗？”

“他说，”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您扇扇子的姿势很优美，无与伦比。”

“完全是污蔑！”埃洛伊萨说道。“我们这些‘文雅’女子，已经不用扇子了。”

“他说，那些小脚如此灵巧、如此纤细、如此精美，正大声疾呼，要求穿长筒丝袜和绸缎软鞋，以代替那些骇人的靴子、高腰皮鞋和叫做‘勃罗得冈’一类怪名的半高筒靴。”

“这是侮辱我们。”埃洛伊萨喊道。“这是想让我们倒退半个世纪。著名的马德里报刊就是这么说的，它们言之有理。”

“他还说，西班牙妇女的黑眼睛是世界上最美的。”

“多庸俗！那是下层人的眼睛，是厨娘和卷烟女工的眼睛。”

“他说西班牙妇女走路的姿势那么轻盈，那么潇洒，那么优雅，是他想像中最迷人的。”

“可是，这位先生难道不晓得他把我们都看作下等人了？”埃洛伊萨说道。“不晓得我们正在尽最大可能来纠正我们的走路姿势像人家一样走路吗？”

“最好是由您去把他的看法改变一下。”拉法埃尔说道。“我来把您介绍给他。”

阿里亚斯跑开了。他想：“埃洛伊萨心肠软，外表浪漫。她和少校很匹配，少校正在追求这类丑八怪哩。”

这时，伯爵夫人向公爵询问：维利阿马镇的非罗墨拉^①长得是否漂亮。

“她不漂亮，也不难看。”公爵回答说。“她皮肤黝黑，五官端正，眼睛很好看。总之，像她这种模样，在我国到处可见。”

“一旦证明她的嗓子真是这么出众，为了塞维利亚的荣誉，我们必须让她成为一位卓越的女主角。我们不能听她唱唱吗？”

“只要您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公爵回答说。“找个像今天这样的晚上，我把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带到这儿来。她丈夫是位杰出的音乐家，也是她的老师。”

茶话会结束的时间到了。

公爵走近伯爵夫人向她告辞。这时，伯爵夫人带着威胁的神气向他举起一个手指。

“这是什么意思？”公爵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道。“这个意思是‘小心’！”

“小心？小心什么？”

“您装做不懂我的话？聋子再聋也比不听的人有耳朵。”

^① 希腊神话中雅典王潘狄翁的女儿，后来被神灵变成了夜莺。这里指玛丽撒拉坦。——译注

“您叫我惶恐不安了，伯爵夫人。”

“这样倒好。”

“看在上帝份上，您愿意解释一下吗？”

“好吧，既然您逼我这么做，我就解释一下吧。我说‘小心’，是想说，小心别将一条锁链套在自己身上！”

“啊！伯爵夫人，”公爵激动地说，“看在上帝份上，别在人们还不了解她的时候就让她一种不公正的毫无根据的怀疑糟蹋了这个女人的名声。伯爵夫人，这个女人可是一位天使。”

“那当然。”伯爵夫人说道。“谁也不会爱上魔鬼的。”

“然而，您自己也有上千个钟情者呀。”公爵微笑着反驳说。

“所以我不是魔鬼呀！”伯爵夫人说道。“不过，我可是个能看穿秘密的人。”

“无靶投石，投手再好也将一无所获。”

“我对您说，最迟六个月便见分晓，您这无懈可击的阿喀琉斯^①。”伯爵夫人又说。

“您别说了，看在上帝份上，伯爵夫人。”公爵喊道。“从您漂亮的嘴里说出来的只是一句轻巧的笑话。可是，到了那些充斥社会的毒蛇嘴里，笑话就会变成致命的毒液。”

“您别介意，我不会成为第一个投石者的。我对人是宽容的，像圣徒一样宽容，或者像个大造孽者。而实际上，我既不是圣徒，也不是造孽者。”

这番谈话使得公爵快快不快。他走出大门时，桑塔·玛利亚将军把他拦住了。

“公爵，”他说道，“您曾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什么事情？”公爵疑惑地问道。

“您还问什么事情！”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除脚踵部外，全身刀枪不入。也译作阿基里斯。
——译注

“是的，我要问，并且希望得到回答。”

“一位二十四岁的上校！”

“的确，有点儿过早。”公爵微笑着回答说。

“这是往军队脸上打嘴巴。”

“没有疑问。”

“这是完全违背常识违反理智的。”

“那当然！”

“可怜的西班牙！”将军喊道，同时向公爵伸过手去，并昂首仰视天空。

第十七章

公爵向施泰因夫妇提供了一处住所。房屋是由一个贫穷然而诚实正派的人家负责看管的。施泰因住进那房间时，有人将五斗橱的一把钥匙交给了他。他打开橱柜，见里边有一大堆钱，多得连最会要钱的人也想不到。还有一张便条和钱放在一起，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向外科医生的精湛医术作一点合理的表示。朋友日夜不停的精心照顾和看护是无法用金钱酬报的，谨以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友谊。”

施泰因惊呆了。

“啊！玛丽娅，”他喊道，同时把那张便条递给妻子看，“这个人在哪一方面都很了不起。他出身高贵，心灵伟大，品德崇高。他在模仿上帝，把一切藐小卑微的人都抬举到和他一样的高度！他竟把我称作他的朋友，而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外科医生。尽管他给了我许多好处，却还说要感谢我！”

“这点儿钱对他又算得了什么呢？”玛丽娅回答说。“据房东太太对我讲，他的钱财有千百万，田地产多得有几个省那么大！再说，要不是你给他治伤，他一辈子要当瘸子的。”

这时，公爵走了进来。他打断施泰因一连串表示感激的话，对他的妻子说道：

“我来求您一件事，玛丽娅，您会拒绝我吗？”

“我们怎么会拒绝您呢？”施泰因急忙回答说。

“那好，玛丽娅，”公爵继续说道，“我已经答应一位亲密的女

友，让您到她家里去唱歌。”

玛丽娅没有回答。

“她一定会去的。”施泰因说道。“玛丽娅既然有幸从上帝那儿得到一副好嗓子，就有义务让别人也来分享上帝的恩宠。”

“那么，我们说妥了。”公爵继续说道。“施泰因，既然您弹钢琴也像吹笛子一样在行，今天下午我就让人给您送一架钢琴来，同时还有一部现代歌剧优秀歌曲集。这样，您可以选出你们最喜欢的曲子，复习复习，因为必须让玛丽娅显示一下才能，让她载誉而归。她能否获得歌唱家之名，成败在此一举。”

听到这最后几句话，玛丽娅的眼睛闪亮了。

“您唱吗，玛丽娅？”公爵问道。

“为什么不唱呢？”她冷冷地回答说。

“我知道，”公爵说道，“你们已经看过塞维利亚的许多好东西。施泰因对生活充满热情，已经记住了塞安^①、庞斯^②和苏尼加^③。不过，你们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看过，那就是斗牛。这是今天下午的票。你们将坐在我身边，我想看看那个场面给你们印象。”

不一会儿，公爵便走了。

下午，施泰因和玛丽娅来到斗牛场时，那里早已座无虚席。一阵持久喧闹的嘈杂声成为表演的前奏，犹如大海掀起奔腾咆哮的巨浪，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那不仅是全城居民的盛大聚会，而且吸引了近郊居民。场内人群涌动，宛如一个人感情剧烈冲动时全身血液骤聚心房一般。全场气氛灼热，使人们神魂颠倒，就像在酒神节里围着女祭司喝得酩酊大醉那样。场上的表演使无数人关注着一人的命运。人们期待，期待得发热发痴，人们兴奋，兴奋得发疯发狂，然而，这些又都被抑制在秩序的限度之内。人们

① 西班牙著名考古学家和艺术评论家（1749—1829）。——译注

② 西班牙艺术专著作家（1725—1792）。——译注

③ 西班牙古代一大家族，自十五世纪末开始成为西班牙大公阶层的一部分，而且经常在宫廷任职。——译注

的喊叫声震耳欲聋，却无粗野之词。人们焦急难耐，系恐惧于不安，寓快乐于渴望。这一切好似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电流，在它面前，必须屈服或者逃遁。

施泰因惶恐，迷茫，他的心缩紧了。他本来很想跑开，但他的胆怯阻止了他。他见周围所有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兴致勃勃，欢腾雀跃，也就不敢过分与众不同了。

斗牛场被挤得满满的，一万二千人在其四周组成了一道宽阔密集的人墙。有钱的观众坐在有凉棚的席位上，平民百姓则顶着烈日，让他们五彩缤纷的安达卢西亚服装在阳光下争奇斗艳。

在诸如拉格利西亚、拉勃莱切、拉拉切尔和马克雷阿迪^①等艺术明星闪烁的大剧院里，只是在大家喜爱的艺术家出场时才满座，然而，在这巨大的竞技场内进行的野蛮表演却从未遭受过那种冷落。

清场者出来了，格斗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这时，手持长矛的刺枪手骑马上场了。他们胯下不幸的坐骑，脑袋低垂，目光凄惨，犹如（实际上就是）走向祭坛的牺牲品^②。

只是看了一眼那些可怜的马匹——它们的命运早已在预料之中——施泰因先前感受到的某种不安立即变成了痛苦的怜悯。

直到那时，虽然施泰因跑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省份，但在那些因内战变得荒芜、悲凉的地方，他还没有机会参加此种壮观的西班牙民间节日。在这种节日里，古代摩尔人辉煌灵敏战略的残余与哥特人残暴的勇猛精神珠联璧合。不过，他曾经听说过这些，而且他知道，当今一场斗牛的成绩是以斗牛中死去马匹的

① 四位均系当时欧洲的著名歌剧演员。——译注

② 我们衷心祝贺报纸已在西班牙新闻界采取行动，反对在这儿发生的对待这些可怜动物的前所未闻的残酷行径，并要求用补上一刀的办法来结束这些悲惨马匹的垂死挣扎。可是，因为出版自由对“好事”无用，（它能对什么有用呢？）如此正确仁慈的忠告竟未被理睬。

——原注

数量来计算的。因此，他的怜悯之心首先集中在那些不幸的马匹身上。这些马曾经为主人竭力效劳，帮助他们显赫于世，也许还救过他们的性命，在此之后，当它们因为年老和过分繁重的劳役耗尽了精力的时候，得到的全部报答却是残酷的死亡。这种死亡是强迫它们自己去寻找死神的一种精心安排，因此也就格外残忍。它们的本能意识到死亡的降临，因此有些马匹违抗主人的意志，不愿前往；而另一些马匹，则更加顺从或更加萎靡不振，驯服地去迎接死神，以便减少其濒死的痛苦。这些不幸的生灵所遭受的折磨，也许足以撕碎最冷酷的心。然而，那些斗牛爱好者们却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他们注意的只是野牛。他们确实是着了魔；而这种魔法，竟然也使许多曾因怀有偏见而起劲地反对西班牙（尤其反对这种残酷消遣）的外国人受到感染。此外，我们不得不痛心承认：在西班牙，尤其在男人们中间，就其总体而言，对于动物的怜悯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付诸行动。而在社会底层则不存在这种感情。啊！马丁先生！您应该比许多慈善家更受到人类的尊敬！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自称慈善家的人实际上干了很多有损人类利益的事，却一丁点儿也没有为他们增添福利^①。

斗牛使那些趣味不高或者尝腻了各种生活乐事的外国人欣喜，他们渴望激情，就像冰冻的水渴望激起振荡一样。斗牛或许也使大多数西班牙人欣喜，那些精力旺盛、感情贫乏的男人自幼看惯了这种场面。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去看斗牛只是出于习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妇女，到斗牛场去是为了看人或让人看；还有一些人看斗牛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难受，不过他们还是呆在那儿，那完全是受我们人类天生的‘绵羊性格’所支配。

^① 马丁·德·格洛威先生，英国议会成员，曾在议会建议制定了著名的“法案”以避免并惩处对动物的残酷行为。他还为同一目的成立了一个协会。该协会在其杰出的创始人死后，仍然遵照他所制订的原则和行为准则，不倦地热情地工作着。——原注

三位刺枪手在扎枪手及其下手们的引导下向斗牛场的主持人致意。他们衣着花团锦簇，斗蓬艳丽夺目，身后跟着斗牛士，主要是持剑手和他们的替补者，这些人的衣着比前面那些人更华丽。

“佩佩·贝拉！佩佩·贝拉在那儿！”聚在一起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蒙特斯的弟子！多棒的小伙子！多么英俊！长得多帅呀！看，他浑身上下有多潇洒！眼神多么坚定，多么镇静！”

“你们知道蒙特斯怎样教导他的弟子吗？”一位紧挨施泰因坐着的青年说道。“他将弟子一个个双手交叉着推向公牛，并对他们说：‘你别怕它。’”

佩佩·贝拉走近木栅栏。他身着暗红色绸缎紧身衣，佩有护肩甲和许多银饰。紧身衣的小口袋里露出两块荷兰亚麻布手绢的尖角。绣满银丝的背心和一顶缀有各种饰扣的逗人的天鹅绒小帽为斗牛士那精美、华贵和轻便的服装锦上添花。

用极其敏捷和优美的动作向裁判们致敬之后，他便和其他斗牛士一样，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三位刺枪手在木栅栏附近就位，相互保持着同等的距离。持剑斗牛士和他们的助手们分散在斗牛场上。这时，一切都沉静下来，刚才还喧嚣不已的人群，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呼吸的功能。

市长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号角齐鸣。这号角声犹如将宣布最终的判决，令大家肃然起立。这时，斗牛场主席台对面宽阔的大门，像变魔术一般地打开了，一头眼睛通红的公牛迅猛地跑进格斗场。迎接它的是全场观众发出的一阵呼喊声、口哨声、辱骂声和叫好声。听到如此惊天动地的喧嚷，那头牛停住了脚步，抬起头来，似乎在用它那双火红的眼睛询问，这阵阵喧闹是否都是冲着它来的。这位强壮的竞技者，对人类这如此弱小的敌人，过去一直是宽厚不薄的呀，难道现在这喧闹是冲它来的吗？它环顾四周，急促地来回摇着那骇人的脑袋。它还在犹豫。激越、刺耳的口哨声愈来愈响。于是，它急躁起来，用一种似乎与其体重和身躯极不相称的动作迅速而敏捷地冲向刺枪手。

可是，当它感到长矛的尖刺痛了它的脖子时，便后退了。那是一头轻率的公牛，用斗牛术语来说，它属于生性飘浮一类。因此，它没有在第一次攻击中硬拼，而又向第二个刺枪手发起了进攻。

这位刺枪手，在防守上没有像前者那样好，长矛刺得不直也不够有力，因此，虽然刺伤了那头公牛却没有将它挡住。牛角深深地挑进了马腹，马倒在了地上。人、马、牛可怕地乱作一团。全场响起了一阵惊叫声。助手们立即围了上来，可是，那凶残的野兽已是猎物在手，不肯让别人将它从这复仇的行动中引开。此刻，人群的喊叫汇合成了一片深沉而单一的呼号，如果不是出自斗牛场，这呼号早就使全城充满恐惧了。

危急的时刻延续着，越来越可怕。公牛肆意地摧残着那匹马。马笨重地跌倒在地，抽搐着。持矛刺手被两个巨大身躯压在底下，不知所措。这时，人们看到来了一位青年。他动作敏捷，好像一只羽毛闪光的小鸟；他神态自若，脸带微笑，宛如一个前往摘花的孩童；他身穿银白色服装，银光闪耀，犹如一颗灿烂的星。这位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的青年，从身后靠近公牛，用双手抓住那头野兽的尾巴，使劲地向自己这边拉，就像是在拉一条小哈巴狗。公牛一惊，愤怒地转过身来，立即向对手冲去。这个小伙子没有转身，而是面对着公牛向后退却，突然向右一转，躲开了公牛的第一次冲击。公牛再次攻击，青年向左一闪，又避开了它的进攻。就这样，他边躲闪，边后退，最后退到了栅栏后面。就在那儿，他从公牛惊诧的眼睛里和观众焦急的目光中一下子消失了。观众激情迸发，发狂似地鼓掌，掌声响彻云霄。看到有人如此和死亡玩耍，没有虚张声势，没有装模作样，而且面不改色，人们怎能不为之感动呢！

“你们看，他是不是将蒙特斯的教导学好了！你们看佩佩·贝拉是不是会耍牛！”挨着施泰因坐的那个青年喊道。因为高声喊叫，他的嗓子已经变得嘶哑了。

这时，公爵注视了一下玛丽萨拉姐。自从来到安达卢西亚首府以后，在她那张冷漠傲慢的脸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某种激动的表情，在此之前，从未见她兴奋过。玛丽娅生性粗犷，她的感官系统过于粗俗，难以产生钦佩和赞叹的细腻表情，也过于冷漠，很难显出惊讶、诧异之态。她从来不屑于敬佩什么，也从来不屑于对什么感兴趣。要在那块硬铁板上留下一点印记和取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就必须使用烈火和重锤。

施泰因脸色苍白，心情激动。

“公爵先生，”他用微微责备的口气对他说道，“难道这能让您消遣吗？”

“不，”公爵慈祥地微笑着回答说，“它不能让我‘消遣’，但使我感兴趣。”

这时，人们已将马扶起。那可怜的牲口已经站立不住了，肠子从被挑破的肚子里垂挂下来，拖在地上。那位刺手也站起来了。他在助手们的怀抱里挣扎着，扭动着，他恨透了那头公牛。尽管刚刚被摔得晕头转向，他还是竭力挣扎，不顾一切地要重新上马，去继续刺杀。要说服他是不可能的。他真的又重新骑上了那匹可怜牺牲品，将马刺深深地扎进它那业已千疮百孔的肋腹。

“公爵先生，”施泰因说道，“也许我会让您感到太奇怪了。不过，对这样的场面我确实不能再看下去了。玛丽娅，我们走，你愿意吗？”

“不。”玛丽娅回答说。她目光炯炯，像是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眼神里。“难道我是个娇气的女人？你担心我也许会被吓得晕倒吗？”

“那么，好吧，”施泰因说道，“到斗牛结束时我再回来接你。”

施泰因离开了斗牛场。

那头公牛已经解决了为数可观的马匹。我们刚刚提及的那匹可怜的马，肠子耷拉着，被缰绳拽着拖出了门外。被制服的其余马匹，因为站不起来，躺在地上抽搐着，奄奄一息。有时它们抬

起头来，显出恐怖的神情。见它们还在动弹，公牛又继续进攻，用凶残的犄角重新挑伤那些牺牲品虽还颤动却已破碎的肢体。然后，它抬起沾满血污的前额和犄角，摆出一副挑战、寻衅的神气，绕场走动起来，时而朝着喊声一刻不停的看台昂起高傲的头，时而又怒视那些浑身闪光的助手们。他们流星般地从它面前跑过，将扎着彩色纸条的短剑插到牛背上。有时，从那五彩缤纷的纸条遮掩着的某个小网袋里会钻出几只小鸟来，扑楞扑楞地飞向天空。是谁首先想出制造如此强烈对比的主意的呢？也许他本来不想用小鸟来象征无自卫能力的无辜者，结果却使自己毫不费力地从大地上最恐怖最凶残的爱好中超脱出来。毋宁说那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灵感。这种灵感居然也从西班牙人的那些最坚硬最冷酷的心中自然地萌生出来，犹如木樨草能在安达卢西亚的某个阳台的石块和石灰缝中自发地生长开花一般！

随着主持人的一个手势，号角再次吹响。残酷的血战稍稍喘息了一会儿，场内一切又都寂静无声了。

这时，佩佩·贝拉左手拿着宝剑和一件肉红色披风，快步朝市府包厢走来。他在包厢前停下脚步，致意，并示意要求准许他将公牛杀死。

佩佩·贝拉已经看到公爵坐在看台上，公爵爱好斗牛术是有名的。他也察觉到坐在公爵身边的那个女人，因为公爵频频与之谈话的那位女子两眼一直盯着斗牛士。

斗牛士走向公爵，摘下帽子，说道：

“我向阁下和阁下身边的漂亮女子献艺。”

说完，他漫不经心地将帽子扔到地上，动作极其轻率，无法模仿。接着，他便向其职责召唤的地方走去。

助手们注视着他，随时准备执行他的命令。斗牛士挑选了一个对他最为合适的地方。然后，指点着那个地方向助手们喊道：

“这儿！”

助手们跑向公牛，去引诱它，公牛在追逐他们时，面对面地

撞到佩佩·贝拉面前，而他正稳稳地站在那儿等着。于是，斗牛的庄严时刻到了。刚才人们还在为这位第一持剑手欢呼，此刻，那轰闹不堪激动不已的场面一下变得鸦雀无声了。

公牛瞅着那嘲弄过它的矮小敌人，停下脚步，似乎想要思考一番。无疑，它怕他再次溜掉。这时，场内太寂静了。任何人走进斗牛场，绝不会认为进入了一个娱乐场所，而会以为正在参加一个肃穆的宗教仪式。

两个对手相互凝视着。

佩佩·贝拉挥动左手拿着的披风。公牛向他冲击，他则敏捷地将身子一闪，让公牛扑了个空，他又重新站好。当公牛再次向他冲来的时候，他将宝剑照准公牛肩胛骨之间的部位刺去。由于公牛仍在继续往前冲击，极大地帮助了斗牛士，使整个剑体完全插进公牛的脖颈，只有剑柄露在外面。于是公牛倒地，一命呜呼。

全场爆发的掌声和欢呼声顿时响彻整个斗牛场的上空。那情景绝对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有那些经常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想象出类似的场面。与此同时，军乐队也奏响乐曲。

在全场一致的欢呼声中，在那如痴如狂的崇拜热潮中，佩佩·贝拉平静地穿过格斗场，频频向左右举剑致意，表示感谢。这样的胜利就是罗马皇帝也会羡慕不已。然而它却没有使佩佩·贝拉感到意外，也没有激起他骄傲的情怀。他走过去向市府官员致敬，而后再向公爵和那位美人致意。

公爵暗暗地将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塞给了玛丽娅。而她又用自己的手帕将它包好，扔进了格斗场。

当佩佩·贝拉自然地作出感谢的表示时，他那双黑眼睛的视线和玛丽娅的目光相遇了。如果让一位古典派作家来谈这种目光的相遇，他也许会说，爱神丘比特的箭已经射中了两颗心，射得十分准，就像佩佩·贝拉刺中公牛一般。我们不敢冒失地与这不容异说的严肃学派为伍，我们宁可轻松地说，这两个人生来天性相同，本能地相互理解和同情，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一

见钟情了。

佩佩·贝拉确实令人钦佩。他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都做得那样熟练洒脱，那样镇定优雅，没有一刻的犹豫。为此，必须有坚定的气质和无畏的勇气，而且还要加上只有注视着他的二万四千只眼睛和为他鼓掌的二万四千只手才能激发起来的巨大冲动。

第十八章

正当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幕幕在斗牛场内展现之际，施泰因在塞维利亚城内转了一圈。顺着胡利奥·塞萨尔^①建造的古老城墙漫步。关于城墙是由胡利奥·塞萨尔建造这一点，有竖在赫雷斯城门的一块石碑作证。碑文写道：

埃尔库莱斯^②将我建造，
胡利奥·塞萨尔为我修筑城墙和堞楼
神圣的国王^③派大将加·佩·瓦尔加斯^④，
率兵把我占领。

施泰因向右拐去，首先从民众修道院门前走过。那修道院已改作监狱。离那儿不远，他见到了漂亮的特利阿纳门。再往前便是皇门，圣费尔南多曾由那儿进入塞维利亚。几个世纪之后，费利佩二世也从那儿进驻该城。

再往前走，他见到了圣劳雷阿诺修道院。永垂青史的克利斯托瓦尔·哥伦布^⑤之子费尔南多·哥伦布曾在那儿创建了一所学

① 古罗马战将。——译注

② 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译注

③ 指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三世（1201—1252）。——译注

④ 十三世纪西班牙著名骑士。——译注

⑤ 发现新大陆的著名航海家。——译注

校和一座天文台。施泰因又走过圣胡安门和巴克塔门，后者联系着许多往事。再往前走一段，到了河边上，那豪华的圣赫罗尼莫修道院便隐约可见。圣赫罗尼莫塑像被认为是出自艺术家之手的空前完美的作品之一。现在，它被用来装饰博物馆的正厅。于是，施泰因思忖起来：“如果那些古代艺术家们当初知道，他们的杰作不能如愿奉献给虔诚的人们，不能去领受崇拜和祈祷，而要被陈列在博物馆里，让爱好艺术和仰慕形体美的人们用冰冷的目光去品头论足，如果他们知道这些，还会去创造这么多的杰作吗？”

接着，他看到了圣洛仑索医院，那是专收麻风病人的。还有那占地辽阔、建筑富丽堂皇的“天主五创伤”医院，人们通俗地称它为血液医院。这是恩里克斯·德·利维拉父子创建的一座极好建筑，曾耗资数百万。该院理事会至今保持着创建者的博爱精神和众所周知的情。这种感情太伟大了，比这一伟大建筑及其建造者本身还要伟大得多。

施泰因来到了玛卡雷纳门。有人说，它取名于埃尔库莱斯的一个女儿的名字，胡利奥·塞萨尔将此门献给了她。而另一些人又说，它的名字来源于一位摩尔人公主，那公主曾在这儿有过一座宫殿。“暴君”堂佩德罗^①曾多次从此门凯旋而归。堂法德利盖^②也曾由此入城，那是在他的兄弟堂佩德罗泄愤将他杀害的时候。随后，施泰因来到了科尔多瓦门。城楼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囚禁圣埃尔梅内希尔多的狭小监狱，尽管它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小教堂。圣埃尔梅内希尔多的父亲——哥特国王莱奥维希尔多曾下令将他监禁在那儿，并把他折磨致死。那是发生在公元五八六年的事情。科尔多瓦门对面是天主教方济各会托钵僧的修道院。据说，那是使徒圣地亚哥建立的西班牙第一座教堂的所在地，尽管萨拉戈萨正在与塞维

① 即堂佩德罗一世(1334—1369)，他多次发动旨在征服其同父异母兄弟法德利盖的内战，外号“暴君”。——译注

② 堂法德利盖(1334—1358)，堂佩德罗一世的兄弟。——译注

利亚争夺这一殊荣。再往前走，便是特立尼达修道院。它正好座落在当年罗马监狱的旧址上。当年曾关押过该城保护神——圣贞女胡斯塔和鲁菲娜的地下建筑也在那儿。那地下建筑里耸立着一座祭坛。祭坛中央立着一根大理石柱，两位圣贞女曾被绑在这根石柱上。她们用纤弱的手指在柱子上刻下的十字仍然依稀可见。

走过太阳门和纳骨门之后，他又来到卡尔莫纳门。这是该城最漂亮的城门之一。纵贯半岛南北的皇家大道以此门为起点。这条国道与塞维利亚的供水水渠平行，在崎岖的德斯佩尼亚佩罗斯山谷^①里似山羊跳跃般地起伏绵延。这座城门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故事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塞维利亚贵族的性格。那是在公元一五四〇年，塞维利亚人由此门出发去拯救直布罗陀。堂罗德利戈·德·沙阿维德拉高举城旗走在前头。然而，那时的城门十分矮小，旗帜如不倾斜便无法出城。堂罗德利戈爬上城门，用绳索将旗帜吊出城外。他宁肯自己忍受爬城之苦，也不愿让他手中高贵的旗帜蒙受低头之辱。

在施泰因左边，是地域广袤、景色宜人的圣罗盖和圣贝尔纳尔多两个郊区村镇。那儿有一座皇家花园，如此称呼是因为它曾属于一个名叫本霍阿尔的摩尔国王。施泰因又来到了卡尔内门。漂亮的骑兵军营就设在城门附近。他又稍稍往前走了几步，看到右侧耸立着气宇非凡的圣费尔南多门。该门建于公元一七六〇年，与那规模宏大、建筑精美、耗资达三千七百万里亚尔的烟草工厂同年建成。左侧是公墓，是一个死亡之神不断往里面充填尸体的深渊，它像一只永远注不满的达那伊得斯水桶^②。走过墓地，施泰因

① 意为山谷险峻，连狗都无法逞能。——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该王共有五十个女儿。除许珀耳涅斯特拉之外，其余四十九人均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把丈夫杀死。后来许珀耳涅斯特拉的丈夫林扣斯把达那俄斯和他的四十九个女儿杀死，为其被害的兄弟报仇。她们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中往一个无底水桶里注水。——译注

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林荫道上。这些林荫道宛如簇簇鲜花，点缀着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这座城市。

那时，在名曰“欢乐”的美丽的林荫道上，已是一片寂静，只有鸟儿在啼鸣，向落日致敬。河水似乎一动不动。如果没有那不时飞来的鸟儿用翅膀轻拂水面，如果没有顽皮的小鱼跃出水来，使之泛起微笑般的涟漪，河水就像是冻结了一般。耸立在河对岸的莱梅迪奥修道院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高高的树冠傲然挺立，遮住了建筑物上深深的裂痕。那建筑物如同一株被遗弃的植物，因无人浇灌而渐渐枯萎了。黄昏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城市。但是，耸立在希拉尔达大教堂顶端的象征宗教信仰的金黄色铜雕，在夕阳余辉中依然熠熠闪光。它光彩夺目，与其铸造者以及大教堂的建设者这些伟大人物一样，光照千秋，荣耀万代。一四〇一年，教士们倾其所有开始建造希拉尔达教堂。前后一百余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者，个个自我约束，节衣缩食，将全部收入用于教堂建设，没有一个人违背诺言。这也许在艺术史上绝无仅有。这是献身精神、宗教热诚和艺术才智的极好榜样。他们无愧于宣布建造神殿的那份协议。我们应该把这一值得纪念的协议记录下来！他们说：“让我们来建造一座非常宏伟、举世无双的教堂，并让后来人把我们当成疯子吧！”

在施泰因的右侧，耸立着一座圆形金塔。金塔之名据说源于那里曾储藏过从美洲运来的黄金。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就有了这个名字。较为真实可信的说法是，塔名来自覆盖塔身的黄色花砖，迄今塔上还留有一些这样的花砖。这座尖塔历史悠久，公元前很久便已建成，而且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塔的四周飘扬着各式舰旗，汽艇的烟柱袅袅升起，昔日修建的林荫道纵横交错，今天栽种的鲜花争奇斗艳。它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却仍

巍然屹立，坚固挺拔，酷似赫拉克勒斯^①使用的一根大棒，耸立于如儿童玩具般矮小的建筑群中。

在这些故事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不甚重要，却多次逗得我们发笑（这在世界年鉴上也是少见的），另一方面，它不加雕琢地描绘了我们将要谈到的堂佩德罗国王。关于他的故事在塞维利亚众所周知，除了神圣国王堂费尔南多之外，人们谈他谈得最多。

金塔附近有一个码头，那是修建大教堂时为运料建造起来的。码头向所有过往货物征收入坞费。当时堂佩德罗急于用钱，便以公债方式征用了这笔收入。看来，这位尚为年轻的国王，对于借债事宜还知之甚少，只想到借没想到还。因此教士会曾想诉诸法律，要求偿还债务。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位敢于拿着传票去见堂佩德罗国王的差役呢？干这样的事必须有一个像熙德或佩拉约那样勇敢的人，而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多见。于是，法庭作了如下裁决。一天，国王骑马来到码头附近散步。他看见一只小船向码头驶来，而在离他还相当远的地方就停泊了。船上有一只预示凶兆的乌鸦或黑鸟模样的东西。国王见此情景，心中一惊。因为那些身穿黑衣服的人常常是很不喜欢战神玛斯和海神尼普顿的。而当他听到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在对他说时，他越发惊讶了。那声音说：“堂佩德罗，我们敦促您……”那声音没能再说下去，因为国王眼冒火星，拔出宝剑，催马向前，冲入水中，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在做什么。那“黑鸟”吓得魂不附体，扔掉手中的纸片，立即抓桨，划船逃命。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人民一方面十分钦佩勇敢精神，哪怕它带有几分冒失；另一方面又憎恨法庭搞阴谋，所以一定会为这一举动热情欢呼鼓掌的。我们喜欢一切光明正大的行为，即使它仅仅是国王的一次愤怒之举。我们之所以讲述这件轶事，是因为真正的黑鸟（那些长着烂舌头、摇着黑笔杆的人）事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力大无比，即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译注

后进行了报复。他们使用的是惯用的武器，即阴谋诡计和诬蔑中伤，他们确实诬蔑了那个不幸的人。

可怜的堂佩德罗！也许他是人们不喜欢的坏人，然而，他的残暴是由绝望引起的。他头脑清醒，性格彪悍，还有着一颗懂得爱的心。

施泰因双手托着脑袋，欣赏着在他眼前展开的绝妙画卷，尽情地呼吸着芳香的新鲜空气。不时传来一阵阵持久的热烈的叫喊声，把他从温馨的遐想中拉了回来，并且刺痛了他的心。那是斗牛场上的叫喊声。

“我的上帝！”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心里想到了战争，“那难道能称之为光荣！？”他又想到了斗牛，“而这又能叫做娱乐！？”

第十九章

玛丽萨拉姐整日练唱，全身心地致力于艺术水平的提高，因为这将确保她的光辉前程和荣耀生涯，还将为她带来良好的经济地位，以满足其虚荣和奢侈。施泰因不倦地赞扬她坚持学习的韧劲和令人惊叹的进步。

然而，尽管如此，她步入达官贵人社交圈的时间仍被推迟了，因为伯爵夫人的儿子得了一场病。

自从儿子有了病症以来，伯爵夫人便忘却了身边的一切：她的聚谈会，她的饰物，她的娱乐。她也忘却了玛丽萨拉姐和其他朋友们，首先是那位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年轻英俊的陆军上校。

此时，对于这位母亲来说，世间只有儿子，别无其他。她在儿子床头守护了整整十五个昼夜，几乎不吃、不喝、不睡、不歇，哭泣着，祈祷着。

儿子的病是牙长不出来，牙床肿胀疼痛难忍，牙怎么也顶不破牙床，有生命危险。公爵劝这位忧心如焚的母亲请教施泰因。这位精明的德国人被请来之后，在小孩牙床上开了一刀，做了个小切口，使孩子得救了。自此之后，施泰因便成了这家人的朋友。伯爵夫人紧紧地拥抱了他，伯爵则像王子所能做的那样重重地酬谢了他。

侯爵夫人说施泰因是一位圣徒。将军承认西班牙之外确实能有好医生。丽塔，尽管态度生硬，还是屈尊向他请教如何诊治她的偏头疼。拉法埃尔则宣布，有朝一日他要砸破自己的脑袋，好

有幸求治于这位“伟大的费德里科。”

一天上午，伯爵夫人坐在床头，看护着熟睡的儿子。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她的母亲坐在一张很矮的椅子上，手里不停地扇着扇子。丽塔坐在刺绣绷子前，正在绣着一副祭坛正面使用的极其精致的帐幔。这活儿是她和伯爵夫人一块儿干起来的。

这时，拉法埃尔走了进来。

“早安，姨妈。早安，表姐、表妹。阿尔加尔家族的继承人怎么样了？”

“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侯爵夫人回答说。

“那么，我亲爱的葛拉西娅，”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我觉得你走出禁闭所的时候到了。你不露面，就像发生了可见的日食，全城人都感到沮丧。常来你家参加聚谈会的那些客人叹息说，欢乐园中的树木都快叶落枝秃了。莫德男爵在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又加上了你不露面的问题，这种过分的母爱使他震惊。他说，在法国，就这样的事可以允许夫人们写出极美的诗篇，但是不能容忍一位年轻的母亲守着孩子不顾自己的健康，让面容失去光彩，不吃不喝，也不休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利益。”

“一派胡言！”侯爵夫人高喊起来。“怎么能让我相信世上竟有一个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母亲会在孩子生病的时候离开片刻呢？”

“可是，那位英国少校说得还糟。”拉法埃尔继续说道，“当他听说你做的事情时，竟把那双总是惊愕的眼睛睁得老大，并说他原先没有想到西班牙人是如此的野蛮，家里竟连一个‘纳斯瑞’（儿童室）^①都没有。”

“‘纳斯瑞’是什么东西？”侯爵夫人问道。

“据他解释，”拉法埃尔继续讲道，“那是英国儿童的‘西伯利

① “儿童室”是英国人家中专供孩子和照看他们的人使用的房间，这些房间都不和父母的居室在同一层楼上。——译注

亚’。约翰先生打赌说，你已经很瘦很轻，轻得可以做西风塞菲罗^①的女儿，瘦得甚于享有瘦马盛名的安达卢西亚母马。他还说，这种马在比赛中会大大落后于他的英国母马‘阿特兰特’，而且无需在路上撒几公斤大麦来吸引后者。表姐，在你不露面的这段时间里，唯一能使人感到安慰的是波洛。他出版了一本诗集。而就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几乎吵了起来。”

“你给我们讲讲这件事吧，拉法埃尔。”丽塔说道。“我真想亲眼看看你们是怎样争吵的，那一定会让我很开心。”

“你们知道，”拉法埃尔说道，“当今所有现代‘出版物’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追求‘著名’的头衔。”

“外甥，”侯爵夫人喊道，“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再用那些叫我头痛的洋字眼了。”

“请原谅，姨妈。”拉法埃尔继续说道。“可是，我的故事必须用这些词儿，而且，它们反映一定的实质。这些先生，尤其是那些喝过法国洋泉水的，都知道在法语中，小品词‘de’是贵族的标志，他们也想使用。而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完全没有意义。人们可以按其所好任意使用这个单音节的无害声响，再加上一连串的姓氏，来满足他们的听觉需求，因为每个子女都有其父有其母嘛。外国人不知道，在西班牙，‘de’^②和一大串姓氏实际上是任意添加的，可以‘阿德利维图姆’（拉丁语，意为随心所欲）地使用，因此，他们常常迷惑不解。”

“真是奇怪，”侯爵夫人说道，“一个人在他的姓氏前加上两个字母就算出身高贵！在我国，已出嫁的女人在自己的姓之后要加上丈夫的姓，中间用一个很普通的‘de’来连接。所以，你母亲的签名就成了拉法埃拉·桑塔·玛利亚·德·阿里亚斯^③。有许多

① 神话中曙光神的儿子，古人称之为西风。——译注

② 前置词，用来连接两个名词，表示所属关系。在姓名中音译为“德”。——译注

③ 在这个名字里，“德”就是‘de’的音译。——译注

高贵的姓名就不是这样。在塞维利亚，C^①侯爵的姓为J·P·，A^②伯爵为F·E·，M^③侯爵叫A·S·。我的兄长叫莱翁·桑塔·玛利亚，而利瓦斯公爵在他著作的扉页上写的是‘安赫尔·萨阿维德拉’。”

“还是来谈我们的波洛吧。”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他的名字本来很适合作诗集的书名。然而，他不满意，心血来潮，把他母亲或许是他外祖母的名字也加了上去，同时多少考虑了一点儿音节的和谐，最后满意地在其著作的扉页上用哥德字体印了个‘阿·波洛·德·玛尔莫尔著’的字样。当他看到精装羊皮纸上印着他那平淡无味、人为拉长、故作高贵、铿锵有力、与众不同和自命不凡的大名的时候，他高兴得了不得，真像一位穿着生锈的盔甲从坟墓里走出来的古代武士，可还自以为已经变了个人，今非昔比呢。他像一本书里描写的那位葡萄牙官员一样，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不过，那位葡萄牙人照着镜子从头到脚地打量自己时，突然颤抖起来，连自己的模样都害怕了。波洛的热情高到如此程度，他竟让人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那个刚刚想出来的姓名，还加了一个用臆想的图案构成的族徽，族徽上有一座城堡……”

“那是用纸牌搭起来的。”侯爵夫人不耐烦地说道。

“还有一头狮子，”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一只鹰，一头豹，一只狐狸，一头熊，一条龙。总之，是一只纹章学的挪亚方舟^④，而且族徽上方还有一顶皇冠。很不幸，那雕刻师既不是埃斯特维斯也不是卡尔莫纳^⑤，没能在竖琴上刻出琴弦。那可也是波洛图案的

① 这里的C系贵族封地地名的缩写符号。——译注

② 这里的A系贵族封地地名的缩写符号。——译注

③ 这里的M系贵族封地地名的缩写符号。——译注

④ 洪水后人类的始祖。《圣经》中说，耶和华创造亚当和夏娃后，人类生儿育女，行恶于世。于是，神决定降洪水消灭人类。神命义人挪亚造一方舟，供其全家及各类生灵躲避洪水。——译注

⑤ 两位均系古代著名雕塑家。——译注

一部分呀。不过，那是一个小缺点，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祝贺他有了个新名字，向他保证说，‘玛尔莫尔’的名字来源于珍珠，它被放在‘阿·波洛’之后，原因是一尊‘大理石的阿波罗’（Apolo）^①比一尊石膏的‘阿波罗’更有价值。他把这话当作了讽刺，勃然大怒，扬言要写首讽刺诗来抨击贵族的自负。我问他，那首‘致贵族’的讽刺诗是否也要株连同类女性？于是，他想起了你，我亲爱的表妹。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支巨大的鹅毛笔从他手中掉了下来。他梳平涅墨西斯^②式的髻发，并将护发软膏涂到头上。而我便乘机溜走。这要感谢我表妹的一双漂亮的眼睛。”拉埃尔见施泰因走了进来便说道，“不过，这儿可来了块宝贵‘石头’^③中最珍贵的宝石，一块像门农^④一样悦耳动听的宝石。堂费德科，既然您是一位生理观察家，那您就来赞美西班牙人的脾性在任何生活情况下总是那么一致，又总是那么仁慈和愉快吧。在这儿，我们既没有德国人的‘希维尔姆特’（忧郁），也没有英国人的‘斯普林’（怒气），更没有我们邻居的‘安努伊’（厌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对生活没有奢望，不会为追求一丁点儿幸福而唉声叹气。”

“是因为，”侯爵夫人发表意见说，“我们各种同不年龄的人都习惯于各自的爱好和兴趣。”

“是因为，”丽塔说道，“每个人都干他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是因为，”伯爵夫人说道，“我们美丽的天空把舒适撒满了我们的心田。”

① 说话者将“A·Polo”故意说成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Apolo”。而“玛尔莫尔”西文意为大理石，故全名成了“大理石的太阳神”。

——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报应女神。——译注

③ “施泰因”在德语中意为石头。——译注

④ 希腊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王。战斗中被阿喀琉斯刺死。其母黎明女神，将其尸体夺回安葬。据说，他的杰出塑像在曙光中能发出悦耳的声响，犹如在问候他的母亲。——译注

“我认为这些都是原因。”施泰因说道。“不过，还有个民族性格问题。贫困的西班牙人有一块面包、一只桔子和一束阳光就满足了，他们和贵族相处甚安。而后者几乎总是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而且还在精神上要求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严于衡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①，要求自己的追求和福利与自己所处境况保持平衡。”

“您是说，堂费德里科，”侯爵夫人发表意见说道，“在西班牙每个人都满足于命运的安排。啊，大夫，我多么遗憾，我要告诉您，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我的兄长说，在今天的行话里有那么一个词儿，它是由邪恶而傲慢的头脑创造出来的，它像杠杆一样操纵一切，不仅动摇着社会基础，而且给人类带来巨大不幸。这种不幸比全世界的专制政治造成的灾难还严重还可怕。”

“是个什么词儿呢？”拉法埃尔问道，“我愿洗耳恭听。”

“那词儿，”侯爵夫人叹息着说，“叫做‘高尚的抱负’。”

“夫人，”拉法埃尔说道，“那是在抱负中注进了高尚所惯有的狂热。”

“姨妈，”丽塔喊道，“要是我们缠进政治里，而且您又去重复我舅舅的那些格言和警句，我提醒您，堂费德里科便要堕入那德国人的‘疑团’，拉法埃尔则要发英国人的‘怒气’，而葛拉西娅和我将要产生法国人的‘厌倦’了。”

“你这丫头多不害臊！”她姨妈说道。

“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幸，”拉法埃尔发表意见说，“我提议我们大家来写一部小说。”

“我支持，我支持！”伯爵夫人喊道。

① 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开设黑店，杀害过往旅客。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材高的截短，把矮小的拉长，使他们身材和铁床长短相等。文学上一般将其作为硬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人的形象，但这里指严于律己。——译注

“干这样的蠢事！”她母亲说道，“我女儿常给我读那些刊登在小册子上的法国人写的小说，你们也想写这种精美的东西吗？”

“为什么不？”拉法埃尔说道。

“别写，谁也不会去读它，”侯爵夫人回答说，“除非做广告说它是法国的。”

“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拉法尔继续说道。“我们将按我们的兴趣来写，就像小鸟歌唱一样，只管尽兴去唱，不管人家爱不爱听。”

“至少，”侯爵夫人继续说道，“请你们别将诱奸、通奸的事和盘托出。因为女人在自己的过错面前是不应该无动于衷的。在理智人的眼里，什么轻浮的姑娘被诱奸呀，什么淫荡的女人背叛她丈夫呀，都是些最没有意思的事儿。你们也别像当今新派小说家那样令人气愤地胡乱引用以至亵渎圣经条文。难道还有比在一张光亮的白纸上，在一个低级下流的插画下面写上我们上帝的话更令人震惊和气愤的做法吗？！诸如‘您将得到充分宽恕，因为您曾爱过许多’，或者‘谁自认为无过，您就首先向他投一石块！’这些教条能如此引用吗？那是在为伤风败俗的行为辩解！是对圣经的亵渎！难道这些废话连篇的作者不知道那些神圣仁慈的话语是针对愿意悔过的人和他們应得的惩处而言的吗？”

“哎呀！”拉法埃尔说道，“这段话多么雄辩！姨妈您来灵感了，您得到神的启示了。我要投票选您当议员，当宫廷成员！”

“你们也别去写那可怕的自杀。”侯爵夫人继续说道。“因为至今这里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自杀，况且它冲淡了宗教精神，即使没有将其全部扼杀。这些东西和我们毫不相干。”

“您说得对。”伯爵夫人说道。“我们不能像外国人那样来描绘西班牙人。我们要把我们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出来。”

“不过，现代小说常常写一些不幸的热恋故事，有了我们这位侯爵夫人所要求的那些约束和限制，”施泰因说道，“一部这样的小说又能有个什么样的传奇结局呢？”

“时间，时间会给一切事物以结局的，”侯爵夫人回答说，“不管那些用臆造代替观察的小说家们如何说三道四。另外，除了那倒霉的热恋，难道就没有别的题材了吗？”

“姨母，”拉法埃尔说道，“您说的这些就像一盆冷汤，实在平淡无味。”

“要是我和路易斯结婚，您会自杀吗？”丽塔乘机打趣地问道。

“我，我可是个刽子手，我就是我自己，我是个有趣而又天真的人！我，我是我自己的希律^①！愿上帝给我以解脱！你这美貌的忘恩负义的女人！”拉法埃尔回答说。“我要活着看到并庆幸你的后悔！如果你的那位路易斯·特利温福斯突然想到要和他的干亲家路西费尔^②到魔鬼王国的山上去玩耍的话，我还要取代他呢。”

“在你们的小说里，也别卖弄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外国话和外国词儿。”侯爵夫人继续说道。“要是你们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语言，那儿有词典。”

“说得好。”拉法埃尔回答说。“我们将不宽大那些‘苗条’女郎，‘显贵’女子，也不宽大那些‘丹迪’（花花公子）们，他们都是邪恶的入侵者，有害的寄生虫，是‘革命’的危险使者。”

“你嘴上说的比你心里想的倒是对得多。”侯爵夫人说道。

“可是，母亲，”伯爵夫人说道，“有了这些限制，我们将会陷于乏味的境地。”

“我相信你的高雅情趣，”侯爵夫人回答说，“也相信拉法埃尔会思考和创造，你们不会写出乏味作品的。我还要提醒你们一件

① 《圣经·新约全书》中残酷的犹太王。耶稣在犹太国的伯利恒出生后，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那里出生了一个将来要作犹太王的人，他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辰，特来拜他。希律听了之后，心里不安，派人寻找那婴儿，没有找到。他便把伯利恒城和它四周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了。——译注

② 西语中常用此名指魔鬼。——译注

事：如果你们提及上帝，那就叫他的名字，别用现在时兴的那些代称，什么‘最高的生灵’、‘最高的智慧’、‘宇宙主宰’以及其他类似称呼。”

“怎么，姨母大人！”拉法埃尔喊道，“您否认上帝的威力和他的特权吗？”

“不，当然不。”侯爵夫人回答说。“上帝的名字里已包含了一切。在这个称谓之外寻找别的更加夸张的称呼，无异于在黄金上面镀上一层白银。我觉得现在人间的所作所为同样如此，比如，改变当权者的称号，不叫他国王，而叫什么主席、首席执政官或保护人。我敢肯定，路西费尔在完全背叛之前曾经称上帝为‘最高的生灵’来着。”

“不过，姨妈，您无法否认这样称呼更加尊敬也更为恭顺。”拉法埃尔发表意见说。

“到一边干你的去，拉法埃尔。”侯爵夫人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说话总和我作对，不是因为你真的那样想，而是故意让我生气。用上帝自己起的名字来称呼上帝，谁也不应该再搞什么新花样。”

“您是对的，母亲。”伯爵夫人说道。“我们别写那些弱点呀，眼泪呀，罪恶呀，别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我们只写好的、优雅的、令人愉快的事情。”

“不过，葛拉西娅，”拉法埃尔说道，“必须承认，在小说里，再没有比孤立地写美德更平淡无味了。比如，假设我来写我姨母的传记，我会说，她曾是一位杰出的姑娘，后来按照父母的意愿嫁给了一位挺般配的男士；她堪称模范的贤妻良母，除去有点古板和过于喜爱打牌之外别无缺点。这样写，要作碑文，非常合适。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写小说，那是太乏味了。”

“你根据什么说我想成为小说里的模范女主人公的呢？”侯爵夫人问道。“真是一派胡言！”

“那么，就写一部幻想小说。”施泰因说道。

“无论如何不能写那种小说。”拉法埃尔说道。“那种小说对你

们德国人适合，而对我们却不然。一部西班牙幻想小说一定会胡编乱造得使人无法忍受。”

“那好，”施泰因继续说道，“就写一部英烈小说或者哀伤小说吧。”

“愿上帝保佑我们！”拉法埃尔喊道。“这样的东西对于波洛倒是合适的。”

“写一部伤感小说吧。”

“只要听到这个词儿，”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我就毛骨悚然。再没有比写哭丧内容的小说更不适合西班牙人本性的了。伤感主义和我们民族特性格格不入，就像那些伤感主义的行话和我们卡斯蒂利亚语^①不能相容一样。”

“那么，我们写什么呢？”伯爵夫人问道。

“据敝人之见，有两种小说对于我们是合适的，一种是历史小说，这就留给那些学者去写吧，还有一种是风俗小说，这正是我们这些半瓶子醋的人所喜欢的。”

“那么，就写一部风俗小说吧。”伯爵夫人说道。

“这种小说极其有用，而且十分令人赏心悦目。”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每个民族都应该写出自己的风俗小说。这种小说如果写得准确，真有观察力，将大大有助于对人类历史和道德风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地方风土人情和时代特征。假若我是女王，我会命令各省都写一部风俗小说，对各省作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不许遗漏分毫。”

“真的，它也许就成了一部新型的地理学著作了。”施泰因笑着说道。“那么作者呢？”

“只要去找，就不会没有人来写。”拉法埃尔回答说。“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足够精明的人来挑选人才的话，从来都是不乏其人的。可以为此作证的是，这儿有我在。现在，你们即将听到一部

^① 即西班牙语。——译注

由我撰写的兼备两种类型特点的小说。”

“这样看来，”侯爵夫人说道，“堂费德里科，您将看到，这部小说会有点儿像《贝尔托尔多》^①。”

“既然我表姐希望写一点好的纯朴的东西，而我姨妈要一些道德文章，不要热恋、失节和罪恶，也不要引用神圣教义，而我表妹丽塔需要的又是欢快喜庆，那么，我就从我舅舅桑塔·玛利亚将军那充满正直和崇高行为的生涯中取材吧。”

“得了，”侯爵夫人说道，“你无非是要嘲笑我兄长，我看你不会得逞。哼！”

“不是，真的不是。”拉法埃尔连忙辩解说。“在这个世界上，我钦佩和敬重我舅舅胜过任何人。我知道，他的军人品德虽然有时有点儿过分，却使他无愧于军中‘堂吉诃德’的美称。不过，这毫不妨碍他有自己的历史。既然斯塔尔^②夫人说过，一位妇女的生活往往就是一部小说；我认为，我可以同样有权说，一个男人的生活自然也就是一部历史。那么，无与伦比的大夫，您就听我来简要地讲一讲我舅舅的历史吧。圣地亚哥·莱翁·桑塔·玛利亚，生来注定要从事崇高的军旅事业，因为在他降生时阳光……或者更确切地说，夜幕已经降临，军队夜间行进的行列正从他家阳台前经过。因此，他是在军乐声中来到人间的。”

“这是真的。”侯爵夫人微笑着说道。

“我从不说谎……在我说真事的时候。”拉法埃尔严肃地说道。“这一注定的命运，有一把剑可以作证。他生下来胸部就有一块宝剑形状的血色胎记，那是上帝亲手绘制的，十分逼真。因此，全区的婶子、大娘都来向这位天主教皇家军队的‘名誉’将军致意。”

“没这回事。”侯爵夫人说道。“在他胸部有一块胎记是真的，

① 介绍托钵僧四大教团之一的卡门教团的真正创始人生平的小说，该教团十二世纪建于巴勒斯坦。——译注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小说家。——译注

不过是一个萝卜的模样，是我们的母亲怀他时留下的胎痣。”

“您瞧，大夫，”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我姨妈在诋毁她亲爱兄长的历史，使它失去了诗意。在一位勇士的胸部竟然画着一个萝卜，而不是一柄宝剑！算了吧，姨妈，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事吗？”

“生下来胸部有块胎记有什么荒唐可笑的？”侯爵夫人说道。

“拉法埃尔，你往下讲。”丽塔说道。“这些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继续讲吧，不要老打断。”

“没人催我们，亲爱的丽塔，”拉法埃尔说道，“我们慌什么呢？我们和别的国家相比，优势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生活不像那些东奔西跑的入侵者那样马不停蹄，匆匆忙忙。”

“这样，莱翁·桑塔·玛利亚刚满十二岁便以军事学院学员的身份进入某个军团。从那以后，他总是挺直腰板儿，直得像一根骨头；严肃认真，严肃得像在布道；威严庄重，庄重得像在送葬。他在罗塞利翁^①冲锋陷阵，英勇非凡。时光流逝，我舅舅进入了心花怒放、追求幸福的岁月。”

“拉法埃尔，拉法埃尔，”他姨母说道，“当心你在说些什么。”

“您别担心，姨妈，我只讲讲精神恋爱。”

“什么恋爱？……难道恋爱还有不同的种类吗？”

“精神恋爱，”拉法埃尔回答说，“就是寄爱情于目光、叹息和书信的恋爱。”

“也就是说，这是先遣。不过，你知道，大部队随后紧接而来。”侯爵夫人反驳道。“因此，这一章我们就绕过去吧。”

“侯爵夫人，”拉法埃尔回答说，“您别着急。我要把故事写成这个样子，不管谁听完之后都会把我舅舅一手持剑一手拿棕榈

^① 原属阿拉贡王国，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时被让于法国。

——译注

叶^①的形象铭记不忘。”

“他的初恋对象是奥苏纳^②的一位漂亮姑娘。他的军团曾在那儿驻扎。不料，一天突然来了开拔的命令。我舅舅说他会回来的，而那姑娘便唱起了‘曼勃鲁^③出征’之歌。如果后来没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农夫给了她一大片房屋和一大笔财产的话，她也许还在唱那支歌哩。然而，开头她很难过，很伤心，哭得像个泪人儿一般，宛如那八月的云雾，而且日夜不停地喊‘桑塔·玛利亚，桑塔·玛利亚’！^④她喊得如此热切，睡在附近的一个女仆竟以为她的女主人是在做连祷，便虔诚地不断的回答：‘Ora pronubis’（‘请为我们祈祷’）。”

“我舅舅奉命开赴美洲，”拉法埃尔继续说道，“回来又参加了独立战争，没时间考虑那些风流韵事。因此，他再没有接触过美貌女子，倒是与战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养成了一种尖酸的气质，也因此获得了‘生葡萄’将军的美名。”

“你怎么敢？……”姨母喊道。

“姨妈，”拉法埃尔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敢说，我所做的只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这样，岁月渐渐地、非常缓慢地流逝，他临近六十岁了。后来，风湿病和感冒缠身，而且似乎要变成慢性病。我姨母和所有的朋友都劝他引退、结婚、过安稳日子。大夫，您注意这些想法的医疗作用：结婚过个安稳日子！您瞧，我姨母已倾向顺势疗法了。”

“是那个用兴奋剂来恢复健康的新疗法吗？”侯爵夫人问道。“您别信那一套，大夫，您也别用这种方法给孩子们治病。”

“那么，正如刚才所说，”拉法埃尔继续说道，“这儿有一位中

① 棕榈叶为胜利的象征。——译注

② 西班牙城市，位于塞维利亚省境内。——译注

③ 即莫尔巴勒公爵，英国著名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受命统率英国军队。——译注

④ 此名的读音与“圣母玛利亚”相同。——译注

年单身女子。她没有按她父亲的意愿出嫁，父亲也没让她照自己心愿结婚。她父亲趾高气扬，十分傲慢，因为女儿有一个叫做堂娜潘克拉西娅·卡维萨·德·瓦卡^①的大名。但是，这个贵族身份来自动物……”

侯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你想嘲笑什么就嘲笑什么吧，你总是什么都嘲笑的。这是上帝赋予你的特权，就像太阳的特权是发光一样。不过，堂费德里科，您得知道，这个名字，尽管在我外甥眼里十分可笑，可它是西班牙最有名望、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它的来历与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②有关……”

“这次战役发生在一二一二年。”拉法埃尔补充说道。“被称做‘高尚之王’的堂阿尔丰索九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是法国王后勃朗卡之父，勃朗卡是法国国王圣路易斯之母。堂阿尔丰索九世以此壮举把卡斯蒂里亚从撒拉逊人^③统治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

“是这样的。”侯爵夫说道。“这些，都是我从我嫂子那儿听来的。据她讲，那位‘米拉玛莫林’^④退到了一块高地上。他用铁链把高地四周围住，把自己和许多宝物一起圈在一个像是院子那样的场地里。一条河流将这块高地和基督教军队隔开了。阿尔丰索国王无法渡河，很是失望。那时，有一位身穿长袍头戴防风帽的老牧民来到他面前，向他指出一个易于涉渡的地方。老牧民对他说：‘顺着河岸往下游走，您会看到一个牛头，那是被狼吃剩下的，那儿便是可以涉水渡河的地方。’由于牧民的指引，他取得了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国王十分感激这位向他提供重要讯息的牧民，封他为贵族，并把‘卡维萨·德·瓦卡’的姓氏赐给了他和他的后

① 此姓西语意为“牛头”。——译注

② 指西班牙的几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反对阿里莫哈德王朝（1146—1269）的战役。——译注

③ 当时欧洲人称阿拉伯人为撒拉逊人。——译注

④ 西班牙人这样称呼伊斯兰国家的君主。——译注

代。我嫂子说，在托莱多大教堂里至今还保存着这位爱国牧民的塑像和‘米拉玛莫林’用来护卫驻地的铁链哩。”

“和我们家族相比，六百年的贵族头衔是不值一提的。”拉法埃尔说道。“因为您得明白，大夫，桑塔·玛利亚的姓氏使所有的‘牛头’都黯然失色；即使把它那长角家族的进化系统树连根拔出来，一直追溯到被挪亚带到方舟上的那头老祖宗为止，也无法相比。您听着，我们是‘桑塔·维尔亨（圣母）’的亲戚。一点不假，有这么一件事可以作证：按照西班牙的良好习惯，我的一位老祖母，在和女仆一道念《玫瑰经》的时候……”

“这个传统现在快被丢光了。”侯爵夫人叹息着插话说。

“她说，‘愿上帝救你，玛利亚，我的堂姐，我的夫人^①’。”拉法埃尔继续讲道。“仆人们回答道：‘圣母玛利亚^②，阁下的堂姐，阁下的夫人’。”

“拉法埃尔，你别在外国人面前说这些事情。”伯爵夫人说道。“因为他们或者已经对我们怀有相当的偏见而信以为真，或者虽然不信，却又心怀叵测，要去重复张扬。你刚才说的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是人家编出来的笑话，取笑我们家族追求古老家史的意图。这种意图被夸大了。”

“说到外国人的言论，我倒要问一件事。表姐，你知道伦敦德利勋爵在《西班牙之游》一书中说过，在塞维利亚，只有一位美貌女子，那就是A·侯爵夫人……可以断定，他是故意将名字改得稀奇古怪的，你知道这事吗？”

“他说得对。”伯爵夫人说道。“阿德拉是非常漂亮。”

“确实很漂亮。”拉法埃尔回答说。“可是，说她是唯一的美人，我认为那是天大的谎言，完全是胡说八道。为此，少校大发雷霆，

① 西文中 *señora* 一词一般作“夫人”讲，然而，加上“我们的”这类限定词并且大写之后便成了对“圣母”的称呼了。——译注

② 在这句“经文”中，讲故事者故意将原来称为圣母玛利亚的‘桑塔·玛利亚’和那一家族的姓氏混为一谈。——译注

他要以诽谤罪对那位勋爵提出诉讼。而这将得到拉希拉尔达^①的全力支持，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整个塞维利亚最美的姑娘。”

“这样说倒更加实际些。”丽塔脸上露出一副轻蔑的滑稽的表情说道。“你满可以用全体塞维利亚妇女的名义向少校保证，不管这位勋爵如何看我们，觉得丑也好美也好，我们都还是那个样子，无所谓。不过，你还是把你的故事讲下去，拉法埃尔。你刚才讲到舅舅婚事的前奏了。”

“在拉法埃尔捅开沙漏之前，”侯爵夫人打断她的话说道，“我要先告诉您，堂费德里科，我们家的贵族地位早在公元七三七年便被承认了，因为我们的一位先祖曾把伤害了哥特王堂法维拉性命的一头大熊打死，因此我们的族徽上有了熊的形象。”

拉法埃尔忍不住放声大笑，打断了他姨母的说话。

“哎哟！”他说道，“这是‘我的堂姐，我的圣母’的续篇。侯爵夫人手里有一大本家谱，资料份份确实可靠。阿尔瓦公爵的家谱，她也能倒背如流。这一家的领地大得呀像个秘鲁国。”

“侯爵夫人，如果您愿意讲给我听，我将不胜感激。”施泰因说道。

“我很荣幸。”侯爵夫人回答说。“希望您比这个孩子更相信我说的话。他自以为知道得很多，自以为比他年长的人知道的还多哩。您得知道，勇敢行为最能使人升官晋爵、封妻荫子。”

“照这么说，”丽塔说道，“何塞·玛利亚也本该成为贵族，或者更上一层楼，成为西班牙的一流伟人了。”

“我的外甥、外甥女都这么爱抬杠！”侯爵夫人不耐烦地高声说道。“那好，是的，小姐。何塞·玛利亚是本该成为贵族的，如果他不是强盗的话。”

① 拉希拉尔达 (La Giralda) 系塞维利亚大教堂的高塔。它由摩尔人于 1184—1196 年间建成，塔身饰有精美的阿拉伯图案，1586 年又在塔顶加上四米高的顶饰——一尊高举旗帜的信仰神巨型雕塑。

——译注

“既然说到何塞·玛利亚，”拉法埃尔说道，“我来给堂费德里科讲一讲这位人物的一桩英勇事迹，这是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的。”

“我们不想知道那些拿火枪的英雄们的事迹。”侯爵夫人说道。“拉法埃尔，你胡编乱造什么呀！”

“您还是听听我讲的何塞·玛利亚的冒险行为吧。”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强盗，有骑士风度，英俊潇洒，与众不同。这种人物只有在我们的土地上才能产生。你们外国人可以有许多阿尔瓦公爵，不过你们肯定不会有一个何塞·玛利亚。”

“你说什么？”侯爵夫人说道。“你说外国人可以有许多阿尔瓦公爵？好了！哪有这么容易呀！堂费德里科，您听我说，神圣国王堂费尔南多站在塞维利亚城墙前，看到城市继续被围困着。此时，他便向摩尔国王建议……”

“我补充一点，那国王叫做阿克萨法特。”拉法埃尔打断她的话说道。

“他叫什么无关紧要。”侯爵夫人继续讲道。“刚才说过了，他向那位国王建议，由他们两位君主一对一格斗来决定被困城市的命运。摩尔人不好意思拒绝挑战，同意了。费尔南多国王向大家隐瞒了他的这一打算。约定的时刻到了，那是在夜间，他独自走出军营，朝约定的地点走去。卫队里有一个士兵见他独自外出，心里犯疑，怕国王落入圈套，便带上武器，远远地跟随着。国王来到如今仍然叫做‘王泉’的地方，当时那儿很荒凉。他到了那儿便停下来等待摩尔人出现。但是，尽管他等了又等，而摩尔国王却根本没有想要赴约。就这样，一夜过去了。东方发白，曙光普照，他已准备离去。这时，突然听到树丛中有响声，他便命令说，不管是谁都快走出来。

“原来是那个士兵。他遵命走出树丛。

“‘你在那儿干什么？’国王问道。

“‘老爷’，那士兵回答说，‘我见陛下独自离开军营，猜到了

您的意图。我怕有什么圈套，便来保卫您了。’

“‘就你一个人吗?’国王问道。

“‘老爷’，士兵继续说道，‘有陛下您和我，我们俩难道还不足以对付二百个摩尔人吗?’

“‘士兵，你从军营中出来是士兵，’国王说道，‘现在你回去就是阿尔瓦^①公爵了。’”

“您看到了，堂费德里科，”拉法埃尔说道，“这个民间传说竟将决斗安排在半夜，又如愿以偿地造出一位公爵来。”

“你住嘴，看在上帝份上，拉法埃尔。”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信以为真吧，我喜欢这个故事里的语源关系。”

“遵命。”拉法埃尔回答说。“不过，阿尔瓦公爵不会感谢你母亲给他作的解释。现在你们马上可以看到有关记载。”

拉法埃尔说着跑了出去，很快从伯爵书房里取来一本八开羊皮纸书。

“这是一本关于卡斯蒂利亚贵族受封来历和所享特权的书，”他说道，“由皇家顾问委员会律师堂何塞·贝尔尼·伊卡塔拉撰写。在这儿，第一百四十四页上写着：‘阿尔瓦伯爵，如今已是公爵，第一代称谓是堂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一四三九年由胡安二世封为阿尔瓦伯爵。一四六九年，堂恩里克四世将其晋升为公爵。’

“‘这一名门望族，有皇家血统，在西班牙军界和政界均有一流任职。公爵曾统率全军征服弗兰德斯，在征服葡萄牙的战争中也曾为统帅，并取得了辉煌战绩。’

“‘这个极有名望的家族誉满乡里，功德无量，若要记载，则需写上厚厚的几本书。’姨妈，您看到了吧，您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虽然流传甚广，却是‘不足为信的’。”

“我不知道你最后用的那个希腊字或者法国字的意思。”侯爵

① 西语意为曙光、黎明。——译注

夫人继续说道。“但是，再说我们桑塔·玛利亚一家吧，被授予这个姓氏是由于……”

“姨妈，姨妈，”丽塔喊道，“请您原谅，我们不想听我们家族的历史。我们和卡维萨·德·瓦卡以及阿尔瓦两家的历史没有多少关系吧？当您想改嫁的时候，您不妨在您心上人面前炫耀炫耀我们的家谱。”

“阿尔瓦公爵一家的姓是阿尔瓦雷斯。”施泰因说道。“我的房东也姓这个姓。他是个好人，很正直，是个退休的店主。我很奇怪，在这个国家里，那些极高贵的姓氏既和许多上层人也和许多下层人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德国，人们说西班牙人都自认为有贵族血统，难道这种说法是对的？”

“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混乱。”拉法埃尔回答说。“一般讲，关于西班牙的事情外国人的概念都是混乱的，这就是个例子。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在西班牙雇工犁地时每个人都身佩独特的骑士宝剑。的确，在西班牙有许多姓氏极为普遍，仿佛是人们商量好了用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在于，过去那些有奴隶的老爷们在解放奴隶时将自己的姓氏赐给了他们。

“摩尔自由民使用之后，这些姓氏又成倍地增加了，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姓氏，随着他们拥有更多的奴隶，便增加得更快。这样的一些新家族开始出人头地，也被封为贵族，因为许多家族的祖辈原来就是摩尔人贵族。有些西班牙望族则十分抱怨将他们与姓氏相同的诸如手工业者之类的家族混为一谈。另外，还必须看到，有许多人取名于他们的出生地。因此，我们有成千的梅迪纳、卡斯蒂利亚、纳瓦罗、托莱多、布尔哥、阿拉尔贡等等。至于在西班牙人中极为流行的追求贵族血统的欲望，那是一种不无根据的看法，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确有此种微妙的嗜好和不寻常的自豪感。不过，不能将这种民族特性和我们看到的当今世界上那些可笑的追求贵族名望的做作混为一谈。西班牙人民并不想用那些钉钉挂挂的东西来装扮自己，也不想摆脱上帝为之规定的社会地

位。可是，他们把血液的纯洁看得和荣誉一般重要。尤其在北方各省，那里的居民都吹嘘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混进摩尔血统。但是，这种血统的纯洁性，由于下列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首先，是非婚生育；其次，是与黑白混血人种或与犹太血统的结合，这种情况很少，也很可疑；另外，也由于刽子手的勾当和街头叫卖者的营生，或者由于某些不光彩的惩罚。”

“上帝保佑！”丽塔说道。“你们总谈自己的贵族血统，这有多么无聊！拉法埃尔，你还想不想给我们讲舅舅的故事呢？”

“讨厌！”侯爵夫人喊道。

“姨妈，”拉法埃尔说道，“一个故事将引起争议，却又不得不讲出来，再没有比这更加不幸的事了。那么，堂费德里科，我就往下说。桑塔·玛利亚和卡维萨·德·瓦卡像一对鸽子般地结合了。我多次听说，我在座的姨母见他们如此亲密地结合，曾高兴得流了泪，流了许多热泪哩。我舅舅见了一下他那亲爱的妻子之后，便立即打消了由其姓氏所引起的疑虑。”

“拉法埃尔，拉法埃尔！”侯爵夫人喊道。

“不过，九个月之后，当卡维萨·德·瓦卡生下一个小桑塔·玛利亚时，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我舅舅尤其如此。孩子生下来有一把扇子那么长，而且和别的什么人家所生的孩子一样。而卡维萨·德·瓦卡比朱庇特生了密涅瓦^①还要得意。因此，夫妻俩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夫人要他们的爱情之果叫潘克拉西亚，这是自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以来，她家长房一直拥有的名字。我舅舅则坚持这位德高望重的桑塔·玛利亚家族的未来代表只能用他父亲的名字，用他那个响亮威武的名字。我姨母使他们达成了协议，她建议让孩子用莱翁·潘克拉西亚的名字受洗。结果，孩子

① 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译注

的父亲总是叫他莱翁^①，而他母亲则总叫他潘克拉西亚。”

突然，将军走进大厅，打断了他的叙述。将军脸色灰死，双唇紧闭，两眼射出凶光。

“神圣的上帝呀！”拉法埃尔低声对丽塔说道。“现在我真想钻到地底下去，钻到七七四十九英尺的深处。当年摩尔人在那里埋了一些罗马人塑像来为希拉尔达尖塔^②奠基，我真想去和他们呆在一起。”

“气死我了！”将军说道。

“您怎么了，舅舅？”伯爵夫人问道。她满脸通红，像只熟透的西红柿。

丽塔低头刺绣，紧咬嘴唇，以免笑出声来。

侯爵夫人的脸拉得老长，比堂吉诃德的脸还长。

“这比嘲笑别人还坏。”将军声音颤抖着，继续说道。“这是对人的侮辱！”

“舅舅，”伯爵夫人尽可能使声音柔和地说道，“如果没有恶意，只是说话轻率了些，有点儿鲁莽，就是要说点笑话……”

“想说点笑话！”将军打断她的话说道，“要笑话我！笑话我的妻子！我拼着性命也要让他知道那是妄想。现在我马上就向警察局提出控告。”

“到警察局！哥哥，你气糊涂了吧？”侯爵夫人喊道。

“如果我这次能平安无事，”拉法埃尔低声对丽塔说道，“我向沉默神圣胡安发誓，我要学他的样儿，沉默一年零一天。”

“我亲爱的莱翁，”侯爵夫人继续说道，“看在上帝份上，我求你别把这件小事看得那么重。你消消气吧，镇静一点儿。我知道他是爱你的，尊敬你的。你想闹出笑话来吗？家里人恼气不可外

① 西文意为雄狮。——译注

② 即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尖塔，又可叫做拉希拉尔达，系著名的阿拉伯建筑。——译注

扬。得了，哥哥，让这事就在我们之间私了了吧。”

“你说什么家里人怄气？”将军转身问他妹妹道。“那个英国佬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欺侮人，他放肆，蛮横无礼，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这和我们家庭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几句话，将军的妹妹、外甥和外甥女们都舒心地松了一口气，就像从他们心头卸下了一块挂着的石头。他们原来担心这位倔强的老兵已经听到了我们编年史家的谈话，可是这一担心并无根据。于是，拉法埃尔提高了嗓门，响亮地问道：

“那么，那个大个儿两栖动物干了些什么呢？”

“你问他干了什么？”将军回答说。“我来告诉你。你们知道，我很不幸，那家伙就住在我家对门。那可好，夜里一点，当大家都睡得正香的时候，这位‘密斯特’竟打开窗户，吹起他的圆号来了！……”

“我知道他爱好这种乐器爱得发狂。”拉法埃尔说道。

“不仅如此，”将军继续说道，“他吹号存心不良。他胸膛宽阔，吹出的号声响得出奇，能把方圆二十莱古阿^①范围内的死人都吹醒。结果，附近的狗都狂吠起来。凭这些，你们可以想像到他是怎样让我们过夜的！”

至此，听他讲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大家一起放声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起劲，使将军莫明其妙，突然停止了说话，并向他们投来愤怒的目光。

“糟透了，外甥们！他如此恬不知耻，如此蛮横无理，如此轻蔑他人，你们竟还以为好笑，糟透了。你们笑吧，你们笑吧！我们来看看，你介绍来的那位是不是跟着笑！”

说完，他便走出大厅，径直向警察局走去，仍然像进来时那样显出一副不屈不挠的神态。

丽塔捧腹大笑不止。

^① 西班牙里，等于5.5公里。——译注

“上帝保佑，丽塔！”侯爵夫人露出不悦的表情说道。“对于这样毫无理智的行为，你应该感到气愤才是，不该发笑。”

“姨妈，”姑娘回答说，“我完全知道应该怎样。不过，即使到了棺材里，我也还是要笑的。我保证要替舅舅报复他。如果这位‘大麻蝇’少校再来向我结结巴巴献殷勤的话，我不仅要转身不理，而且还要对他说‘您把您的气都留着去吹号吧。’”

“你最好还是学外国小姐的模样，”拉法埃尔说道，“红着脸说声早安，再板着苍白的脸说声晚安。”

“这也许更好。”丽塔回答说。“不过，我还宁愿选其次。”

“别忘了，”施泰因怀着德国人的韧性说道，“阿里亚斯先生，您曾答应给我讲何塞·玛利亚的勇敢行为来着！”

“只能改日再讲了。”拉法埃尔取出怀表说道。“这是我的总司令。现在是二点三刻，我已被邀请三点到司令官家吃饭。大夫，少校吹圆号使我舅妈卡维萨·德·瓦卡处于危急状态。如果我是您，我会去拯救她，使她摆脱这场艺术灾难。”

第二十章

伯爵夫人的儿子已完全康复。这位夫人确定的欢迎玛丽娅的晚间聚谈会来临了。已经到了几位客人。这时，拉法埃尔·阿里亚斯匆匆忙忙走了进来。

“表姐，”他说道，“我来求你一件事。要是你拒绝，我就要一头……扑到我的床上不起来了，理由是十分头痛。”

“天哪！”伯爵夫人回答说。“我怎样才能帮你避免如此巨大的不幸呢？”

“我这就告诉你。”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昨天，我收到使馆的一个朋友的来信，是桑特·莱格尔子爵写来的。”

“你就去掉那个‘桑特’和那个‘子爵’，干脆叫他莱格尔吧。”将军说道。

“好，”拉法埃尔说道，“按照舅舅的意见，我这位既非子爵又非‘圣者’^①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亲王。”

“一位亲王！真了不起！”将军用讥讽的口气说道。“为什么有些东西有名字而不叫呢？也许那是个烧炭党人^②，是个宣传家，一个真正的祸害。这位亲王是什么地方人？”

“这我不知道。”拉法埃尔回答说。“我只知道信上是这样说的：

① “桑特”即西语的“桑托”，意为圣者，圣徒。——译注

② 意大利十九世纪初著名的秘密政治集团，因开始在森林里聚会而得此名，主张自由思想和统一意大利。——译注

“请您让我所介绍的人见识一下美丽的塞维利亚最漂亮最可爱的女子，参加它最精彩的聚会，观赏其最著名的古迹，即那座赫斯珀里得斯^①花园。对此，我将不胜感激。”

“他也许是要说那座阿尔卡萨尔花园吧。”侯爵夫人纠正说。

“可能是的。”拉法埃尔继续说道。“当我身受此托而不知求助哪位圣者之际，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闪光的想法，求表姐帮忙，请准许我把这位亲王带来参加聚谈会。因为这样他既可以见到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子，最精彩的聚会，”他手指头点了一下那张打牌的桌子，低声补充说道，“又能欣赏塞维利亚最著名的古董。”

“你瞧，我母亲在那儿呢。”伯爵夫人喃喃地说道，并放声大笑起来，尽管心里有些不快。“你这家伙好生无礼！”接着，她又高声说道，“我欢迎他来，不胜荣幸。”

“好，很好！”将军喊道，他使劲地洗牌，弄得纸牌啪啪乱响。“你们宠他们，向他们敞开大门，领着他们到处逛吧！他们靠着你们玩乐，而到头来还要嘲笑你们。”

“请您相信，舅舅，”拉法埃尔回答说，“如果他们那样做，我们会报复他们的。他们出来玩儿，什么也不顾，那股劲头确实叫人钦佩。有些人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寻求冒险，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西班牙是干这类事情最好的地方。去年我就受托接待过有这种偏狂的人。那是个爱尔兰人，是W勋爵的亲戚。”

“对，就像我是大土耳其国王的亲戚一样！”将军又用上了他的口头禅。

“我的这位爱尔兰朋友受着拉·曼却^②英雄精神的支配。”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我们就叫他‘绿色埃林^③’吧，因为我把他的真名给忘了。一天下午，我们在公爵广场散步。天空突然暗了

① 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园的四仙女。——译注

② 指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拉·曼却是地名，是堂吉诃德的故乡。——译注

③ 爱尔兰诗篇名。——译注

来，风雨大作。我想找个地方躲雨，而他却继续散步，说要亲自领略一下西班牙暴风雨的滋味。我对他说，那样会把他全身骨头都淋透的。对于如此正确的意见，他却回答说，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喔特尔—扑鲁夫’（英语，意为不透水的），帽子，外套，裤子，手套，靴子，全都一样。于是，我只好让他去碰运气了。”

“这可信吗，拉法埃尔？”伯爵夫人问道。

“不仅可信，而且有根有据。”将军说道。“一个英国人一天不做一件荒唐事，他是决不上床睡觉的。”

“说下去，拉法埃尔，你接着往下说，孩子。”侯爵夫人请求道。“我已经预感到，这个冒失鬼将会从亲身经历中懂得，谁都不应该触犯上帝。”

“那么，我的埃林像挪亚方舟一样迎接着雨水。当时他坐在一棵树下。”拉法埃尔继续说道。“突然，一道闪电正打在那棵树上。”

“算了，算了！”大家齐声喊道。“这是编造的，拉法埃尔就会这一套！”

“全是真的，就像我就是我一样千真万确。”拉法埃尔脸胀得红红地喊道。“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去打听一下。有一百多人目睹了这件事，你们可以向他们打听打听。我肯定，整整一棵金合欢树倒在我那可怜的埃林身上。幸好，树干没有压着他。可是，他被树枝罩住了，像小鸟被关进了笼子。他喊叫，他不断用西班牙语发誓，要把他存在银行里的钱送给前来救他的人。可是，这都没有用。他不得不呆在那树枝‘监狱’里受苦，几乎一直呆到暴雨停歇。最后，阵雨过去了，人们又走出家门，来到街上。大家都去帮助他。可是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必须取来钢锯和板斧，把那些最粗的树枝砍掉锯断。随着他那座‘牢房’的四壁被逐渐拆除，这位爱尔兰子弟可怜的形象便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他那全部‘喔特尔—扑鲁夫’均以‘惨败’告终。他的双臂、头发和帽沿都可怜地耷拉着，直直地垂向地面，活像一艘大船上悬挂的彩旗，在风平浪静时，纹丝不动。我们塞维利亚人本来就很滑稽，很

爱开玩笑，你们想想，这下他们会怎样取笑戏谑那位可怜的埃林吧。这位好人儿不但要经受惊恐和暴雨的折磨，而且还要遭受在爱尔兰一点儿都没想到过的耻笑。我得惭愧地承认，我曾去找他，可我没有勇气和他呆在一起，便拔腿跑掉了。”

“这事没有产生别的结果吗？”侯爵夫人问道。“没有启发他思考一些问题吗？”

“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这一事故都没有造成任何后果。英国人像猫一样，有七条性命。唯一的结果是毁灭了他对‘喔特尔一扑鲁夫’的信仰。可是，这还不是我这位英雄冒险行动中最悲惨的遭遇。他是被一种对于盗贼的酷爱吸引到西班牙来的。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们。希望遭到抢劫是他的夙愿奇想和西班牙之行的目的。为了就近见见那位身穿漂亮安达卢西亚服装、用金币作衣服纽扣的何塞·玛利亚，他大概付出了上万袋土豆的代价。这位从前的教徒特意给何塞·玛利亚带来了一把金柄匕首和两支曼通手枪。”

“他要武装我们的敌人！”将军喊道。“这就是他们的欲望。他们总是这样行事的！”

“他要去马德里，”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也知道那事不宜带随从，便决定乘邮车独自前往。我百般劝阻，却无济于事。他真的一个人出发了。而刚刚过科尔多瓦，他便如愿以偿了。他果真遇见了盗贼，但不是体面的盗贼，不是像何塞·玛利亚那样‘发秀纳勃喔’（英语，时髦）的盗贼。何塞·玛利亚，骑着他那匹神采奕奕的枣红马，像是一尊金光灿灿的神像，可威风了。但是，他遭遇的却是几个小毛贼，是些没有坐骑的平庸之辈，普通得很，粗俗得很。你们都知道‘粗俗’在英国意味着什么。在英国，瘟疫或麻风病都不会像‘粗俗’那样叫人厌恶和害怕。粗俗！一听到这个词儿，整个‘阿尔维翁’^①就要浓雾迷漫，‘公子哥儿’们将坠

① 希腊人给予英国的名称，常常在非正式场合使用。——译注

入最痛苦的忧郁之中，‘夫人’们则要‘青面魔鬼附身’^①，‘小姐’们要恶心呕吐，而女时装设计师们则要神经过敏。因此，埃林认为他被小毛贼抢劫有失体面，那是不足为奇的。于是，他像一头雄狮那样自卫起来，但不是保卫他的钱财，因为他把钱都委托我保存了。他随身带的珍贵的东西是拿破仑墓地的一根柳树枝条，舞女用的一只仅有核桃大小的软缎绣花鞋和他叔叔W勋爵阁下的一本漫画集。”

“这是为那个人涂脂抹粉。”将军说道。

“可是，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做别的呀。”拉法埃尔说道。“再见，表姐，我走了，就说到这儿吧。”

“怎么？你要走？要将那可怜的埃林留在盗贼手里吗？你必须把你的故事讲完。”伯爵夫人说道。

“那好，”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我给你们讲简单些。强盗被惹火了，他们使劲折磨他，把他绑在一棵树上，打得失去了知觉。后来，一位贫穷的老妇人发现了她，便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茅屋里。在那儿，她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使他养好了那件倒楣的事给他带来的一场大病。我曾有一段时间得不到他的消息。正如俗话说，‘希望似绿草，毛驴一啃便没了。’正当我认为我那位‘绿色埃林’也遭到了同样不幸的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托我将一万里亚尔送给救他并照顾过他的老妇人。然而他一点也不知道那妇人是谁，只是因为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那妇人身上穿的衣服和他母亲生他时所穿的一模一样。当时，他只觉得回到了母亲身边，根本没有想到问清楚那妇人是谁。酬谢是体面的，这你们看到了。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谁也不能否认英国人是慷慨的^②。可是，波洛到这儿来了，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悲伤哩。亲王在等着我。我得赶快去了，即使摔倒，我也要快跑。”

① 英国俗语，意思是发脾气。——译注

② 这一点，和前面的所有细节一样，是真实的。——原注

说着他便消失了。

“天哪！”侯爵夫人说道。“拉法埃尔把我的头都搞晕了。他像是由晰蜴的尾巴做成的，成天动个不停，手舞足蹈，聊个没完没了，还总说得那样快，没说一半我就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事情了。”

“你所失甚少，不懂更好。”将军说道。

“可是，我喜欢他。”伯爵夫人说道，“因为他能使我非常开心。也许因为他身价十倍，你不再那么喜欢他了。”

“亲爱的葛拉西娅，”埃洛伊萨走了进来，她拥抱着伯爵夫人说道，“我给你带来了《大仲马法国南部行》。”

伯爵夫人接过书。波洛和埃洛伊萨对这位作家的作品做了一番论述。这番论述，恕不奉献给诸位读者，对此，他们想必会感谢我们的。

“可怜的大仲马！”伯爵夫人对上校说道。

“可怜！”上校高声说道。“他可是个富翁，是个大人物，大家恭贺他，给他送礼，对他称道不已。您认为这样的人也可怜？或许是因为他有时受到一些批评吧？”

“因为他受到批评？”伯爵夫人回答说。“不，真的不是。我有时倒冒昧地批评过他。一切见诸大众的事物，大家都无权批评。我说他‘可怜’，不是因为听到有人在批评他，而是因为我听到了人家对他的某些赞扬。”

“那又为什么，伯爵夫人？赞扬总是悦耳动听、令人满意的呀。”

“我讲不清楚。”伯爵夫人说道。“我只能打个比方，因为我不像埃洛伊萨那样有口才。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在赫雷斯的一个亲戚来看我们。她是个十分虔诚的女人，她丈夫酷爱艺术。我首先陪他们去看漂亮的大教堂。在路上，另一个赫雷斯人跟上了我们，怎么也不离开。此人长相极为平常，然而却很富有。我们不得不让他和我们结伴同行。在走进那座举世无双的大教堂之后，我表妹昂首合十，快步穿过正厅，走到大祭坛脚下，双膝跪地，热泪盈眶。她丈夫也心醉神迷，竟一步也不能往前迈。然而，那位阔

佬却喊道：“多好的房产！做个酒坊该多好！”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吧？”

“毫无疑问。”上校微笑着回答说。“愚蠢的赞许比批评还糟。伊利阿尔特^①的寓言说过：

智者若不赞同，事情就不妙！

愚者若来称道……，事情就更糟！

不过，您讲的这个小故事相当有味道，又咸又辣。”

“我很遗憾。”伯爵夫人说道。“这是我在听到大仲马的崇拜者颂扬其作品时想起的一段往事。”

“伯爵夫人，”上校说道，“如果大仲马有朝一日来到西班牙，我一定将他带到您的足下，让他感谢您对他作品的评价。”

“您别这样。”

“那为什么？您不想结识他？”

“一般说，结识大作家总是有些不妥的。”

“这是为什么，伯爵夫人？”

“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个人结识作家会使他失去威望。我有一位朋友，他非常有才华，他说过，大人物和塑像相反，因为当人们接近两者时，后者越来越高，前者则会愈来愈渺小。”

“至于我，如果有朝一日跻身作家行列，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常言道，诗人和疯子，你我大家都有三分样，我至少有这样的长处，就是人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却见不到我，因为我渺小，文笔无辉，并有意保持距离。”

“那么您认为，作家本人一定是他们虚构事物中的一个主人公了？”

“我不这么认为。不过，我害怕看到作家在书中所表达的和感情被戳穿，那时候，魅力将烟消云散。因为阅读那些本该令

^① 托马斯·德·伊利阿尔特（1750—1791）西班牙著名寓言作家。

——译注

我如痴如醉的东西时，我就无法从脑子里驱走这么一个想法，即写书的人是用头脑而不是用心写的。”

“那些法国人写得真好！”这时埃洛伊萨对这场文学讨论做了总结。

“那些自由之子有什么干不好呢？”波洛补充道。

“可是，小姐，”将军说道，“您为什么不读西班牙的书呀？”

“因为西班牙的一切都打上了粗俗和愚蠢的印记。”埃洛伊萨回答说。“在各个方面，乃至各种观念上，我们都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

“如果我们达不到任何高度，而只能模仿别人的话，在这个可憎的国度里，你们想要一个文明作家写些什么呢？”波洛有点生气地说道。“假若我们找不到任何高雅的、富有特色的、美好的东西，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描绘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习俗呢？”

“除非你们去和德国人一起夸耀我们的橙花和柑桔，”埃洛伊萨带着矫揉造作的微笑说道，“和法国人一起赞扬自己的博莱罗歌舞，和英国人一起称赞西班牙的雪利酒。”

“啊，埃洛伊萨，”波洛兴奋地喊道，“你的这句俏皮话如此‘不同凡响’，堪称不是法国的法国货了。”

波洛在这里按照习惯抄袭了一句著名的法国谚语。

幸好，人家刚刚赢了将军一局牌，这使他未能听到那段美妙的对话。

这时，拉法埃尔领着那位亲王走了进来。他将亲王介绍给伯爵夫人。夫人以其惯有的和蔼态度欢迎客人，但是按照西班牙的礼节，她没有站起身来。亲王身材高大而消瘦，看上去有四十五、六岁。尽管他身为亲王，相貌却不出众，言谈举止也很平常。

他一到，聚谈会成员也就到齐了。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事先宣布的那位女歌手的到来。对于她的歌唱才能，大家满腹怀疑。

弗莱少校坐在姑娘们身边。他在椅子上故意扭动着身子，向她们投去锐利的目光，就像刺出利剑一般。约翰先生盯着丽塔，然

而她未曾察觉。男爵坐在一位老年法官身边，问他当年摩尔人是否用石灰粉刷房屋。

“我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无法回答您这个问题。”这位法官回答说。“这一点未曾引起苏尼加、庞斯、堂安东尼奥·莫拉莱斯和罗德利戈·卡罗^①的注意，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

“多么无知！”男爵想道。

“多么愚蠢的问题！”法官想道。

“您的表姐美极了！”亲王对拉法埃尔说道。

“是的，”这位回答说，“她是一位玫瑰花水女神，如果说爱情没给她灵魂，却给了她天使般的外貌。”

“那位正在玩牌的将军仪表不凡。他是谁呢？”

“是一位退伍的涅斯托耳^②。即使在你们的庞培亚也不会有一件保存得比他更好的古董。”

“和他一块玩牌的那位夫人呢？”

“是他的妹妹，瓜达尔卡纳尔侯爵夫人。她活像是一座埃斯科利亚尔^③，也就是说，她是君主感情和僧侣感情的牢固结合物，她那颗心呀，就像是一座失去了王位的君主们的合葬墓。”

这时，人们听到一声巨响，原来是少校站起来要到拉法埃尔身边去的时候将一个花盆碰到了地上。

“少校在宣告他的大驾光临。”拉法埃尔说道。“无疑，因为夫人们很少理睬他，他要来这儿像一架大风琴那样喘气了。”

“夫人们太挑剔了吧。”亲王发表意见说道。“少校长得很漂亮呀。”

“我不是说他不漂亮。”拉法埃尔回答说。“他是一位极标致的

① 罗德利戈·卡罗（1573—1647），西班牙考古学家。——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皮里斯王。他为人公正，长于调令，足智多谋，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名将。——译注

③ 西班牙的一座著名修道院，建于一五六三年。这是一座兼有寺院和王室宫殿特点的建筑。——译注

参孙。不过，我首先应该告诉大家，他已经有了他的达利拉^①，而且她很快就要成为他的合法妻子了。这要感谢他父亲在印度用茶叶和鸦片赚来的数百万家产。现在，他的达利拉正在浓雾笼罩的海岛上等着他，而他却在安达卢西亚美丽的蓝天下寻欢作乐。此外，亲王，来西班牙的外国人都想得到更多的享受，比如享受西班牙宜人的气候，品尝甜桔，欣赏斗牛和歌舞，同时‘征服女人’。然而，许多时候他们都大失所望。他们来时像塞萨尔，去时却如达里奥^②。我们从他们那儿听到过不知多少抱怨呢！”

说话间，男爵走近牌桌，来看玩牌。

“夫人，”他对侯爵夫人说道，“您是……的母亲……”

“对，我是我女儿的母亲，先生。”侯爵夫人回答说。

丽塔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男爵，您喜欢音乐吗？”伯爵夫人问道。她坐在靠牌桌很近的沙发上。

“喜欢，夫人。”男爵回答说。“我敬佩、崇拜音乐。我是说，我喜欢深刻、智慧和严肃的音乐，即富有哲理的音乐，正如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音乐的理解一样。”

“他在说些什么？”将军向拉法埃尔问道。后者走过来是为了向丽塔致意的。“严肃和智慧的音乐！嗒啦啦的声音里还有哲学！他们怎么能在理智的人们面前说这样的大蠢话呢？我原以为法国人只喜欢歌谣和对舞舞曲呢。”

“舅舅，您想要怎样呢？”阿里亚斯回答说。“鲁特西亚^③花园里的气精灵都已经变成德国黑森林里的条顿族地精啦。”

① 《圣经》中的迦萨女人，参孙的情妇。非利士首领求她诋毁参孙说出他力大无比的秘密。参孙被她纠缠不过泄露了秘密，于是被非利士人捕获。后来常以达利拉比喻不忠诚的女人。——译注

② 前者指罗马国王，这里比喻胜利者；后者指波斯国王，比喻失败者。——译注

③ 巴黎城的古代名称。——译注

“他们并不因此就更加可爱。”侯爵夫人补充道。

为了避开少校的纠缠，拉法埃尔混进聚谈会的人群里。他先来到一群年轻姑娘中间，她们当中有几位是他的亲戚。他在那儿本来是很有人缘的，但是她们见他只顾招呼客人而不理睬她们，便发誓要反对他，想对他进行报复。他刚一靠近，她们便突然板起面孔，默不作声了。

“是否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墨杜萨^①的脑袋了？”阿里亚斯问道。

“啊！是你吗？”一位同谋说道。

“我想应该是的，克拉丽达。”拉法埃尔回答说。

“我这么问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我已经不认识你了。我觉得你已经变老了。你怎么可以离开你的那些外国贵宾呢？”

“我的？！”阿里亚斯辩驳道。“我不承认这个所有权。至于我已经变老这一点，当我出生的时候，克拉丽达，这个世纪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因此，你去好好算算吧。”

“也许是那些客人让你辛苦劳累，才使你变老的。”

“有人说外国人正在签名募捐，要给你立个塑像。”另一位年轻姑娘说道。

“还说女王将为你建造一座‘古意大利侯爵馆’^②哩。”另一位说道。

“有人说阿尔卡萨尔古建筑的石板路都被你的靴子踩碎了。”

① 一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说她原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丑陋不堪。谁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后来英雄珀耳修斯杀死了她，并割下她的头献给雅典娜做饰物。

——译注

② 这里指桑特——庞塞，古罗马意大利展览馆，那儿有许多古迹，到塞维利亚的外国人必定前往参观。 ——译注

“人家还说，大画家牟利罗^①所画的圣费利斯^②一眼就能认出你来，而且每当看见你陪着新的崇拜者来到时，他总要向你祝福呢！”

“小姐们，”拉法埃尔喊道，“这是向我宣战，结伙反对我吗？那好，我们讲个什么条件？”

于是大家像发连珠炮一样地质问起他来。

“天哪！阿里亚斯，你身上有煤炭味！”“拉法埃尔，你瞧，你说话都有外国口音了。”“阿里亚斯，你变得‘雅气’了。”“阿里亚斯，你也要变成黄头发外国佬了。”

“阿里亚斯，”波洛说道，“您现在像一头被蜂群包围的狗熊。”

“这个比喻出自九处女^③的弟子之口，实在有失诗意。”拉法埃尔回答说。“阿波罗神将会拒绝与您同名。不过，您就呆在这群蜜蜂中间做一朵玫瑰花，将您西西里岛上的丰富的蜜慷慨地给予它们吧，我可要去拿一把雨伞来防备突降的阵雨了。”

这时，坐在院子大门附近聊天的人都站了起来，给玛丽娅让出一条道。公爵拉着她的手，为她引路，施泰因跟在他们后头。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著名画家，也可译作穆里略。

——译注

② 塞维利亚城的殉教者。——译注

③ 指希腊神话中通称缪斯的主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因为波洛爱写诗，所以这里称他为九处女的弟子。——译注

第二十一章

在女房东的指点下，玛丽娅对着梳妆台打扮了一番。可惜打扮得十分蹩脚。一件印花软绸上衣太短，颜色搭配也很可笑；发式不美，结着几条直挺挺的肉色发带；一条白底带蓝镶着加泰罗尼亚纱织花边的薄纱头巾，使她显得更加黝黑。她这身打扮必然而且确实产生了不良效果。

伯爵夫人向前走了几步去迎接她。当夫人从拉法埃尔身边走过时，他凑近她的耳朵，用拉丰丹关于乌鸦的寓言里的话说道：

“如果它的啼鸣像身上的羽毛一般，它将是咱们森林里的一只凤凰。”

“您肯赏光前来满足我们听您唱歌的愿望，我们太感谢您了！”伯爵夫人对玛丽娅说道。“公爵可没少夸您呀！”

玛丽娅只字未答，伯爵夫人领她到摆在钢琴和沙发之间的一把扶手椅那儿坐下。

丽塔为了更加靠近她，离开了平时的座位，坐到了埃洛伊萨身旁。

“天哪！”她一见玛丽娅便说道，“怎么比厄斯特列马杜拉^①的血肠还黑呀！”

“她这个样子，”埃洛伊萨补充说道，“真像是哪个死对头给她穿戴的。像圣周礼拜六的犹太。拉法埃尔，您觉得怎样？”

^① 西班牙地区名。——译注

“她眉宇间有一道皱纹，”阿里亚斯回答说，“完全像一头犀牛。”

此时，在这么多显贵人物的聚会面前，玛丽娅却没有显出半点儿胆怯和畏缩，一刻也没有失去自己的镇静和沉着的本性。她颇有眼力，观察入微，领会迅速，加上西班牙妇女特有的准确感，用不了十分钟便对一切了如指掌心中有数了。

“我看清楚了。”她在心里揣摸起来。“伯爵夫人是好心的，她希望我露脸。那些附庸风雅的姑娘们在讥笑我和我这身打扮，这大概是很丑的。在那些冷眼相看的外国人眼里，我是一个可以叫作‘辛普利西娅’^①夫人的村妇。而在那些老家伙们眼里，我等于是个零。其余的人都暂时保持着中立，一方面是为了对公爵表示尊重，因为他是我的保护人；另一方面也好在以后看风使舵，根据众人的意见或表示赞许或进行指责。”

在这段时间里，心地善良、待人和气的伯爵夫人尽最大努力与玛丽娅攀谈，然而，她那简单的干巴巴的回答使她的一片好心全部落了空。

“您很喜欢塞维利亚吗？”伯爵夫人和蔼地问道。

“相当喜欢。”玛丽娅回答说。

“您觉得大教堂怎样？”

“太大了。”

“那些漂亮的林荫大道呢？”

“太狭窄了。”

“那么，您最喜欢什么？”

“斗牛。”

谈话到此停止。

沉默了十分钟之后，伯爵夫人问道：

“您允许我请您的丈夫坐到钢琴前吗？”

^① 这个词的西文意为‘傻笨的’、‘头脑简单的’。——译注

“听您的便。”玛丽娅回答说。

施泰因坐到了钢琴前。玛丽娅起身，由公爵搀扶着站到施泰因身边。

“玛丽娅，你害怕吗？”施泰因问。

“为什么我要害怕呢？”玛丽娅回答说。

大家静了下来。

可以看到在座的人神态各异。大多数人显出好奇和惊讶，伯爵夫人表现出和善和兴趣，在牌桌上，或者按拉法埃尔的说法——在“上议院”里，人们的反应是不折不扣的无动于衷。

亲王轻蔑地微笑着。

少校睁大了眼睛，像是要用眼睛来听。

男爵紧闭双目。

上校打起了呵欠。

约翰先生利用这个间隙，摘下他的眼镜，用手帕擦着镜片。

拉法埃尔则跑到花园里点上了一支烟。

施泰因弹起了歌剧《神圣宗族》^①的前奏曲，弹得朴实无华，绝无做作。然而，当玛丽娅那纯洁、平静、柔和而有力的歌声刚一响起，就像有个魔术师用他的魔棍触动了所有在场者的神经，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现出钦佩和惊诧的神情，这种神情久久不能消失。

亲王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当玛丽娅唱完这首歌时，整个聚谈会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伯爵夫人带头用她那双纤细的手使劲地鼓掌。

“上帝保佑！”将军喊道，并用手捂住双耳。“我们倒像是在斗牛场里了。”

“让他们玩去吧，莱翁，”侯爵夫人说道，“让他们玩去吧！这总比他们嘀咕别人要好。”

施泰因朝四方鞠躬致谢。玛丽娅回到她的座位上，神情冷漠，

① 也译作《神圣的歌仙》。——译注

就像刚才站起来时那样不动声色。

后来，她又唱了几首难度很高的变奏曲。那些歌曲的旋律非常复杂，花腔、颤音和‘急速的滑音’交织在一起，她唱得轻松自如，十分流畅，博得一次比一次高的赞赏。

“伯爵夫人，”公爵说道，“亲王想听几支人们向他盛赞过的西班牙歌曲。这些歌曲玛丽娅唱得十分出色。您能给她拿一把吉他来吗？”

“十分愿意效劳。”伯爵夫人回答说。

这个愿望立即得到了满足。

拉法埃尔把少校安排在埃洛伊萨身边，而他自己则和丽塔坐到了一块儿。埃洛伊萨试图让这位英国人相信，在装模作样方面西班牙妇女行将赶上外国女人，因为众所周知，那些亦步亦趋地模仿别人的人抄袭来的总是缺点。

“你的眼睛真漂亮！”拉法埃尔对他表妹说道。“被黑黑的长长的睫毛装饰得多好看呀！丽塔，你的眼睛有着磁铁般的颜色和吸引力。”

“你才是一块吸引外国人的磁铁哩！”丽塔回答道。“你为什么让少校坐到埃洛伊萨身边？你听，她在对他说些什么蠢话呀？我要提醒你，表哥，你快成了一本善恶美丑兼收并蓄的词典啦。”

“得啦！真烦人！”拉法埃尔紧握拳头在椅子扶手上狠击一下，喊道。“丽塔，不谈这个问题。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任何男人一生中只会‘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其他的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我知道。”丽塔说道。“这话路易斯已经向我说过很多遍了。不过，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要说的是，你快要变成一座十分令人讨厌的双闹钟^①了。”

“这是什么意思？”埃洛伊萨见有人拿来了吉他大声问道。

① 这种闹钟每次报时两遍。——译注

“好像是我们要听西班牙歌曲了。”丽塔说道。“我太高兴了！这些歌曲才叫人兴奋，叫人开心哩。”

“西班牙歌曲！”埃洛伊萨气愤地喊道。“多叫人恶心！这在民间唱唱还可以，怎么能登大雅之堂给体面人听呢？葛拉西娅在想些什么？你们就看看外国人为什么说我们落后吧。他们说得很对，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举止和爱好与他们一致起来，我们总要在三点钟吃午饭，而且我们还不愿意相信，一切西班牙的习俗都是排他主义的愚蠢行为。”

“不过，”少校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道，“我认为他们在表现自己的本色方面做得‘因迪德’（英语：确实）很好。”

“如果这话是出于礼貌，”埃洛伊萨加强语气回答说，“那太过分了，倒更像是在嘲笑。”

“是那位意大利先生要求唱西班牙歌曲的。”丽塔说道。“他爱好这些歌曲，并且懂行。因此，这正好证明西班牙歌曲是值得一听的。”

“埃洛伊萨，”拉法埃尔补充说道，“那些意大利船工号子、奥地利蒂罗尔民间曲调、瑞士牧歌都是异国民歌。为什么我们的博莱罗舞曲和其他歌曲就不该和那些歌曲一样有权进入体面的社交活动呢？”

“因为它们更加粗俗。”埃洛伊萨回答说。

拉法埃尔耸了耸双肩，丽塔放声大笑，少校不知说什么才好。

埃洛伊萨站起身来，借口头痛，由她母亲相陪而去。她边走边对她母亲说道：

“要知道，至少在西班牙还有着相当高雅的小姐，她们会跑开不听这等呶呀乱叫的。”

“这位埃洛伊萨的阿维拉尔多^①会有多么不幸啊！”拉法埃尔

① 全名为佩德罗·阿维拉尔多，法国哲学家，因其与埃洛伊萨的不幸爱情而出名。此处因女方同名而用作比喻。——译注

见她出去了，这样说道。

玛丽娅除去有一副美妙的嗓子和高超的歌唱技巧之外，作为村民的女儿，她还有着演唱安达卢西亚民歌的天赋秘诀。此种本领和妙处，一个外国人是不能理解也无法享有的，除非他在西班牙长期居住，并且不妨说必须与其民族本性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乐曲中，以及在那些舞蹈里，有着丰富的感情和强大的魅力，它把人们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其中的奥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有这一切均由歌声和舞蹈动作按照节奏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如果说得不错的话，这歌声和动作有时竟如潺潺流水使人昏昏欲睡，有时兴奋激昂和消沉颓丧的情绪又迅速地交替，使听众惊叹不已，欣喜若狂，为之倾倒。

玛丽娅弹起吉他引吭高歌时的情形正是如此。她唱道：

如果我迷失了方向，
找我请到南方，
那是黑皮肤姑娘的故乡，
也是培育女人风韵的地方。

惊叹变成了热情。年轻人随着节拍鼓掌，嘴里叫好声不断，以此鼓励我们的‘坎塔奥拉’（意语：女歌手）。纸牌从那些一本正经的玩家手里掉了下来。少校想学大家的样儿，也鼓起掌来，但跟不上节拍和音调，巴掌拍得乱响。约翰先生肯定这首歌比《上帝救王驾》还要妙。然而，这支民族乐曲的伟大胜利还在于它使将军展开了紧锁的双眉。

“哥哥，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唱索隆戈和特利皮利民歌时的情形吗？”侯爵夫人笑着问道。

“索隆戈和特利皮是什么东西？”男爵问拉法埃尔。

“它们是《塞雷尼》和卡丘查舞曲的先祖，是《天鹅绒小矮马》、维托舞曲和当今其他一些歌曲的祖先。”他回答说。

我们谈到的民族歌舞的特色，人们也许不感兴趣，这在其他国家可能确实如此。然而，要想完全沉浸在我们的民族歌舞带来的感受之中，就必须具备我们那样的性格，必须像在这个国度里一样，让粗野和庸俗不为人知，无处存身。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是高傲的，但很少是粗野的，因为那违背他的天性。西班牙人向来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这种心意通常是适度的、纯真的。这便是纯真的天性和高尚的坦诚赋予西班牙人的品质。尽管这里教育未被重视，然而这些品质使得西班牙人在交往中和蔼可亲。

玛丽娅走出伯爵夫人家时，与进来时一样，脸色苍白，毫无表情。

当伯爵夫人独自和家人在一起时，她以胜利者的神态对拉法埃尔说道：

“现在，我亲爱的表弟，你还说什么呢？”

“我说，”拉法埃尔回答说，“它的啼鸣比它的羽毛要好。”

“她那双眼睛啊！”伯爵夫人喊道。

“像是俄国皮包上的两颗闪光的珠子。”拉法埃尔说道。

“她严肃，”伯爵夫人说道，“可并不自负。”

“她胆小，像是一个给人洗脚的小姑娘。”拉法埃尔继续说道。

“可是，她的嗓子！”伯爵夫人补充说，“多么绝妙的嗓子啊！”

“将来应该在她的坟墓前竖一块墓碑，”拉法埃尔说道，“把葡萄牙人为自己的著名歌唱家马杜雷伊拉刻写的碑文也刻在她的墓碑上。碑文是这样写的：

世界最佳歌手马杜雷伊拉先生长眠于此。

他之与世长辞是因为上帝的意旨，

若无上帝的意旨他便不会去世，

上帝要他住进神殿里。

上帝对他说：‘你唱吧’。他便歌唱善美之事！

上帝又对天使们说：“你们到那块草地上去吧，
马杜雷伊拉先生在那儿唱得可美呢。”

“拉法埃尔，”伯爵夫人说道，“你什么时候都嘲弄人，又有谁能逃过你这张嘴？我要让人给你这个老爱取笑人的滑头画幅肖像，就像保罗·德·科克^①的自画像是只公鸡那样，把你画成一个好嘲弄人的坏蛋。”

“要画的话，”拉法埃尔离开时说道，“我要求画成一个鹰身男妖^②，这样画的好处是可以将我的门第名扬四海。”

① 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译注

② 《神曲》中的鹰身人脸妖精，本指搬弄是非的丑恶女妖，这里说话者故意作了个文字游戏。——译注

第二十二章

夏天过去了，已是九月光景。白天仍有暑日的炎热，不过夜长了，也凉爽了。快到九点了，而伯爵夫人的茶话会还只到了几位最亲近最知己的人。这时，埃洛伊萨走了进来。

“你到这张沙发上来靠我坐吧。”女主人对他说道。

“谢谢你了，葛拉西娅。不过，你们这里的沙发不是塞乱麻就是塞鬃毛的，很硬，很不舒适。”

“我亲爱的，这样的沙发才凉快哩。”丽塔说道。埃洛伊萨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姿势颇为讲究。

“您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吗？”诗人波洛对刚到的这位客人说道。他用手摆弄着黄色手套，并且伸直一条大腿，有意让人家看到他穿在脚上的漂亮的漆皮鞋。“有人说要任命阿里亚斯当要塞首领了。不过，我认为那是一派胡言，真令人厌恶。”

“这样的差使无异于当个小地方的头头，破落村野里的村长。”埃洛伊萨装腔作势地说道。“拉法埃尔配当更大的官儿。他是个很高尚的人，是个很时髦的青年，是一位‘勃拉伏’^①军人。”

“小姐，您在说什么？”将军问道，他听到了这两位有教养的青年人的谈话。

“我说，先生，您的外甥是一位‘勃拉伏’军官。”

“您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① 此词既有“勇猛、勇敢”的意思，又有“凶猛”之意。——译注

“先生，我的意思正是他服役证书记载的，也是所有了解他的人反复称道的。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受人尊敬。”

“那么……如果您是想说这个意思，那您为什么不用堂胡安·尼卡西奥·加列戈^①的名言呢？您知道，他，还有里瓦斯公爵、金塔纳、布雷东、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哈特森布什^②，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犯了个错，就是虽然成了杰出人物、一流诗人，却未能改变他们西班牙人的外表和本质。您也许是想说勇敢吧？”

“那当然，将军，难道我没有说吗？”

“没有，小姐，”将军不耐烦地说道，“您说的是‘勃拉伏’。这个形容词，我只听到有人把它用在野牛和野蛮的印第安人身上，用来强调其残忍凶猛。照我看，您错用这个词，是因为您肚子里没有合适的词儿了。可是，除了‘勇敢’之外，在这种场合我们还可以用好多别的词哩，比如骁勇，彪悍，无畏等等。”

“天哪，先生，这些词儿都已经过时了，俗气得很，难听得很。应该使用那些含意高雅语调优美的词儿。您就去让词典和那些庸俗的编纂家及其信徒们感到痛心吧！”

“这话没法听下去！”将军喊了起来，使劲把手里的纸牌摔到桌上。

“什么事情让我们的舅舅如此光火呀？”刚进门的拉法埃尔问他的表妹丽塔。

“外边传的消息。”

“什么消息？”

“关于要任命你当要塞首领的消息。他把这当作嘲笑了。”

“这是有道理的。我只能期望要塞首领这份最小的差使了。不过，我可带来了一条有理由成为头等新闻的消息。”

① 堂胡安·尼卡西奥·加列戈（1777—1852），西班牙著名诗人。
——译注

② 以上五位均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班牙著名诗人或作家。
——译注

“一条消息？一条消息便是大家的一份财富。那么，你就快说吧。”

“那好，你们应该知道，”拉法埃尔提高嗓门说道，“维利阿马镇的葛丽西^①已经与人谈妥要登台演唱一展歌喉了。”

“啊，多么让人感到幸福！”埃洛伊萨喊道。“现在终于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儿，要把这个单调呆板的塞维利亚从因循守旧的轨道上拉开了。自从圣费尔南多建立这座城市以来，它可一直在这个轨道上混日子啊！”

“不是建立，是占领这座城市。”那位和蔼可亲的朋友波洛尽可能低声地对她说道。

但是，埃洛伊萨没有理睬他，继续说：

“她要在哪出歌剧里‘得布’^②呢？”

“对啊，她被安排在哪个歌剧里出场‘得一不’^③呢？”侯爵夫人问道。

“对，姨妈，”拉法埃尔回答说，“是在特意为他们俩写的《妖魔之石》^④里出场。”

“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心的夫人喊道。

“妈妈，您没有看出他是在开玩笑吗？他爱开玩笑的积习很深，而且本事很高呀！”伯爵夫人说道。

“自从上演《山羊蹄子》以来，任何歌剧名称都不再叫我惊奇。”侯爵夫人解释说。“而自演出《拉卢克雷西亚》、《安赫拉》、《安托尼》和《着魔的卡洛斯》之后，也就没有让我不信的剧情了。”

“剧院是‘培养习俗的学校’。”将军讽刺说。“因此，人家总是想要引进什么习俗就演出什么货色。”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歌唱家，这里指玛丽萨拉坦。——译注

② 法语，意为首次登台，初次露面。——译注

③ 老妇人学着说那个法国词，但说差了。——译注

④ 在德语里“石头”的音译为“施泰因”，这里暗指玛丽娅的丈夫。
——译注

“法国人说，一过比利牛斯山就开始是非洲了。他们说得多好！”这时埃洛伊萨低声对波洛说道。

“自从他们占领了沿海部分地区，”波洛回答说，“他们就不再这么说，也许是对我们过分开恩了。”

埃洛伊萨用一块有细纱花边的小手帕堵住了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那两位正在密谋。”丽塔对拉法埃尔说道。“波洛在他的眼睛和镜片之间有一架制造罪恶的机器，而埃洛伊萨，则在那块捂着嘴的手帕里藏匿着用麝香卤汁泡制的骚乱，用以反对这个可恶的、停滞不前的西班牙。”

“得了！他们不是密谋者。”拉法埃尔反驳说。

“那是什么呢？是一架可诅咒的制造矛盾的机器？”

“他们是……，我来告诉你，好让你充分评定他们的价值。”

“你真罗嗦，快说呀！”

“他们是，”他郑重其事地说道，“莫明其妙的更新狂。”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伯爵夫人家的宽阔长廊上空空荡荡，除了被阿里亚斯称作《旧约全书》形象的三个玩牌者之外，别无他人。

“他们真拖拉！”侯爵夫人说道。“都十一点半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儿。”

“那些爱好音乐的人在剧场里听得目瞪口呆，像一群傻瓜，他们才不会觉得时间长呢。”她兄长说道。

“谁曾想到，这个女人竟会有机会学习，又有足够的勇气，这么快就登台演出了。”侯爵夫人继续说道。

“至于学习，”将军说道，“一旦会唱了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费事了。至于勇气，只要给我一团左右的棒小伙子，我就敢去攻打

努曼西亚^①或者萨拉戈萨^②。”

“我来告诉你们发生的事情吧。”这时另一位在场的人说道。“这个意大利剧团三个月前来到这儿。我们这位未来的女主角在一段时间里包了一个靠舞台最近的包厢。她一场不落，而且还获准去看彩排。公爵出面请该团首席女歌手给她上了几课，然后又让经理聘她加入剧团。不过，经理只想雇她当二流歌手，这个建议被她傲慢地拒绝了。可是，凑巧有一个机会，那偶然的机会有时会总是使大胆之徒受益，首席女歌手突然病倒了，病得很厉害。于是，我们这位受到公爵保护的女人便自告奋勇要求代替她。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她的这番努力会有什么结果。”

这时，伯爵夫人由几位来参加聚谈的人陪伴着，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厅。

“妈妈，今晚我们过得多好呀！”她喊道。“这是多大的成功啊！这件事有多美有多妙啊！”

“你大概是要告诉我，外甥女，一个无足轻重的蠢女人因为有副好嗓子，所以今天登台演唱成功，轰动剧场，这事如此重要，竟让你兴奋激动不已，倒像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或崇高行为，是吧？”

“舅舅，你想想看，”伯爵夫人说道，“我们这儿出了一位将誉满全球的艺术家。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荣誉，对于塞维利亚又是多么大的光荣啊！”

“她要像罗马侯爵一样出名吗？”将军反驳说道。“要像威灵顿^③或者像拿破仑一样吗？是不是这样，外甥女？”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伯爵夫人反问道。“这难道不比吹军号更有名气吗？这位举世无双的女人唱得简直妙不可言！她在舞

① 西班牙古城，公元前一三三年曾在此发生过激烈的抗击罗马人入侵的战斗。——译注

② 西班牙人民曾于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在此进行英勇的抗法战争。——译注

③ 威灵顿（1760—1852），英国历史名将。——译注

台上是何等优雅，何等从容！真是奇迹。而且，每一个观众都兴奋激动不已！另外，见到公爵如此满意，见到施泰因那么激动，我就格外高兴……”

“公爵大概是为另一种性质的事情感到满意吧。”将军说道。

“将军，”前面谈过这件事的那位客人说道，“那是人类的弱点。公爵还年轻嘛……”

“哎！”伯爵夫人喊道。“根本不存在的事就怀疑或唆使别人去怀疑，这样做最不光彩，最缺德不过了。世上的臭气能使一切凋谢。大家都知道，公爵从来不仅仅满足于爱好艺术，他还保护艺术家、学者和一切对智力进步有积极影响的事物，难道不是这样吗？再说，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公爵欠了她丈夫许多情，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外甥女，”将军反驳说，“这都是非常圣洁非常美好的，不过还不足以解释那些可疑的迹象。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光是做到不受指责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行动上不给别人留下说三道四的把柄。同样，你年轻漂亮，最好不为此类原因辩护。”

“我并没有让人家把自己看成完人的奢望。”伯爵夫人说道。“因此，我也不想在家里建立起一个法庭来。我想要的是，当我让人尊重那些视我为朋友的人并为之辩护时，我希望人家能把我当作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

这时，拉法埃尔·阿里亚斯走了进来。

“喂，拉法埃尔，”伯爵夫人说道，“你现在又要说些什么呢？你还要嘲笑这位迷人的女子吗？”

“表姐，为了让你高兴，我要模仿观众，让兴奋撑破我的肚子，如同青蛙想让自己的肚子鼓得大如公牛一般。我刚刚目睹了人们为这第八奇迹疯狂地欢呼喝彩的场面。”

“你给我们讲讲，你给我们讲讲吧。”伯爵夫人说道。

“当幕布落下的时候，有这么一会儿，我竟觉得我们又要有一

座巴别塔^①了。我们这位‘歌剧王后’出来谢幕竟达十次之多。如果不是那些无礼的汽油灯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而开始发出臭味并且不再发光的话，谢幕的次数可能是二十次。公爵的朋友们再三请求他带他们去向这位巾帼英雄祝贺。我们大家都匍匐在地，拜倒在她的脚下。”

“拉法埃尔，你也去了？”将军说道。“我还一直以为你在这些疯疯颠颠的人当中还是比较有理智的哩。”

“我要是不和大家一起去，现在也就不能给你们讲这位马路卡斯群岛^②女王——‘降半音’王后是如何接待我们的了。首先，她按照她的习惯用一种类似半音阶的声调回答我们的全部问题。这个半音阶语调是这样的：开头平静，或者无动于衷，然后是讥诮，接着便是冷淡，而最后是蔑视。我是第一个向她表示敬意的。我把那双使劲鼓掌鼓肿了的手伸给她看，并对她说，我的皮肉受这么一点苦还不足以对她超然的唯有马杜雷伊拉先生才能与之媲美的才能表示敬意。她的回答是故作严肃地点了一下头，那神气活像天后朱诺^③。男爵求她看在上天诸神的面上去巴黎演出。他说，那儿才是唯一能够像样地为她鼓掌的舞台，因为勇猛的法国人，在他们的三色旗引导下，足迹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到处响彻着他们的脚步声。对此，她极其沉着并讥诮地回答说，‘您已经看到，我无需去巴黎寻求观众的掌声。掌声和掌声不同，我更喜欢同胞的掌声，而不是法国人的掌声。’”

“她说了这样的话？”将军问道。“谁会想到这个女人竟会说出

① 《圣经》中说，巴别塔由挪亚后裔所建，巴别即变乱之意。当时世人语言相同，他们要建一座城市和一座通天的高塔。后来耶和华弄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不得不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样，城和塔终未建成。现在，巴别塔转义为嘈杂混乱的地方。

——译注

② 指印度尼西亚群岛。 ——译注

③ 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译注

这样有理的话来呢？”

“‘苍蝇’少校，”拉法埃尔继续说道，“笨嘴拙舌地对她说，他听过许多歌手的演唱，其中只有拉·葛丽西唱得比她好。她听了之后，冷冷地回答，‘既然拉·葛丽西唱得比我好，您不去听她演唱而来听我演唱，那就错了。’接着，约翰先生到了，他用手推开大家，对她说，她的嗓子是个‘汪德尔’（英语：奇迹），并说，她如果愿意出售，他可以立即付给她五万英镑。她听后轻蔑地回答说，那是不卖的。不过，说到这里，我倒要问问你，表姐，对于这一切，对于这件事的其中奥妙，你有何见教？”

“什么奥妙？”正当拉法埃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男爵来了，他接上去问道。

“这次登台演出的成功，”阿里亚斯回答说，“出乎大家的意料，它像一颗炸弹一样突然爆炸了。现在，现在我正在慢慢弄明白某些事情……公爵和经理的多次会面，这位未来的诺尔玛^①一次不落地去看演出……这些都在渐渐唤醒我脑子里一连串的‘站住！’”

“唤醒‘站住’！”男爵说道，“多么奇特的说法！”

“这是一种极普通的比喻。”拉法埃尔回答说。

“我没听说过。”男爵继续说道。“而且，现在也不明白。劳您大驾给我解释一下好吗？阿里亚斯先生。”

拉法埃尔斜视了一下他的表姐，又抬眼望了望天空，就好像是要去做出牺牲似的，然后，说道：

“如果发生一个事故而未察觉，那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没有向它喊一声‘站住！’便将它放行了，也就是说，没有去查问它的由来和去向。如果后来又发生一件事，它和前面的事情有联系，迫使我们去回忆往事，便可以说唤醒了我们脑子里的一个‘站住’，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闲散的麻木的注意力被唤醒了。在西班牙语里，有许多这样松散的句子，它们的涵义可以代替许多完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一歌剧女主角的名字。——译注

整的语句，一两个字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对此，确实既需要创造性又需要理解力。在乡下，村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常常在谈论一个聪明、活泼的人时说，他可是一位‘听到了’的人。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在农村，当工头从远处喊话、下达命令或者要让某个农夫去干某件事时，被叫的人在听到之后，当然是在已经接受命令之后，便回答说，‘听到了’。并非所有的人都属于人们称之为‘听到了’这一类。至于唤醒了您的注意力的那个说法，还有个典故呢。一个在圣彼得堡的西班牙人和他的一位俄国朋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一起散步。突然，他听到空中响着一种令人愉快的声音，他呆住了。这个声音，时近时远，忽左忽右，是用各种声调重复的两个字：‘站住！’。西班牙人以为鸟儿在叫，但是他抬头张望，什么也没看到。是有人在唱歌？是回声？不是，因为声音不是从一个地方传出来的，它来自四面八方。于是，他认为他的朋友是位口技演员，便用眼睛盯着他看。俄国人笑了起来并对他说，‘我已经看出，您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每年在这个时候都能听到它。这是放哨的士兵喊出的‘站住’声，它在冬天被冻住了，而春天的温暖又使它解了冻，于是在空中不断传来回声。’”

“编得不坏。”男爵心不在焉地说道。

“承您夸奖。”拉法尔回答说，并用讥讽的表情做了一个致谢的动作。

“啊！丽塔小姐来了。”男爵见她摘掉披巾走进来时说道。“小姐，今天上午我好像有幸在卡塔拉内斯大街看到过您。”

“我可没有瞧见您。”丽塔回答说。

“真不幸呀！”拉法埃尔对丽塔说道。要是换成大麻蝇少校，或是换成他要提拔当女王卫队‘拉埃夫嘎茨’兵团女上校的拉·希

拉尔达，^①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我是见到您的。”男爵又说了一遍。“就在紧挨着墙的那个大十字架附近。我还问……”

“我明白了。”拉法埃·阿里亚斯低声说道。

“人家回答说，那叫做‘黑人十字架’。小姐，您能告诉我为什么人们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名称吗？”

“我不知道。”丽塔回答说。“也许是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上曾钉死过某个黑人吧。”

“没有疑问，就是如此。”男爵说道。“可能是在宗教法庭审判异端的时代。”他又低声喃喃自语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宗教啊！”“不过，您能告诉我，”他又说道，显露出一副令人无法忍受的讥讽神态和无神论者对于信教者傲慢无礼的神气，“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教堂走廊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条鳄鱼吗？就在桔园附近，希拉尔达塔右边刚一进门的地方。难道教堂同时也充当自然博物馆吗？”

“是那条大晰蜴吧？”丽塔说道。“把它挂在那儿，是因为在教堂拱形顶棚上把它逮住的。”

“啊哟！”男爵笑着喊道。“在这个教堂里，什么都很大，连晰蜴都不例外呀！”

“这是民间一种通俗的说法。”伯爵夫人说道。这时，丽塔并未听男爵的说话，而是坐到了她常坐的位置上。“那条鳄鱼是埃及的苏丹派驻西班牙著名的大使馆送给智者堂阿隆索国王的。在那同一拱形建筑下，还挂着一根象牙，一副马勒和一柄权杖。这三样东西和鳄鱼一起，代表做人的四种基本美德：鳄鱼标志谨慎，权杖代表正义，象牙表示坚韧，马勒则象征节制。因此，这几件物品挂在那座宏伟庄严的建筑的入口处已经有六百年之久了。它们

^① “拉·希拉尔达”本系塞维利亚大教堂之高塔，因其美无比，说话者一直将其称作最美的女郎。——译注

像是一幅题词，不识字的老百姓一看就明白。”

男爵因为不能采纳丽塔的解释而深感遗憾。这位残酷的伯爵夫人竟剥夺了他写一篇极好的讥讽、抨击、嘲弄和幽默大作的机会。谁晓得这条鳄鱼是否就不再会成为这位法国佬笔下滑稽故事中的一个新创造的‘神圣精灵’呢？法国人可是有着产生‘玛琅’（英语：嘲弄家）的民族优势的呀。

这时，伯爵夫人对丽塔说道：“你为什么对他说黑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蠢话呢？难道对他说实话不是更好吗？”

“可是，姨妈！”姑娘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个十字架为什么叫‘黑人十字架’。再说，我也讨厌跟他说话。”

“那么，”姨母继续说道，“你本该对他说你不知道，而不该把他引入如此愚蠢的错误。我肯定，将来他写《西班牙之行》时，一定会把这些胡言乱语都写进去的。”

“那有什么关系？”丽塔说道。

“有关系，外甥女，”伯爵夫人回驳道，“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

“是啊！等到河水冲出河床四处奔流时你再拦截洪水吧！”将军辛辣地说道。“不过，如果是我们自己首先往自己脸上抹黑，外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坏话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们不能忘了，俗话说得好，‘自轻自贱，必为人贱’。”

“你应该知道，丽塔，”伯爵夫人继续说道，“为了使你从今往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来告诉你，那个十字架的名称来自一位虔诚的、有慈悲心肠的黑人。那是在公元七世纪。鉴于有人对圣母受孕的玄义胡说八道，那位黑人就在竖立十字架的地方将自己卖了，以使用这卖身钱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向遭受攻击的圣母赔礼。这一热情善良的献身之举和你那一席让男爵信以为真的蠢话是大相径庭的。”

“妹妹，你也蛮可以再说说拉法埃尔这个疯子。”将军说道。“他在回答那位‘默修 娄 巴龙’（法语：男爵先生）提出的关

于靠近卡尔杜哈修道院的那个盗贼十字架的类似问题时竟说，那个十字架的名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盗贼都去那儿祈祷，求上帝帮助他们成功。”

“那么，男爵已经相信他的话了吗？”侯爵夫人问道。

“他如此确信无疑，我都认为他不像是个男爵。”将军回答说。

“由我们自己给人家提供材料，让他们相信并重复那些蠢话，真是一种卑劣行径。”侯爵夫人被激怒了，她气愤地说道。“十字架竖在那儿，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曾在那儿创造过一个奇迹。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有信仰，所以也就有奇迹出现。一次，有几个盗贼潜入卡尔杜哈修道院，盗走了教堂里的珍宝。他们惊慌逃窜，奔跑了一整夜，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仍在原地，离修道院近在咫尺。那时，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上帝的手指，便幡然悔悟，并为纪念这一奇迹建造了那个十字架。因此，老百姓给它保留了这个名字。我要好好说他一顿，他太轻率了……拉法埃尔！拉法埃尔！”

这时，拉法埃尔的表姐坐在沙发上说道：

“我太高兴了。我们将度过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伯爵夫人。”上校说道。“现在有传言说，公爵想把这位新马利勃朗^①带到马德里去哩。”

“要是这样，”伯爵夫人说道，“她该取个艺名了。她取了什么艺名呢？我猜想不会是那个‘玛丽萨拉姐’的。因为，尽管它听起来优美，而且有点儿亲切，可是对于一位一流演员来说却欠庄重。”

“也许要沿用她的绰号‘海鸥’。”拉法埃尔说道。“公爵的一位仆人曾对我的仆人说过，她家乡的人就是这样称呼她的。”

① 全名为玛丽娅·费里西亚·加尔西亚·德·马利勃朗（1808—1836），著名女歌手，生于巴黎，西班牙歌手曼努埃尔·加尔西亚之女。新马利勃朗指玛丽萨拉姐。——译注

“可能要用她丈夫的名字。”上校发表意见说。

“这多令人恶心！”伯爵夫人喊道。“她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

“那好，就用她父亲的名字好了，叫‘桑塔洛’。”

“不行，先生。”伯爵夫人说道。“名字应该由字母‘i’结尾，这样显得威严些。要有几个‘i’就更好了。”

“要是这样，”拉法埃尔说道，“那就选用‘密西西比’做名字吧。”

“我们要向波洛请教一下。”伯爵夫人说道。“顺便问一下，我们这位诗人溜到哪儿去了？”

“我可以用任何东西打赌，”拉法埃尔说道，“这个时候，他一定正忙着将今天的美事在其心中唤起的和谐的灵感倾吐到纸上去呢。明天我们少不了会在《塞维利亚报》上读到他的文章。据我舅舅所见，如果不易在《诗坛》栏内刊登，人家也必然会将它推到《忘川》^①栏内发表。”

此时，正好候爵夫人喊拉法埃尔。

“可以肯定，”这位先生对他表姐说道，“我姨妈垂爱唤我，准是要训我一顿。我已经看出，她那紧闭的嘴唇上训戒的话语呼之欲出，眉宇间已密布猛烈抨击的阴云，而且她那令人胆寒的鼻梁上已经跃出骇人的斥责。不过……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得用盾牌把自己武装一下了。”

说着，拉法埃尔站起身来，走近男爵，给他一撮鼻烟，并跟他手挽手地一起来到牌桌边。候爵夫人没有数落他，她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丽塔用手帕堵住嘴巴，以免笑出声来。将军用皮靴的鞋跟敲打着地面，这是他不耐烦的必然表现。

“他身体不适吧？”男爵问道。

① 希腊神话中冥府的河流之一。亡灵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就会忘掉过去的一切。——译注

“他就是有这么个神经质的动作。”拉法埃尔低声回答说。

“多么不幸！”男爵高声说道。“这是一种神经痉挛症。他是怎么得的？也许是某根筋腱在战争中受损伤了吧？”

“不是。”拉法埃尔回答说。“是因为精神上受了严重创伤。”

“那一定是可怕的。”男爵发表意见说。“是由什么引起的？”

“你们的国王路易十四的一句话。”

“什么话？”男爵感到惊奇，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句名言呗，”拉法埃尔回答说，“即‘比利牛斯山^①已经不存在了’。”

在聚谈会上，人们对这位新的女歌星谈论得实在不少。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佩佩·贝拉一直没有停止对玛丽娅的跟踪。因为他受公众喜爱，所以便轻而易举地潜入缪斯^②殿堂之内，尽管这些女神曾发誓反对斗牛。

玛丽娅随着掌声走出舞台时，在布景之间与佩佩·贝拉和另外几位青年不期而遇。

“愿上帝赐福于您！”这位著名斗牛士说道，并把斗篷铺在地上给玛丽娅当地毯。“愿上帝赐福于您这副金嗓子！它足以使所有五月的夜莺嫉恨而死！”

“您那双眼睛，”另一个补充说道，“比阿尔巴塞特省^③全部匕首加在一起还锋利，能刺伤更多的基督徒！”

玛丽娅像往常一样冷漠傲慢地走了过去。

“连瞧都不瞧我们呀！”佩佩·贝拉说道。“宝贝儿，您听着，即使是位国王，也要瞧小人物一眼的呀。喂，弟兄们注意，她可是位好姑娘，尽管……”。

① 此山是西班牙北部与法国接壤之国界。——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其中主管音乐和诗歌的女神叫做欧忒耳珀。——译注

③ 西班牙省区名，那里的制刀业颇负盛名。——译注

“尽管什么？”一位同伴问道。

“尽管是个独眼龙。”佩佩·贝拉回答说。

听到这话，玛丽娅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来，用一双大眼睛惊诧地盯住那群人。这群年轻人放声大笑，而佩佩·贝拉则用手指向她递去一个飞吻。

玛丽娅立刻明白，那句话是故意让她回头的。她只得微笑一下走开，同时有意将手帕掉到地上。佩佩急忙拣起手帕，追到她身边，像是要还她手帕似的。

“今天夜里，我到您家窗前还您。”他急促地对她低声说道。

刚一敲过午夜十二点，玛丽娅确信丈夫已经熟睡，便悄悄下床，离开卧室。施泰因确实睡熟了，嘴唇上挂着微笑。他陶醉于他的妻子、学生和心爱的人儿玛丽娅那天晚上受到的奉承之中。这时，一个黑色身影紧靠在玛丽娅的寓所底层的一个窗栏上。这扇窗户开向一条狭窄的小巷，此种街巷在塞维利亚比比皆是。无法看清那人的面孔，因为早有一只殷勤的手将街上照明的路灯熄灭了。

第二十三章

玛丽娅贪婪地追逐名利，渴望得到更多的掌声。对于她的这种野心勃勃的欲望来说，塞维利亚这个舞台已经太狭小了。此外，被迫返回首都的公爵，希望让这位名声已在他之上的奇才到首都去。另一方面，被雇佣到马德里斗牛场去斗牛的佩佩·贝拉，也要求玛丽娅成行。事情也真的如此发生了。

在新的竞技场，玛丽娅首次登台演出获得成功，并且超过了在塞维利亚所取得的成就。真像是俄耳甫斯和安菲翁^①的岁月又重返人间，神话时代的绝妙琴声再次在空中回荡。施泰因茫然了，公爵陶醉了。

佩佩·贝拉一天竟对女歌唱家说道：“哎呀！玛丽娅，人家给你鼓掌鼓得好厉害，好像你刺死了一头七岁公牛似的！”

玛丽娅身边有着一大群奉承者。他们之中有当时逗留在首都的所有身份不凡的外国人，其中有几位是功勋卓著的名人，其余则是社会地位高贵的人物。什么原因使他们如此奉承呢？根据时髦的说法，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体面。什么是体面？无非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人的所作所为。另一些人则是为好奇心所驱使，就像孩子们在好奇心的引诱下去察看手中玩具的神秘发条一般。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两位竖琴手。前者善弹能唱，其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后者为底比斯国王，曾用其竖琴的魔力筑成底比斯城。
——译注

玛丽娅不费吹灰之力便在那一大群人中间应付自如。她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变她冷漠傲慢的天性，只是她的仪态更加大方，服饰也更加得体更加入时罢了。这些不费脑子的表面的进步，蒙住了一些人的眼睛，掩盖了她缺少聪明才智、处世能力和良好风度的不足。夜间，在舞台上，灯光使她那苍白的脸色变得白净，使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更加光彩夺目，那时她真像是一个美人了。

公爵对这个女人如此着迷，是因为这个女人一次次的成功都有公爵的一份功劳，而且他的预言都实现了。她的歌声使他产生了如此的热情，竟然不妥当地想请她给女儿讲授音乐课。尽管当他想起那位可亲的塞维利亚女友的预言并思考伯爵夫人对他说过以后见分晓的话时，身上曾不寒而栗。于是，他打算尊重这位单纯的女人，尊重这位由他一手引上光辉的然而却易于失足的舞台的女人。

现在让我们来说一下公爵夫人。

这位夫人，是一位美貌的贤德女子。尽管已届而立之年，然而她脸上皮肤丰润，表情纯真，显得很年轻。她出身显贵，与丈夫门当户对，两家早就联姻。莱翁诺尔和卡洛斯几乎是青梅竹马，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慕之情是真正西班牙式的，情深意长，忠贞不渝。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莱翁诺尔十八岁便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那时丈夫才二十二岁。

如同某些名门望族一样，公爵夫人的一家极其虔诚。莱翁诺尔就是在这种宗教精神的熏陶下长大的。她沉默寡言，严肃认真，因此，她与世间的消遣和喧闹无缘，况且她对此也确实毫无兴趣。她读书甚少，手里从未拿过一本小说。她全然不知强烈的情欲的戏剧性效果。她既没有从书本上也没有从剧院里学懂人们对于通奸所抱有的巨大兴趣。因此，在她眼里，那只不过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就像谋杀一样。即使有人对她说起过，她还是无法相信世间已经竖起了一面要求妇女解放的旗帜。不仅如此，即使她相信确有其事，也决不会理解它，正像许多女人一样，她们虽然不

像这位公爵夫人那样过着如此严格的隐居生活，但也不能理解那些事。

假如人们对她说，有人在为离婚辩护，甚至有人诽谤神圣的婚姻制度，她肯定会认为那是在说梦话或者世界末日已经临近。阿尔孟萨公爵夫人在娘家是一位温柔孝顺的女儿，在同伴中是一位慷慨可靠的朋友，出嫁后则是一位亲切忘我的母亲和爱情专一肯为丈夫献身的妻子。她是上帝喜爱的那种女性，是昔日诗歌里描绘颂扬、受社会尊敬称赞的女人。然而，人们如今却喜欢赞美那些失去女性美丽和温柔的‘男性女子’，要用她们来取代上述女性了。

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公爵竟能倾心于玛丽娅对他的诱惑，而又没有使妻子晴空般纯洁平静的心灵上笼罩一丝阴云。但是，过去对她一直钟爱无比的公爵，现在对她却越来越不关心了。公爵夫人暗自流泪，可仍然一声不吭。

后来，她听说把整个马德里搞得乱哄哄的那个女歌手受她丈夫保护，还说她丈夫就在那个女人家里过日子。公爵夫人哭了，但她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公爵将施泰因领到家中，让他教儿子学音乐，接着，如前面所说，又想让玛丽娅给十一岁的宝贝女儿上课。

莱翁诺尔坚决反对后一计划，声称她不能允许一个剧院女子和那天真无邪的女孩有一丁点儿接触。公爵已习惯于妻子的温柔顺从，可这一次，从妻子的反对中，他看到了一个虔诚教徒的多疑和一个缺乏同外界接触的女子的狭隘心态，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公爵夫人遵照忏悔神父的忠告让了步，然而，却为着双重的缘由痛哭了一场。

为此，她十分谨慎地迎接了玛丽娅，尽管不失礼貌，却冷漠寡言。

莱翁诺尔，出于喜欢安静的癖好，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访者，而且被接待的大部分还是些亲戚，此外便是神父和几位挚友。

因此，她坚持参加女儿的音乐课，确实有些反常。她处处留心，执意不让女儿离开她那双母亲的眼睛。这种做法不能不得罪玛丽娅。前往看望公爵夫人的人们只是冷冷地向女教师致意，随后便不再和她说一句话。这样一来，这位被马德里观众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女人，在这个高贵严肃的家庭里的处境，便到了十分屈辱的程度。玛丽娅没有受过这种冷遇，她那高傲的性格更难容忍此种屈辱。不过，公爵夫人礼貌周到，从未露出过破绽，因为在她那严肃、谦和、漂亮的脸庞上，从来没有流露出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也从未闪过过一瞥高傲的目光。因此，玛丽娅无法抱怨。另一方面，公爵文雅而令人尊敬，他怎能允许别人抱怨他的妻子呢？玛丽娅有着足够的洞察力，她深深懂得应该沉默，不能失去正在讨好她的公爵的友谊，不能失去对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公爵的保护，也不能失去公爵时常送给她的称心如意的礼物。所以，她告诫自己，必须忍耐，不能放肆，等待有朝一日发生某种事情，再来结束这一紧张局面。

一天，她身穿丝绸衣衫，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首饰，披着一块镶有精美花边的头巾，走进公爵夫人的住所。这时，她正好遇见了夫人的父亲埃尔达侯爵，还有一位……主教大人。

侯爵是一位严肃的十分守旧的老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和天主教徒，又是个百分之百的保皇派。在独立战争期间，他曾效忠于国王，国王去世之后，他便退出了宫廷。

在侯爵和他女婿之间，早就有一点儿芥蒂，侯爵曾责备他女婿过分迁就当今的思潮。当这位严肃虔诚的老人耳闻公爵保护了一位歌女的流言后，翁婿之间的芥蒂便立刻升级了。

玛丽娅走进大厅时，公爵夫人站起身来。考虑到要尊重已经来访的两位客人，她打算在向玛丽娅表示感谢之后请她先回去改天再授课。可是主教不知里就，竟表示希望听听他的教女唱歌。于是，公爵夫人只好又坐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问候玛丽娅，同时，让人去把女儿叫来。不一会儿，她女儿就来了。

女孩儿刚唱完黛丝德蒙娜^①央求曲的最后几拍，就听见响起了三下轻轻的敲门声。

“请进，请进！”公爵夫人说道。看来她从敲门的方式中已经知道是谁来了，而且以一种玛丽娅从未见过的活泼劲儿站起身来，殷勤地出去迎接来访者。

一见到这位新来的客人，玛丽娅更加惊讶了。这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五十岁左右，长相很平常。她的衣着既粗俗又奇特，很难看。

公爵夫人显出对她很尊重，也很亲热，而愈是如此，便愈和对女教师的冷漠寡言形成鲜明对比。她拉着客人的手，把她介绍给主教大人。

玛丽娅茫然了。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身穿戴，也从未见过有人在高贵显赫的大人物面前竟能占有与其身份如此不相称的地位。

在热烈地叙谈了大约一刻钟之后，那女人站起身来。当时正在下雨。侯爵坚持要她坐他的车回去。可是，公爵夫人对他说道：“爸爸，我已经吩咐准备我的车了。”

说完便陪着来客往外走。客人告辞走出门外，并坚持不坐车走。

“过来，我的女儿，”公爵夫人对她女儿说道，“过来！请老师准许你问候你的好朋友。”

玛丽娅对这所见所闻不知应当怎样去想才好。小女孩拥抱了那位被公爵夫人称为她的好朋友的人。

“这女人是谁？”小女孩儿回到她座位上时，玛丽娅问她道。

“是救济院里的一个修女。”女孩儿回答说。

玛丽娅惊愕不已。她秉性高傲，向来是昂着头向一切权势、贵族的尊严、艺术的劲敌、当权者的权力、乃至智慧的特权提出挑

① 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女主角。——译注

战；而今，她却在美德的威严和优势面前像一根灯蕊草那样低下了头。

片刻之后，她起身离去。天还在下雨。

“您可以坐车走。”公爵夫人在送她的时候对她说道。

她走下台阶来到院子里，看到人们正在给公爵夫人的马车卸马。一个仆人恭敬地把一辆出租车的踏板放下来。玛丽娅坐进这辆车，满腔怒火，却又无可奈何。

翌日，她坚决地向公爵宣布不再给他女儿上课了。她小心翼翼地掩盖了真实的原因，并狡猾地将这一冷漠之举说成是为了谨慎起见。公爵已被玛丽娅在他身上唤起的热情和她善于使用的诡计迷住了，他猜想，玛丽娅作出这个决定一定是由于他妻子的原因，因此便对妻子更加冷淡了。

第二十四章

著名歌星特诺利尼来到马德里。这件事使玛丽娅的荣耀登峰造极。因为这位巨星用赞佩的口气夸奖了她，而且坚持要她用这副能与之匹配的好嗓子和他联袂演出。托尼诺·特诺利尼，别名“伟人”，不知出生何处。有些人说，他来到人间就像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克斯^①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他不是从天鹅蛋里而是从夜莺蛋里孵化出来的。他受人称道的辉煌的一生始于那不勒斯^②。在那儿，他曾使维苏威火山^③永远黯然失色。尔后，他到了米兰。从那儿，又先后到过佛罗伦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这次，他从纽约经哈瓦那来到马德里，打算到巴黎去。巴黎的居民们，因为这位名噪一时的人物还未曾让他们“投上决定性的一票”而大为光火，甚至举行群众集会来发泄他们的不满。从那儿他还将屈尊前往伦敦，伦敦的音乐爱好者有一种可怕的“斯普林”（英语：坏脾气），那是纯粹的妒忌。而且，如果这位“著名人物”对于因其缺席而产生的种种不幸不加同情的话，那儿的“活跃季节”便有自杀的危险。

① 兄弟俩均系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们是主神宙斯和海中仙女勒达的儿子。一天，化作天鹅的宙斯受到追逐，正在沐浴的勒达把天鹅抱在怀里。后来天鹅生下蛋来，蛋中生出他俩和另外一男一女。

——译注

② 意大利城市。 ——译注

③ 该火山位于那不勒斯城东南八公里处。 ——译注

多么奇怪的事情！那些波洛们和埃洛伊萨们都被惊呆了。这位卓越的艺术家的竟没有长着智慧的翅膀飞来！大洋里那些没有教养的海豚，竟也没有像过去地中海的海豚在最幸福的时代对阿利翁^①那样，把他驮在它们富有乐感的脊背上！特诺利尼竟是坐着公共马车前来的……真煞风景！

更有甚者：他还随身带着一个睡袋！

人们本打算在欢迎他到来时让教堂钟声齐鸣，家家张灯结彩，并用马戏团乐队的全部乐器组成一座凯旋门。市长不同意这样做，可这位逆流而动的“螃蟹”差点儿被大家哄走。

玛丽娅参加了这位“歌坛巨星”的演出。观众对他俩崇拜得五体投地，疯狂地为他们欢呼喝彩。玛丽娅从中分享了幸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她一年前离开的那座简陋的茅屋里，正在演出另一种性质的戏剧。

佩德罗·桑塔洛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自从女儿离去之后，他没有再抬起过头来。他紧闭着双眼，只有想看看玛丽娅住过的小房间时才睁开眼睛。那个小房间和他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条通向阁楼的狭窄的走廊。女儿房间里，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吉他挂在墙上，用一条原是玫瑰色的带子打了个蝴蝶结。现在蝴蝶结已不成样子，犹如被遗忘了的许诺，而且已经褪色，就像那淡漠了的记忆。床上仍然放着一条印度丝绸手帕。几双尺寸不大的鞋子原封不动地排放在椅子下面。玛丽娅大婶坐在病人的床头。

“得了，得了，佩德罗大叔，”好心的老妇人对他说道，“您就忘了您是加泰罗尼亚人吧，别再这样固执了。您这一辈子那怕就听别人一次，到修道院去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您看到了，那儿有的是地方。您住到那儿，我可以更好地照顾您。您也就不用一个人住在这偏僻的角落里，孤零零的像根芦笋那样了。”

^① 古希腊著名音乐家、诗人。神话中传说他曾被几条爱听其弹奏竖琴的海豚从死亡中救出。——译注

渔夫沉默良久，没有回答。

“佩德罗大叔，”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堂莫德斯托已经写了两封信，都送邮局寄出了。人家说这是让他们回来最快最可靠的办法。”

“她不会来的！”病人喃喃地说道。

“可是，她的丈夫会来的。这在眼前更重要。”玛丽娅大婶说道。

“她！她！”可怜的父亲喊道。

这番谈话后约一小时，玛丽娅大婶上路返回修道院。她未能让那个孤僻固执的加泰罗尼亚人同意搬进修道院住。这位好老太太骑在“燕子”背上。这头赫赫有名的牲口，是本地区同类中温柔顺从的元老。我们没有打听给起“燕子”这个名儿的缘由，因为给它起这个名字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可从未使劲飞过，连跑都从来没有跑过一次，到了秋天，它也绝无迁徙非洲热带地区的想法。

莫莫已经长成一个高大的男子汉。可是，他那天生的丑陋仍保留无遗，一点儿也没有消失。现在，他正在给祖母赶着牲口。

“喂，奶奶，”他说道，“像这样闲逛似的天天来看这只海狼的日子还长吗？”

“当然，”他祖母回答说，“既然他不愿意到修道院来住。我担心他如果见不到女儿就会死去的。”

“我可不会这么病死。”莫莫说道，并咧着嘴哈哈大笑。

“你瞧，孩子，”玛丽娅大婶继续说道，“尽管人家一再说可靠，我可不大相信邮局。堂莫德斯托也并不相信。这样，为了让堂费德里科和玛丽萨拉姐知道佩德罗的病情，最可靠的办法是你自己去马德里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终究不能这样袖手坐等，眼睁睁地看着一位父亲呼喊女儿死去而不设法把她找回来呀。”

“我！？我去马德里？去找海鸥？”莫莫恐慌地喊道。“您的脑子还清醒吗？夫人。”

“我的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事情也很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去，那我就自己去。我去过加的斯，我并没有迷路，也没有出什么事儿。如果我去马德里，事情也会一样顺利的。听着这位可怜的父亲呼喊女儿，我的心就碎了。不过你，莫莫，我很痛心地对你说，你的心肠不好，不知道你这副坏心肠是从哪儿来的。你父亲不是这样，你母亲也不是这样的。唉！家家都会有个犹大呀！”

莫莫唧唧啾啾地说道：“就连成天想着法儿折磨基督徒的那个该死的魔鬼也不会想出比这更坏的主意！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一旦她脑子里塞进了个糊涂的念头，她就非干到底不可。但愿她别叫我跑断腿脚，一个月都好不了！”

莫莫这般想着，将一腔怒火发泄在可怜的“燕子”身上，用棍子狠揍了它的屁股。

“你真野蛮！”他祖母说道，“你为什么拿它出气？”

“那有什么！”莫莫说道，“它生来就是挨揍的。”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种邪说？你从哪儿得了一颗希律^①的心？谁都知道我是多么同情这些可怜的牲口！它们默默忍受，不会抱怨，不能自我保护，没有安慰和报酬。”

“奶奶，您的怜悯心大如天，什么都可怜，什么都保护。”

“是的，孩子，你说对了。就是上帝也不允许我硬起心肠来看着别人受苦受难，不允许我像那些没良心的家伙一样，听到人家呻吟就和听到下雨一样无动于衷。”

“要是一个人，您这么说还可以，那就让上帝保佑他吧！可它是头牲口，让它见鬼去吧！”

“牲口难道就不感到痛苦了吗？难道它们就不是上帝的造物吗？在这儿，我们承受着人类始祖所犯罪孽应得的诅咒和惩罚。可是，毛驴们的亚当和夏娃又犯了什么罪孽，要让这些可怜的牲口

① 为除去圣婴耶稣而下令杀害伯利恒城里及其四周所有婴儿的犹太王。——译注

如此遭受折磨呢？这真叫我弄不明白呀！”

“也许是它们偷吃了苹果皮^①了。”莫莫大笑着说道，声如擂鼓。

这时，他们遇上了返回修道院的曼努埃尔和何塞。

“母亲，佩德罗大叔怎样了？”曼努埃尔问道。

“不好，孩子，不好。见他病得那么凶，那么悲伤，又是那么孤单，我真心疼啊。我叫他来修道院住。可是，唉！把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搬来也比说动这个固执的老头儿要容易些。一门二十四英寸口径的大炮也休想轰得动他。必须让加夫列尔修士搬过去陪他，还要让莫莫去马德里把他女儿和堂费德里科叫回来。”

“让他去吧。”曼努埃尔说道。“这样他也可以见见世面。”

“我！”莫莫喊道。“怎么该我去呢^②？先生。”

“一脚前一脚后地走着去呗。”他父亲回答说。“你是怕把自己丢了还是怕妖怪把你吃了？”

“问题是我不愿意去。”莫莫愤怒地回答说。

“那么，我会用油橄榄木棍叫你愿意的。明白了吗？你这不听话的东西！”父亲说道。

莫莫没有办法，只好登程上路，一路上怨恨着佩德罗大叔和他一家人。他和一个从阿拉塞纳山区前来维利阿马镇买鱼的马帮结伴同行，来到巴尔维尔德。从那儿，经阿拉塞纳、拉奥利瓦和巴尔卡洛塔，到达巴达霍斯。安达卢西亚到马德里的一条古老公路经过该地。他由那儿一口气直奔马德里，路上再没有停留。出发前，堂莫德斯托用核桃那么大的字母把施泰因的住址抄在一张纸条上，交给了他。那地址是施泰因到达马德里后寄来的。莫莫拿着这张纸条出发赴京，一路上不断地诅咒着‘海鸥’。

① 按《圣经》故事所述，人类始祖因偷吃禁果而受罚。这里说毛驴始祖也许是偷吃了苹果皮而受罪，是由此推出的一种诙谐的说法。

——译注

② 这句话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成“我该怎么去呢”。——译注

一天下午，玛丽娅大婶从那可怜的渔夫家里出来，神情从来没有那样忧伤。

“多洛蕾丝，”她对儿媳说道，“佩德罗大叔要离开我们了。今天上午，他曾用手卷他的床单来着，这是在为他最后的旅行捆扎行李呀。和我同去的‘帕洛莫’也嗥叫不停。可是，那几个人还不来！我真怕出事啊。莫莫该回来了，他走了已有十天了。”

“妈妈，”多洛蕾丝回答说，“到马德里要走的路可不短呀。曼努埃尔说还得有四、五天才能回来。”

可是，当她们突然看到莫莫出现在眼前，神情惶恐不安，脸色很难看时，她俩都惊讶不已！

“莫莫！”她们同时喊出声来。

“就是我，身子和灵魂都在，一点儿不差。”他说道。

“玛丽萨拉姐呢？”玛丽娅大婶急切地问道。

“堂费德里科呢？”多洛雷斯问道。

“你们可以在审判^①的那天等到他们。”莫莫回答说。“哎呀，我这次旅行可真好啊！这要多谢祖母，她可叫我遭罪了……”

“不过，怎么啦？你出了什么事？”祖母和母亲一起问道。

“你们听我讲。你们快赞美上帝的公道，为我平安归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吧。这也幸亏我有两条好腿呀。”

听到这些预示着严重和悲惨后果的话，祖母和母亲都惊恐万分。

“快讲，你这家伙，快说，发生什么事了？”婆媳俩再次喊道。“你瞧，我们都快急死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莫莫说道，“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地方，害怕极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我觉得每条街都像一个士兵，每个广场都像一支巡逻队。司令给我的便条可是一张能说话的纸条。我拿着它到了一家酒店。在那儿遇上了一个喝酒取乐的醉汉，他把

① 指宗教传说中的最后审判，即世界末日。——译注

我领到了纸条上说的那间房屋。在那儿，仆人对我说，他们的主人都不在家，说着便要将我关在门外。可是这几个蠢货不知道他们是在和谁说话。

“‘唉！’我对他们说道，‘你们睁开眼睛看看，你们是在跟谁说话。我可不是什么人的奴仆，也不是来要什么的，尽管我有权这样做。因为在堂费德里科快要死了却连停尸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是我们将他收留在家里的。’”

“你说了这话？”祖母高声说道。“去你的吧！这些事不该说的！多么丢人！他们会怎样想我们呢？做了件好事就去摆功！谁见过这样做的？”

“那又怎么样？人家就不说吗？得了！我还说得更多哩。说给你们听听吧。我还说，‘你家女主人当年因为像只海鸥一样在海滩岩石上乱跑乱叫，把身体弄病了，是我祖母把她带到我家治病的’。那几个笨蛋笑着，你瞧我，我瞧你，并拿我取笑。他们说，我搞错了，说他家女主人是堂卡洛斯国王军队里一位将军的女儿。他们说，‘将军的女儿！你知道吗？是摩尔人的后代！你还能说出更大的谎话来吗？’他们竟说佩德罗大叔是位将军！佩德罗大叔可从来没有在国王军队里服过役啊！”

“‘快点吧，’我对他们说道，‘我找他们有急事，而且我还想立即离开你们，离开你们的主人，离开马德里。’”

“‘尼科拉斯，’于是一位姑娘说话了。她样子相当阔气，像是他们的女主人似的。‘你把这头笨鹅带到剧院去，在那儿他会见到夫人的。’”

“你们注意，在谈到我的时候，她竟出口伤人，把我叫作笨鹅，而在说到那浪荡的海鸥时却称她为夫人。难道能这样说话？只有在马德里才有这种事情！什么都乱七八糟！”

“于是，那仆人戴上帽子，真的把我带到一幢非常大非常高的房子里。那房子像个教堂，只是不点大蜡烛，而是亮着几盏大灯，像太阳一样把屋里照得通亮。房子四周有许多像椅子一样的座位。”

上面坐满了女人，足有一万多，一个个比纺锤还要挺直，穿着节日的衣服，像摆放在药铺里的长颈瓶。下面有许多男人聚在一起，像个蚂蚁窝。我的天哪！我真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多人！‘不过那没什么，’我自言自语地说，‘马德里的面包就在马德里城揉面烤制呗！’……可是，让你们惊讶的事还在后头哩！你们猜，那么多人都上那儿干什么了呢？……是去听海鸥唱歌！”

说到这里，莫莫停顿了一下。他将双手举到脸部那么高，张开五指，做出一副惊诧的模样。

玛丽娅大婶点了一下头，表示她很满意。

“你说了这么多，我可看不出你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多洛雷斯说道。

“我就要说到，我就要说到的。我又不是枪筒子一放就空。”莫莫回答说。“我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讲的。那么，您就听着：突然，也没有人下命令，成百上千的乐器一起响了起来，有小号，有笛子，还有几把大提琴，大得像忏悔室那么大。这些乐器都在下面响起来了。我的天哪！真吓了我一跳！我惊喊了一声。感谢上帝，那喊声不算大。”

“可是，这么多的乐师是从那儿来的呢？”他母亲问道。

“我怎么知道？也许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瞎子吧^①。不过，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您听着，最奇怪的是，一个原来在前面像花园一样的东西一下子消失了，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真像是被魔鬼背走了。”

“莫莫，你在说些什么呀？”多洛雷斯问道。

“我说的全是真的，一丁点儿也不假。在刚才还长着树木的地方，这会儿出现了一个像客厅那样的房子，里面铺着地毯，大概是座宫殿。那儿有一个女人，身上穿的衣服全是天鹅绒做的，衣

① 西方国家许多盲人乞讨时往往手里弹奏某种乐器，因此，说话者错误地认为那些乐队成员都是盲人。——译注

服上的金丝绣饰和各种镶嵌比罗萨里奥圣母^①衣服上的还多。‘这女人一定是堂娜伊萨贝尔二世女王’，我对自己说道。可是，不，不是女王。你们知道是谁吗？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正是海鸥，是那光脚光腿的海鸥！像刚才的花园一样，那光脚光腿的海鸥已被魔鬼带走了，代替她的是一位‘公主’。我被惊呆了。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进来了一位上年纪的先生，打扮得很讲究。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那双眼睛……‘哎呀！’我对自己说道，‘我可不愿意做一只这样的海鸥。’关于这一切，我只听懂他们是在吵嘴，唱着歌吵。哎呀！也许这是那里的时髦，是那些大人物之间的时髦。不过，我没有完全听懂他们唱出的对话，我听清楚了那个男人可能就是叫做堂卡洛斯的将军，因为她叫他‘父亲’。但那个人不愿意认她作女儿，尽管她跪在地上央求。

“‘做得对！’我向他喊道，‘对这个不要脸的说谎者，心肠要硬一点儿！’”

“你干吗在那儿插上一脚？”他祖母说道。

“啊呀！因为我了解她，可以为此作证。您不知道沉默即赞同吗？不过，那儿好像不能说真话。我的邻座，警察局的一个看守，对我说道：

“‘朋友，你住嘴好不好？’

“我回答说，‘我不愿意。而且我要大声说，我要大声喊，那人不是她的父亲。’

“那个臭警察对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从巴杜埃卡斯^②来的？’

“我回答说，‘我不疯，也不是从那儿来的，你这无耻之徒，我

① 或因形象和装束，或因所在地点不同，同一圣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以地点命名的往往是因为相传那里的圣像显过灵。这里该是指诵《玫瑰经》的圣母像，也许那个塑像装饰得格外漂亮。

——译注

② 西班牙一偏僻地区，其地域和居民均与世隔绝，故很无知。

——译注

的头脑比你的还清楚。我从维利阿马镇来，她的亲生父亲就在那儿，名叫佩德罗·桑塔洛。’

“那个马德里人对我说，‘你是一块粗木头，你还是去让人把你那层粗皮剥掉吧。’

“我发火了，抬起胳膊，准备给他一巴掌，那时尼科拉斯抓住了我的胳膊，并把我拉到外面，让我去喝一杯。

“‘我明白了，’我对他说道，‘这位将军就是那背信弃义的海鸥要认作父亲的人。我听说过许多邪恶的事，比如谋杀、抢劫、甚至海盗什么的，不过，父亲不认女儿这样的事，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尼科拉斯捧腹大笑。可见这种丑事在他们那儿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回到里面时，可以猜得出来，那个将军好像已经命令海鸥脱去了身上奇形怪状的服饰，因为她这次出来穿的是一身白衣服，像是包了一层裹尸布。她开始唱歌，还拿出一把很大的吉他放在地上，用两只手去弹。这只海鸥什么都想得出来！现在重要的事情来了，因为突然出来了一个摩尔人。”

“一个摩尔人？”

“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摩尔人噢！他可比那个地地道道的穆罕默德长得还黑，还凶。他手里握着一把匕首，大得像砍刀。我吓得全身动弹不得！”

“耶稣，玛利亚！”祖母和母亲喊道。

“我问尼科拉斯那个歹徒是谁。他告诉我说，那人叫奥赛罗。我说简单点吧，那摩尔人对海鸥说，他是来杀她的。”

“天哪！”玛丽娅大婶喊道，“难道他是刽子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刽子手，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雇佣杀手。”莫莫回答说。“我只知道他抓住她的头发用匕首捅了她几下。我亲眼见她倒下时可能啃了一嘴泥，我可以拿出证据来。”

莫莫将两个手指放在他的双眼之下，两个眼珠子那么富有表

情，活像就要夺眶而出。两位好心的妇人痛苦地喊出声来。玛丽娅大婶抽泣着，两只手痛苦地互相拧着。

“可是，有这么多人在这场，他们干什么了呢？”多洛雷斯哭着问道。“难道没有一个人上去抓住那没良心的？”

“这一点我也不明白。”莫莫回答说。“见到这些情景，我便一溜烟似地跑了出来，免得人家叫我去作证。我跑呀跑，一直跑到离马德里城好几里远才停下来。”

“必须将这不幸的消息，”玛丽娅大婶抽泣着说道，“瞒着可怜的佩德罗大叔。唉，多叫人痛心！多叫人痛心呀！”

“又有谁敢去告诉他呢？”多洛雷斯补充说道。“可怜的玛丽娅！她像有些西班牙人那样，本来不错却还想更好。结果，您瞧这后果吧！”

“每个人都有他的报应。”莫莫说道。“这个不念亲情、不安分守己的女人，早该没有好下场了。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现在累了，不然的话，我马上去把这些事情告诉拉东·佩雷斯。”

第二十五章

渔夫的女儿被杀害的说法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

就这样，这个本来就自私愚蠢、难以管教的莫莫，在敌对情绪和自私天性的左右之下，竟将在剧院舞台上看到的当作了真事，不仅自己白跑了一趟没有完成任务，而且他的愚蠢还使所有的好心人都跟着他犯了一个大错误。

堂莫德斯托的脸拉长了两英寸。

神父为玛丽娅的亡魂做了弥撒。

拉蒙·佩雷斯在吉他上结了一条黑带。

罗莎·米斯蒂卡对堂莫德斯托说道：“但愿上帝已经饶恕了她！我说她不会有好下场是说对了。您大概还记得吧，尽管我想方设法引导她走正路，可你叫她往右，她却偏要向左。”

玛丽娅大婶估计由于这场灾难堂费德里科这时不可能前来，只好下决心把给佩德罗大叔治病的事托给一位年轻医生。那是一位在维利阿马镇代替施泰因的新医生。

“我并不相信他的医术。”她曾多次对向她推荐此人的堂莫德斯托说道。“他只会让病人喝白开水，不会开药方。而开水是最伤肠胃的。要讲营养，您就该让病人喝鸡汤。现在，您还想对我说开水这种糟糕的饮料能让病人恢复体力吗？一切都被扰乱了，‘西令’。不过，您让他干一段时间再说。人们一旦醒悟过来，还是要回到许多世纪以来已由经验证明的事物上来的。就是一千年以后，水还是要在故道流的。那些被大胆妄为之徒用手硬压下去的东西，

时间还会让它们抬起头来。不过，这就要在一些灵魂被送进地狱、许多尸体被投入坟墓之后了。”

医生发觉佩德罗大叔病情十分严重，宣布必须准备后事了。

在天主教语言里，“准备后事”就是要病人做出感恩的样子，也就是要了却他在人间的债务，尽可能地做好事，将功补过，无论是长远的还是眼前的事情，均需如此。这样，用祈祷和忏悔可以赢得上帝对我们灵魂的宽恕。

我们在这儿解释一件如此广为人知、极其普通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某些不属于我们神圣天主教行列的人很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而且还因为，我们曾见过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神圣活动的伟大和绝妙而不尊重它。

玛丽娅大婶听到医生的判决，痛哭不已。她叫来曼努埃尔，要他去把此事十分谨慎地告诉病人，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说。

曼努埃尔走进病人房间。

“喂！佩德罗大叔，”他对地说道，“您觉得怎样了？”

“我在走下坡路，曼努埃尔！”病人回答说。“你在另一个世界里想要点什么不？你快说，孩子，我正在起锚准备远航哩。”

“什么！佩德罗大叔，您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您一定还能活得比我更长。不过……正如俗话说的，有备无患……就是说……”

“你不用再说了，曼努埃尔。”佩德罗大叔回答说。他神态平静，并无丝毫不安。“告诉你母亲，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早就看到这个时候会来的，而且我也只想着这件事，”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道，“还想着她！”

尽管曼努埃尔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见过许多流血和垂死的痛苦场面，他还是被这几句话感动了。他走了出来，双手擦着眼泪。的确，看见一个人死去，就是最硬的心肠也会变软的，只要无人强迫他把亡者视为抛向无底深渊的一颗微粒。这个深渊是某些人用傲慢与野心为千百万人开凿出来的，尽管他们既没有权力和权利，

也没有理由和根据这样做，但还硬是要将他们个人和他们的思想强加于全世界。

翌日，在昼夜交替之际，一场罕见的暴风雨降临了。一时间，电闪雷鸣，雷雨交加，狂风大作，犹如一条七头毒蛇，七个头用不同的声调一起嘶叫着。

暴风猛烈地袭击着茅屋，发出可怕的嘎吱嘎吱的声响。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在城堡废墟高高的拱顶下哀号着，在乱舞的松枝间呼啸着，在海湾低地的芦苇中哭泣着，最后，在牧场上呻吟着散开消失，如同阴影在一幅风景画上渐渐散开一般。

大海掀起巨浪，海涛汹涌，犹如复仇女神^①在甩动其蛇状的发辫。乌云密布，像达那伊得斯姐妹^②一样，不停地轮番把雨水倾注人间。于是，大雨倾盆，折断了树枝，在地面上汇成急流，冲出条条深沟。万物惊恐地摇动着，颤抖着，哀叹着。太阳逃得无影无踪，悲凉的天空一片昏暗，惨淡得如同一块殓布。

尽管茅屋由岩石挡着，部分屋顶还是在夜间被风暴掀走了。为了不让整个茅屋被摧毁，曼努埃尔在莫莫帮助下，从废墟上搬来几块大石头，压在屋顶上。

“既然你不愿意再庇护你的主人，”曼努埃尔对茅屋说道，“你至少要等他死后再倒塌呀。”

除了上帝，如果还有别的眼光能够透过风暴投向这片荒漠之地，它一定已经发现，有一群人正沿着海边行走，他们忍受着猛烈的暴风雨，紧缩的身躯前倾着，低着头，静静地裹在斗篷里。一位举止稳重神态严肃的老人跟在他们后面。他像东方人一样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有个小伙子在他前头引路，手里还不停地摇着铃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又称厄里倪厄斯，复仇三女神的总称。她们身材高大，眼中流血，头发由许多毒蛇盘结而成，一手执火炬，一手执由蝮蛇拧成的鞭子，专管惩罚犯有罪行的人。——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四十九个姐妹因谋杀亲夫，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中往一个无底的水桶里注水。——译注

当。尽管飓风发出阵阵呼啸，人们还是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那位老人平静而洪亮的声音：“请怜悯我吧，上帝，大慈大悲的上帝！”同行的人们齐声回答：“大慈大悲的上帝，请将我救出困境！”

暴雨湿透了他们的衣衫，狂风抽打着他们的身躯。然而，他们全然不顾，继续着那严肃而单调的行程。

这一行人由神父和圣事社团几位虔诚的修士组成，在曼努埃尔的带领下，前去给一个行将死亡的人做临终圣事^①，给他以好基督徒的最后宽解。

正如我们刚才描写的那样，再没有什么可以给这一精神世界的活动增光添彩了，尽管风狂雨骤，尽管恶意充斥大地，人们，甚至那些忘却并拒绝承认宗教的人，也能间或听到那严肃而有力、温柔而坚定的圣教之声。

神父走进病人房间。

在神父之前赶到的孩子们诵念起下列诗句，这是他们刚学说话时便学会了的：

耶稣基督就要出世，
为了上帝我愿意死去，
因为上帝是为我而死。
天使在歌唱，
大家都热爱
那慈悲的上帝，
他现在就要出世。
耶稣基督就要出世，
……

由于玛丽娅大婶和加夫列尔修士的操持，那个简陋的住所已

^① 神父给临终者做圣事，包括忏悔，圣餐，涂圣油等。——译注

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得有条不紊。桌子上供着耶稣蒙难像，旁边点着蜡烛，摆着鲜花。因为烛光和花香是人们惯于献给上帝的外在贡品。床铺干净，整齐。

仪式完毕之后，留下来和病人在一起的便只有神父、好玛丽娅大婶和加夫列尔修士了。佩德罗大叔安详地躺着。过了一会儿，他睁开双眼，并且说道：

“还没来吗？”

“佩德罗大叔，这儿到马德里可远着哩，”玛丽娅大婶回答说，那时，两行热泪在她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流淌，可她没让病人看见。“她来信说就要上路了，我们很快就会见她到来的。”

桑塔洛再度陷入昏睡。一小时之后，他又恢复了知觉。他注视着玛丽娅大婶，对她说道：“大婶，我已经求过屈尊前来看我的神圣的救世主，求他饶恕我的罪过，保佑您幸福，并报答您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

他说完便昏了过去。一会儿，他又醒过来，睁开已现出死亡神色的双眼，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出这样几个字来：

“她没有来！”

接着，他的脑袋往枕头上一沉，用坚定的语气大声喊道：

“上帝呀，怜悯我吧！”

“快念信经。”神父将垂死者的双手抓在手里，并贴近他的耳朵说了几句关于信念、希望和博爱的话，好让他听见，因为他神志不清，感觉愈来愈迟钝了。

玛丽娅大婶和加夫列尔修士跪倒在地上。

天主教徒遵照上帝的教诲，对死神保持肃穆和尊敬，因为上帝本身就曾把死亡看做赎罪的牺牲。

在死神刚刚降临的那间茅屋里，笼罩着一片寂静、肃穆的气氛。

窗外，仍然是狂风呼啸，暴雨如注。

屋内，一切平静安详。因为当那颗灵魂喊着“怜悯”升天时，

当围绕死者周围的虔诚的心也都在地上重复着“慈悲怜悯”时，上帝已剥去了死亡那令人恐怖和不安的外衣。

第二十六章

世界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事物组成的混合体，这些事物往往形成鲜明对照，反差极大。这一观点并非新近提出的独特见解。然而，尽管反差现象日复一日地重复出现，我们在每次看到日出日落、晨曦和暮霭时，总还不免感到惊讶和诧异。

事情正是如此。

当我们这位可怜的渔夫在为其卑微然而善良的朋友们奉献出基督徒辞世的圣洁壮观场面之时，他的女儿正在马德里向狂热的观众奉献一场演出。这位女主角的血管里虽然没有一滴意大利人的血液，她的演出却使那伟大的特诺利尼在这支艺术大军中黯然失色了。凭这一点，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恢复卡洛斯三世^①时代古老而高尚的自豪感；并且但愿因此我们能够永远摆脱那种总想模仿他人的心理状态，摆脱由此产生的气愤和烦恼，重新获得我们纯洁无瑕的民族自尊。总之，当我们站在“五月二日”纪念碑前，站在费利佩四世^②和塞万提斯塑像面前时，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你们低头吧，杰出的亡灵，这儿可出了一位伟人，其伟大和荣耀均胜过了你们”。一定会有热心的人想晋见女王，求她垂爱给

① 卡洛斯三世(1361—1425)，西班牙颇有作为的君主，在他执政期间(1387—1425)，西班牙国运昌盛，艺术与经济均有长足发展。

——译注

② 西班牙国王，在他执政期间(1605—1665)，西班牙国力强大。

——译注

玛丽娅加封，赐她贵族族徽，模仿贝拉古阿公爵^①族徽上的题词“哥伦布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②带来了新世界”，写上“玛丽娅给上安达卢西亚和下安达卢西亚带来了新的光荣。”总而言之，这位女歌星在马德里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竟使得办公室里无人办公，学校里无人上课。甚至烟鬼们也忘了上烟店买烟，使制烟厂气愤得颤抖不止，动摇了根基，尽管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制烟厂深深扎根于美洲。我们曾试图把观众的满腔热情概括地描写一番，然而一直未能如愿。可是，一天晚上，在剧院门口，这种热情却在一群青年中表现出来，他们竭力向两位刚到的外国人表达了他们的感情。那几位聪明的年轻人不仅夸奖、考察和分析了乐器的质量、玛丽娅歌喉的柔润以及她唱得如此出色的种种其他因素，而且还品头评足地议论了一番她的人品。那时，另外一个小伙子，全身紧紧地裹在斗篷里，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他靠近那群青年站着，一动不动，保持缄默。不过，当大家谈及玛丽娅的长相时，他愤怒地在地上跺了一脚。

“我以一百畿尼^③打赌，法第亚斯（高半音4）子爵，”一位叫做约翰·伯恩伍德的朋友说道，此人未能获准运走阿尔卡萨尔故宫，便改变主意想要买走埃斯科利阿尔寺院^④。“我打赌，这个女人如在法国，会比拉法日女士更轰动。如果在英国，要比汤姆·波斯更叫座。如在意大利，则将压倒罗西尼。”

“对此，我并不怀疑，先生。”子爵回答说。

“她的眼睛多像阿拉伯人！”另一个叫堂塞莱斯蒂诺·阿尔莫尼亚的青年补充说道。“腰身多苗条！虽然看不见脚，但可以猜想

① “贝拉古阿公爵”是1537年卡洛斯一世国王授于哥伦布孙子的贵族称号。——译注

② 西班牙两个省名。——译注

③ 英国旧金币，等于二十一先令。——译注

④ 上述故宫和寺院均系西班牙古代著名建筑，前者在塞维利亚，后者在马德里。——译注

得出来。至于那一头秀发，连那名画里的马格达莱娜一定也要嫉妒的。”

“我想立刻见到这位奇才，要听她歌唱，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子爵激动地喊道。如其姓名所示，他说话总比其他子爵高出半个音调。“我们快准备好望远镜，马上进去。”

这时，那位穿斗篷的青年不见了。

玛丽娅装扮成塞米拉米丝^①，正准备出场。有几个人围在她身旁。

那个穿斗篷的正是佩佩·贝拉。那时，他走了进来，靠近玛丽娅，并悄悄地对她耳语道：“我不让你唱！”他继续往前走，一副若无其事无动于衷的样子。

玛丽娅吃了一惊，脸色刷白，接着又愤怒得满脸通红。

“开始吧，”玛丽娅对她的侍女说道，“玛丽娜，把衣服上的褶子弄好，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正在离开的佩佩·贝拉听见，她又高声补充说：“和观众是开不得玩笑的。”

“夫人，”一个职员对她说道，“我可以让他们拉幕了吗？”

“我准备好了。”她回答说。

但是，她这句话还没说完，便尖叫了一声。

原来是佩佩·贝拉又从后面过来，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对她重复说：“我不让你唱！”

玛丽娅被抓疼了，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哭了起来。佩佩·贝拉又不见了。

“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在场的人问道。

“他把我胳膊拧疼了。”玛丽娅哭着回答说。

“您怎么了？”舞台监督赶来问道，他已得知刚刚发生的事情。

“没什么。”玛丽娅回答说，她站起身来并擦干眼泪。“已经不疼了。我准备好了，开始吧。”

^① 叙利亚美貌贤明的女王，某歌剧的女主人公。——译注

这时，佩佩·贝拉突然站到了舞台监督和玛丽娅之间。他脸色煞白，像死人一般，两眼冒火，像两个小火炉。

“这太残酷了，”他十分平静地说道，“竟让一个站都站不住的人上台演出！”

“不过，怎么回事，夫人？”舞台监督高声问道。“您病了吗？什么时候病的？刚刚我还见您穿戴整齐、高高兴兴、兴致勃勃的呢！”

玛丽娅想要回答，却又低下双眼，缄口不语。佩佩·贝拉那可怕的目光令其丧胆，犹如小鸟儿被毒蛇慑住一般。

“为什么不说不说真话呢？”佩佩·贝拉继续说道，他面不改色，镇定沉着。“为什么不承认你的身体不适不能唱歌呢？说了就是犯罪吗？难道你是奴隶？非让人家驱赶着去干你不能干的事情吗？”

这时，观众不耐烦了，舞台监督不知怎么办好。上头派人来查问误场的原因。正当舞台监督对发生的事进行解释时，佩佩·贝拉借口玛丽娅需要治疗抓着她的手腕将她带走了。他抓得十分使劲，玛丽娅觉得骨头都快被捏碎了。他还用压得很低然而十分坚定的声音对她说道：“好家伙！我跟你说不让你唱，难道这还不够？”

他俩单独走进玛丽娅的化妆室之后，她发火了。

“你这个人蛮不讲理，不知羞耻！”她愤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用嘶哑的声音喊道。“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对待我？”

“我爱你就有权利。”佩佩·贝拉淡淡地说道。

“你的爱应该受到诅咒。”玛丽娅回答说。

佩佩·贝拉放声大笑。

“这么说，你生活中好像是可以没有爱的了！”他说着又笑了起来。

“滚开！滚开！”玛丽娅喊道，“你再也不要到我面前来。”

“一直到我叫我的时候。”

“我叫你？我宁愿去叫魔鬼！”

“你可以这么做，我不会嫉妒的。”

“滚开，马上滚开，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

“好吧，”斗牛士说道，“我马上就去卢西娅·德尔·萨尔托家。”

玛丽娅十分嫉妒这个女人。她是个舞女，佩佩·贝拉在认识玛丽娅之前一直在追求她。

“佩佩！佩佩！”玛丽娅喊道，“卑鄙的家伙！你侮辱了人现在又要背叛！”

“那个女人，”佩佩·贝拉说道，“什么都听我的，从来不干我不愿意的事情。你待我太傲慢了。若要我们和睦相处，你就必须按我的意愿行事。你想发号施令，不愿听命他人，那你就去找你的那些公爵、大使和那些乏味多病的大人先生们好了！”

他说完便快步向房门走去。

“佩佩！佩佩！”玛丽娅喊道，并用颤抖的手指撕裂了那块精致的手帕。

“你去叫魔鬼吧！”佩佩·贝拉讥讽地回答说。

“佩佩！佩佩！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如果你去和卢西娅好，我就要让公爵爱我。”

“要是你不敢呢？”佩佩往回走了几步回答说。

“为了报复，我什么都敢！”

佩佩站在玛丽娅面前，交叉双臂，两眼紧盯着她。

玛丽娅毫不示弱地对视着那投枪般刺人的目光。

这种粗野而残暴的爱，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毋宁说是野兽之间的感情。然而，当代文学献给绅士和淑女的正是这种货色！

在这短暂的瞬间，这天生的一对儿相互试探了一下对方，并各自明白，原来他俩是一路货色而且势均力敌。他们要么割断联系，要么暂停争斗。出于同样的本能，他们都放弃了取胜的打算。

“行了，小傻瓜！”佩佩·贝拉原本是进攻者，现在却改变态度说道，“让我们做个朋友，把这件小事扔进大海里去吧。我不去

卢西娅家了。不过，作为交换条件，并为了让各自信任对方，今晚我要躲在你家里，亲眼看一看公爵的来访，好让我相信你没有欺骗我。”

“这不行！”玛丽娅冷冷地回答说。

“那好，”佩佩说道，“你知道我一走出这房间会到哪儿去。”

“不要脸的东西！”玛丽娅愤怒地紧握双拳回答说，“你叫我进退两难了。”

这场“戏”演过一小时之后，玛丽娅已回到家里，半躺在沙发上。公爵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施泰因站着，抓着妻子的手，给她号脉。

“没什么，玛丽娅。”他对妻子说道。“没什么，公爵先生。是太紧张了，现在已经过去了，脉象很平静。你躺着休息，玛丽娅，躺着休息吧。这样拼着干，你会送命的。一段时间以来，你的神经受了刺激，情况十分严重。你的神经系统在抵抗你所扮演的角色的冲动。现在我完全放心了。那么，我要去给一个重病号守夜了，你服一片我开的镇静剂，睡觉时喝一杯杏仁茶，明天早晨再喝杯驴奶。”他又对公爵说道：“职责所迫，公爵先生，我不得不离开，尽管我并不乐意。”

施泰因再次叮嘱妻子安心休息之后，向公爵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告退了。

公爵坐在玛丽娅的对面，久久地望着她。

玛丽娅像是格外疲倦了。

“您累了吧？”公爵说道。他声音十分温柔，只有相爱的人才能有这种声音。

“我正在渐渐恢复过来。”她回答说。

“您想要我走吗？”

“如果您乐意……”

“相反，这会使我非常扫兴的。”

“那，那么，您就别走。”

“玛丽娅，”公爵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之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说道，“如果我不能对您说，我就用诗来唱出赞美之情吧。这几句诗是我昨晚写的，因为，夜里，玛丽娅，我梦想着，不能成眠。自从我心中失去了平静，睡意便逃离了我的双眼。如果我这几句心里话伤害了您那歌声一般纯净无瑕的感情，那就请您原谅，请您原谅，玛丽娅。您受苦，我也同样心疼啊！”

“您看到了，”她打着呵欠回答说，“这事您用不着挂心。”

“您愿意让我给您读读这几句诗吗？”公爵问她。

“好吧。”玛丽娅冷冷地回答说。

公爵读了一首漂亮的诗。

“诗句很美。”玛丽娅稍有热情地说道。“要登《传令官》报吗？”

“您愿意登吗？”公爵叹息着问道。

“我认为值得登。”玛丽娅回答说。

公爵双手托着脑袋，不做声了。

他抬头时，看见玛丽娅注视着卧室的玻璃门，眼睛里闪出一道光来，可又立即熄灭了。他转过脸朝那边看，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公爵心不在焉地将那张写着诗句的纸卷成了一个小卷儿，玛丽娅没有向他要这首诗。

“您要用这首诗做烟卷吗？”玛丽娅问道。

“这样至少可以有一点儿用处。”

“您给我吧，我将把它保存起来。”玛丽娅回答说。

公爵将一只钻石戒指放进卷成筒状的纸片里。

“什么！”玛丽娅说道，“还有一只戒指？”

她立即将戒指戴在手上，却让那张纸片掉到了地上。

“啊！”于是公爵想道，“她无心于爱情，也无感于诗篇！甚至她的血管里都没有生活必需的热血！然而，尽管如此，她的微笑却能容纳苍天，她的双眼能装下地狱，天地万物全都在她那无与伦比的歌声里。”

公爵站起身来。

“您休息吧，玛丽娅。”他对她说道。“您就尽管放心休息吧，别去想别人熬夜受苦的事情了。”

第二十七章

公爵刚刚关上大门，佩佩·贝拉便哈哈大笑从卧室房门里走了出来。

“你别出声，行不行？”玛丽娅对他说道，同时，故意让灯光照射在公爵刚送她的钻石戒指上，反射出道道华光。

“不行，”斗牛士回答说，“因为我忍不住要笑。我不再吃醋了，玛丽基塔。我现在就像苏丹走进妻子的闺房，有的是欲火，醋意荡然无存了。可怜的女人！你丈夫爱你，只会给你开药方；一个追求者又只晓得给你送情诗。如果再没有一个人来逗你玩玩，你会怎么样噢？现在，一个去‘梦想着不能成眠’，另一个则去‘睡着守夜’了。你和我就去同快乐的人们一起吃晚饭吧，他们正等着我们哩。”

“不，佩佩。我还不舒服。今天我在剧院生了气，出来时又着了凉，伤了身体了，现在我身上还有寒热呢。”

“看你这公主般的娇气！”佩佩·贝拉说道。“跟我走。一顿美味晚餐对你比那乏味的杏仁茶更好，两杯好酒比那污浊的驴奶对你更加有益。走，我们走！”

“我不去，外面正刮着瓜达拉马来的北风，这风虽不能吹灭一盏灯，却很伤人的。”

“那好，”佩佩说道，“你一定不愿意去，要留在家里养身体，我就只好祝你晚安了。”

“怎么？”玛丽娅喊道。“你去吃饭而把我扔下？你要把我一个

人扔下？我病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啊！”

“那怎么办？”斗牛士反驳说。“你想让我跟你一样吃病号饭？这不行，黑家伙^①。人家在等着我，我走了。给你浪费不少时间了。”

玛丽娅愤怒地站起身来，碰倒了一把椅子，走进卧室，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门。很快，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出来，头上围着一块头巾，面纱遮着脸，还披着一大披肩。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深夜，施泰因回家后，仆人交给他一封信。他在自己的房间拆开了信件。信的内容和文字如下：

“大夫先生：

您别认为这是一封匿名信。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先把我的姓名告诉您，我叫卢西娅·德尔·萨尔托。我认为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桑塔洛女士的丈夫先生，您想必是十分善良，或者十分迂傻，以致竟没有擦角您的妻子正在和佩佩·贝拉鬼混。佩佩·贝拉是我的未婚夫，因为我还没有结婚，而且我不欺骗任何人，所以我说这件事。

如果您想真向大白，今晚您便去×××大街13号房。在那儿，您将像圣徒多马一样，会心以为真的。”^②

“她能干出这样的丑事！”施泰因喊道，让信掉到了地上。“有人嫉妒我的可怜的玛丽娅，她们都是些戏子。可怜的玛丽娅！她还病着，现在也许正在床上安睡呢。不过，要去看看她睡得是否安稳。昨晚她身体欠佳，脉搏跳得很急促，嗓子有点嘶哑。现在马德里得肺炎的人可多呐！”

施泰因拿起一盏灯，走出他的房间，来到大厅，那儿通向妻

① 口语中，常用作对年轻女人的昵称。——译注

② 此信原文错别字甚多，译文也作了相应处理。——译注

子的卧室。他走了进去，踮着脚尖走近床边，稍稍拉开床帷……床上空无一人！

像施泰因这么正直自信的人，很难不作一番斗争便一下子相信如此丑恶的欺骗行径。

“不。”他思索了好一会儿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一定是有原因，一种预想不到的原因。”

“然而，”他停顿一会儿继续说，“我必须让心里不留任何疑团，必须用庄严的反驳和积极的证据来回答这一污蔑，而不只是表示鄙夷。”

在更夫的帮助下，施泰因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信上说的地方。

那所房屋没有守门人，临街的大门敞开着。施泰因走了进去，爬上一段楼梯。当他走到第一个拐角处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最初的冲动平静一些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起来。

“盯梢是低下的行为。”他说道。“如果玛丽娅知道了我正在干的事情，她会恨我一辈子的，而她将是有道理的。我的上帝！怀疑一个我们相爱的人，不是要在爱的晴空撒下乌云吗？我竟出来盯梢！一个世上最可鄙的女人写下的可鄙信件，竟将我降低到了这等程度！”

“我还是回去吧。明天问问玛丽娅，想知道什么就问什么。这才是正当、自然和真诚的办法。停一停！我的心哟，你快来消除我的怀疑，就像太阳驱散天空的乌云一般。”

施泰因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像是感到窒息，并用手帕擦了一下湿润的额头。

“呵！”他喊道，“猜疑在我们的心灵上制造出了原来并不存在的可能有欺骗行为的想法！呵！丑恶的猜疑，你是邪恶本能的产物，是比邪恶本能更为可鄙的影射的女儿。你这个怪物，一时竟将我的灵魂变丑了。这样一来，我一辈子都要在玛丽娅面前感到羞愧！”

就在这时，一扇对着施泰因停留处的房门打开了，传出一阵酒杯碰撞声、歌声和笑声。一个女仆拿着空酒瓶子从里边走出来。她见到施泰因便往后退了一步，想让他先进去，因为施泰因的神态和衣着令她肃然起敬。

“请进吧！”她对他说。“您来晚了，他们已经用过晚餐了。”说着便走开了。

施泰因在一个小小的前厅里站了一会儿。有一扇通内厅的门开着，施泰因便走了过去。他刚一向里边张望，便立刻惊呆了，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不能动弹了。

对于玛丽娅，如果使公爵看不清她本来面目的是那些使他的灵魂升华的高尚感情的话，那么，让施泰因盲目的则是他的心地善良和纯洁。当他看到下面的情景怎能不惊奇万分呆若木鸡呢！？因为他看见玛丽娅靠着桌子坐在一张高凳上，脚边的一把矮椅上坐着佩佩·贝拉，他手持吉他，正在弹唱：

有个安达卢西亚的姑娘，
眼里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她的微笑宛如朝霞，
有了她的爱就像进了天堂。

“好，好，佩佩！”出席晚宴的其他人高喊道。“现在轮到玛丽萨拉姐唱了。玛丽萨拉姐来一个！我们虽不是穿大礼服和燕尾服的人，可我们和他们一样，也长着耳朵，耳朵是没有贫富之分的呀！唱吧，亲爱的玛丽娅，为您的同乡们唱一支吧，他们是听得懂的，尽管不能像那些佩着绶带和十字勋章的人那样用法语乱喊乱叫。”

玛丽娅接过佩佩·贝拉跪着递给她们的吉他，唱了起来：

我宁要贫穷的热热闹闹

和几荚烤熟的辣椒，
不要一位乏味的大人先生
和我相伴在一道。

对于这支歌谣，人们报以旋风般的掌声、欢呼声和各种献媚之词，声浪使门窗的玻璃颤抖不止。

施泰因满脸通红，红得像只胭脂虫，与其说因为气愤，毋宁说因为羞愧。

“据说佩佩·贝拉这小子生下来就是站着的。”他的一个伙伴说道。

“他真走运呀！”

“所以，眼下，就是有人用一个王国来换她，我也不换。”斗牛士接上去说道。

“不过，她丈夫对此会说些什么呢？”一个持枪手问道，他在那帮人中是最年长的。

“她丈夫吗？”斗牛士回答说，“我不了解这位大人，只是想为他效劳。我佩佩·贝拉从来只与凶猛的野牛打交道。”

这时，施泰因已经走了。

第二十八章

事情过后的第二天，公爵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卷宗。他手里的羽毛笔直直地一动不动，活像一个勤务兵，只待一声令下，便立即投入行动。

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六岁的孩童探进头来，他长着满头浓密的黑色鬃发，显得很漂亮。

“卡洛斯爸爸，”他说道，“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可以进来吗？”

“我的安赫尔，”父亲回答说，“从什么时候起你进我的房间还需要征得同意呢？”

“从你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的时候起。”孩子倚在父亲的膝盖上回答说。“尽管这样，我是个好孩子。按照你的吩咐，我跟堂费德里科好好学习了。为了让你相信，我就来说几句德语给你听。”

“真的吗？”公爵说道，同时将儿子抱在怀里。

“真的，你听，‘果特 塞克内 玛埃嫩 果吞 法特尔’，意思是说：愿上帝祝福我的好父亲。”

公爵把漂亮的小家伙紧紧地抱住，孩子则将一双小手放在父亲的肩上，身子往後一仰，又说：

“‘翁特 玛埃纳 利勃 姆特尔’，就是说，愿上帝也祝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你该亲我一下了吧。”孩子紧搂着公爵的脖子继续说。

“可是，”他突然说道，“我忘了我还带来了堂费德里科的一个口信哩。”

“是堂费德里科的？”公爵奇怪地问道。

“他说想和你谈谈。”

“叫他进来，叫他进来。你去告诉他，我的孩子。他的时间很宝贵，不应该浪费。”

公爵刚将写了几行字的纸片收起来，施泰因就进来了。

“公爵先生，”施泰因说道，“我要让您十分吃惊了，因为我要听候您的吩咐，来感谢您给了我如此多的关心和好意，并来告诉您我马上就要出发了。”

“出发?!”公爵满脸惊诧地喊道。

“是的，先生，立即就走，一刻也不耽搁。”

“一刻也不耽搁?那么，玛丽娅呢?”

“玛丽娅不和我一起走。”

“啊，堂费德里科，您在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是，公爵先生，我再呆在这儿。”

“什么理由?”

“啊!您别问我这个，我说不出口。”

“我想不出任何足够的理由来解释您这样的鲁莽行为。”公爵说道。

“让我作出这个极端决定的原因，”施泰因回答说，“无疑是十分急迫的。”

“可是，……施泰因朋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该缄口不语，先生。”

“你该缄口不语?!”公爵喊道，他越发惊异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施泰因说道。“而这种责任感剥夺了我仅剩的一点儿安慰，阻止我向您这位屈尊称我为朋友的高尚而慷慨的人，向您用有力的手朝我敞开的心扉，倾吐我的心曲。”

“那您去什么地方?”

“去美洲。”

“这不行，施泰因，我再说一遍，这不行!”公爵高声说道。他

站起身来，情绪愈来愈激动。“世上没有什么理由能迫使您像个白痴一样抛弃您的妻子，离开您的朋友，放弃您的职业，遗弃您固定的顾客。您是否别有野心？在美洲是否有人答应给您更多的好处？”

施泰因苦笑了一下。

“好处！公爵先生，我现今的财富不是已经大大超过了您旅途的老友所能幻想的全部希望了吗？”

“您把我搞糊涂了。”公爵说道。“您这样做是出于任性？还是一时冲动，胡思乱想？”

施泰因沉默不语。

“无论如何这是忘恩负义。”公爵补充说道。

听到这句严厉而又温存的话语，施泰因立即用双手捂住脸，他长时间抑制的痛苦顿时在深深的抽噎中迸发出来。

公爵走近他，握着他的手对他说道：

“向一个朋友倾吐自己心中的痛苦，从来不是什么轻率之举，更没有任何义务能阻止一个人接受关心他利益的人的忠告，特别是处在生活的严重关头。说吧，施泰因，把心里话说出来吧。您太激动了，难以冷静处事。您的理由含糊不清，我难以稳妥地向您提出劝告。我们坐到这张沙发上来吧。在这样的一种看来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您应该听听我的劝告，就像如果我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应该听听您的意见一样。”

施泰因被说服了。他靠近公爵坐下。他俩沉默了一会儿。施泰因像是在寻找一种和公爵的友情相适宜的说明方式。最后，他渐渐地抬起头来说道：

“公爵先生，如果公爵夫人喜欢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对您不忠实，您会做些什么？”

公爵一下子跳起来，神情严肃地昂起额头，盯着他的对话者。

“大夫先生，这个问题……”

“请您回答我，回答我！”施泰因说道，他双手交叉，显出一

个男人十分痛苦的模样。

“看在神圣的基督份上！”公爵说道，“我要亲手杀了他俩。”

施泰因低下了头。

“我不会杀死他们。”他说道。“不过，我会让自己去死。”

这时，公爵开始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一阵难以控制的颤抖传遍全身……

“玛丽娅！……”他终于喊道。

“玛丽娅！”施泰因回答说。他没有抬起头，仿佛妻子的丑行像一块重石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您发现她了？”公爵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他的嗓子好像要被愤怒窒息了。

“在一次地地道道的寻欢作乐的聚会中，在一次放荡、粗野、烟雾腾腾、酒气薰人的聚会中，斗牛士佩佩·贝拉大言不惭地说他是她的情人。啊，玛丽娅，玛丽娅！”他继续说道，同时用双手捂住了脸。

公爵像所有严肃的男子一样，很能控制自己。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然后，在他可怜的朋友面前站住，庄重地对他说：

“您走吧，施泰因。”

施泰因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公爵的手。他想说些什么，可是说什么也说不出。

公爵向他展开双臂。

“勇敢些，施泰因！”他对他说。“我们再见。”

“别了，……永别了！”施泰因喃喃地说着冲出了房间。

当公爵独自一人时，他在房间里长时间地踱来踱去。原来，听到施泰因揭露的真情，他的心灵委实受到了可怕的震惊。但是，随着由此产生的冲动逐渐平静下来，他的嘴角上慢慢地露出轻蔑的微笑。公爵并非那种庸俗、堕落、追求低级趣味的好色之徒。对于那些人，女人的淫荡不仅远不能使之厌恶和唾弃，相反会激发他们那种粗俗的情欲。公爵气质高尚、为人正直、清高自许，在

他身上，爱慕和鄙夷不能兼容，美好的感情无法和卑鄙下流的情欲并蓄。

因此，蔑视在其心中渐渐地驱逐了一切幻想，犹如一场大雪浇灭了祭坛上燃烧着的香火。那个曾在梦中引诱过他、他曾用诗文赞美过的女人，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我，”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我曾将她当作理想的人儿来崇拜，像赞扬美德一样来赞扬她，以对一位朋友的妻子应有的尊敬来尊敬她！……而我，完完全全地钟情于她，竟疏远了我那位高尚的女人，疏远了我那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心爱的人儿！她可是我儿女的血系所在，是他们纯洁无瑕的亲生母亲呀！我的莱翁诺尔，她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竟没有一点儿抱怨！”

这番思考激起了公爵强烈的冲动，他突然一转身走出书房，朝妻子的住处走去。他是从一道暗门进去的。当他走近公爵夫人白天常呆的房间时，听到里面有人说话，而且提到了他的名字。于是，他停住了脚步。

“那么，公爵是躲着不见人了？”一个甜蜜而尖酸的声音说道。“我到马德里已经十五天了，而我的这位亲爱的外甥不仅没有屈尊前来看我，而且哪儿都不见他的人影儿。”

“姨妈，”公爵夫人回答说，“可能他不知道您来了。”

“不知道古蒂班巴侯爵夫人到达马德里！……这不可能，我的外甥媳妇。也许他是宫廷里唯一不知道的人。另外，我觉得，你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告诉他的呀。”

“是的，姨妈。忘了告诉他是我的过错。”

“不过，对这不应该感到奇怪。”那个甜蜜而尖酸的声音继续说道。“大家都在说他专和一些女戏子来往，怎么会喜欢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和他们的亲戚呢？”

“这都是些不实之词。”公爵夫人生硬地回答说。

“要么你是瞎子，”侯爵夫人气愤地说道，“要么你在纵容他。”

“我永远不会纵容的是，”公爵夫人说道，“有人用诽谤来中伤

和敌视我的丈夫，并且是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妻子面前。”

“最好还是阻止你丈夫，”侯爵夫人继续说，那声音里少了许多甜蜜，增加了不少尖酸，“别让他在马德里给人抓住那么多的把柄来议论他的行为。同时，你别在这里护着他，别用无疑是忏悔神父事先为你规定好的那些十分生硬、令人反感的话语来赶跑你所有的朋友。”

“姨妈，”公爵夫人回答说，“最好还是您自己先考虑一下，对一个已婚女子，您的外甥媳妇，该用什么样的言语。”

“那好，”古蒂班巴侯爵夫人说道，“你个性严厉酸涩，城府很深，作茧自缚，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欢心，最后还要失去所有的朋友。”

侯爵夫人走了出去，她非常满意自己最后的一番话。

莱翁诺尔跌坐在沙发里，低着头，长时间忍着的眼泪流了出来，濡湿了她那美丽而苍白的脸庞。

突然，她转过身去，喊了一声。她被丈夫抱在了怀里。于是，她放声大哭起来，不过，她的眼泪是甜蜜的。莱翁诺尔知道，这个一向直率忠实的人，一旦将他的心和真诚的爱归还给她，那就谁也不能再和她争夺了。

“我的莱翁诺尔！你愿意，你能够宽恕我吗？”他说道，同时跪在了妻子面前。

她让丈夫亲吻她美丽的手。

“你要用回忆往事来破坏我们目前的幸福吗？”她对丈夫说道。

“我是想让你知道我的过错。”公爵说道。“它被大家说得过于严重了，我要向你解释，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悔恨。”

“让我们约定，”公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道，“你永远不要对我讲你的过错，而我也永远不向你说我的痛苦。”

这时，安赫尔跑了进来。公爵和公爵夫人立即同时分开。因为在西班牙，人们虽然在言语上可以十分自由，但在行动上还受到很大的约束。

“妈妈哭了？妈妈哭了？”孩子满脸通红、眼泪汪汪地喊道。
“卡洛斯爸爸，你和她吵架了？”

“没有，我的孩子。”公爵夫人回答说。“我是高兴得流泪的。”

“那为什么？”孩子问道，他脸上的泪花立即变成了微笑。

“因为明天，没错，”公爵回答说，他将儿子抱在怀里并靠近妻子，“我们大家要动身去我们在安达卢西亚的庄园，你妈妈想去看看。在那儿，我们会像天使在天堂一样幸福快乐。”

孩子高兴得喊了起来。他用一只胳膊搂住父亲的脖子，用另一只胳膊搂住母亲的脖子，然后让他们的头靠到一起，不住地亲吻着。

此刻，门开了，埃尔达侯爵走了进来。

“侯爵外公，”外孙喊道，“明天我们都要走了。”

“是真的吗？”侯爵问他女儿。

“是的，爸爸。”公爵夫人回答说。“现在，再有一件事，我就非常满意了，那就是希望您愿意和我们一道去。”

“先生，”公爵说道，“您能拒绝您女儿的请求吗？她若不是一位天使，也是一位圣徒啊！”

侯爵看看女儿，见她脸上现出无比的幸福，又看看公爵，见他一脸纯真的喜悦。于是，一丝温情的微笑冲淡了他脸上惯有的严肃神情。他走近女婿，对他说道：

“把手伸过来，把我也算上。”

第二十九章

玛丽娅和佩佩一起去吃晚饭之前身体就感到不适，回来之后更难受了，第二天上午便发烧了。

“玛利娜，”她稍稍睡了片刻，睡得不安稳，醒来时便对她的女仆说道，“把我丈夫叫来，我觉得不舒服。”

“主人还没有回来。”玛利娜回答说。

“也许又在为病人守夜了。”玛丽娅说道，“那也好！否则，他会给我开一大堆药，又是注意这个，又是别干那个，真讨厌。”

“您的嗓子哑得厉害。”玛利娜说道。

“是很厉害，”玛丽娅回答说，“我必须注意了。我今天躺一天，还要服一点发汗药。如果公爵来，你就告诉他说我睡着了。我不想见任何人。我的头晕得很。”

“如果有人从暗门进来呢？”

“要是佩佩·贝拉，就让他进来，我有话跟他说。你把百叶窗关上就走吧。”

女仆刚走了几步便又转身回来，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说道：

“这儿有一封信，是主人让尼科拉斯交给您的。”

“什么信不信的，把它拿走！”玛丽娅说道。“这里看不见，再说我想睡觉。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呢？无非又是告诉我他去‘责任召唤’的地方了。这对我有什么用？你把信放在衣柜上，快给我走开。”

几分钟之后，玛利娜又进来了。

“你又来了！”女主人喊道。

“佩佩·贝拉先生想见您。”

“让他进来。”玛丽娅马上转过身来说道。

佩佩·贝拉走了进来。他打开百叶窗让光线射进来。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瞧着玛丽娅。她面颊通红，双眼肿胀。可以看出，她病得不轻。

“你好啊！庞西奥·彼拉多^①说了些什么呢？”他对玛丽娅说道。

“他不在家。”玛丽娅回答说，嗓子越来越沙哑了。

“那更好。但愿上帝让他继续像个流浪的犹太人在外面转悠，直到他的末日。我刚刚去看了今天下午要出场的公牛。那些小畜牲会给我们添麻烦的！有一头黑牛，名叫‘午夜’，还没出牛棚就挑死一个人了。”

“你想吓唬我，让我病得更凶吗？”玛丽娅说道。“你把百叶窗关上，我受不了那光线。”

“傻话！”佩佩·贝拉反驳说，“纯粹是撒娇！公爵不在，他不会来给你挡光。你那位‘专要健康者性命’的丈夫也不在，也不会因为怕你被一丝风儿夺去性命而来替你挡风。这房间里有一股广藿香味，灵猫香味，麝香味，倒像是个药房了。正是这些污秽的东西伤害了你的健康。你就让空气进来，让你的房间透透气，晾晒晾晒，这对你会有好处。你告诉我，亲爱的，今天下午你去看斗牛吗？”

他说完便站起身来，把窗户全部打开。

“难道我能去吗？”玛丽娅回答说。“你把窗户关起来，佩佩。光线太强，空气太冷，我受不了。”

① 《圣经·新约全书》中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将其比作玛丽娅的丈夫。——译注

“而我，”佩佩说道，“对你的这种娇气也受不了。你只是有那么一点儿小病，却叫唤得这样厉害。天知道，你倒真像是要丢掉灵魂似的！那么，我的装腔作势的夫人，我就让人去给你打口棺材，然后，再去宰了那头公牛‘午夜’献给卢西娅·德尔·萨尔托。承上帝恩典，她可不会在我面前撒娇摆架子的。”

“讨厌！别提这个女人！”玛丽娅欠起身子愤怒地喊道。“人家不是说她已经跟一个英国佬走了吗？”

“那鬼地方有什么去头呢？那儿太阳总像是打着帘子，人们睡觉也得站着！”斗牛士说道。

“佩佩，你不会干你刚才说的事情的。那样，你可太缺德了！”

“缺德！”佩佩交叉着双臂站在玛丽娅面前说道。“在我即将玩命的时候，你不亲临现场助威，却以着凉作借口留在家里，好毫无顾忌地接待公爵，这才是缺德呢！”

“你又说这一套！”玛丽娅说道。“你躲在我房间里，亲眼看到我和公爵什么关系也没有，这还不够吗？你知道，他感兴趣的是我的嗓子，不是我这个人。至于我，你更明白……”

“我所知道的是你害怕我！”佩佩·贝拉说道。“我发誓，这一点你做得对。不过，要是你一个人在家里，而且确信我不会突然出现，天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相信任何女人，连我的母亲也不例外。”

“我害怕？！”玛丽娅反驳说“我！”

可是佩佩·贝拉不让她往下说，自己继续说道：“你以为我眼睛那么瞎，连发生的事情都看不清吗？我刚从可靠人士那里打听清楚，你对公爵笑脸相迎，是因为他已给你那令人乏味的丈夫的脖子上加了女王御医的荣誉头衔。你以为我还不知道吗？”

“胡说八道！”玛丽娅扯着完全嘶哑的嗓子喊道。

“玛丽娅！，玛丽娅！我佩佩·贝拉不是那种可以让人蒙骗的人。你要明白，我不仅知晓凶猛公牛的能耐，而且也熟悉狡诈公牛的花招。”

玛丽娅放声大哭起来。

“行，”佩佩说道，“你放声哭吧，这可是你们女人罪过的庇护所。你一定相信‘女人一哭就获胜’的谚语。不，黑家伙，还有另一个谚语哩，‘别相信狗瘸和女人哭’。把你的眼泪留着到剧院里去用吧！我们现在不是在演戏。瞧准你干的事，如果你敢和我玩假的，那么有一个男人就要丢掉性命。你就好好掂量掂量吧！我的爱情不是什么药方，也不是什么十行诗。我不喜欢看眼泪，我喜欢看事实。你听明白，今天下午你要是不去斗牛场，你一定要后悔的。”

他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此时，他正受到两种感情的折磨。那两种感情是如此强烈，真需要钢铁般的坚强方能像他那样将其藏匿于非常平静的外表之下，掩盖在最镇定的脸色和最自然的无动于衷的表情之中。他已经观察过将在那天下午上场的公牛。他从未见过比它们更可怕、更凶残的牲畜。其中有一头公牛的眼神给他以凶险的印象，这是一种不祥之兆。这种事情在他这一行的人中间常常发生。他们相信，只要能成功地对付那头公牛，就能逢凶化吉，消灾免难，无需再担心其他对手了。

另外，他还在吃醋。他这个人只知道取胜，只知道接受掌声和欢呼。有人对他说，人们正在嘲笑他，说几小时之内，他便要置身于生死之间，同时面对爱情和背叛的考验。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佩佩·贝拉刚走出她的卧室，玛丽娅便将床单的刺绣边饰撕得精光，粗暴地骂了女仆玛利娜，大哭大闹了一阵子。随后，她穿好衣服，让人找来一位演戏的女友，和她一起去了斗牛场。

玛丽娅坐到佩佩·贝拉为她保留的座位上。因为发着高烧，加上心情十分激动，她浑身颤抖着。

周围的喧闹声、炎热的气温和她受到的伤害加重了玛丽娅的病情。她那经常是苍白的脸颊现在烧得通红，黑色的双眸充满紧

张激动的神情。她恼怒，她气愤，她嫉妒。她的那颗骄傲的心被刺伤了。她焦急恐惧。她浑身疼痛。但是，她的嘴巴却紧闭着，像一座坟墓，没有一声叹息和呻吟。

佩佩·贝拉看见了她，脸上露出了微笑。然而他的微笑没有给玛丽娅留下一点儿印象，只是在她冷冰冰的面容上一滑而过。在冷漠的表情底下，她那颗受到伤害的天生傲慢的心发誓要进行报复。

佩佩·贝拉今天穿的衣服和我们以前曾经描绘过的一样，只不过这次穿的是绿色缎衣，还绣着金边。

已经斗过一头牛了，是由另外一个斗牛士斗的。他斗得好，然而不如那些懂行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棒。

号声又响了。牛栏张开它那宽阔而阴暗的大嘴，一头黑色公牛走了出来。

“这就是‘午夜’！”观众喊道。

“午夜”真是一头供人斗的公牛，它很壮实，我们不妨称之为公牛之王。

然而，“午夜”并没有像其他公牛那样跑着出场，犹如去寻觅自由，寻找自己的牧场，寻找那荒凉的草原。它首先想的是要报复，要向人们证明它并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敌手们的玩物，它要惩罚他们。当它听到响彻四周的惯常的喊声之后，便停住了脚步。

毫无疑问，公牛是一种愚蠢的动物。不过，尽管如此，强烈的愤怒确实会使其原来十分愚蠢的智力变得敏锐起来，或者说，激情能使它们笨拙的本能变成洞察能力，从而使有些公牛学会了猜测并嘲弄那些最狡猾的斗牛方式。

这头可怕的野兽首先看到了持枪刺手。它向第一个持枪手冲击并把他挑翻在地。又同样地向第二个持枪手冲过去，也把他挑下了马，其间没有停顿，那枪刺不仅未能挡住它的冲击，甚至都没有能怎么刺伤它。第三个持枪手的命运和前两位相同。

那时，犄角和前额都染着鲜血的公牛站立在斗牛场中，向传

出喊叫声的看台翘首张望。人们既赞叹公牛如此凶猛的表演，又不免感到可怕，发出阵阵恐怖的喊声。

助手们将持枪手们拉出栅栏。其中一位腿断了，他们把他抬到医疗室去了。另两位又去找别的马匹。那位出众的持枪手也骑马出战。当助手们用斗篷逗引公牛时，三位刺手都站在各自的位置上，长枪在手，严阵以待。

公牛瞧见他们不到两分钟，三位都已躺倒在沙场上。其中一位头破血流，失去了知觉。公牛凶狠地摧残着马匹，它们遍体鳞伤的身躯竟成了“败阵骑士”的盾牌。

顿时，斗牛场上一片惊恐和悲哀。

助手们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于是，便用自身来吸引公牛的注意。可是，它似乎嗜血成性，想在其牺牲品身上得到满足。在这可怕的时刻，一位助手跑向公牛，用斗篷盖住牛头，挡住它的视线，让它看不见东西。有那么一会儿，他达到了目的。但是，公牛很快排除了障碍，探出头来，看见了那个正在逃跑的进攻者，便紧追不舍，因为奔跑过急，不仅把他撞倒在地上，自己也冲过了头。当公牛调转身来继续追赶它不想放弃的猎物时，那个灵巧的斗牛士已经站了起来并跳出了围栏。观众对此举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切发生之快犹如闪电。

在这些残酷的、不人道、不道德的节日里，唯有斗牛士们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的勇敢无私精神，才是一曲真正美好而崇高的颂歌。在这个自诩文明的世纪里，举行此种节日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性错误。我们知道，西班牙的斗牛迷们以及说话总要比前者高半个音调的诸如法第亚斯子爵那样的异国爱好者们，会用声嘶力竭的叫骂和诅咒把我们的意见淹没掉。因此，我们十分注意防止将我们的看法强加于人，只是想保留我们的意见而已。我们不为之争论，也不固执己见，因为我们认为，正如M·儒贝特所说，“争论本身总会大大超出其有用范围。”

公牛依然独自霸占着斗牛场，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观众席

上惊恐不安，众说纷纭。一些人主张让头牛进入场地把这可怕的野兽领走，这样，既可以避免发生新的不幸，又能让这头勇敢的公牛留下来传宗接代。有时人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不过，被赦免的公牛往往活不长，因为它们在搏斗中大大伤了元气。另一些人则主张将牛的腿腿割断，以便在斗杀它时不冒风险。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都叫喊说这样做太可惜，这样勇敢的公牛应该完全按照斗牛艺术的规则来斗杀。

主持人不知该采纳哪种意见。主持和指挥一场斗牛并不像看来那么简单，有时主持一个立法团体比这还要容易些。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多次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又发生了：谁叫唤得最凶，谁就占了上风。于是决定让那头强壮而可怕的公牛保留一切自卫手段，按照规则去死。

于是，佩佩·贝拉披挂上阵了。在向主持人致意之后，他站到玛丽娅面前，表示要将这头公牛斗杀之后献给她。

佩佩脸色苍白，而玛丽娅两颊绯红，两只眼睛简直要跳出眼眶来。她呼吸急促，像是垂死时的喘息。她将身子倚在栏杆上，两手紧紧握着扶手，指甲都陷了进去。看到佩佩·贝拉在死亡面前如此镇定，玛丽娅又爱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了。她正沉浸在情爱之中，这种感情征服了她，使她颤抖，使她掉泪。因为，这种粗野、暴虐的爱情又是深沉、热烈和排他的。她需要这种爱情，犹如某些粗野的人为了喝个酩酊大醉，不要甜酒和温和的美酒而宁要那烈性的苦酒一般。

全场寂静无声。似乎有一种可怕的预感笼罩在所有观众的心头，使节日黯然失色，犹如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辉。

许多人起身离开了斗牛场。

这时，公牛依然威风凛凛地站在这场中，俨然一位沉着的勇士，交叉着双臂，高昂起额头，傲慢地向它的对手们挑战。

佩佩·贝拉以其惯常的镇定和轻蔑的神态选好了位置，并用手指向助手们指点着说：“这儿！”

助手们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快地跑开去。公牛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去追赶他们。助手们不见了。公牛和斗牛士面面对。

这种可怕的相持局面没有过多久，公牛便在一刹那间迅速出击，佩佩·贝拉猝不及防，只是勉强躲开了它的进攻。可是，那头公牛没有像其同类通常那样狂怒地继续往前冲击，而是突然转过身来闪电般地冲向斗牛士，牛角戳入了他的身驱。

此时，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发出的喊叫声，似乎只有意大利诗歌之父但丁才能想像得出来。那喊声是何等的沉重、悲怆和悠长啊！

助手们像一群被猎人毁了窝巢的小鸟似的，慌乱地飞奔过来，将那头猛兽围住。此时它正昂着头，犄角上还高挑着那位昏死的斗牛士，就像是挂着一枚胜利纪念章。

“钐刀！钐刀！”全体观众齐声呼喊，市长也跟着大家喊道。

于是，那种可怕的武器被拿来了。公牛很快被割断了腿腱。它疼得发出一声吼叫，脑袋狂怒地一甩，将佩佩·贝拉抛出老远，然后又被那个不光彩的持刀手从颈背刺中一刀，才猝然倒下。

助手们将佩佩·贝拉抬了起来。

“他死了！”围在这位不幸青年身边的斗牛精英们同声喊道。这声音很快传到了看台的最后一排，像一面致哀的旗帜在斗牛场上空飘荡。……

那场不幸的斗牛已经过去了十五天。

在一间豪华家具已经不见踪影但依然摆着几件像样家什的卧室里，在一张漂亮然而装饰剥落脏乱不堪的床上，躺着一位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精疲力尽的年轻女郎。她只身孤影，无人相伴。

这位女子像是刚从长时间的昏睡中醒来。她欠起身子，用惊诧的目光把房间环视一遍。她用手拍了一下前额，仿佛要把思想集中起来似的，并用软弱无力的沙哑声音喊道：

“玛利娜！”

应声进来的不是玛利娜，而是另一个女人，手上端着刚刚配

制好的饮料。

病人瞧了她一眼。

“好面熟！”病人惊讶地说道。

“可能的，妹子。”进来的女人用非常甜蜜的声音说道。“我们既到穷人家去，也到有钱人家里来的。”

“可是，玛利娜在那儿？在哪儿？”病人问道。

“和男仆一起逃走了，他们偷走了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

“那我丈夫呢？”

“失踪了，不知到哪儿去了。”

“天哪！”病人用双手捂着前额，高声说道。

“那么公爵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又问道。“您大概认识他。因为我觉得在他家里见过您。”

“是在阿尔孟萨公爵夫人家里吧？是的，我真的去过。那位夫人曾让我负责散发过几笔救济金。她和她丈夫及全家到安达卢西亚去了。”

“那么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被抛弃了！”于是病人喊道。往事浮现在她的脑际，最先记起来的是那些最久远的事情。从昏睡中醒来的人常常有这种情况。

“怎么？不是还有我吗？”那位救济院的好心修女用双臂搂着玛丽娅说道。“要是他们早一点通知我，您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突然，一连串嘶哑的叫喊声冲出病人疼痛的胸膛：“佩佩！……那公牛！……佩佩！……死了！……啊！……”

接着她倒在枕头上，失去了知觉。

第三十章

在前一章讲述的事情过去六个月之后，一天，阿尔加尔伯爵夫人坐在家中的大客厅里，她的母亲在一旁相伴。两人正忙着往一顶草帽上装饰带，并让伯爵夫人的儿子试戴。

桑塔·玛利亚将军走了进来。

“您瞧，舅舅，”她说道，“这草帽戴在我们这位上帝的小天使头上有多么合适！”

“你宠爱他，这是你的乐趣。”将军回答说。

“没关系，”侯爵夫人插话道。“我们女人都宠爱自己的孩子，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有用的人。哥哥，我们的母亲一点儿也没少宠爱你呀，而这也没有妨碍你成为今天的你。”

“妈妈，你给我一块饼干！”孩子口齿不清地说道。

“小家伙先生，这样‘你呀你的’和母亲说话，是什么意思？”将军说道。“不能这样说话，应该说：‘母亲，劳您驾给我一块饼干，好吗？’”

听到外公生硬的声音，小孩哭了起来。母亲偷偷给了他一块饼干，没有让将军看见。

“他太小，”侯爵夫人发表意见说，“还不会区分‘你’和‘您’呢。”

“要是不懂，”将军反驳说，“就得教他。”

“不过，舅舅，”伯爵夫人说道，“我愿意我的孩子用‘你’字

称呼我。”

“怎么，外甥女！”将军大声说道，“你也想赶那个时髦？这是从法国传来的，像其他种种时髦一样，它败坏了我们的习俗。”

“父母和儿女之间用‘你’相称难道就败坏了习俗？”

“是的，外甥女。不管怎样，它正和其他事物一样，使孩子们不那么敬重父母了。因此，我喜欢西班牙伟人们的古老习俗，要求孩子们对长辈用尊称。”

“用‘你’字相称，使得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了高低区分，那是不应该的，这无疑减少了敬意。”侯爵夫人说道。“人家说，那样更亲切，我可不信。难道，我的女儿，你如果用‘你’字称呼我就能表明更加爱我了吗？”

“不，母亲。”伯爵夫人温柔亲热地拥抱着她说道。“不过，也没有因此而少尊敬您。”

“你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儿，一个听话的孩子，”将军说道，“例外情况不说明什么。好了，我们来谈另一件事吧。我给你们带来了一条消息，准能让你们高兴。从哈瓦那开来的那艘漂亮的‘伊比利亚’号小型护卫舰刚刚抵达加的斯。那么，明天我们就可以拥抱拉法埃尔了。这位青年多么走运！他刚给我们写信说想回西班牙，马上就有了他盼望的机会，是司令官派他回来递送重要文件的。”

这个消息使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喜形于色。正当她们表达这种喜悦的心情时，房门开了，拉法埃尔·阿利亚斯扑向亲人的怀抱，一遍又一遍地紧紧地拥抱他们。

“见到你我多么高兴啊，我亲爱的好拉法埃尔！”伯爵夫人说道。

“天哪！”侯爵夫人补充说，“感谢圣母保佑，你总算回来了！不过，你有若大一份家业，何必要漂洋过海呢？你以为它是个水坑啊？我打赌，你一定晕船了。”

“还好，因为这种不适是暂时的。”拉法埃尔回答说。“可是，

我遇到了另一种不适症，它日益加重，特别难以忍受，那就是想念我的祖国，想念我的亲人。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西班牙是一位杰出的母亲，还是因为我们西班牙人个个都是祖国的好儿女。说实在的，离开她的怀抱，我们就无法活下去。”

“既因为这个也因为那个，我亲爱的外甥，两个原因兼而有之。”将军极其满意地笑着重复说道。

“哈瓦那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吧？拉法埃尔，是不是？”伯爵夫人问道。

“是的，表姐，”拉法埃尔回答说，“而且它也很会理财致富，就像一位治家有方的夫人。它的财富不像昔日暴发户的财富那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如同奔腾的激流，喧闹一时。在那儿，财富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涌现出来，像一条水流丰满的大河，从永不枯竭的源头流淌出来。那儿，财富遍地可见，无需炫耀，所有的人都看得见，都感觉得到。”

“那么，那里的女人，你喜欢上了没有啊？”伯爵夫人问道。

“一般说，”拉法埃尔回答说，“没有什么地方的女人不让我喜欢。年轻的，因为她们年轻；年老的，因为她们曾经年轻过；小女孩么，因为她们也将成为年轻的姑娘。”

“你别把问题说得这样笼统，拉法埃尔，说具体些。”

“好吧，表姐。哈瓦那的女子都是些漂亮的拉萨罗式的浪漫女人。她们身穿织有花边的亚麻布衣，脚上的鞋子是绸缎做的。对于她们那些天生的小脚，鞋子纯粹是一种装饰，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哈瓦那女子走路。她们说话像唱歌，声音比夜莺还优美。她们成天像蜜蜂一样靠吃糖过活，抽起烟来个个像汽艇上的大烟囱。她们的黑眼睛比诗篇还动人。她们的心如明镜一般清澈。哈瓦那是座大花园，从未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悲剧。女人们成天躺在吊床上，在花丛中摇晃，女仆挥动羽毛扇为她们扇风送爽。”

“你知道吗？”伯爵夫人说道，“公众舆论说你快结婚了，是真的吗？”

“我亲爱的葛拉西娅，如今，这位尊贵的‘舆论’夫人竟擅自取代了昔日王宫丑角的位置，像那些丑角一样，信口开河，无中生有。表姐，这位‘舆论’夫人在撒谎。”

“可舆论还说哩，”伯爵夫人笑着补充道，“说你给了你未婚妻二百万杜罗做嫁妆。”

拉法埃尔放声大笑。

“我明白了！”他说道，“实际上，是司令官曾有意给我一张那个数目的汇票。”

“我这位未来的表弟媳怎么样呀？”

“丑得很，像个要入地狱的人。她左肩高得靠近左耳，而右肩正相反，硬是和右耳离得很远。”

“你怎么答复的呢？”

“我说我不喜欢忍受，即使长得好一些，我也不喜欢。”

“那就做得不好了。”将军说道。

“做得不好的是她的身躯，先生。”拉法埃尔回答说。

“你还要知道，”伯爵夫人说道，“……”

她想谈丽塔。话还未说完，她便发觉表弟那张爽朗的脸庞上露出了悲伤的表情，像是勾起了心中痛苦的回忆。

“她幸福吗？”他问道。

“世上有多少幸福她就有多少幸福。”伯爵夫人回答说。“她深居简出，尤其是从开始出现‘有喜’的征兆以后。德国人都说‘有喜’，堂费德里科就常用这个词儿。德国人的这种说法比英国人称为‘有趣状态’的说法更有感情色彩，虽然没有它那样甜蜜。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是因为到处笼罩着可笑的媚外主义和模仿精神。”将军补充说道。“还有那蛊惑人心和左右人群的低级趣味。为什么不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说‘怀孕’或‘妊娠’，却用那些翻译过来的可笑的做作的词儿呢？其实，你们的行为和上个世纪的法国人一样，用香粉和裙撑来代表异教女神。”

“她丈夫呢？”阿里亚斯问道。

“自从结婚之后，他全变了，并且和他的内兄和好了。他对内兄言听计从。现在，他接受了我丈夫的劝说，亲自经营他们的庄园，和他内兄整周整周地呆在乡下。总之，他成了家中的宠儿，家里人把他视作回头的浪子。”

“可见我们的神圣格言说得对，”将军发表意见说，“它告诉我们，‘千好万好，不如熟悉的好’。”

“那么，埃洛伊萨呢？”阿里亚斯急切地问道。

“她的情况说来叫人伤心。”伯爵夫人说道。“她和一个法国冒险家偷偷地结了婚。那人自称是罗翰亲王的表弟，是大仲马的合作者，是由泰勒男爵派来收购艺术珍品的。而且，很不幸，他的名字叫做阿贝拉尔多。埃洛伊萨认为她的名字和她情人的名字非常匹配，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她把那个人看作文学艺术家，又是王亲国戚，觉得遇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配偶。她父母反对他们结合。而她则把父母看作情节剧中的暴君，愚昧守旧……”

“而且太西班牙化了！”将军用讽刺的语调补充说道。“而我们这位靠看那些哭哭啼啼的小说和诗篇长大的有学问的小姐，竟与那个大无赖结合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已经结过两次婚。过了几个月，把埃洛伊萨的钱花光之后，这个无赖竟将她抛弃在巴伦西亚。不幸的父亲不得不到那儿去找她，把她接回来。她已经失节但还没有出嫁，既非寡妇又非单身！你们看看，我的外甥和外甥女，那甚嚣尘上的虚伪的媚外主义把人们带到哪儿去了呀。”

“拉法埃尔，你本来是可以使她免遭此种不幸的。”伯爵夫人说道。

“我！”表弟喊道。

“对，是你。”葛拉西娅继续说道。“你清楚地知道她是多么尊重你，是多么看重你的意见。”

“是这样，”将军说道，“因为你的意见无逊于外国人的意见。”

“我们谈别的吧。我们大家钦佩的著名的阿·波洛·德·玛尔

莫尔·德·洛斯·塞门特里奥^①怎样了？”阿里亚斯问道。

“他已一心从政了。”葛拉西娅回答说。

“这我知道。”拉法埃尔说道。“我知道他用‘暴政’的笔名写过一首攻击王朝的诗歌。”

“可怜的暴政呀！”将军说道，“推倒的大树被众人当柴砍，连驴腿也来乱踢啊！”

“我知道，”拉法埃尔继续说道，“他还写过一首抨击偏见的诗，其中包括认为13这个数字代表厄运，所谓教皇一贯正确，打翻盐罐预兆大祸临头以及夫妻必须忠贞等等偏见。”

“得了，拉法埃尔！”伯爵夫人笑着高声说道，“他根本没写过这些。”

“可能原话不这样。”拉法埃尔说道。“可是，那部杰作的精神大致如此。舆论界将这部作品称为……”

“我们的社会正遭受一群蛀虫的侵蚀。”将军说道，“一旦这个社会被毁了，我们将看到他们会用什么来代替它！”

“此外，”拉法埃尔继续说道，“我还听说我们的阿·波洛写了一首讽刺诗。他早就认为自己爱好这类作品，很久以前就觉得自己头上长出了玛息阿犄角^②。我说的这首讽刺诗是反对伪善行为的。他在诗里说，委派教士、还俗僧和修女要求付款是一种伪善行为。”

“我的外甥，”将军说道，“正因为他写了这些优美的诗句，才建立了伟大功勋，一份反对党报纸已把他视为合作者了。”

“我明白了。”拉法埃尔说道。“我已经猜出发生什么事了，因为那是一场天天上演的闹剧。他将羽毛笔折断做成驴颌骨，拿着

① 此名的含义是“公墓大理石阿波罗”。——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自然界的神，喜欢吹笛子。他和太阳神阿波罗比赛，他吹笛子，阿波罗弹竖琴。玛息阿获胜。阿波罗恼羞成怒，活剥了玛息阿的皮。又让判玛息阿获胜的弥达斯头上长出一对驴耳朵。

——译注

去攻击当政的庸人们。”^①

“还是你说得深刻，目光锐利。”将军说道。“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活动的。不过，有一点确实无疑，即现在你要对他刮目相看了。他已经是个大人物，有钱，有势，浑身时髦，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我可以肯定，”拉法埃尔说道，“他还将起另一个新名字，阿·波洛·德·玛尔莫尔·德·卡拉拉^②。而且，他一方面不会停止写文章反对贵族和权势，一方面又会谋求获得皇家宫廷的荣誉职位，就好比诗歌界的大马倌。公爵呢，我能在马德里见到他吗？”

“公爵终于听了我的劝告，”将军说道，“他已经脱离政治生活了。现在这个时候，所有重要人物都应该像阿喀琉斯^③那样回到他们的庄园里去隐居起来。”

“不过，舅舅，”拉法埃尔说道，“都这样做，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就得逞了。”

“听说，”伯爵夫人接着说道，“公爵已潜心文学创作，正在写剧本。”

“我敢打赌，剧名一定是《本性难移》。”拉法埃尔小声地对伯爵夫人说道。

他说这话是暗指玛丽娅和佩佩·贝拉之间的爱情。其实，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原先只有两个人不知道，他们都十分偏爱玛丽娅，一个因为心灵高尚，另一个因为心地善良，怎么也不会怀疑她有什么不良行为。

① 这里，作者将波洛比作《圣经·旧约全书》里的该隐。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的哥哥。该隐种地，他弟弟放牧。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及其供物，而看不上该隐和其供物。因此，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亚伯和他的牲畜。——译注

② 卡拉拉：意大利一地区，盛产大理石。全名为“卡拉拉大理石阿波罗。”——译注

③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作战无比英勇，但在特洛伊战争的第十个年头，他曾因故退出战斗。——译注

“别说了，拉法埃尔，”他表姐反对说，“对于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做得像挪亚子女对他们的父亲那样。”

“他说什么来着？”侯爵夫人问道。

“没什么，母亲，”伯爵夫人回答说，“他在谈一个还没读过的剧本。”

“那么，玛丽萨拉姐怎样了呢？”拉法埃尔问道，“她是不是已经坐着金马车由戏迷们拉着登上了卡皮托利奥殿堂^①？”

“她嗓子倒了，”伯爵夫人回答说，“是肺炎造成的。你不知道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呀！”拉法埃尔说道。“我还给她带来了哈瓦那剧院的几份聘请意向书呢，待遇十分优厚。那么，这一向她在干什么呢？”

“既然不能唱歌了，”将军说道，“她很可能要遵照寓言中蚂蚁向蝉提出的劝告去学跳舞了吧。”

“或者，更可能的是，”伯爵夫人说道，“也许她正在为她的错误和失去了嗓子而哭泣。”

“可是，她现在在哪儿？”拉法埃尔又问道，他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不知道。”伯爵夫人说道。“我很遗憾，因为如果她需要，我是很想给她一些安慰和救济的。”

“你还是把安慰和救济留着给配得上的人吧！”将军说道。

“舅舅，所有不幸的人都值得安慰和救济。”伯爵夫人表示异议说。

“这话说得对，我的女儿。”母亲温柔地说道。“俗话说：‘干好事，别管为谁；干坏事，可要当心。’”

“我还是要问，她现在到底在哪儿？”拉法埃尔继续问道，“我

① 罗马七山之一的卡皮托利奥山岗上耸立着祭祀主神朱庇特的殿堂和城堡，古代人在那儿给胜利者戴上花冠。——译注

还给她带来了一封信呢。”

“信！是谁写的？”

“她丈夫。”

“你见到她丈夫了？”伯爵夫人饶有兴趣地问道。“不过，不是说他在德国吗？”

“不在德国。他和我们乘一条船到了哈瓦那。当时，他简直变了个样儿！他是那样的不幸！我肯定你们见了他也认不出来了。可是，他总是那样和气，那样谦逊，那样好！在我们到达哈瓦那不久，他便得黄热病去世了。”

“死了？”侯爵夫人和她女儿同时喊出声来。

“可怜呀，可怜的施泰因！”伯爵夫人说道。

“愿上帝让他安息吧！”母亲补充说。

“这个好人的死亡是对那个可诅咒的女歌手的良心的谴责。”将军说道。

“我虽然没有得过传染病，但自认为不会受到传染，”拉法埃尔说道，“我一得知他病倒的消息便去看他了。”

“我的好拉法埃尔！”伯爵夫人握住他的手说道。

“他的病来得很急很凶，我见到他时，他几乎已处在弥留之际了。可是，他还像往常那样平静，那样善良。他感谢我去看他，并对我说，他临死前能见到一位朋友是件幸福的事。他要我准备了笔和纸，在咽气之前写了几行字，请我写好信封，求我把信和他的死讯一起寄给他的妻子。接着，他就突然呕吐起来，不一会儿便溘然而逝。死的时候，一只手放在前来为他祈祷的神父手里，另一只手放在我的手里。表姐，我把他的这件遗物交给你吧，你找个可靠的人送到维利阿马镇去，她可能已经回到她父亲身边去了。信在这里。”拉法埃尔说道，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细心折叠的纸片来。“我把它当作一段经文已经读过许多遍了。”

伯爵夫人展开信纸，读道：“玛丽娅，我曾那么爱过你，现在仍然爱着你。如果我的原谅能免除你的某些内疚和悔恨，如果我

的祝福能使你幸福，那你就收下我从坟墓给你送去的这两件东西吧。弗里茨·施泰因”。

第三十一章

在我们永远分手之前，读者如果愿意再到那个叫做维利阿马的大地一角去看上一眼的话，（那个地方对于它行将接待的贵宾来说无疑是十分陌生的），我们将立即带您到那儿去，您无须担心旅途的劳累和花销。的确，这些连想都不用想，我们已经到了。那好，亲爱的读者，这里有一顶预言家梅尔林的四角帽，请您立即戴上。因为，如果您像现在这样走到大家面前去太引人注目了，因为您的出现会打破那里的宁静，像是把一件什么东西扔到一潭清澈的池水里，会破坏它的明净和安宁，激起满池涟漪。

四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四八年夏季的一天，您会看到，那个小镇像一个手执钓杆垂钓的渔夫，静静地坐在海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段时间里那儿发生的一些公开的和隐秘的重大事件吧。

我们还是从著名的镇长为之煞费苦心然而结果甚是倒霉的题词开始吧。镇长是打铁出身，他常常说，铁块并不比其属下的脑袋更坚硬。题词这件事儿除了让那位学校老师栽了个大跟头之外，还使罗莎·米斯蒂卡肠胃气胀三天，不吃不喝；不过，却让堂莫德斯托·格雷罗十分惊讶，大生敬意，这总算有所补偿。

其他居民则视题词为一张告示。在那儿，每张告示开头必定这样写：“在此地倾倒任何垃圾者均罚款四金币。”

安达卢西亚的暴雨似乎注定要来冲刷土地而不是来浇灌它的。暴雨降落在告示上那些大小不一的美丽的字迹上，几乎把它们全部抹掉了。

镇长担心居民的爱国精神也产生同样情况，于是打算采取其他有力措施，来唤醒他们心中的这一崇高感情。“皇家街”的名字引起了那些有代表性的耳朵的反感。他想给这条街起一个爱国的名字，于是贴出布告，决定把那个难听的街名改为“帕迪利亚子孙”大街。

此事在维利阿马镇引起了一场风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里，地球上哪个角落没有风波呀？

事情是这样的。那条街上有一个名叫克利斯托瓦尔·帕迪利亚的老人去世了，他的儿女自然就继承了他在那条街上的房产。可是，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那些叫洛佩斯、佩雷斯和桑切斯的人家。于是，这些人家的后代强烈抗议那毫无道理的偏心。镇长向他们解释说，那些“帕迪利亚子孙”曾在古代组织过一个自由人协会，可是这种解释无济于事。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知道帕迪利亚一家是自由民，谁也不想和他们争那个头衔。不过，他们姓洛佩斯、佩雷斯和桑切斯的也都是自由人，而且自从创世以来就都是自由人了，他们不能忍受被置于帕迪利亚一家之后的侮辱。他们还说，如果镇长坚持要这样做，他们就将向主管当局起诉。因为，只要在当今出现的诸多新鲜事物中没有阴谋诡计，只要有上级法庭在，就可以去那儿控告那些独断专行和不公正的行为。

镇长听厌了这些纠缠和争吵，便大发雷霆。

为了给维利阿马镇创造一个现代气氛，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镇长不知求助什么神灵才好，他竟然想把由镇口通往公墓和“救命上帝”教堂所在山岗的那条道路改名为“乌尔达克斯大道”，因为“乌尔达克斯”是比“贝尔格拉协议”^①还要早的一次战役的名称。

可是，这一来更糟了。妇女们纷纷起来抗议。这是一场有秩

^① 西班牙历史上卡洛斯派和克利斯蒂纳派达成妥协的协议，签订于1839年9月31日，至此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宣告结束。——译注

序的抗议活动，由罗莎·米斯蒂卡亲自指挥。她们的呼喊声和抱怨声也许把聋子都吵得晕头转向了。

“‘乌尔达克斯’是什么意思？”一位喊道。

“我们和‘乌尔达克斯’有什么相干？”另一位喊声更高。

“谁想葬到‘乌尔达克斯’去？”一位老妇人尖声尖气地喊道。

“镇长先生，”一位可怜的寡妇说道，“您真想改良，那您就减少税收吧，还是按国王执政的时候那样收税吧。各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就叫什么好了。”

“要是‘乌尔达克斯’的名称那么叫您喜欢，”一位女青年说道，“您自己就用这个名字好了。”

“先生，”罗莎·米斯蒂卡严肃地说，“这条路是‘十字架之路’，您用那个摩尔人的名字是亵渎神明呀！”

镇长捂住耳朵，拔腿跑开。

在如此美妙的想法宣告失败之后，镇长宣称维利阿马镇的居民都是畜牲，是些粗暴的笨蛋，是可怕的极权时代的支持者，眼里只有金钱，反对一切社会进步和改革，是些可鄙的因循守旧者，都不配称作镇民，更不配称为自由公民。

在这场巨大的风波之后，维利阿马镇和它的居民们又继续过着和以前一样美好的日子。

不久之后，在一份官办的报纸上登出一篇文章，上面说：“据我报驻维利阿马镇（下安达卢西亚）记者报导，在该镇居民中，公众的安宁曾受到威胁。有些人居心叵测，无疑是受仇恨集团丑恶代理人的煽动，他们曾企图可笑地以不需要为借口，反对我们尊敬的镇长堂佩尔费克托·西维科试图引进的英明的改良措施，反对有益的进步。不过，我们这位杰出的地方官表现了惊人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威慑住了那些大胆妄为之徒，一切均已恢复正常，秩序井然，我们无需为再发生任何严重事件而感到遗憾。愿善良的爱国者们安心生活。他们的维利阿马镇的兄弟们会挫败我们的敌人的一切阴谋。”

“现在时值七月，气温甚高。我们不能确切地说明气温高达几度，因为文明还没有给维利阿马镇提供一枚温度计，它还无法享受此等好处。

“年成甚好，尤其是南瓜，大面积的丰收给诚实、正直的收获者带来了满足和欢乐。署名：‘模范长者’。”

无需多言，这位爱国典型就是那位镇长，即文章作者本人。

这位好人儿曾当过兽医，在跑江湖的过程中，他的现代思想和进步观念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他能言善辩，自吹自擂，而且从来不乏听众。他还是他们那个党派在维利阿马镇的唯一代表，另外，接替施泰因的那位医生则是“中间派”的代表。

神父、罗莎·米斯蒂卡以及像玛丽娅大婶那样的良家妇女，他们一伙人都拥护旧思想。拉蒙·佩雷斯和其他唱歌爱好者没有政治色彩。何塞和像他一样家境贫寒的人们则怀念过去的好处，悲叹目前的不幸，但不追究其根源。还有镇上的文书，是个厚颜无耻的二流子。各个市镇常有此类小人。他是获胜党死心踏地的支持者，更糟糕的是，他残酷地迫害失败者，真是一只会施魔术的凶恶的野兽。此外，他见钱眼开，视财如命，只有银子才能叫他驯服。

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圣克利斯托瓦尔城堡的塔楼已经倒塌，堂莫德斯托最后的希望随之破灭，他再也不能指望他的城堡跻身于直布罗陀、布雷斯特、加的斯、敦刻尔克、马耳他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行列，与它们一起扬名天下了。

然而，最叫我们的朋友——维利阿马镇的居民们惊叹的事，要数理发师拉蒙·佩雷斯的店铺的变化。

玛丽娅走后不几个月，拉蒙·佩雷斯的父亲便去世了。拉蒙无法抗拒自己的强烈愿望，也要到首都去追踪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追踪那个已献身于一个“乏味”的外国佬的女人。

于是他启程了。十五天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带回的东西

如下。

第一、无穷无尽的谎言和大话。

第二、无数意大利式的歌曲，这些歌曲似乎更令人生厌。

第三、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气，脸上总露出“拿我怎么样？”的表情和厚颜无耻的样子，俨然成了一个能够搅乱维利阿马镇全体居民五脏六腑的“桑—法松”（法语：无法无天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幸的居民们耳边一直响着、嘴上一直挂着这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

第四、一个模仿理发师的佼佼者费加罗^①的糟糕愿望。不幸的是，他在塞维利亚剧院里看过这出戏。因此，他仿效其榜样，曾企图使镇长偏离进步轨道，走上阿尔马维瓦^②伯爵的道路。可是，首先因为镇长已婚，怕难以在维利阿马镇找到一位愿意接近这位有妇之夫的罗西娜^③。其次，镇长夫人是一位体格强壮、力大无比的加利西亚人，很自然，他惧怕这位夫人比费加罗惧怕巴尔托洛^④大夫更甚三分。

拉蒙·佩雷斯还从那次旅行中带回另一件东西，但他对谁都不曾说过，那是以下述方式获得的。

一天夜里，他在玛丽萨拉姐居住的街道上转悠，叹息声大如鲸鱼喷水，引起了一个躲在街角的年轻人注意。那个年轻人用斗篷紧裹全身，并遮住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此人走近他，只对他说了这样两个字：“滚开！”

拉蒙刚想争辩，但是却挨了重重的一脚。因此而得的瘀伤使他在返乡的路上吃尽了苦头，因为受伤的地方正好是和马鞍子接触的部位。

① 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代表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译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一个情节，理发师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财。于是，塞维利亚剧院和费加罗的形象更加强烈地闪现在他的脑际。他用豪华的亚洲方式将其店面装饰一新：椅子漆上了翡翠绿；汤盘一般大小的罗马饰钉上挂着足有一指厚的布毛巾；墙上挂着几幅木刻画，上面刻着高大的特勒玛科斯、满面胡须的门托尔和瘦骨嶙峋的卡吕普索^①。这些装饰互相争奇斗艳，使理发店大增光彩。

拉蒙·佩雷斯确信不疑地断言，那木刻上的三个形象就是圣约翰、圣彼得和拉玛格达莱娜^②。有些人还不十分满意，他们摇头说，拉蒙·佩雷斯的理发店虽已焕然一新，但是剃头刀还是旧的。对于这种意见，拉蒙回答说，那些人都是过时之人，一副老脑筋，还没丢掉爱观察事物深处的旧习惯。而如今的规矩是，只注重外部形态和表面现象。

不过，遮去理发店正面大部分墙壁的一块大招牌，着实叫维利阿马镇的居民惊叹不已。招牌中央有一只画得很精美的脚，像是中国人的脚，呈黄色，涌出一股鲜红的血，简直可以和阿兰胡埃斯及凡尔赛的喷泉媲美。在脚的两侧，画着两把巨大的半开半合的剃刀，就像两座金字塔。两把剃刀中间，是两颗硕大的白齿。四周画着像甜菜片似的玫瑰组成的花环，花环上挂着一对大得可怕的剪子。为了使画面更加光彩夺目，拉蒙·佩雷斯嘱咐画家多用金黄色。于是这位艺术家便将金黄色涂到了下列部位上：玫瑰刺、剃刀片和脚指甲。这块招牌的用意大家一目了然，也就是说，这家店主在维利阿马镇同时经营理发、放血、拔牙和“剥皮”等四项业务。

可是，那块招牌太大，也太沉，拉蒙理发店土石结构的墙壁

① 这三位均系希腊神话人物。——译注

② 这三者均系《圣经》中的人物，前两位是耶稣门徒，后者为造孽者。
——译注

承受不了，只得在大门两侧用砖砌了两道扶墙来支撑它。这样一来，理发店的入口处就形成了一种门廊或人字墙的建筑。拉蒙·佩雷斯一本正经、大言不惭地宣称，那是塞维利亚大商场门廊建筑的准确翻版。众所周知，塞维利亚大商场是西班牙的伟大建筑师埃雷拉的代表作之一。

读者已经了解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再来谈谈目前的情况吧。

在这个天涯海角，一切都如此寂静，以致从很远的地方便能听到一个男人在吉他的伴奏下唱着一支歌。那既不是龙达民歌，又不是莫拉斯舞曲，既非走私者之歌，又非芦苇之歌。啊！都不是，而是一首悲悲切切的歌曲，叫做《阿塔拉》！最糟糕的是他用了那样令人肉麻的颤音和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修饰音，节奏如此令人讨厌，歌词又是如此俗不可耐，为此，夏托布里昂^①有足够的理由控告写这首歌的诗人、作曲家以及歌唱家滥用他的名声。

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歌声出自上面描述过的理发店，唱歌的便是理发店的主人——那位大名鼎鼎的拉蒙·佩雷斯。

他唱着“可怜的扁鼻子姑娘”等词句，唱得有情有意，自己都感动了，甚至热泪盈眶。堂莫德斯托·格雷罗像通常那样挺直身子，站在他对面听他弹唱。他神态严肃，含而不露，与那装饰墙壁的可敬的门托尔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是刮得光光的，头上那一小撮羊尾巴似的头发梳得很光滑，很平直。

突然，理发店里屋的房门大开，只见一位妇女走了出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孩子。跟着的那个孩子拉着她的衬裙不停地哭着。这个女人脸色苍白，体形消瘦，神态傲慢，令人难以接近。她身披一条褪了色的旧泡泡沙大披巾，未加梳理

^① 杰出的法国作家。法国复辟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其主要作品有《基督教的特征》、《阿塔拉》、《牺牲者》、《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路》等等。其作品风格多样，文笔朴实，富于想象，雄辩有力。文中提及的《阿塔拉》是用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译注

的又脏又乱的长发，因为没有戴发梳，几乎拖到了地上。她脚上穿着一双丝绸便鞋，耳朵上挂着长长的金耳坠。

“别唱了，拉蒙，你给我闭嘴！”她一走进店来便用沙哑的嗓子说道。“你别折磨我的耳朵了。我倒宁愿听教堂基地的乌鸦叫和镇上的猫叫，也不愿听你这样糟蹋严肃音乐。我跟你说过上千次，你要唱些本地民歌，这样也许可以叫人忍受。你的嗓音柔和优美，是可以唱好这类民歌的。可是，你现在这种矫揉造作的唱法叫谁也受不了。我跟你说，而且你要知道，我是懂这一行的。你这种做作的唱法叫我的神经受不了。如果你一定要唱下去，硬要我受这份罪，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家。别哭了！”她说在哭闹的孩子头上捶了一拳，“别出声，像你爹一样，只会哭嚎。”

“那就滚你的吧，现在就滚！”理发师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他回答说，“你滚，你马上就滚出去！我不叫你，你就别回来，永远别回来。”

“你是说你不会叫我的，是吗？”那女人回答说。“你这样做，对我来说也许是开大恩了！你要知道，过去多少大人物、大使和整个王室宫廷都愿意请我。你这个乡巴佬，你这头笨鹅，笨蛋，他们大把大把地掏钱，就只是为了听我演唱，你知道不知道？”

“要是这些人看到你现在这张铁青的脸，听到你在这副哑公鸡般的嗓子，”理发师说道，“我敢说，为了躲开你和你的声音，他们会乐意掏双倍钱的。”

“那么，是谁将我塞到这个破镇子、塞到这群乡巴佬中间来的呢？”那女人怒不可遏地喊道，“是谁让你这个剃头匠、你这个蠢货和我结婚的呢？你这蠢货吃光了公爵给我寄来的嫁妆，现在倒敢来侮辱我了！我，玛丽娅·桑塔洛，曾在世界上引起过轰动，可是位杰出的人物！”

“如果没那些事，倒好了！”拉蒙说道。这一回，那支《阿塔拉》歌曲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勇气，而且，看到人家瞧不起他唱的歌更是火冒三丈。

听到这句话，那女人向矮小的丈夫扑了过去。拉蒙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将吉他放在椅子上，拔腿就往外跑。

他刚跑到门口，正好和一个人相撞，差点儿将那个人撞倒在地上。还好，那人在门槛上站住了。

玛丽娅一见此情景，不禁转怒为笑，而且笑得很厉害。

碰上这场争吵的是莫莫。他的一个面颊肿得可怕，那张变了形的面孔周围结着一条大手绢。他是来请理发师拔牙的。

“你这副样子多骇人！”玛丽娅哈哈大笑说道。“人家说乌德莱拉^①的军士长就是因为自己丑陋而突然死去的，你怎么不同样来个丑死呢？你这个丑样能把人吓死。你的腮帮子为什么鼓鼓的？像是嘴里含着个大甜瓜。那么，你把它吐出来，让大家看看，不也能挣几个钱嘛。啊，你的样子太吓人了！让人给你画张像，登到专门猎奇的画报上去，好不好？”

“我是来让你的拉蒙·佩雷斯给我拔牙的，”莫莫说道，“不是来挨骂的。不过，你过去是只海鸥，现在和将来还是只海鸥。”

“如果你是来拔掉坏东西而来的，”玛丽娅回答说，“那就先从你的心和肠子开始拔起吧。”

“你真狡猾，像猫一样狡猾！瞧，是谁在讲心呀肠呀的！”莫莫反驳说。“那可是一个让父亲死在别人手里、把父亲忘得一干二净、连一个子儿的救命钱也不给他寄的女人呐！”

“你这头笨鹅，那是谁的过错？”玛丽娅回答说。“要不是你这个没开化的东西，跑到马德里什么也没干成便回来，还到处说我死了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结果，我一直以为他还活着，而当我回来看他时，人家都将我当成了鬼魂。你这个鼻扁智低的家伙，竟把演戏当成了真事！”

“演戏！”莫莫反驳说，“你总说那是假的。可千真万确的是，要是那个‘奥赛罗’给你的一刀刺得得法，要是你那位除你之外

① 西班牙地名，位于塞维利亚地区。——译注

大家都为之哭泣的丈夫不给你治好伤口的话，你的骨头早就被蚂蚁和小虫啃光了！那样还能让许多了解你的人得到一点儿宽慰。你休想用一丁点儿谎话来欺骗我。”

“那么你听明白，阴阳脸，”玛丽娅张开五指，直指他的鼻子说道，“我一定要活一百岁，气死你，我要把你的扁鼻子气得这么大。”

莫莫极其鄙夷地瞧了瞧玛丽娅。他那副神态和他那张眼睛歪斜的脸正好兼容不悖，相映成趣。他用食指指着玛丽娅，忽高忽低地划动着，声音深沉，语调坚定，不容争辩地说道：“你过去是只海鸥，现在是，将来还是只海鸥！”

说着，他傲慢地转过身去。

堂莫德斯托先是被我们已经叙述过的玛丽娅与拉蒙的争吵弄得手足无措，后来看到由于莫莫那丑陋而可笑的形象（那形象只有英国著名漫画家库鲁斯翰克的画笔才能勾划得出来）使得哈哈大笑取代了一场大动干戈，他便利用这个时机悄悄地溜走，离开了那个战场。我们的读者知道，堂莫德斯托生性严肃而和善，反对各种形式的争论、吵闹、谩骂和斗殴。可是，就在他刚进门心里还为不失时机的撤退感到满意之际，新的恐惧又向他袭来。原来是罗西塔向他瞪着恶狠狠的大眼睛，射出愤怒威胁的目光，仿佛一位持枪待命的士兵。她那令人敬畏的嘴巴，像坐在法庭上的法官那样，装腔作势地紧闭着。堂莫德斯托坐到一个角落里，低着头，活像一只预感暴风雨来临的的小鸟，躲在树枝上，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

首先，必须交待一下，罗西塔的各种优点和缺点均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与日俱增了。她的洁癖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堂莫德斯托每次到房间里来看她，都得更换脚上穿的鞋子。如果罗西塔知晓前往参观奥朗日^①王子的布鲁塞尔宫殿的人们都穿软底

^① 法国城市，著名的罗马建筑遗址，自公元1530至1713年间属纳萨乌家族。——译注

便鞋的话，毫无疑问，她早就会采用那种方法，以免踩坏铺在客厅地面破碎砖块上的大草席。有时，堂莫德斯托在桌布上掉一个青果，罗西塔便要浑身颤抖；如果掉一滴红葡萄酒，她就会哭泣。她的忌食与节食已经达到极点。人们都说她是想和曼努埃拉·托雷斯比个高低。曼努埃拉是甘萨尔镇的名人，她不吃不喝，还活了四十年之久，不久前才死去。

“罗西塔”，堂莫德斯托对她说道，“过去您每顿吃的东西少得像鸟食，而如今，您正在证明，人们关于变色龙的传说并非神话。”

“您看到了，”罗西塔回答说，“我的身体十分健康。这足以证明，人活着不需要吃很多，所需甚少，再多吃就是暴食暴饮了。”

在简朴方面，她对自己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严格的程度，而是太苛刻了。

“您倒做得蛮合适呀！”她对堂莫斯托说道。此时，堂莫德斯托正在心中祈求和平圣母的保佑。“一位像您这样上了年纪、颇有尊严的人，一位像您这样曾名见‘加塞塔’官方公报的、镇上数一数二的人物，到那样的人家里去，到那至少是作风轻浮的人家里，并掺和到两口子的争吵里，掺和进邻居们视为丑闻的事情里去，倒蛮合适呀！”

“可是，罗西塔，”堂莫德斯托回答说，“我可没有参与他们的争吵呀，只不过是发生争吵的时候，我正好在场。”

“要是您不去那个总爱瞎哼哼的剃头匠家里，如果您不在那儿张着大嘴听他唱那些厚颜无耻的歌曲的话，您就不致于糊里糊涂地成为这场闹剧的见证人了。”

“不过，罗西塔，您没有想到，我必须常常去刮脸的呀。要不，我就会像个挖坑道的了。而且，这位好心的拉蒙·佩雷斯和他父亲一样，为我刮脸总是不收钱的。再说，出于礼貌，也出于对他的感激，当他在我面前唱歌的时候，我得耐着性子听他唱完。此外，他并没有唱什么不堪入耳的歌呀，只是唱了一首上层人唱的歌，歌中说有一个名叫阿塔拉的姑娘……”

“您还跟我讲些什么废话，堂莫德斯托？”罗西塔气愤地说道。“难道我不知道《基督年》里说的‘阿蒂拉’的事！那是一个野蛮人的国王，曾入侵罗马，但被当时的教皇、伟人圣雷翁凭借雄辩战胜了！如果你们要违背健康的理智，不顾《基督年》里所述内容，要他变成一位堕入情网的姑娘，您就请便吧，这也许对您和拉蒙·佩雷斯会大有好处的。反正，正如那位想把‘十字架之路’改为‘乌尔达克斯大道’的残暴的镇长说的，光明的时代会把一切思想都扭曲的。那么，既然如此，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尽可以将那位统帅野蛮人凶残部队的首领看作一位姑娘。至于那些亵渎神灵的、厚颜无耻的歌曲，您要知道，它们既和我的年龄不相适应，更和我的思想方法格格不入。不过，男人总是喜欢听那些情场上的事。您一听到那种人的歌，身上的骨头都软了。可是，我曾见您……对！……我曾见您在圣胡安·内波穆塞诺做五日祭活动中，在快结束时，当大家唱起颂歌的时候，我曾见您睡得像一段木头似的。”

“我！罗西塔，天哪！您瞧，您将事情完完全全搞错了。也许我是闭着眼睛来着，而您却将我的默祷错当成心地不诚的熟睡了。”

“我们不要争论，堂莫德斯托，因为您也许会无礼地触犯第八训诫的。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我要告诉您，您和那些人打得火热，如指甲连着肉一般，那可是个耻辱。”

“啊，罗西塔，您怎么可以这样讲给我免费刮脸的好拉蒙和那位曾受将军和部长们青睐的著名的玛丽萨拉姐呢？”

“这毫不妨碍她曾经是一名滑稽演员，”罗莎·米斯蒂卡反驳说，“和那些过去被逐出教门的女戏子一样。我认为，这些人还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我倒想知道，她们为什么现在竟不受这种待遇了。”

“可能是因为，”堂莫德斯托说道，“剧院过去是个不三不四的地方，而今天，如报纸所说，它已经成了培养习俗的大课堂。”

“培养习俗的大课堂……剧院！不可能。堂莫德斯托，您正在走向堕落。这比在五日祭活动中睡觉还糟。唉！您把报纸上的话当成《圣经》条文了？我告诉您，先生，教皇做错了，他不应该赦免这些风流女子的逐出教门之罪。”

“天哪，我的上帝呀！”堂莫德斯托惊慌地喊道。“罗西塔，您竟敢谴责教皇的作为？现在，正如报纸所说，人们正在为他唱颂歌哩。”

“好了，好了，”罗西塔说道，“这事我比您懂。我谴责教皇的作为时会注意掌握分寸的。我只是希望我们在唱完颂歌之后不要又得去唱那‘请你怜悯’的圣歌。不过，我们还是来说说那个曾受到这么多大人物青睐的女人吧。您认为那些愚蠢的掌声能把她不道德的行为和丑恶作风一笔勾销吗？”

“罗西塔，您别一味苛求。她心地并不坏，她还给我的帽子做了个帽饰^①呢。”

“她这是要嘲弄您。她给您的不是帽饰，而是像盘子那么大一棵苣荬菜。那么，您说，这个女人把非常疼爱她的父亲丢在脑后，让他孤苦伶仃地死去，而她自己那时却在舞上台颤抖着嗓子乱叫，她心地并不坏吗？”

“可是，罗西塔，如果是她不知道病的严重程度……”

“知道他病了，这就够了。父亲遭受病痛，做女儿的不应该唱歌。还有，她的行为不端，她可怜的丈夫因此被迫远行，并羞死在西印度群岛了！……”

“是死于传染病。”老战士纠正说。

“她好！”这位‘女友’学校的严厉的老师愈来愈激愤地说道。“可她是镇上唯一没在玛丽娅大婶弥留之际去守护的人。大婶曾那么喜爱她，又为她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她还是唯一没有为大婶在教堂祈祷没有在墓地哭祭的女人！”

① 西班牙古代军人高顶头盔上用作标记的圆形彩色饰物。——译注

“那时她正是产后，在坐月子哩，四十天产假未滿，出来有碍健康。”

“您懂得什么产后和产假？”罗莎·米斯蒂卡喊道，她见堂莫德斯托坚持为他的朋友们辩护，发火了。“难道您生过孩子，懂得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女人，当加夫列尔修士在大婶死后不久跟随而去时，她竟放声大笑，说她原以为只有在舞台上才有为爱情和痛苦而死的人呢。这样的女人，难道心地好吗？”

“可怜的加夫列尔修士！”堂莫德斯托说道，他深为其房东刚刚唤起的记忆所感动。“他一生里，每个礼拜五总是去‘救命上帝’那儿祈求好死。而在其恩人死后，他便天天去那里，因为除了这位好心的上帝之外，已无别人了解并安慰他了。在一个礼拜五的早上，我见他跪在基督教堂的铁栅栏前面，脑袋低靠在栏杆上。我叫他，他不回答我。我走过去一看……，他已经死了！他死得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无声无息，独自一人。可怜的加夫列尔修士呀！”沉默好一阵之后，司令又补充说道，“你没有见到重新振兴你的修道院便走了！我，我也将看不到重新修建我的堡垒就会离开人间！”

译 后 记

早在 1958 年,在我国西班牙语教学事业创始人孟复先生讲授西班牙文学史的课堂上,我便得知《海鸥》及其作者的姓名,初步了解了这部小说的大概内容、作者的生平以及她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开创批判现实主义新风的先驱地位。

二十八年后,即 1986 年秋,在全国西葡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会会议期间,应老同学之约,我决定着手翻译此书。开头,此书获准列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计划;但是,不久我被通知停止翻译,据说原因是外语院校出版社不能出版文艺作品了。可是,我已细读全书,译出了部分章节,而且已为小说反映的西班牙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作者朴实无华、生动流畅、诙谐有趣的文笔所吸引;不仅如此,我还觉得作者许多观点颇具哲理,对于今天的读者不无教益,因此我还是一口气地将它译了出来,校对、誊抄毕于 1988 年夏。当时,我只出于喜好,并未考虑能否出版。后来,虽在朋友的关心下萌发过出版的意念,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工作甚忙,无暇顾及,我已将其束之高阁。然而,1993 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悉此书已有译作出版,并得到朋友赠送的《海鸥》一书汉译本(1991 年版)。细心拜读之后,我觉得该译本可考虑商榷之处甚多,因而再次萌发了出版此书新译本的念头。

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去年我又将自己的译稿精心审查、修改了一遍。虽然我从事西语教学工作已近四旬,但对于小说翻译

还是一名新手，自知大意不得，草率不得。这个译本不求文字如何优美，但求忠实准确地传达原作的语意和精神。囿于译者的水平和经验，这个译本仍难免有不当甚至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这部译作得以出版，多亏总参某部张心舟等同志的关心帮助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崔君衍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 者

1996年4月于洛阳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海鸥

作者 = (西) 费尔南·卡瓦耶罗著 许鑫华译

页数 = 317

SS号 = 11804034

出版日期 = 1997年09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